

武俠世界
第36年
31
$18.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撰著的「炸彈郵包」。年輕英俊的勞健華與馬安娜是一對恩愛的小夫妻，他們有一個溫馨的小家庭。「情人節」之日，勞健華收到了一個精美的郵包，但並不知是誰寄給他，為了表明他沒有秘密情人，當衆拆開，結果引起了大爆炸，他亦險些喪命……故事披露了現代年輕一代的愛情價值觀，他們不再純情，而是把愛情當成遊戲，或者是各取所需。究竟是甚麼原因致使勞健華遭受無妄之災？欲知故事的前因後果，請閱本文。

* * *

本期選刊西門丁先生撰著的中篇故事「龍虎雙雄」。西門丁先生筆下之人物傳神有性格，內容層次分明，向來頗受歡迎，由本期起「龍虎雙雄」連續刊載。短篇「玄天劍」由石蕊先生撰著，故事短小精幹，請欣賞。

* * *

下期將刊登馬騰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英雄樓」，石破天先生撰著的「鷹飛龍騰」，請留意。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83.12.21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31期
（總號183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禍從天降

一年一度的情人節快到了，對於勞健華來說，今年的情人節特別重要，因爲他是在情人節那天結婚的，而今年的情人節，便是他結婚一週年的紀念日。

他的妻子馬安娜，早已在明示、或暗示間表示，今年這一個情人節，他們一定要好好慶祝。而勞健華早已擬了一番大計，並且預算給這位新婚太太，一個大大的驚喜。

現代奇情推理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郵包炸彈

Valentine

可惜的是，他這一番大計，却被總經理新擬定的計劃而弄糟了。

今早，勞健華一回到酒店，便看到自己的辦公桌上，有一張字條，寫着：請立即來見我。

簽署是酒店總經理白而偉。

白而偉一向都非常看重勞健華，他可以升職擔任這間五星級酒店的大堂經理，白而偉的推薦，助

郵包炸彈

力不小。

勞健華立即上二樓，去見白而偉。

他輕輕地敲門。

門內傳來白而偉的聲音：「進來！」

勞健華推門而進，招呼道：「白總經理！」

「健華，請坐。」

「總經理，請問有什麼吩咐？」

白而偉笑道：「健華，不用那麼拘謹客氣，這裏又沒有其他人，我們可以輕輕鬆鬆的談一下。」

勞健華也笑道：「好極，白總經理！」

白而偉聽了，也忍不住的笑了起來，也許，勞健華這年輕小伙子，正因爲做人有禮貌，做事也極有分寸，是他成功之道，他今年雖只有廿五歲，便能夠成爲一間五星級酒店的大堂經理，絕非僥倖。

去年白而偉極力在董事局內推薦勞健華，看來這一番心力，並沒有白費。

白而偉道：「聖誕新年都過去了，酒店仍處於淡季的狀況，爲了推廣一下我們的業務，我決定好好利用快到來的一個節日！」

「情人節？」

「是的，你怎料到？」

「因爲情人節對我十分重要，我是在情人節結婚的，你記得的。」

白而偉想了一下，道：「當然記得，那麼，今年的情人節，便是你的結婚週年紀念日。」

「是的。」對於白總經理對自己的事情仍關心，他感到有些興奮，因爲這是對下屬關懷的表現。

「已有了計劃，準備好好慶祝一番？」

勞健華點點了頭。

白而偉道：「對了，你的太太安娜可好？」

「謝謝你，她很好！」

「她仍在當會計？」

「是的。」

白而偉道：「請你代我問候她，並且要鄭重的向安娜致歉！」

「致歉？」

「那是因爲我們要利用這個情人節，推廣我們酒店的業務，因此，你的工作量會大增。還有一點，在情人節那一天，你一定要回來主持大局！」

「沒有問題！」勞健華雖然覺得自己的計劃被弄糟了，但也沒辦法，因爲一切都應以事業爲重。

「安娜會不高興嗎？」

「不會的，她反而會因酒店方面看重我，工作份量更重了，而感到愉快和驕傲！」

「我眞羨慕你，有這麼一個好妻子！」

勞健華滿臉笑意。

白而偉道：「我們打算情人節那天，在酒店的餐廳之內推出一個情人節派對，送花送禮物，務使本地的年輕客人，對我們酒店有深刻的印象！」

勞健華道：「爲了配合這個推廣攻勢，我們大堂方面，也會有特別的佈置，務求每一個客人，一入大堂，便有那種情人節的特有溫馨感覺！」

「對！我們正是這樣的打算！」

「我會動員我的同事，好好計劃一下！」

「有了結果，請立即來通知我！」

「好極！」

「請盡量通知各位同事，這是我們酒店今年第一個重點推廣計劃，一定要做得好！」

「一定。」

* * *

那天晚上，勞健華回到家裏，安娜還沒有下班。

他迅速換了衣服，立刻下廚，這一年來，他當了大堂經理，常常與酒店各部門合作，也學到不少有用的東西。

特別是餐廳這個部門。

他學到了不少特別的菜譜，也有機會入廚房看到那些大廚師煮製特別菜譜，他也從中偷了一些師。

他煮了兩客特別的牛扒，也預備了一些紅酒。

當一切都準備好了，安娜也回來了。

她一進入屋內，便已嗅到牛扒的香味，道：「健華，又有新菜譜？」

「是的，你的鼻子眞不差！」

「當然……」

「比上星期我們去看警犬表演——你的嗅覺比那隻警犬還要厲

害。」

安娜道：「你把我當作狗？」

「不，那只是……」

安娜也不理會他的說笑，猛地又吸了一口，道：「是牛扒！」

「眞是厲害！」

「怎麼煮的？」

「這是一個法國牛扒，用的是什麼……烏殊……安乎……什麼那些法文，我也記不起了！」

「還有紅酒？」

「是的，牛扒配這紅酒，天造地設！」

安娜高興地坐了下來。

勞健華道：「慢着！」

「肚餓極了！」

「不，還要多等一下，讓我點了這三支洋燭，然後關上燈，播放輕音樂，那才……」

「老公，你仍然那麼浪漫！」

「那是做人的情趣，也是生活的情趣！」

勞健華點上了洋燭，也關上燈，並且播放了輕音樂，本來是一個非常普通的小客廳，頓時變得非常浪漫，非常有氣氛。

勞健華奉上了色香味全的牛扒。

他拿起了紅酒，舉杯道：「CHEERS！」

安娜也淺淺的喝了一口，然後，有點急不及待的，吃了一口牛扒。

「怎麼樣？」勞健華看着她。

安娜閉上了眼睛，慢慢的咀嚼，然後道：「好，好……好極了！」

勞健華道：「是眞心的讚美？」

「當然是！」

於是，兩人開始享受這牛扒，間中互相舉杯，這實在是一個溫馨的場面。

那份有八安士的牛扒，轉眼已被安娜一掃而空，她連酒也喝乾了。

她抬起頭來，欲言又止。

勞健華道：「你不用說！」

他站了起來，轉身回到廚房，很快又拿了一塊牛扒出來，熱騰騰的牛扒，放在安娜的碟上。

安娜立時又拿起刀叉。

不過，她却把刀叉擱在半空。

「什麼事？」勞健華問道。

「沒有什麼……」她把刀叉放下。

「爲什麼不吃了？」

「因爲……」她咽了一口口水。

「是害怕發胖？」

安娜的心事被他看穿了。

「害怕什麼！你已屬於我，是我的老婆，瘦老婆我喜歡，胖的我也要！」

安娜聽了，忍不住笑了起來，不過，她仍然有些猶豫，哪個女人不怕胖。

勞健華作狀要把她那份牛扒收了。

安娜立刻止住，下定了決心，不再理會什麼，再享受一下牛扒的美味。

勞健華也不甘後人，也多吃了一片牛扒。

這一頓晚餐實在愜意。

忽然，勞健華沉默起來，安娜有點奇怪，道：「健華，有心事？」

「哪有什麼心事。」

「你瞞不了我的，快說！」

「我……其實也沒甚麼大不了。」

「說，不要顧左右而言其他。」

「我們的酒店要推廣情人節！」

「好，這是一個美麗而溫馨的日子！」

「當然，對我們更是美麗，更是溫馨，不過……」

「不過什麼？」

「爲了推廣這一項工作，我會在這兩星期內加班，甚至在情人節那天，我也要上班，因此，我們的慶祝節目……」

「我們的慶祝節目？」

「是的，一週年結婚紀念……」

「你記得？」

「當然記得，其實我早已計劃了準備大大慶祝一番，可惜，我要上班！」

「沒關係，當然是事業爲重，你的計劃仍要保留，只不過是押後！」

「我打算……」

「你不要告訴我，我仍想驚喜一番！」

「好極，你眞是個好太太！」

「你也是個好丈夫，其實，情人節那天，對我們重要，對天下有情人也重要……況且，只要你對我好，天天都是情人節！」

「是的！」望着妻子，勞健華有些激動。

這時，電話響了。

安娜道：「讓我來聽。」

她拿起了電話，道：「喂？」

等了一會，又再道：「喂？喂？找誰？」似乎是沒有回聲，她放下了電話。

「誰打來的？」勞健華問。

「不知道，沒有出聲，近日來，常常有這種電話，不知道要找誰，還是打錯了。」

「我想是打錯了！」

這時，電話又再響起來。

勞健華道：「讓我來聽。」

他走過去，拿起了電話，道：「喂？」

沒有回聲。

「找誰？」勞健華仍然是十分斯文。

仍沒有聲音，不過，勞健華可以感覺得到，那人正在凝聽，並且傳來了一些沉重的呼吸聲。

勞健華正想多說一句，那邊已把電話截斷了。

「究竟是誰？」

安娜並沒有回答。

勞健華放下了電話，開始收拾餐桌。

安娜道：「你好好休息一下，讓我來！」

「你休息吧！」

「不，你負責煮，我負責洗，非常公平！」

勞健華並沒有堅持，他坐在客廳看電視。

安娜收拾廚房，她似乎有些心神不屬，「砰」的一聲，打破了一隻碟。

勞健華聽到了，問道：「什麼事？」

「沒有什麼，你好好看電視，一會我出來，還要你把劇情告訴我！」

安娜似乎有些忐忑不安。

她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 * *

越是接近情人節，勞健華的工作也越來越緊張，而他也做得越來越起勁，因爲這是他升職大堂經理以後，第一個重要推廣計劃，並且是聯同了餐廳部來做，他一定要把看家本領使出來。

一連開了幾晚通宵，但同事都沒有怨言，他們都一心一意要把這件事做到最好。

安娜也沒有埋怨。

她也明白，而今在這個複雜的社會謀生，一定要悉力以赴，才會有一個燦爛的前程。

爲了鼓勵丈夫，也使丈夫不致因沒有回家而內疚，她總是在適當的時刻，打一個電話來。

勞健華兩個副手，一直在取笑他。

他的兩個副手，都是未婚的女孩子，一個叫程麗妍，另一個是杜美蘭。她們雖然年輕，但工作起來，十分投入，因此對勞健華來說，是一雙好幫手。

她們取笑勞健華，主要是安娜有空的時候就打一個電話來。

那是情人節的前一天晚上。

主要的工作是佈置酒店的大堂和餐廳，他們早已訂了一大批不同顏色的玫瑰，放置在大堂的每一個角落，務使每一個顧客，無論在大堂那一個地方望出去，都可以看到不同顏色的玫瑰，務使整個大堂都洋溢着情人節溫馨的氣氛。

當一切都佈置得七七八八，他們停了下來，一邊啜着汽水，一邊欣賞自己努力工作的成果。

電話響了。

程麗妍最近電話，她拿了起來，禮貌地道：「勞先生辦公室！」

「我是安娜……」

程麗妍其實一聽到聲音，早已知道那是勞健華的太太，便道：「勞太，請你等一下！」

程麗妍按着電話的講話掣，故意對勞健華道：「你的太太又再偵查你的行踪！」

勞健華所站的地方，離電話不遠，一個箭步上前，笑道：「亂說！」

在旁的杜美蘭也接口道：「不是偵查，而是作精神上的鼓勵！」

勞健華也不理會兩人的訕笑，對勞健華來說，他知道這兩個女孩子，只是羨慕自己有美滿的婚姻，有一個幸福的家庭。而他也以自己有個幸福的家庭而感到驕傲。

他故意把聲音放得非常溫柔地道：「安娜？我們的工作差不多大功告成了！」

安娜道：「我也是這麼想……所以才在這個時間打一個電話來，沒有妨礙你的工作吧？」

「沒有。」

程麗妍故意走近勞健華處，並提高了嗓子，道：「勞太太，你不用擔心，我們會好好的監視他的了！」

杜美蘭也湊趣的上前，也大聲的道：「勞太，他一直在大堂工作，沒有離開過！」

安娜聽了，大笑起來，因爲她也知道這兩個女孩子，愛作弄自己的丈夫。

勞健華道：「不要理會這兩個小鬼頭！安娜，明天你也一定要來看看！」

「看什麼？」

「單是來看看這些玫瑰也值得。」

「這次推廣計劃怎樣？」

「餐廳早已訂滿了位，這一晚推出的情人節晚餐，受到出乎意料之外的歡迎！你來嗎？」

「明天雖然是情人節，但並不是公衆假期，我還要上班的！」

「那麼下班時來吧！」

「下班時……」

「你來接我下班！因爲我忙了兩個多星期，明天晚上，便是我開始放大假，你來接我下班！」

「好極！我們也可以去吃一個大餐！」

「好極！你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節目！」

安娜答應，勞健華似有點捨不得的放下了電話。

程麗妍在旁，突然把嗓子放得低沉，模仿着勞健華的語氣道：「你來接我下班！」

杜美蘭也意會，立即把聲音放得非常嬌柔，道：「接你下班！」

兩人說完之後，幾乎笑得不能

站起來。

勞健華有點窘，但這種玩笑其實也令他開心，也可以令其他在場的同事開心，他並不介意。

「你們兩個……」他是故作生氣。

兩人更笑得上氣不接下氣。

勞健華也拿她們兩人沒有辦法，只好道：「快快把工作做完，好好回家休息！」

兩人停止了笑，又嚴肅地道：「是的，勞經理！」

那天晚上，勞健華沒有回家，當一切工作完成，他只在自己的經理室內，假寐了一會，又開始另一天的工作。

這一天便是情人節。

日間在酒店出入的顧客，對大堂的佈置，都讚嘆不已，外國人更是高興，連一雙六七十歲的外國人夫妻，一見了這溫馨的節日佈置，也忍不住當衆吻了一下。

總經理白而偉也親自來看，他見到勞健華，道：「勞經理，你眞是勞苦功高！」

「白經理，覺得怎樣？」

「好極了，我聽到很多客人都誇讚，辛苦你了！」

勞健華得到上司的稱讚，當然高興，不過，他仍然謙遜的道：「我只是盡力而爲，如果仍有不足的地方，請經理提點一下！」

白而偉道：「你眞是一個好伙記，辛苦了這麼多天，你也該休息一下！」

「我會，今天晚上下班之後，我便開始放假，約十天大假！」

「那好極了，好好享受一下假期，有什麼計劃？往什麼地方充電一下？」

「沒有什麼特別計劃，太太沒有放假，我還是在家裏休息一下，也看太太有什麼安排！」

白而偉道：「你眞是一個好丈夫！」

他離開之後，程麗妍與杜美蘭兩個小鬼頭又來了，這一次她們並不是來作弄上司，而是來問白總經理有什麼話說。

勞健華道：「白總經理並不十分滿意！」

兩人大着嗓子詫異道：「不滿意？」

「是的。」勞健華故意道：「不滿意你們這次做得太好，下次不知要怎樣做才好！」

兩人聽了，高興的笑了起來。

勞健華道：「今天我下班之後便放假，我不在你們兩個仍要好好的工作！」

「是的，經理！」兩人同道。

「不要再開玩笑了！」

「是的。」

「去看看還有什麼工作未做好。」

兩人出了辦公室。

電話響起來，勞健華道：「我是勞健華。」

「勞健華，情人節快樂！」是一把男人的聲音。

勞健華道：「情人節快樂，請問……」

那邊的電話突然斷線。

勞健華聽了這個電話，覺得有點愕然，自言自語道：「這無厘頭的電話！」

他放下了電話，做了一些文件工作，電話又再響起來，勞健華道：「我是勞健華！」

「勞經理！」

「請問是誰？」

「我是餐廳部伍經理。」

「伍經理，有什麼指教？」

「不敢，今晚情人節這個推廣節目，做得非常好。」

「謝謝你！」

伍經理道：「我們餐廳部，爲了表示多謝你們大堂部的工作，特別做了一個情人節蛋糕送給你們！」

「謝謝你！」

「不用多謝，是你們全體工作人員努力的成果，是你們應得的！」

「謝謝你！」

「我們會在下午三時左右送那個別緻的情人節蛋糕過來，那段時間，客人比較少一點，你們也可以趁這機會，吃一吃，輕鬆一下！」

「好極！我們休息過之後，便輪到你們餐廳部那邊大忙特忙了！」

「是的，我們餐廳部已全部滿座了！」

「一張餐桌也沒有？」

「沒有……如果勞經理你要訂也沒有了！」伍經理笑了起來。

勞健華道：「那也值得我向你們恭喜，你們的情人節晚餐也大大的成功！」

伍經理再囑咐一次道：「下午三時，我會叫人把情人節蛋糕送來！」

勞健華放下了電話，立即出外面，把好消息告訴大家，所有人都覺得高興。

勞健華道：「我們三時切蛋糕，算是一次簡簡單單的慶功！」

衆人都拍起手掌來。

下午三時，餐廳部果然派人送來了。

勞健華正在他的辦公室內工作。

程麗妍敲門道：「勞經理，情人節蛋糕來了！」

勞健華放下了工作，道：「你叫所有同事出來，一起切！」

程麗妍高高興興地去了。

這時，杜美蘭又來，手上捧着一包好像是禮物的東西，道：「勞經理，有一份禮物是送給你的！」

「禮物？」

「是情人節的禮物。」

勞健華接過，禮物有些重量，外面包了一張非常精美的紙張，看來十分名貴。

勞健華放在桌上。

杜美蘭道：「勞經理，是你太太送來的？」

勞健華看了一下，道：「不知道，沒有署名！」

「那麼是舊情人了？」

「舊情人？我那裏有舊情人。」勞健華道。

「那會是什麼人送給你，而且送到這裏來？」

「不知道，不要再看了，我看他們都預備好了，我們也去一起切蛋糕」

「好極！」

兩人出了經理室，果然，大部份可以暫時放下工作的人員都齊集來了。

勞健華出來，員工都拍手。

勞健華道：「這次成功，並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這功勞應歸功於大家！」

有人笑道：「是歸功你！」

衆人都笑了起來。

勞健華這時才發覺有語病，急忙地改口道：「不是歸功你，也不是我，是大家歸功！」

衆人更是大笑起來。

勞健華故意如此說，引得大家大笑一番，氣氛也更爲融洽。

杜美蘭道：「好了，好了，不要再笑了，我們還是切蛋糕吧！」

有人已遞上了刀給勞健華。

勞健華推辭道：「由我？」

「當然是由你！」衆人一起道。

勞健華道：「不！」

杜美蘭道：「勞經理，還推辭什麼？」

這時，程麗妍突然有一個主意，道：「各位，在切蛋糕之前，我有一個好主意！」

衆人都聽着。

程麗妍道：「各位都知道今日是情人節，而我們的勞經理也收到了情人節的禮物！」

「是勞太送來的？」

「是秘密情人送來的？」

勞健華道：「我是個住家男人，那裏有什麼秘密情人！」

程麗妍笑道：「既然不是勞太送來的，你又不承認秘密情人送來的，那麼，你便在我們各人面前，把禮物拆開，看看是什麼神秘禮品！」

「沒有問題！」勞健華道。

程麗妍已遞上了那一大包的禮物。

勞健華道：「其實我也想知道，那究竟是什麼禮物，是有人仍在暗戀我嗎？」

衆人都笑了起來。

於是，勞健華開始拆那份禮物。

這份禮物並不太大，約是一呎乘呎半，用一張粉紅色的塑膠禮品紙包裹着，相當精緻。

他先扯開那花紙。

這時才發現是一個瓦通紙皮盒，這個紙皮盒被一些膠紙所封着，他扯開了膠紙。

裏面似是有一條繩露了出來。

勞健華覺得只要扯開了這條繩，整份禮物便會露了出來。

於是，他用力一扯。

頓時，「轟」的一聲，一陣震耳欲聾的聲音。

衆人嘩然，但這時的聲音却被這爆炸的聲音所掩蓋，勞健華只見眼前一陣火光，然後，他只覺得整個臉孔被火燒灼着。

他並不是感覺，而是眞的被火燒灼着。

接着，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把他抛了開去。

大堂中的那盞水晶燈，也被這突然而來的爆炸所震塌了，水晶玻璃珠子撒滿一地。

勞健華的臉部被灼傷得最爲厲害，而在旁的兩個助手，程麗妍與杜美蘭受傷也不輕。

也許是女人的直覺，當爆炸一響的時候，她們第一件事是保護自己的臉孔，因此，她們兩人都被傷及頭部，臉孔倒沒有什麼。

當時，他們是被十多人圍着，因此，幾乎所有在場的人都受了傷，甚至，在外面的幾個客人，也被一些爆炸碎片所傷及。

這個郵包炸彈的爆炸力實在厲害。

爆炸過後，很多人都湧了進來。

有人開始救那些傷者，也有人報了警。

一個年輕的女人，奔了進來，她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這個本來是美侖美奐的酒店大堂，竟然會變成一個廢墟似的。

廢墟之中，到處有玫瑰花瓣。

這女人不期然的叫道：「健華，健華！」

「是勞太！」有人叫道。

「怎麼？我的丈夫怎麼了？」

原來這女人正是勞健華的太太安娜，她剛下班便直接來這裏，打算與丈夫一起下班。

可是，本是漂亮的大堂，却是混亂異常。

她跑上前去，只見勞健華躺在碎片之中，他的臉側着，看不見他受什麼傷。

安娜上前，叫道：「健華！」

勞健華本已被這突然而來的爆炸所炸昏了，不過，他在模糊之中，聽到了太太的聲音，便回過頭來。

安娜尖叫了一聲。

因爲勞健華整個臉孔黑了，前面的頭髮與眉毛都沒有了，本來的臉孔已是扭曲。

這副臉孔就像一副被燒焦了的死屍臉！

其他在旁的人也叫了起來，那實在是一個令人慘不忍睹的臉孔。

安娜也幾乎暈了過去。

不一會，附近巡邏的警察先來了，接着是一隊警隊，然後是救傷車。

受傷的人實在不少，最重傷的當然是勞健華，然後是他兩個助手程麗妍與杜美蘭。

其餘的人，有些被碎片所傷，有的被爆炸所震盪。

* * *

警方立時成立了一個專案小組，由鄺樂彬探長領導，負責調查這件「炸彈郵包」的案件。

酒店現場已被封鎖。

本來推廣酒店業務的情人節晚餐，也被迫取消了，勞健華費了很多心力的工作，在這最後一刻被這個炸彈郵包完全毀滅了。

那實在是人算不如天算。

酒店大堂是一片混亂不堪。

鄺探長看着那位軍火專家，他正在看那個被炸開了的郵包。

郵包已不成形，只剩下一個空殼。

軍火專家林琛道：「彬哥……」

原來他與鄺探長也相當稔熟。

「是個甚麼類型的炸彈？」

「不是什麼類型，只是個土製的！」

「土製的？威力也不小！」

林琛道：「是的，依我估計，連這個天花板上的大吊燈也震了下來，這個土製炸彈的火藥至少有一公斤以上，可以炸死人！」

「幸好那拆郵包的人並沒有死——他已被送去了醫院，他的實際情況還不知道。」鄺探長頓了一頓，道：「這炸彈怎會爆炸的？」

林琛道：「我在附近拾到了一些碎片，歹徒是利用一個簡單的機械……」他似乎想深入解釋一下就可以。

鄺探長當然知道他的性格，他恐怕林琛一解釋開來，便收不了，忙道：「你只要簡單的說明一下。」

「簡單來說，郵包外面露出了一條繩索，拆郵包的人既要拆開，一見了繩子外露，當然是用力一扯，這一扯便扯動那個簡單機械裝置，炸彈便立時爆炸了！」

鄺探長道：「一扯便爆炸，受害人首當其衝，郵包之內有沒有附有其他東西？」

「我不知道！」林琛道。

「我覺得可能沒有……」那是鄺探長的助手安俊。

安俊已跟了鄺探長一年，他辦案的經驗不多，却是非常有衝勁，有活力。

鄺探長問道：「你怎知道？」

「我看過周圍，並沒有書信的痕跡，連一張字條也沒有！」

「還留下什麼？」

「這個膠殼……」林琛道：「這個套該是郵包炸彈的外殼，我要帶回去化驗一下。」

鄺探長道：「你不用化驗，也可以向我先報一些資料吧？」

「這個可以，不過，先此聲明，這些只是經驗所得，並非什麼科學鑑證！」

「快說！」

「這炸彈所用的軍火藥，可能是爆竹所用的，也有可能是炸石所用的炸藥！」

「究竟是那一種？」

「應該是爆竹那一種成份較高。」

「機械裝置又如何？」

「完全用手做！」

「那麼，配製這個郵包炸彈的人，應該是個極有機械常識的人。」

「是的。」

「而那些配件，除了炸藥之外，可以買到嗎？」

「隨意在五金鋪都可以買到！」

安俊道：「這樣，並不容易查到配件來源！」

「當然不易。」鄺探長道。

林琛道：「我還有一個揣測——這個寄郵包來的人，其實是想炸死拆郵包的人！」

「當然是……」

「並不一定，以我過去的經驗，這些郵包雖然有爆炸力，只是一種警告！」

鄺探長道：「這個揣測對我們來說，極爲有用——對了，林琛，其實你不要做什麼軍火專家，應該跟我和安俊一起查案！」

「我也想！」

「那你便要求調派吧！」

「不，我有爆炸經驗，你們有沒有？」

「沒有！」

「那我當然繼續做我的軍火專家！」

三人都笑了起來。

林琛收拾了一切，便要離開。

鄺探長道：「盡快把報告交給我們！」

林琛離開了，鄺探長向安俊道：「如果有了報告，我們再着手調

查炸彈的來源——你現在還得到了什麼資料？」

「沒有什麼，因爲那個炸彈威力相當大，把很多可能成爲證物的東西都毀了！」

「那即是沒有証物？」

安俊笑道：「事實是如此！」

「人證呢？」

「最重要的人證，都入了醫院！」

「收郵包的人是誰？」

「勞健華，是這間酒店大堂的經理！」

「他與人有仇？」

「不知道，不過，那位白經理却說，勞健華是個好好先生，並沒有什麼仇人——至低限度，表面如此！」

「另外一些人呢？」

「兩個女助手，也入了院！」

鄺探長道：「既然所有人都入了醫院，我們還是去醫院看看。」

他們離開了酒店，直往醫院。

駐在醫院的警員向鄺探長報告。

鄺探長問道：「最重要的證人也是受傷最重的人……」

「是勞健華！」

「對，他情況怎樣？」

「他臉孔被炸傷，是被火或者是高熱所灼傷，他入院的時候，面黑如包公！」

「其他地方傷勢？」

「有，雙手雙脚也有一些，但不甚嚴重。」

「那麼，他會被毀容？」

「有這個可能，不過，醫生說他們會用植皮的方法，希望可以保持傷者的容顏！」

「好極，我去看看他！」

「他在深切治療室！」

鄺探長與安俊一起來到深切治療室。

深切治療室外面，坐了一個臉帶焦急的女人。

鄺探長道：「你一定是傷者勞健華的太太？」

「是的，我叫馬安娜！」

「勞太，我叫安俊，這是我們的探長鄺樂彬。」

「鄺探長……」安娜道。

「你丈夫的傷勢怎樣？」

「據說暫時並無大碍，但他因爲臉部被嚴重的灼傷，醫生害怕細菌入侵傷口，才送他來這裡！」

「他與你說過話嗎？」

「沒有，他只是模模糊糊說過幾句，但並不十分清楚，醫生說他腦部受過劇烈震盪，一定要等一下，才可以看到他腦部是否受震盪！」

「勞太，如果以你的直覺來說，什麼人會寄這個炸彈郵包給他？」

安娜想了一下，道：「我想不到！」

「爲什麼？」

「因爲他是個好好先生，朋友也不多，沒有人想取他性命的！」

「那爲什麼……」

「我不知道，他與我拍拖三年，去年才結婚，我們一直都知道對方的生活圈子，他的朋友我大多認識，他的確是沒有仇人！」

「你呢？」安俊突然問了這一句。

「我？」安娜怔了一怔，道：「當然沒有！」

安俊本來想再問下去，可是，安娜却突然的哭了起來，而且越哭越傷心。

安俊道：「對不起！」

安娜並沒有答話，不停地飲泣。

鄺樂彬探長道：「勞太太，你還是好好的回去休息一下……」

她搖搖了頭，表示要陪着丈夫，雖然只是坐在深切治療室的門外。

兩人無奈，只好離開。

* * *

這件郵包炸彈案，翌日成了本地每一份報章的頭條新聞，轟動一時。

幾十年來，本地並沒有發生過這類郵包炸彈案件，一來是本地對於炸藥的控制有極嚴厲的措施，二來是本地的郵務工作也做得不錯，若在揀信過程當中，一發現有不對勁的郵包，他們會有特別的步驟處理。

因此，像勞健華這種郵包，應該是很少機會流出外面，而今不但寄出了市面，而且到了收件人的手上，看來這郵包寄出人做得天衣無縫。

不是郵政局不小心，而是投寄者處理這郵包極爲謹愼小心，可以瞞過這麼多人手與部門。

鄺樂彬與安俊一早便回到辦公室，兩人分別細閱一些在場人士的口供。

這些人士，包括了酒店的員工，特別是在場的滿座大堂部的員工，他們都是異口同聲的指出，郵包是一份包裝得極爲精美的禮物，拆開的時候，也並沒有什麼異樣，爆炸來得十分突然。

另外也查問了一些酒店的顧客，他們也是只聽到一陣隆然巨響之後，吊燈下墜，一時之間，鷄飛狗走。

鄺探長道：「安俊，你的第一個直覺是什麼？」

安俊道：「一件仇殺案！」

「仇殺？」

「是的，勞健華的仇人，要把他炸得粉碎！」

「你認爲這是什麼仇恨？」

「情仇！」

安俊的說話，簡單而直接。

「情仇？根據初步資料顯示，勞健華並不是一個情場浪子，只是個住家男人，那裏會有情仇？」

安俊笑道：「那只是我直接的感覺，並沒有什麼根據，探長，你不是問我直覺嗎？」

「是的，假定這是一件情殺案，一定關乎勞健華本身以及他的太太安娜，不過，據安娜所說，他們之間的朋友，是互相認識的，如果有第三者，她一定知道！」

安俊笑道：「不！」

「爲什麼不？」

安俊道：「如果一個男人有了第三者，他身邊的朋友可能都知道，而獨是他的太太是最後知道的人！」

「你很有經驗！」鄺探長笑道。

「不是我有經驗，而事實永遠是會如此，男人有了第三者，他一定會在太太面前瞞騙，做了很多工夫，如果不是這樣，一早給妻子知道了，還有發展的餘地嗎？」

「是的！」鄺探長非常同意。

安俊問道：「探長，你似乎並不以爲這是一件情殺案嗎？」

「不是不同意，而是我想把這件事情擴大來看，如果我們單在情殺二字着手，我害怕會走漏了一些重要的線索，那時對破案有影響……」

「如果不是情殺，那是……」

「第一是普通的仇恨！」

「普通的仇恨，用不着安排這一包炸彈郵包，你知道他弄一個如此精美的郵包，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關錢呢？」

安俊道：「是勞健華的債主？」

「如果勞健華欠人的，那個債主怎會寄個炸彈來？炸死了他，債主往那裏拿回那筆債？」

「是的，勞健華雖然是個管理階層的人，收入也算是中上，如果是欠債，也欠不了多少，除非他好賭。」

「這點並沒有什麼資料！」

「找些來！」

現代科技進步，有很多資料，不用出外找，只坐在辦公室內也可以找到。

安俊利用傳眞機，向酒店方面索取了勞健華的個人資料，同時，他也向銀行方面，找到他的資料，有關於他個人經濟方面的資料。

兩份報告很快由傳眞機傳回來。

安俊看完之後，交了給鄺探長，道：「看來，他並不是一個喜歡賭博的人，欠債也不多，其他數也沒有，銀行信用卡方面，只欠了一千元而已，那大概不是欠，而是沒有到期，不用那麼快找數！」

「你憑什麼說他不好賭？」

「你看這些銀行月結，差不多只有入，沒有出，勞健華是個十分知慳識儉的人，他正在努力儲錢！」

「有了這些資料，我們可以完全相信這件案與金錢一定無關！」

「我仍然堅持是情——是男女之間的愛情！」

鄺探長沒有作聲，也沒有異議。

安俊突然道：「對了，還有一個重要的線索！」

「什麼線索？」

「郵包是昨天收到的！」

「那又如何？」

「昨天是什麼日子？」

「什麼日子？」鄺探長有些茫然。

「情人節！」

「是的，昨天是情人節，而勞健華也因爲協助酒店業務推廣，利用這個情人節的噱頭！」

「那又表示什麼？」

「依照西方習俗，情人節是情人互相贈禮物的日子，只有情人，才送上禮物，而勞健華收到這禮物，特別在這一日收到，一定與情有關！」

「會不會是勞太太送的？」

「這點很容易知道，只要問一下勞太太。」

「我看勞太太這個時間一定是非常疲累，不用現在便去問她，因爲我們一定會找她，錄一份詳細口供。」

「好了，我們而今可以朝着這個方向——情殺案去查探！」

鄺樂彬與安俊喜歡這樣討論一番才開始採取實際行動去查案，因爲他們在互相溝通之時，可以找到很多一時之間想不出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往往也是破案的關鍵。

他們又再談了一會，擬定了一個工作的步驟。

他們會盡快約晤勞太太，希望從她口中，可以得到一些資料。

第二個步驟，他們希望可以循炸藥這一方面着手，希望可以找到製炸彈的人，那麼一切都會迎刃而解。

正當他們談論之際，外面有人敲門。

進來的是林琛。

「軍火專家，這麼早？」

林琛道：「不早了，我今早一早已開始了工作，化驗了你們昨天那件郵包炸彈！」

「這麼勤力？」

「不是勤力，而是覺得有趣！」

「炸彈也有趣？」

「當然，我是軍火專家，如果我對炸彈也覺得沒趣，那我怎能成爲專家！」

「好了，好了，專家，有什麼發現？」

「我覺得有趣的是，本地炸藥管制那麼久了，而這個製造者，還可以找到這些強力的炸藥。」

「這不出奇，現代交通發達，到處都是四通八達，人們又古惑，有人需要，那便有人供應！」

林琛道：「炸藥方面並不是有趣的地方，而是這個造炸彈人的手藝！」

「手藝？」

「是的，如果要製造一個計時炸彈，利用時間掣、電池，加上一些電子零件，那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可是，這個炸彈是最基本的一種，就像手榴彈一樣，要人用手拉，才會爆炸！」

「很困難？」

「我認爲那不是易事，如果那個收炸彈的人，當他收到的時候，他當然不知是炸彈，他不拉那條繩子，那麼，炸彈也不會爆炸！」

「換句說話，製炸彈那人，很懂得人的心理，引誘人在未發現炸彈之前，便要拉那個裝置？」

「是的，只要那人稍一懷疑，或者猶豫一下，不肯拉這個裝置，那炸彈便沒有作用了！」

鄺探長問道：「專家，不要說這裝置，而要你說一個什麼樣的人，才能製造這個炸彈？」

「我相信一個有炸藥常識的人，參考一下市面上所售的書籍，應該可以做到，不過，那個裝置，卻肯定是一個心思周密的人才可以做到！」

「你可否憑事後的爆炸現場的情形，推測這個炸彈的爆炸力量？」

「這也是個奇蹟，這炸彈力量非常大，如果勞健華把炸彈在跟前拆開，應該可以把他整個人炸死！」

「但他只是灼傷了臉部！」

「那大概是當炸彈一爆，他把炸彈拋開去，大有可能是拋到吊燈那一邊……」

「因爲這一拋才救了他自己的性命！」

「是的，也許是天網恢恢，而勞健華也是命不該絕！」

「是的，你們要好好爲他找出兇手！」

林琛離開了他們的辦公室。

鄺探長對安俊道：「好了，又多一些線索了，這個製造炸彈的人，既懂炸藥槍械常識，也是個手藝非常好的人，他一定認識勞健華和他的太太！」

安俊道：「資料看來很多，可是，人海茫茫，找他並不易！」

* * *

整件事來說，要找出答案，應該是從接到郵包炸彈的勞健華開始。

可是，他的臉部受傷極爲嚴重，生命雖無危險，可是爲了避免臉上皮膚與外界細菌的接觸，他一直留在深切治療室，使鄺探長與安俊也無法直接好好的與他談一談，錄一份口供。

第二個人，應該是勞健華的太太馬安娜。

她已由警方落了一份非常簡單的口供，因爲當時她心情十分惡劣，而且要送丈夫入院，在場的工作人員，也同情她的遭遇，只簡單的問了幾句，而馬安娜的答案，是她並不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

也許她當時心情欠佳，想到的事情太少，因此才有這個答案。

過了兩天，她的心情應該平復過來。

於是，安俊決定要向她錄取一份詳細的口供，希望從這份口供中，得到更可靠的線索。

他首先打電話往她家中。

電話響了很久，並沒有人接。

安俊心想：「她也許去了醫院。」

於是，他撥了電話往醫院，因爲勞健華仍是一個受害者，他雖然入了深切治療室，但仍有些警員負責看守他。

那警員接到安俊的電話，立即把勞健華的情形簡單的報告了。

安俊道：「有沒有人來探勞健華？」

「只有他的太太！」警員說。

「沒有其他朋友？」

「有，不過醫院方面拒絕了，因爲勞健華暫時不適宜見人——其實，他也不想見人！」

「爲什麼？」

「他的臉孔受傷極爲厲害，可以說是他不想見人的原因，開始的時候，他甦醒過來，連太太也不想見！」

「那麼嚴重？」

「是的，他一臉焦黑，部份頭髮沒有，眼眉毛也沒有，如果你單看他的臉，你還會以爲他是個魔鬼！」

「魔鬼！」

「我實在找不到什麼形容詞來形容，我看魔鬼二字最爲適合！」

「他太太今天有沒有來？」

「有，我剛才看到她，她今天心情似乎好了一些，會向我點頭微笑！」

安俊放下了電話，他決定立刻去醫院找馬安娜，好好問她一下。

鄺探長因爲要着手向另一方面調查，因此他並不在辦公室。

安俊到了醫院，直趨深切治療室。

他雖是警探，但深切治療室方面的工作人員，也不許他入內。

不過，他可以肯定馬安娜的確在裏面探望丈夫，安俊也不介意在外面等候。

這一等候就等了一個小時。

安俊曾經叫那些入深切治療室工作的護士，請馬安娜出來，但馬安娜並沒有出來。

他不敢肯定是馬安娜不願意出來見他，還是那些看護並沒有通知她，入深切治療室的看護，都有非常重要的工作在身，一時忘了，也說不定。

馬安娜終於出來，她見了安俊，有點驚愕。

安俊表露了身份。

安娜道：「我要去一去廁所！」

安俊當然不會攔阻。

可是，安俊一直在深切治療室外面等候，馬安娜却沒有再露面，大有可能，她已離開醫院。

安俊覺得十分奇怪，爲什麼要避開他？難道……他立刻撥了一個電話往安娜的家，電話却沒有人接。

再撥往她的辦公室，得到的回覆是：「馬小姐已告假十天。」

她去了那裏？

馬安娜的行動，實在使安俊起了更大的疑心，難道馬安娜知道很多內情，但她却不願對警方說？

可是，這是爲了什麼？安俊無法替她解釋，他是一個相當心急的人，決定前往勞健華所住的寓所。

勞健華所住的地方，也算是一個高尚住宅區。

安俊先在大厦門口，按了接駁上那個單位的門鈴。

「找誰？」是馬安娜的聲音。

「我是安俊，是警探！勞太太。」

「安先生，對不起，我身體極爲不舒服，我現在不想見任何人！」

安俊道：「勞太太，我只與你說幾句，不會浪費你很多時間！」

「不，我很不舒服！」

再沒有說話。

安俊再按門鈴，馬安娜也沒有再答。安俊無奈，只好離開。

他回到警局，見到了鄺探長，把馬安娜的情形告訴了他，他也覺得馬安娜的行徑奇怪。

鄺探長道：「唯一可以解釋的是，她看到丈夫的傷勢嚴重，沒有心情與外人交談！」

安俊道：「不過，我們却不是什麼外人，我們是警探，會協助她找出害她丈夫的人！」

「那麼，她可能與這件事有所牽涉，不願與我們再度接觸！」

「那麼我們更要好好地與她談一次！」

「是的。」

「來警署落一次詳細的口供是她的義務，她一定不能拒絕的！」

於是，安俊又再撥了電話給馬安娜，電話又是沒有人接，看來馬安娜眞的不想與任何人接觸。

翌日，安俊又再打電話去找她，這一次，勞家的電話，駁上了錄音。

安俊留下了口訊：「我叫安俊，是負責勞健華的案件，請勞太太在辦公時間往警署一談，或者來電話！電話是……」

勞太太並沒有來電話，也沒有來警署。

鄺探長與安俊談起這件事，也覺得十分奇怪。

安俊道：「如果她眞的不來，我們怎麼辦？」

「沒有可能的。」

他們說話之間，馬安娜果然來了。

她一身素色的打扮，不施脂粉，神態木然。

鄺探長第一句便開門見山的道：「勞太太，爲什麼你一直逃避我們？」

「逃避？沒有！」她只簡單的回答。

安俊道：「那天我到醫院，已約好你談一談，你去了廁所之後，便一直沒見人！」

「那次……我突然想起家中煲了湯，我不知道究竟有沒有熄火便離開家，一時心急之下，只好趕回去，看看火吧了！」

「你在家中也不願見我呀？」安俊道。

「那時，我心情非常不好！」

「不好？爲了什麼？」

「當然是爲了我的丈夫！他臉部傷勢嚴重，可以說是毀了容，我擔心他……」

安俊道：「我看事情並不是你說的那麼簡單！」

「還有什麼？」

安俊咄咄迫人道：「你知道陷害你丈夫的人，但你又不想說出來！」

勞太太有點錯愕道：「我怎會？」

「爲什麼不會？」

勞太太一時之間，也沒有什麼話好說似的。

鄺探長道：「勞太太，你有什麼苦衷，你可以說出來，那不但幫你自己，也幫了你的丈夫，更加幫了我們警方一個大忙！」

「你們想知道什麼？」

「你對勞健華接到這個郵包炸彈，有沒有什麼頭緒？」

「沒有。」

「你想清楚？眞的沒有？」

「沒有。」

鄺探長道：「你們結婚多久？」

「一年左右！」

「你以前有男朋友嗎？」

「以前，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結婚之前！」

「有，當然有，未婚男女，那個沒有異性朋友的？」

「我的意思是較好的男朋友！」

馬安娜想了一想，道：「有一個，但我們已說好，已經完全分手了！」

「那是誰？」

「可不可以不說？」

鄺探長道：「本來可以，可是，我懷疑你這個男朋友，大有可能是寄郵包的人！」

「不會的！」

「爲什麼？」

「因爲他是一個非常好的人！」

「好人？什麼意思？」

「他一向甚有君子風度。」

「對你？」

「不，對他的朋友，無論男女都是。」

安俊道：「既是如此好，爲什麼你不嫁他？」

馬安娜答道：「對我好，我並不一定要嫁他，如果依你這個推論，那麼我要嫁很多人？」

一時之間，安俊也爲之語塞。

「那是什麼原因？」鄺探長問道。

「最大的原因是，我們合不來！」

「怎麼合不來？」安俊問。

「我也很難解釋——譬如他喜歡靜，我喜歡動，那便是合不來！」

「可以互相遷就！」

「可以，初初交朋友，或者初初約會的時候，可以互相遷就！」

「後來呢？」

「後來，我覺得十分辛苦，因此，我決定不再繼續下去！」

「他有什麼反應？」

「有些傷心，不過他有一個要求！」

「什麼要求？」

「要求仍然和我做一個好朋友！」

「這只是表面一個藉口。」

「不，他眞的是有君子風度！」

「你憑什麼認爲他如此？」

「譬如他間中來一個電話，向我問好，或者，有些時候，送上一些小禮物！」

「什麼時間？」

「譬如在我的生日，情人節！」

「情人節？」

「不，在我結婚之後，他再沒有這樣做！」

「再說你婚前，他對你有過什麼表示？」

「他提過結婚！」

「你怎樣？」

「我已說過，我們是合不來的！」

「你拒絕他之後，他有沒有很大的反應！」

「有……開始也沒有和我聯絡，後來，他說經過仔細考慮，想通想透了，我們仍是好朋友！」

「他是說說而已！」

「不，有來電話，也有一些禮物，那些禮物全不值錢，只是一番心意。」

「有沒有見過面？」

「有，不過，是一大班人一起見面。」

「他有沒有單獨要求見面？」

「正式沒有，不過，當我們一大班人玩完之後，他想單獨送我回家，但我拒絕，他也沒有堅持。」

鄺探長道：「那麼說來，他眞是君子！」

「是的。」

安俊道：「說了那麼久，我們還未知他的姓名！」

「可以不說？」

「我想爲了明白整件事情，而且要確定他與這件事完全無涉，我想你沒有必要隱瞞他的姓名。」

馬安娜想了一想，覺得鄺探長這話，的確有其道理，便道：「他姓吳，名字叫寬達！」

「吳寬達，做什麼職業？」

「啊，他是個多面手，什麼也做！」

「那麼，他靠什麼維生？」

「我也不甚清楚，不過，他與朋友開了一間公司，好像是一間工程顧問公司！」

「工程？什麼工程？」

「不，不，我記錯了，是一間機械公司！」

「什麼機械公司？」

「我不清楚，因爲他一向很少說他的工作，我們一大班人在一起，都是吃喝玩樂！」

「他有什麼特長？」

「特長？這很難說——手藝？手藝吧！」

「什麼手藝？」

「我說過，他有時會送一些禮物來，那些禮物都是十分便宜，不過，由他親自動手，或者加一些包裝，那便完全不同了！」

「後來，你與勞先生結婚，他有什麼反應？」

「沒有什麼，因爲他早已知道。」

「他眞的沒有表示？」

「有，他顯得惆悵不歡，不過，他仍然答應送上禮物祝賀我，而且會來參加婚宴！」

「有沒有來？」

「沒有。」

「爲什麼？」

「那時他的公司剛巧接到一些工程，他很忙碌，因此人沒有來，只是禮物與禮金都送到了！」

「以後呢？」

「我當然不與他再見，他也是一個懂得人情世故的人，也沒有再約會我！」

鄺探長道：「這位吳先生，果然是一個好人！」

安俊道：「勞太太，還有一件事，不知你是否介意回答我？」

「你問！」

「勞健華是否知道你有這一位前度戀人？」

馬安娜搖搖了頭。

「爲什麼你不告訴他？」

「因爲我是與吳寬達分手半年後才認識他，我已不當吳寬達是我的前度戀人！」

「勞先生呢？」

「他也沒有其他女朋友——他是這樣告訴我的，我是他的初戀情人，也是最後一個，因而我們結了婚！」

「婚後，勞先生對你怎樣？」

「你的意思是……」

「你們的婚姻生活很好嗎？」

「可以說是不錯，健華也是個謙謙君子，不過，他爲了努力賺錢，要升職，其實他有很多時間投身在工作當中。」

「你覺得寂寞？」

「沒有，我也有我的工作。」她頓了一頓，道：「我們像其他人一樣，努力工作，努力賺錢，希望可以買樓，買車，生孩子！」

鄺探長道：「那麼，勞健華發生了這件事，你眞的一點頭緒也沒有？」

「沒有，只有一個！」

「什麼？」

「有人寄錯了炸彈郵包，不應該是寄給他的！」

安俊想表示異議，但探長向他打了一個眼色。

勞太太看來也有點疲累。

鄺探長道：「勞太，很多謝你來。」

勞太太道：「探長，其實我這麼遲才來，我有一件事想求你幫忙。」

「什麼事？」

「我承認幾次躲避你們，並不是我害怕接觸警方，而是爲了剛才我說的一件事！」

「什麼事？」

「我的丈夫並不知道我有這一個男朋友，在這件事之後，我仍不想他知道。」

馬安娜說了這話，似乎是如釋重負。

安俊道：「原來是這個原因，我還以爲你知道誰是兇手，不肯說出來！」

「我怎會？」

鄺探長道：「我盡量替你保守這個秘密，不過，若是爲了要破此案，我也無能爲力！」

「我明白！」

協助警方　提供線索

馬安娜離開了警署。

安俊急不及待的問鄺探長，道：「探長，爲什麼你不讓我表示不同意她的話——寄錯郵包！」

「我覺得勞太太並非在砌詞，她說的一切是眞話，因爲她眞眞正正的認爲吳寬達——她的前度男友，的的確確是一個好人，不會是兇手，如果你再懷疑他，使她反感，反而是弄巧反拙，她認爲唯一的可能是兇手寄錯郵包，那你便讓她如此想下去，沒有什麼不妥！」

「那你認爲如何？」

「當然不會是錯誤投遞！你想一想，製造一個這樣的炸彈，已是費了不少工夫，加上要害人，心中總會日夜裏也想着那人，怎會出錯！」

「是的，不可能出錯！」

「而今，最重要的，還是去一見那個吳寬達！看看他是否如勞太太所說，是個君子！」

鄺探長先往刑事記錄部，看看吳寬達是否有刑事記錄，經過電腦翻查，他是一個良民，可以發良民證。

安俊往商業註册總署，幾經辛苦，找到那間與吳寬達有關的機械公司，其實那並不是什麼工程公司，只能算是一間與機械有關的貿易公司。

他立即按址找到那間公司。

公司規模並不大，吳寬達也沒有上班。

其中一個職員把他的地址告訴了安俊，安俊又立即按址找他。

吳寬達也不在家。

再找了幾天，也沒法找到此人，鄺探長更懷疑此人有些問題。

不過，說也奇怪，三天之後，吳寬達竟自動來警署。

他是一個非常普通的人，穿着恤衫西褲，態度斯文，如果在中環找，一定可以找一千幾百個這樣的人！

他首先介紹自己：「我是吳寬達，你們到過我公司，他們告訴我，說你想找我，我剛巧有事，離開了本地一會，我一回來，便立刻上來！」

「好極，吳先生，你知道勞健華出了事？」

「勞健華？是誰？出了什麼事？」

「你不知道？」

「不知道。」他的表情眞是逼眞。

「他被炸彈郵包炸死了！」

「炸死了？」吳寬達仍然是一臉驚愕，但旋即却沒有其他表情。

安俊道：「爲什麼你沒有什麼表示？」

吳寬達反問道：「爲什麼我要有所表示？」

「你可認識勞健華？」

吳寬達搖搖了頭。

鄺探長道：「那麼，馬安娜呢？」

「馬安娜？我當然認識！她……她怎麼了？」

「她沒有什麼……她便是勞健華的太太！」

「啊！原來如此，我認識馬安娜已是很久以前的事，後來她拍拖結婚！我便沒有和她來往！」

看來吳寬達把與馬安娜的交往，形容得淡如水。

吳寬達頓了一頓，續問道：「她沒有事？」

安俊與鄺探長却沒有作聲，他們希望在這個時候，可以看到吳寬達一些表情。

吳寬達望着二人，看見他們沒有什麼表示，但他也沒有什麼表示。

過了一會，安俊道：「她沒有事，她的丈夫幾乎被炸死了！」

吳寬達聽了這話，反而有些反應，道：「幾乎被炸死，那麼他並沒有死？」

鄺探長道：「沒有，你爲什麼這麼緊張？」

「沒有什麼！」吳寬達頓了一頓，又回復了剛才的鎭定，道：「我並不是緊張，最初你們說勞先生被郵包……什麼炸彈郵包炸死了，而今又說幾乎……」

「這對你沒有什麼分別！」

「有，開始的時候，我並不知道勞健華是誰，而今我知道那是馬安娜的丈夫，他總算是我朋友的丈夫，對於朋友，我一向非常關心！」

這人說話十分得體。

鄺探長道：「你與馬安娜十分深交？」

「那要看你從那一個角度看。」

「你自己認爲？」

「我有很多女朋友！」他似是問非所答。

「你的意思是……」

「是我衆多女朋友之中的一個女朋友！」他的話輕描淡寫。

安俊道：「我看並不是如此淡薄？」

「什麼？」

「我的意思是你們的感情應該是相當不錯，甚至到達了談婚論嫁的階段！」

吳寬達笑了起來，但並沒有回答。

鄺探長問道：「你笑什麼？」

「我笑你們——我有很多女朋友，很多個也可以談婚論嫁！而今的世界不同了，談婚論嫁並不是代表什麼情深意長！」

對於這個答案，鄺探長與安俊却不甚明白。

吳寬達道：「現代人談婚論嫁，並不是一定爲了愛情，而是各取所需！」

「各取所需？」

「是的，有人爲了得到一張飯票而結婚，有人爲了有一個伴侶而結婚，也有人爲了解決性慾而結婚，更有人爲了無聊而結婚！」

安俊道：「那是你對結婚的看法！」

「並不單是我，很多人也如是！」

「那麼，你究竟結了婚沒有？」

「你以爲我結了沒有？」他反問。

安俊道：「聽你的理論，我想是沒有！」

「當然沒有，你以爲我會爲一棵樹而放棄一個森林？」他驕傲地笑了起來。

鄺探長以爲找到了這個吳寬達一定可以得到多少線索，可是，而今這個問題變成了談論現代人對婚姻的看法，實在無聊。

鄺探長道：「吳先生，多謝你來，假如將來我們想再見你，你會否與警方合作？」

「當然，我是個好市民！」

當吳寬達離開了警署，鄺探長望着安俊，安俊也望着鄺探長，兩人同時開口。

鄺探長道：「你先先說！」

「我感覺這人有些古怪！」

「什麼古怪？」

「他一開始便把這件事推得一乾二淨，與他完全無關似的！」

「可是，我却感到他與事情實在有關！」

「憑什麼？」

「憑警探的直覺！」

安俊道：「我也是！」

* * *

經過三番四次的邀請，最後一次，幾乎變成了一個命令，馬安娜才來到了警署。

她一直有很多理由推搪，不想錄另一份口供。

其實，鄺探長與安俊也不想再麻煩她，無奈勞健華仍然未康復，而他們雖然經過東奔西跑，仍然沒有尋到半點線索。

因此，他們認爲從馬安娜身上，應該可以得到一些新線索。

馬安娜道：「我很忙，我要回

去保湯給丈夫喝！」

「勞先生怎麼了？」

「他的康復情況不錯。」

「臉孔呢？」

「大部份燒焦……十分難看！」

馬安娜有些激動。

「我想會復完的，不過，那一定需要時間。」

馬安娜道：「醫生說遲些替他植皮，或者用他身體其他部份的皮膚換上。」

「那你不用擔心！」

馬安娜道：「如果你要查勞健華的健康情況，其實可以直接向醫生查，不用找我！」

「當然並不是只查勞先生的健康情況，我們見過吳寬達！」

馬安娜聽了，有些反應。

「他說了些什麼？」

兩人沉默着，想看馬安娜的反應。

馬安娜似乎有些心急，又再問道：「他說了些什麼？」

「他並不認識你丈夫？」

馬安娜搖搖了頭。

「連姓名也不知？」

馬安娜道：「他並沒有見過勞健華——我的意思是我並沒有親自介紹過他們認識，至於在其他場合，他們是否認識，我並不知道，不過，他應該是知道我丈夫的名字叫勞健華的！」

安俊與鄺探長互望了一眼。

「那麼，你丈夫並不認識吳寬達！」

「我上次已對你們說過，我希望你們別在我丈夫面前提起此人，他並不知道有這一個人的存在！」

「吳寬達對我們承認，他有很多女朋友！」

「這一點誰也知道。」

「你並不是他心目中最重要的一個？」

馬安娜有些激動，道：「他對每個女朋友都是這麼好的！」

「你與他曾經到達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

「他是個……對婚姻沒有信心的人……也許他是個博愛……不，並不是博愛，而是泛愛的人……」

「這是你與他不合不來的地方？」

「我想有一個家庭，一個忠誠可靠的丈夫，也可以說因爲這一點，我們分手！」

安俊道：「我們想多了解吳寬達這個人，他既然有很多女朋友，你能否提供一些名字，讓我們從他的其他女朋友口中，多明白這個人！」

「你們懷疑這件事是他幹的？」

兩人並沒有回答。

馬安娜却道：「不會的，他不會做這種事情的，他對人很好，怎會傷害人？」

「人心難測！」

「眞的不會，他對人細心，非常重情義，他一定不會做這種傷天害理之事！」馬安娜堅持她的觀點。

「既是如此，你提供他一些女朋友名字給我們，我們可以証實一下。」

馬安娜道：「我與他在這年內再沒有任何交往，因此，他而今身邊有什麼朋友，我不知道。」

「那麼，你可以提供當時的女朋友！」

「那是差不多年多兩年前！」

「好極！」

「以我所知，有七位……」馬安娜用紙寫下了名單，並且有她們工作的地址。

馬安娜又道：「這些其實也是我的朋友，不過，我結婚之後，轉了工，也沒有和她們交往，她們有沒有轉工，有沒有離開了吳寬達，我也不知道。」

鄺探長道：「謝謝你。」

「不過，請不要提及是我提供出來的。」

「不會的，你放心！」

鄺探長道：「你說過你要回去保湯？」

「是的。」她站了起來。

安俊道：「勞先生既然可以喝你保的湯，那麼，他大概可以起來說話！」

「可以了！」

「那麼，我們會盡快去探他！」

「不過，他身體仍很弱，請你們不要使他太疲累……他近日變得十分敏感，似乎膽小了很多！」

鄺探長道：「那是正常的，誰被一個炸彈在跟前爆過，誰也會變得膽小！」

安俊道：「我看醫生會安排心理輔導醫生，他需要輔導，不致再有事的！」

馬安娜離開了警署。

鄺探長道：「安俊，這幾位女朋友名單，須要你去問一問！」

安俊行近窗口處，倒了一杯水來喝。

忽然，他凝視着窗外。

鄺探長看他一動也不動，問道：「看什麼？」

「你來看看！」

鄺探長也走近窗前，他看到馬安娜在警署門外，正與一個男人說話，而那男人就是吳寬達！

「他們在說些什麼？」

「我也想知道！」安俊道。

鄺探長道：「既想知道，還不行動？」

安俊立時下去，出了警署門口，已見吳寬達與馬安娜上了一部的士。

安俊也截了一部的士，追踪他們。

吳寬達與馬安娜在一間餐室前面停下，兩人下車，入了那間餐室。

安俊下車，也跟了進去。

那時，餐室並沒有很多顧客，安俊很容易便找到一個在他們附近的座位。

「你對他們說過什麼？」吳寬達道。

「沒有什麼！」馬安娜道。

吳寬達道：「其實我們之間也沒有什麼！」他嘆了一口氣。

馬安娜道：「我早已向你說過，我們以往的事，一筆勾銷！」

「是的，但事情既已發生，有時實在難以一筆勾銷那麼簡單！」

「那你……」

「安娜，你不用擔心，我不會麻煩你，我不快樂是我自己的事，你有沒有對他們說起有關我的事！」

「我照直講！」

「講什麼？」

「講你是一個好人！」

「那麼簡單？」

「因爲你實在是個好人！」馬安娜道。

吳寬達微笑地道：「幸好我一直把最好的一面保留在你的心上！」

馬安娜道：「我而今有了丈夫，而且丈夫又發生了意外，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不過，你還要告訴我，他而今怎樣？」

「炸得好傷，如果我知道誰人這麼狠心要炸死我的丈夫，我一定不放過他！」

「是的，這人眞狠毒！他的傷勢怎樣？」

「臉孔……臉孔變得非常醜陋，甚至可怕！」

「你怕嗎？」

「怕也沒有辦法，不過，那只是暫時的，待他傷口好了以後，植上新皮膚，他有可能回復本來面目！」

「那我也要祝福他！」

「沒事了？」

「還有，那些警察有問你關於我的事？」

「沒有，其實你完全是一個局外人，與這事跟本毫無關係，他們怎會懷疑你！」

「我也覺得奇怪！」

「也許只是我認識你，以前是好朋友……經我解釋後，他們不會再麻煩你了！」

吳寬達的表情是如釋重負！之後，他們談了一些其他普通事情，馬安娜先自離開。

吳寬達仍然坐在餐室之內，呆坐了一會。

安俊仍然在監視他。

不一會吳寬達招了侍應來，叫了一個大餐，並且要了一杯紅酒，看來他的心情很好。

安俊一直看着他，直到他離開，爲了更進一步了解此人，安俊再跟踪他。

吳寬達並沒有去什麼地方，他回到家中，便再沒有出來，他所住的地方，是普通人家的地方，沒有什麼特別，安俊一直有一個感覺，吳寬達與這件郵包炸彈案，有一定的關係，可是，直到目前爲止，似乎又沒有什麼線索。

* * *

經過一連串的調查，這件案仍沒有什麼進展。

鄺探長道：「安俊，其實我們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都一直沒有做！」

「什麼事情？」

「這件案的主角應該是誰？」

「當然是勞健華！」

「但我們一直沒有與他談過。」

「他受了重傷，不能接受我們的查問。」

鄺探長道：「已經過了兩個星期，他應該可以接受查問，你聯絡一下他的太太。」

「好，我並且會找他的主診醫生談談。」

「對，醫生對他的傷勢最爲了解。」

鄺探長道：「你盡快在這一兩天找他談談，我有另外的工作！」

「做什麼？」

「我看這事毫無進展，應該採取其他的步驟，例如上電視！」

「上電視？上那個『警訊』的節目！」

「是的，不要小看這個節目，有一百幾十萬人收看，說不定其中有些人可以提供一些資料！」

安俊道：「如果這麼有效，也許不用我們了！」

「有沒有效也不知道，多一個方法，也希望早一天破案！」

於是，他們分頭進行工作。

安俊先打一個電話給勞健華的主診醫生，那位醫生姓許，對勞健華的遭遇也十分同情。

安俊問道：「勞健華的傷勢有沒有進展？」

「有極大的進展，而且他的康復情形很理想，我相信植皮之後，他的面貌可以恢復八九！」

「那麼，他的情緒又怎樣？」

「他是個病人，而且整個臉部都要纏上繃布，有時是十分煩躁不安的！那是正常的反應！」

「我可以和他談話嗎？」

「其實是可以的，不過，他一直拒絕所有人的探訪，除了他的太

太。」

「你可否盡力替我說服他？」

「我會盡力！」

「勞健華這次無端接到一個郵包炸彈，無辜的毀容破相，也幾乎連性命也沒有了，我一定要爲他找出兇手！」

「是的，我會跟他的心理醫生談談，希望那位心理醫生可以說服他，還有，他也相信他的太太，如果你可以先說服他太太，他一定會接受你的查問！」

三管齊下，勞健華終於答應。

安俊來到醫院，要先換上白袍，換上鞋，才可以進入這個無菌的隔離病房。

勞健華躺在床上，他臉上的紗布已拆去，但他仍然用一些白布，把臉孔蓋着。

而他身體並沒有受到什麼傷害，不過，左手右脚，却還有綳帶裹着。

安俊上前，輕聲道：「勞先生，我叫安俊，是負責調查你這件案件的！」

勞健華道：「請坐！」聲音是淡淡的。

「你的傷勢怎麼樣？」

「總算托賴，正慢慢恢復，安先生——安警探——我該怎樣稱呼你？」

「你叫我安俊便可以了。勞先生，你對這件事，有什麼感受？」

「感受？四個字，無妄之災！」

「無妄之災？爲什麼？」

「我一生人，從來沒有跟人有過仇怨，甚至與人說話時，大聲一點也沒有，却有人要炸死我！」

「眞的沒有仇人？」

他斬釘截鐵的道：「沒有！」

「間接的呢？」

「間接？我父母仍在堂，他們已經很老了，如果我父母親與人有過仇怨，那應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也不會報在我的身上。」

「兄弟姐妹？」

「我是個獨子！」

「你太太呢？」

勞健華笑了起來。

「你笑什麼？」

「我的太太只是個普通人，我們都是初戀情人便結婚，那有什麼仇家？」

安俊當然知道，勞健華並不知道他的太太之前，事實上是有其他男友，而他也記得非常清楚，馬安娜也想保存這個秘密。

安俊道：「那麼，這個郵包是寄錯了！」

「這兩個星期，我也一直在想，而且，我也想過，這個炸彈郵包是寄錯了，不過……」

「不過什麼？」

「如果是寄錯，沒有理由寄來酒店，也沒有理由會寫上我的名字。」

「你肯定是你的名字？」

「是的，其實那郵包是上午便送來的，我的助手曾經提醒過我，但我一直非常忙碌，你也知道，那天是我們酒店藉情人節而作推廣，我一直沒有停過，直至下午，我那部份工作完了，我才跑下來，並且與同事慶祝一下，切那個餐廳送來的蛋糕！」

「爲什麼在那個時候拆郵包？」

「我與同事一向相處不錯，那天是情人節，恰巧又有這一份禮物——當時他們認爲是情人節有人送禮物給我，他們取笑我有秘密情人！」

「你有嗎？」

「當然沒有，不過，我也有好奇心，既然有人寄來禮物，拆開來大家一起看，既可表示我的清白，也可以讓大家高興一下！結果是……」

「那麼，你有沒有想到什麼原因？」

「眞的想不到！」勞健華道。

「你與太太討論過這事嗎？」

「當然有討論過！」

「她的反應怎樣？」

「沒有什麼……哎，你對我太太有懷疑？」

「沒有。」

「你不用瞞我，我只聽你的語氣，便可以猜到，你一定有懷疑我的太太！」

「有的，但我與之談過之後，並沒有覺得可疑！」

「那麼，還有誰呢？」

安俊茫然，勞健華更加茫然。

這一次的問話，安俊並不能問出一個所以然來，他有點失望，不過，當他從病房裏出來，却有一些意外的收穫。

當他從病房出來，馬安娜也在外面，她身旁有三位小姐，年紀與她相若。

馬安娜一見了安俊，便道：「安先生，這三個都是我的好朋友！」

安俊與她們打了一個招呼。

馬安娜道：「她們都是認識吳寬達的！這位是張小姐、黃小姐以及何小姐，這位是安俊，是個CID(便衣警探)！」

三位小姐對安俊似乎有些抗拒。

安俊道：「我們談一談。」

馬安娜道：「我先去看看健華，你們先到這間醫院的餐廳坐坐，我立刻便來！」

三位小姐與安俊一起來到餐室。

爲了打開隔膜，安俊並沒有刻意提起馬安娜之事，只是隨隨便便

的交談。

馬安娜果然很快便來了。

安俊爲她叫了一杯奶茶。

馬安娜道：「你怎知道我喜歡奶茶？」

安俊道：「我不知道，只是隨便的叫。」其實，安俊幾乎露了馬脚，他知道馬安娜喜歡奶茶，是因爲他曾跟踪過她與吳寬達到過餐廳。

馬安娜道：「安先生，她們三位都是我的朋友，但她們並不十分認識我的丈夫！」

「你們來探望勞健華？」

張小姐道：「我們與勞先生也算是認識，因爲我們都有參加他們的婚禮！」

「勞先生可記得你們？」

黃小姐道：「婚禮那天，我們有這麼多姐妹，他怎會個個記得？」

何小姐也插口道：「他們結婚之後，天天是二人世界，勞先生怎會有機會與我們認識，安娜早已把他霸佔了！」

馬安娜俏皮地道：「當然是我霸佔了，因爲他是我的丈夫！」

安俊覺得有些奇怪，爲何四人一齊來到，但又不好意思開口問。

馬安娜道：「她們本來並不是來探勞健華的，而是來探我！」

「探你，怎會來到醫院？」

「因爲我一直很忙，她們來到我家，我要來醫院，因此一齊來！」

安俊道：「你們都認識吳寬達？」

三個人都不約而同的點頭。

「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三個人想一齊開口，但結果三人都沒有說話，笑了起來。

張小姐道：「由我先說，好嗎？」

衆人沒有異議。

「吳寬達是一個非常好的人，他對人友善，是一個可以做朋友的人！」

安俊道：「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我們不一定以男女爲分界，作爲一個朋友，他實在是個好人！」

「怎麼好？」

「他喜歡幫助人，有時連累他的事，他也會幫人，我可以說是受過他的恩惠！」

黃小姐道：「他爲人十分討人歡喜！」

「討人歡喜？我見過他，他並不特別英俊！」

黃小姐笑道：「我並不是說他面貌討人歡喜，而是在言行方面，他對人心細如塵，常常記得你的生日，每一個有紀念的日子，他都會送上小小禮物！」

何小姐也道：「是的，他對很多人也是這樣，並不一定是與我們任何一個人談情說愛！」

馬安娜道：「安先生，我並不是故意偏袒吳寬達，我也沒有與她們商議定，她們所說的這正是吳寬達的爲人！」

安俊道：「他只對女人很好？」

「也有男人！他也有他的男性朋友，沒有人對他有什麼意見的！」

「你們這麼幫他……」

安俊話未說完，四個女人已插口，因爲四人均開口，安俊並不清楚她們說了些什麼，不過，可以肯定，她們都對吳寬達非常好感。

* * *

回到警署，安俊把所見所聞告訴了鄺探長。

鄺探長想了一下，問道：「你有什麼想法？」

「第一個想法，吳寬達對女人眞有一手！」

「是的，這些女人不單不懷疑他，反而一開口便幫着他，他實在有本領！」

「最奇怪的是，他並不是只有一個女朋友，他却可以令他的女朋友忍受他有另一個女朋友！」

「不是一個？」

「是，不是一個，那實在奇怪！」

安俊忽然想起另一件事，道：「探長，你說會上電視？有什麼安排？」

「有，我已經與我們的電視組聯絡，後天便會開始拍攝，大約下星期便可以出街的了！」

「你打算怎樣拍攝？」

「我想把勞健華收炸彈郵包的事重演一次，希望有人看到之後，可以提供一些消息！」

「你以爲有沒有效？」

「那要出了街之後，才能知道。」

翌日，電視組的人員到來，鄺探長與安俊都提資料交給了他們。

負責統籌的是一位年輕人，看他的工作幹勁，知道他是個人材。

安俊在他快要離開的時候，忍不住的問道：「林先生，你以爲這種方法有效嗎？」

林況道：「有效，絕對有效。」

「爲什麼你這麼有把握？」

「因爲過去一年，我們拍了三十多個這種罪案的特輯，結果有二十個個案，由於觀衆因看了節目，直接或間接的提供了線索而破案！」

「那麼厲害？」

「不是厲害，而是一般人都有正義感，但由於都市人生活繁忙，沒有時間，也沒有機會讓他們發揮這種正義感，不過，當他們看過這

種節目，一有所發現，他們便會拿起電話，來協助警方！」

「他們不怕惹禍上身？」

「不會的，我們絕對保密！」林況頓了一頓道：「其實我們拍攝時，也盡量用警察的角度去拍攝，讓觀衆也有機會做一會警察！」

「人人都想做警察？」

「是的，不過，由於客觀環境影響，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機會！」

「你呢？」安俊道。

「我當然希望做個警察，可惜的是我的身材還不到五呎四吋！我只能做一個隱形警察！」

「隱形警察？」

「我拍這些警訊節目，已是在做警察了！」

林況這個人，懂得自嘲，也懂得自我安慰，怪不得他一直都是滿臉笑容，滿臉自信。

安俊道：「你以爲有人會幫我們嗎？」

林況道：「我認爲會！」

「爲什麼？」

「做炸彈郵包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那人要做一個炸彈郵包，一定牽涉很多人，例如一些機械配件、炸藥、包裝……一定有人或多或少知道這些，集合了這些一鱗半爪的事，我包你們很快便破案！」

安俊仍然有點不大相信。

林況臨走還道：「我希望你們兩位，在當晚播映的時候也能出席，你們可能會立即收到一些電話。」

林況走了之後，鄺探長道：「我會親身上電視呼籲，你也一定要來聽電話！」

安俊開玩笑道：「波士吩咐，一定到！」

* * *

安俊一直埋頭埋腦在這件案件之上，可是，無論他如何努力，總是找不到一些線索。

那天快要下班，鄺探長道：「安俊，明天我們那件案件便播放出街，我們一起上電視台！」

「這麼快？我與你一起去？」

「是的。」

「用不用打領帶，穿西裝？」

「那最好了！」

第二天，安俊果然穿上了西裝，結上了領帶，看他顯然是覺得非常拘謹不安。

鄺探長看見他，也只是笑了笑，並安慰他道：「電視台冷氣很大，到時你會舒服一些！」

他們一起到了電視台。

這個「警訊」的節目，顯然是受到警方的重視，因爲單是收集觀衆電話的人員，已有三十多人。

安俊這次也成爲他們之間的一份子。

節目播出，扮演勞健華那位演員非常賣力，而那個爆炸場面，也拍得異常迫眞。

他們還播放了勞健華被炸後，臉孔成了焦炭一般的照片。

鄺探長在播完之後，親身向觀衆呼籲，道：「這是一宗冷血的涉嫌謀殺案，被炸傷的勞先生，不單身體受到嚴重的傷害，心理也受到難以彌補的創傷，請觀衆看了之後，如果有關這案的線索，就算是一絲一毫，你們也不用猶豫，立即打電話給我們！」

電視播放了不一會，果然來了很多電話。

不過，這些電話都是同情被炸受傷的勞健華，並沒有什麼實質的線索。

安俊有些失望，但電視的負責人安慰安俊道：「一定有消息的！」

忽然，有一位負責聽電話的工作人員對鄺探長道：「這人說一定要找你！」

鄺探長立即接了電話，道：「我是鄺探長，請問你有什麼可以提供給我們？」

「我……我是個私家偵探……我曾經有過一個客人，提過炸彈之事，不過，不知道對你們有沒有用處！」

「有，一定有。」

「不過，在電話說似是不大方便！」

「請你來警署一談，好嗎？」

那位私家偵探答應在第二天來警署。

林況聽到了這消息，道：「對不對，我說一定可以收到一些線索的！」

安俊道：「未必有用！」

林況笑道：「凡事都應向好一面看！」

* * *

第二天，那位私家偵探果然應約而來。

鄺探長親自接見他，安俊也在旁。

這位私家偵探首先自我介紹道：「我姓霍，名叫去疾。」他向二人遞上了卡片。

兩人接過卡片。

霍去疾道：「家父一向喜歡霍去病，而我們剛巧也姓霍，他便爲我取了這個名字。」

鄺探長笑道：「你是私家偵探，與我們這一行差不多，大家都是行家！」

霍去疾道：「不，我只是做一些小兒科的事情，例如調查一下人家的身世，收集一些離婚證據，與你們相比，實在是天淵之別。」

鄺探長道：「霍先生，不用客氣，我們回到話題上！」

「對，我想告訴你們，前一段

安俊警探要吳寬達拿出鎖匙開小夾萬……

日子，我有一個顧客，他來委托我調查他的女朋友。」

「前一段日子，甚麼時候？」

「也有一年多，不，應該是兩年了！」

「委托你的人是誰？」

「本來我不應該洩漏我顧客的秘密，但這一次可能是牽涉一宗命案——雖然受害者未死，但那人被燒到面目如焦炭，我也……」

「你可以隨便講！」

「那人名叫吳寬達！」

鄺探長與安俊二人立即提起聲調，同聲道：「是吳寬達？」

「你們認識他？」

鄺探長道：「不，我們並不認識他！」

安俊也道：「他是誰？」

「我也不大清楚，看來他並不是很有錢，只是一個手工業者，不過，他從來沒有拖欠我的費用！」

安俊心急地道：「他委托你查誰？」

「馬安娜！」

兩人幾乎站了起來。

不過，鄺探長仍然保持冷靜地道：「爲甚麼要調查她？她有甚麼問題？」

「沒有甚麼問題，事情是這樣的，吳寬達與馬安娜是一雙達到談婚論嫁的男女，他們本想結婚，但後來不知爲了甚麼原因，女的不肯！」

「馬安娜不想嫁吳寬達？」

「是的，不過，吳寬達認爲她仍是愛自己，她不能嫁他，一定有原因，他想知道原因！」

「甚麼原因？」

「經過我一番調查之後，我發現馬安娜已有男友了！」

「她變心？」

「不，我後來也查到，並不是馬安娜變心，而是吳寬達自己出了問題！」

「甚麼問題？」

「因爲他自己有太多女朋友！」

「他有很多女朋友？」

「是的！」

「你怎會知道？」

「我要查他的女朋友，自然要明白他的情形，說也奇怪，他有很多女朋友，但其他的女朋友，可以容忍他，但馬安娜却不能。」

「換句話說，不是馬安娜變心，而是吳寬達本身太多心！」

「正是。」

「知道了這原因之後，吳寬達又如何？」

「他並不認爲自己錯！」

「那是誰的錯？馬安娜的錯？」

「他也不認爲是馬安娜的錯！」

「那麼是誰的錯？」

「馬安娜的新男朋友！」

「那是强詞奪理！」

「是的，我也勸過他，但他反應非常强烈。」

「怎麼强烈？」

「他曾經對我說過，他一定要殺死馬安娜的男朋友！」

「殺死是用怎樣方法殺死？」

「他說要炸死他！」

「炸死？」鄺探長與安俊按捺不住的站了起來。

霍去疾也感到十分緊張，也站了起來道：「因爲他說過這句話，而我又看過那些警訊節目，那受害人幾乎是被炸彈郵包炸死的，因此，我聯想到……」

「原來如此。」兩人坐了下來。

安俊道：「那麼，你知不知道，吳寬達究竟有沒有做過一個炸彈郵包？」

「這點我不知道，後來，聽說那個馬安娜結婚了，他也沒有再叫我追查下去。」

「有沒有追查那個男朋友，即後來馬安娜的丈夫？」

「沒有！」

鄺探長與安俊都沉默不語。

霍去疾道：「不知道我提供的資料，有沒有甚麼用處？用得着嗎？」

鄺探長道：「非常有用！」

霍去疾高興的道：「好極了！」

安俊道：「你還有其他資料？」

「看來暫時就是這些。」

「如果你一有發現，便立即通知我們！」

霍去疾道：「好極！」

兩人親自送了霍去疾離開，然後回到辦公室，兩人一坐下，不約而同道：「吳寬達……」

二人笑了起來。

鄺探長道：「吳寬達在我們面前扮得那麼自然，想不到他竟然是個兇手，是個製造炸彈的人！」

安俊也道：「看來他實在不像！」

「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想不到在這個我們並不相信有效的電視節目中，竟然可以找到線索！」

「吳寬達本來是個深藏不露的人，爲甚麼他竟然會在這位私家偵探的面前，說出這種話！」

「他怎會想到這個私家偵探竟會舉報他，而且也絕不會料到我們有機會與這個私家偵探有接觸！」

鄺探長道：「話得說回來，我們單憑這個私家偵探的一面之詞也沒有用，我們要採取行動！」

安俊道：「是的，我們下拘捕令？」

「不，我們絕不能輕舉妄動，因爲這人異常狡猾，若有差池，便給他有機會逃脫！」

「我應該怎麼辦？」

鄺探長道：「吳寬達這人極有信心，他不會離開這裏，除非他眞的知道東窗事發，因此，我們可以集中精神先調查他，才決定下一部的行動。」

安俊道：「這個責任包在我的身上！」

＊　＊　＊

重新調查吳寬達並不是件容易的工作，因爲此人行踪不定，又沒有固定職業。

安俊跟踪過他很多次，都被他略施詭計抛甩了，大有可能是他已發覺有人追踪他。

又過了幾天，安俊根本沒有機會見到他，因爲他完全沒有下樓。

安俊也算有耐性，一直在吳寬達的家門蟄伏着，他自己一個人不夠精神，又向探長要了一個伙伴。

這個伙伴是剛升上了CID的年輕幹探，工作非常熱心，這人叫阿勁。

阿勁與安俊在吳寬達的樓下，作廿四小時的監視，一直監視了三天三夜，仍不見他的踪影。

安俊已發覺不對勁。

阿勁道：「他沒有可能三天三夜不下來！」

「也許他化粧出來又回去，我們不知道。」

「他有這個本領？」

「天知道——他連郵包炸彈也懂得做，天知道他還有些甚麼特別的技能？」

安俊沉思了一會，道：「你在這裏等……」

阿勁道：「你想上去？」

安俊點點頭。

阿勁道：「不，如果你上去，我也跟你一起上去！」

「很危險！」

「你一個人去更危險！」

阿勁的話也有道理，不過，安俊仍道：「我恐怕連累你！」

「有甚麼連累？我既然入了這一行，自然是一切都有心理準備，兩個人上去，有甚麼差池，也可以有個照應！」

安俊點點了頭，他們下了車，直入大厦。

吳寬達是住在七樓，這幢舊式的大厦，一條走廊，兩面各有十個單位，因此，每一層樓，便有二十戶人家。

雖然是伙數衆多，但全是關住房門，昏暗的走廊燈光照耀下，有些陰森的感覺。

走廊是兩頭可通的，這一邊有電梯，那一邊算是一條走火通道的樓梯。

吳寬達的單位在當中。

安俊道：「我們去按鐘，看他在不在。」

阿勁道：「不，由我去按。」

安俊也沒有反對。

於是，阿勁上前，安俊站在樓梯那邊監視着。

阿勁按了很久，沒有人開門。

兩人無奈，離開了吳寬達那個單位，走出走廊。

忽然，有人叫道：「喂，你們找誰？」

兩人回過頭來，只見一個老頭，老頭手持木棒，另一手有一支長電筒。

「你們找甚麼人？」

安俊知道他是個看更，便道：「找朋友！」

「那一個單位？」

安俊道：「我就是一時忘記，層數便是這一層，但忘記了那一個單位！」

看更道：「那便難了，這裏一共有二十戶人家，你們不能逐戶拍門！」

阿勁道：「阿叔，你在這裏當看更很久了？」

「不算很久，只有幾個月，這些大厦，工作又多又危險，人工又少，那有人做得長久！」

「你熟不熟這裡住客？」

「住客流動性很大！」

安俊道：「這一層有沒有一個後生仔，斯斯文文的，一個人住的？」

看更道：「有！」

「你又說不熟？」

看更道：「因爲你說是一個人住，這些住戶，都是一家幾口，很少一個人住的，因此我記得這裏有一戶，是住在中間那個單位的！」

「他在不在？」

「我今早還見過他！」

「他出去？」

「一早便出去了，我在電梯內碰到他的，他手裏還拿着一個旅行袋！」

「他去那裏？」

「這點我却不知道，不過，我也覺得有點奇怪，他出門並不是乘電梯往下！」

「不是往下？是往上？」

「是的，後來我才想起，這幾座大厦的天台是互通的，他可以從另一座大厦出門！」

兩人望了一眼，原來他們一直監視着，都不見吳寬達的出現，原因是這幾幢大厦，另有出口。

「爲甚麼他要這樣做？」

「做甚麼？」

「要從另一座大厦出去？」

看更道：「這點我也覺得奇怪，因此我也問過他！」

兩人以爲無法知道原因，可是看更又道：「他說他有一個朋友……也許是親戚，在隔鄰那座大厦住，他去找他，一起出外！」

「這原因也算有理！」

「你們是他的朋友，你們知不知他有朋友在另外一座住嗎？」

「不知道，」安俊頓了一頓，又問道：「他大多數是甚麼時候回來？」

「不一定，我是早更的，夜更時我不在，」突然看更頓了一頓，道：「你們是甚麼人，查問我這麼多？」

安俊道：「並不是查問，只是隨便問一下！」

看更道：「我還要巡樓！」

兩人離開了大厦，回到車內。

安俊道：「遇到這個看更，也算有收穫！」

阿勁道：「甚麼收穫？」

安俊道：「這個吳寬達非常狡猾，不知道他是否發現了我們的監視，因此，他利用其他大厦離開，我們在此根本是徒勞無功！」

「那怎辦？」

「要監視他的居住單位！」

「我剛才也觀察過地形，發現吳寬達這個單位的對面，是那一排唐樓！」他指向街的另一邊。

阿勁望過去。

安俊道：「看見那間公寓嗎？」

原來唐樓那邊有一間古老式的公寓，這公寓也很奇怪，竟設在最高的一層，在六樓上。

「我們上去看看！」

兩人下了車，直趨那間唐樓，一直上六樓。

這種古老的公寓，在市區已很難見到，公寓有一扇玻璃門，門上有一幅布簾，半遮半掩。

安俊與阿勁推門而進。

一個狹窄的櫃位，坐着一個阿伯。

阿伯用奇怪的目光望着兩人。

安俊道：「我們要一個房！」

「沒問題！」阿伯仍用古怪的目光看着二人。

「我們要對着那邊大厦的一間！」

「那一間不都是一樣！」阿伯道。

「甚麼？」阿勁大聲地道。

「我的意思是你們入房之後，那一間不是一樣？」阿伯仍不知自己說錯了話。

安俊道：「你以爲我們是甚麼人？」

「甚麼人？」阿伯有點見怪不怪的表情。

安俊道：「CID！」他拿出了證件。

阿伯整個人也清醒過來，道：「我們這裏沒有甚麼的，你們儘管去查！」

阿勁道：「你不用緊張，我們只是告訴你，我們並不是你想像中那麼樣！」

「我沒有想甚麼！」阿伯道。

安俊道：「中間那間房有沒有

人？」

「沒有！」

「我們要中央的那間房！」

「沒問題！」阿伯在背後的一個掛滿鑰匙的木牌上，拿了鑰匙，遞給他們。

阿伯又道：「對不起，一場誤會，你們可以隨便，想做甚麼都可以！」阿伯立時掩住了自己的口，這一次，他知道自己說錯了話。

不過，兩人也沒再理會他。

入了那間狹窄的房間，兩人伏在窗沿，可以看到吳寬達那個單位。

不過，那個單位早已放下了窗簾，甚麼也看不到，只見是漆黑一片。

安俊道：「我們要找些工具，譬如是望遠鏡，才可以進行我們的監視工作！」

阿勁道：「沒問題，我去拿，你好好在這裏休息一下，我很快便回來！」

安俊躺在床上，本來也是十分疲倦的他，却無法入睡，一來是記掛吳寬達是否回來，另一方面，是這間小公寓的床鋪，散發着一種發霉的味道。

他睡不着，又坐了起來。

忽然，他看見吳寬達那邊的單位亮了燈。

他整個人清醒過來，只見那些窗簾是白色的輕紗，掩掩映映之中，可見吳寬達在客廳之中。

不只一人，還有一個女人。

這時，阿勁回來，帶了兩個望遠鏡，還有一些食物，十分齊備。

安俊道：「快來看！」

兩人拿着望遠鏡，可以看到吳寬達那邊，那白色輕紗的窗簾，只要有燈光，可以清楚的看在裏面。

阿勁道：「那個女人是甚麼人？」

「不知道！」

「看來是很要好的女朋友！」

吳寬達與那個年輕的女人，親密地坐在沙發之上，他們一邊喝東西，一邊看電視。

開始是說說笑笑，漸漸是擁抱在一起。

然後，吳寬達下了另一道窗簾，這道窗簾深色而厚重，連燈光也沒有透出。

阿勁道：「沒有東西看了！」

「他們做甚麼我們當然明白！」

「明白又怎樣？」

「吳寬達這個人，生性風流！」

「他有很多女朋友？」

「我也查問過其中一些人！」

阿勁問：「她們怎麼說？」

「她們一致十分擁護他，連馬安娜也對他並沒有甚麼怨言，或其他不滿之處！」

阿勁不明白的道：「爲甚麼會這樣？」

「我不明白你所指！」

阿勁道：「我想他的女朋友，她們也知道他有很多其他女朋友，她們不妒忌？」

「我也實在不明白，她們眞的不妒忌，不單不妒忌，他的女朋友都互相認識，是十分好的朋友！」

「世間上竟有這樣的事！」

「眞的，我查問馬安娜的時候，她也把吳寬達的女朋友也拉了出來，她們都說吳寬達是個好人！」

「他究竟有甚麼魅力？」

安俊搖了搖頭。

他們又繼續談了一會，對面吳寬達的單位，又透出了燈光。

「看他們又做甚麼？」阿勁道。

只見吳寬達與那個女人從房中出來，摟摟抱抱的，態度當然是十分親密。

阿勁道：「這人又不十分英俊，也不是有十分錢財，爲甚麼會迷倒這麼多女人？」

「他的女人並非貌醜的！」

「那眞奇怪！那些女人喜歡他甚麼？」

「我也想知道！」安俊道。

他們又再用望遠鏡望過去，只見兩人坐了下來聊天，雖然聽不見他們在說甚麼，不過，見他們言笑晏晏，一定是非常愉快。

忽然，那女的站了起來。

阿勁道：「看來那個女人要走了！」

「是的！」

吳寬達與那個女人，又再擁抱接吻，個中情形，令這兩個大男人，又恨且妒。

終於，那個女人離開，吳寬達關了燈，送她出去。

過了差不多半個鐘頭，吳寬達才回來，看來他並不是單單送那個女人出去，而是可能送那女人回家，最低限度，也送了那女人到街上上了車他才回來。

阿勁道：「他對女人很細心！」

「也許是那些女人喜歡他的原因。」

阿勁道：「俊哥，如果你想做大情人，你也要學學他才可以成功！」

安俊道：「我沒有這個本領！」

吳寬達回到家裏，並沒有像一般人，一坐下便開了電視機，他似乎有很多工作做。

一時見他坐在大廳的飯桌前，一時入了房間，手中拿着剪刀，還有很多紙張。

阿勁道：「他在弄些甚麼？」

安俊搖了搖頭，道：「不知道！」他頓了一頓，似是自言自語道：「沒有這可能吧！」

「甚麼？」

安俊並沒有回答。

阿勁道：「你以爲他在做炸彈？」

安俊笑了起來，但事實上他是這樣想的，因此他才會笑起來。

安俊道：「他究竟在做甚麼？」

阿勁道：「想知道，非常簡單！」

「怎麼？」安俊當然也想到。

「還猶豫甚麼？明天他不在家，我們上去看看，那不是甚麼也明白了！」

「怕不怕……」

「怕甚麼？我們是警察！」

「就是因爲我們是警察，我們不能用不合法的手法入屋調查！」

阿勁道：「明天再算！」

兩人出了房間，並向公寓那個伙記付足了款，雖然那個伙記說不用時，但安俊依然堅持的付了。

那個伙記的目光，令兩人十分不安。

當然，兩人都明白他的心裏在想些甚麼，可是，別人怎麼想，那是無法干涉的！

他們離開公寓，那伙記道：「有空再來玩！」

不知是言者無心，還是聽者有意，阿勁回過頭來，想把他大罵一頓。

安俊一手拉住了他，急急離開。

阿勁出了門，怒道：「爲甚麼拉着我，我眞想好好教訓一下這個老頭！」

「教訓甚麼？」

「難道你不知他以爲我們是同性戀？」

「我當然知道，這種事情，你不能禁止別人去想，而且你越是向他解釋，那就越糊塗！」

阿勁也道：「是的，越描會越黑！」

搜集證據　變態色魔

翌日，安俊回到警署，把監視吳寬達的情形告訴了鄺探長。

鄺探長道：「這人極其可疑，不過，他風流成性，這點我們沒法干涉，最主要的一點，是那個郵包炸彈是否他所做的，是否由他寄出。」

安俊道：「我會與阿勁繼續努力！」

「阿勁這個後生仔怎樣？」

「他很聰明，也有幹勁，而且很多主意。」

「你比較沉實穩重，你們兩人配合，希望可以儘快破案。」

就在這時，電話响了。

鄺探長拿起了電話，說了兩句，便遞給安俊，並道：「一說他，他便到了！」

阿勁接了電話，道：「阿勁？」

「是的，我在吳寬達樓下，快來！」

「做甚麼？」

「你來了再說！」

安俊想多問兩句，阿勁已把電話放下。

鄺探長道：「快去與他會合，看看有些甚麼新線索，不過，不要用太多旁門左道，而今一切講人權，不小心很容易被人控告的！」

安俊道：「是的！」

他開車到吳寬達的樓下，阿勁已在他們平日停車的地方等待着。

安俊道：「上車！」

「不，你下來！」

「下來？去那裏？」

「你下來再說！」安俊下了車。

阿勁道：「我剛才上過公寓窺看吳寬達家裡有沒有人，也打過電話上去，沒有人！」

「那又怎樣？」

「是大好時機！」

「甚麼大好時機？你想撬門入內？」

阿勁點了點頭。

「不，剛才探長才吩咐過，查案不可以用太多的旁門左道。」

「是的，他說得對，我們不可以用太多，但用一點便無妨！」

阿勁已不理會安俊，一手拉了他過馬路。

安俊甩開他的手，道：「不要拉拉扯扯，被那個伙記看見了，我們眞是百詞莫辯。」

兩人過了馬路。

入了那間大廈，他們又見到那個看更阿叔。

看更阿叔道：「你們又來了？」

兩人並沒有回答他。

看更阿叔道：「你找的那人，一早便出去了，你們不用上去了。」

阿勁道：「我們不是找他！」他隨即低聲道：「吳寬達眞的不在！」

安俊已被阿勁拉了上樓梯，一口氣上了七樓。

雖然是日間，走廊仍是昏昏暗暗的，只有那長明燈，發出黃黃慘淡的燈光。

他們來到吳寬達的門前。

安俊道：「你想怎樣？」

阿勁並沒有回答，他從口袋拿出了一包東西，好像是一小綑鐵線。

安俊知道那是百合匙。

阿勁道：「你替我把風！」

他已不理會安俊的反應，自己去試百合匙，安俊無奈，只好爲他把風。

用了幾條鑰匙鐵閘門開了。

阿勁道：「再耐心一點！」

他又再用另一條百合匙，不一會，大門也應聲開了，他推開了

門。

安俊道：「開了？」

阿勁也不說話，一手拉了安俊，兩人閃身進門，然後關上。

兩人既然明知沒有人，但也不敢張揚。

這個單位，入門處是厨房與浴室，然後便是客廳，客廳旁邊便是兩個房間。

客廳倒十分光亮。

阿勁一馬當先，走到客廳前面的窗門，把窗簾拉了下來，然後才開燈。

客廳收拾得相當整齊，如果以吳寬達一個單身男人來說，可以算是收拾得非常好。

餐桌上仍有一些剪刀膠水之類的東西。

「你看，他昨天原來在做手工！」阿勁道。

「做手工？」

「不，是一些卡，還有這些花紙！」

「他做一些禮物盒！」

「這些都是小學生的玩意，他在弄些甚麼？」

兩人走近客廳，客廳內有一個組合櫃，上面有音响，有電視機，相當齊備。

組合櫃內有很多放置飾物的地方，裏面已裝滿了大大小小不同的飾物。

中間的那一格，還有一些水晶飾物，十分名貴。

其餘的飾物，雖非件件名貴，但有相當品味，而且十分稀有。

看來這些飾物，都是經過精心挑選，而且吳寬達對這些飾物十分重視。

「禮物盒？他喜歡送禮？」安俊道。

「是的，他不單喜歡送禮，而且還會送卡，而且是自己親手做的卡。」

「啊，我明白，這是他博取女孩子歡心的方法之一，沒有用錢，多花心思，也是一個辦法！」阿勁道。

安俊再打量四週，看見近窗口處有一雀籠。

雀籠之內，有一隻小小的鳥，正在飛來撲去。

「那是甚麼鳥？」安俊問。

阿勁看了一眼，道：「是相思鳥！吳寬達也愛養小動物。」

安俊道：「快看他房間吧！」

「好極！」

他想推開其中一間，那是屋內的頭房。

可是門是上了鎖。

阿勁再往另外一間房，門也是上了鎖，他自言自語地道：「有甚麼理由，自己屋內的房間也上鎖！」

安俊道：「裏面可能有我們想知道的秘密！」

阿勁興奮地道：「如果有那便最好！」他又拿出了百合鑰匙。

這一次並沒有開大門那樣順利。

阿勁道：「可能要費一些時間，你不要看着我，看看下面，或者到門口處，替我把風……否則，吳寬達突然回來，我們便麻煩。」

安俊先到窗口處，往下面看。

下面有些行人，並不繁忙，但不能看清楚下面行人的面目，他有點不安。

安俊望着下面，催促地道：「爲甚麼你那些百合匙沒有用？」

「這些匙是開大門鎖的，這些房間鎖竟然開不了，眞難相信！」

安俊望着街。

忽然，一輛小巴在對面停了。

因爲在對面，所以較爲容易看到那人的面貌，這時，有兩個人下車。

男的有些相熟。

安俊突然道：「快走！」

「爲甚麼？」

「吳寬達回來了，昨天那個女的也在一起！」

「甚麼？」

阿勁也上窗前看一會，只見吳寬達與那個女人正在過馬路，看來是回來的樣子。

「快走！」

「我們還沒有看過裏面！」

「下次還有機會！」

兩人迅速的離開了吳寬達那個單位，爲了安全起見，他們沒有乘搭電梯。

他們一口氣跑下樓，然後出街，當他們再回頭望上去吳寬達那個單位，顯然已開了燈。

兩人相對，笑了一笑，同時道：「好險！」

安俊道：「再上公寓監視！」

阿勁並沒有反對。

兩人又再上公寓，那個伙記阿伯仍在，見了兩人，道：「這麼快又來？」

「我們來有事做！」安俊怒道。

那個伙記道：「當然有事做，我明白！」

兩人被他的話，弄得啼笑皆非。

他們不再理會伙記，直入那房中。

對面吳寬達的單位，果然是亮了燈，幸好沒有下窗簾，他們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裏面。

吳寬達一個人在客廳中，他站在窗前，面對着那雀籠，似在發呆。

「他做甚麼？」

「不知道，也許他很喜歡那小鳥。」

一會，那個女人從後面出來，原來是弄了一大盤食物出來。

「他倒懂得情趣，有時間回家吃飯！」

「這也只是他另一個殺手鐧！」

「殺手鐧？」

「情場殺手鐧！」

吳寬達果然是個情場聖手。

兩人監視了一會，再也沒有看到甚麼，只能看到他兩人卿卿我我，再看下去，似乎再沒有甚麼意思。

* * *

吳寬達送了女友出門之後，一直呆看着那小鳥，那小相思鳥一向非常好唱，但今天不唱了，牠一直是非常活潑的，但今天却顯得有點呆滯。

吳寬達早已知道，今天一定有人潛入屋內。

那小鳥已告訴了他。

因爲小鳥一直是非常馴服的，而且與吳寬達相處了這麼長的時間，似已有一些相通的能力。

牠一定不會無故的撲籠，而且撲得一籠是羽毛，牠一定是受了驚。

只有陌生人到來，牠才會受驚。

那麼，甚麼人來過？

他立即看看自己的房間，裏面的物件並沒有凌亂，也沒有失去甚麼。

他立時知道，來者一定不是普通人。

一些受過專業訓練的人，例如警探。

警探？

他坐在沙發上，沉思着，偶然發出了一個微笑，然後，他入了自己的房間之內，拿出了一部小型錄像機，似乎在想辦法把它裝在隱蔽的地方。

* * *

安俊與阿勁仍然監視着吳寬達。

這一陣子，他似乎是十分忙碌，一時是到一些大型的電業公司，一時又到一些玩具公司。

他似乎在搜購一些東西，可是那些東西却並不是那麼容易買到的。

他走遍了港九，使安俊與阿勁兩人，疲於奔命。

那天，吳寬達走進了一間玩具公司。

這玩具公司，規模相當大，最重要是零售一些模型槍械，和一些模擬野戰所用的物品。

吳寬達在這個買模擬槍的地方盤桓了一會，並且購買了幾件東西，他倆不敢靠得太近，因此無法看到他究竟買了一些甚麼。

當吳寬達捧着那些東西離開，安俊便道：「你去繼續跟踪他，我要去問一下售貨員，看他買了些甚麼。」

阿勁跟着吳寬達離開了。

安俊走近那些擺設模擬槍械的橱窗。

有一個售貨員上前，非常有禮貌的問道：「先生，你想找些甚麼？」

安俊回頭一看，只見這個售貨員剛巧是與吳寬達交易的那一個。

安俊問道：「我想請問一下，剛才那位先生，買了一些甚麼？」

「誰？」

「剛離開不久的那一位！」

「啊，他是我們的熟客，他買了……」忽然，他停了下來，道：「你是誰？」

本來他可以表露他自己的身份，可是他不想留下一些蛛絲馬跡，讓吳寬達有跡可尋。

安俊人急智生的道：「我是那位吳先生的朋友！」

他可以說出那人的姓，售貨員對他就沒有太大的戒心。

安俊又道：「我們是朋友，他最喜歡買這些東西，然後加以改裝，用來作弄別人！」

「是的，他是個天才，他懂得改裝我們的產品。」

「所以，我想知道他這次買了的東西，大概會改裝甚麼，我們好作預防。」

「他買了幾支小型氣槍！」

「氣槍也有小型的？因爲單是那罐壓縮氣也佔有一定的體積！」

「而今連壓縮氣也有小型的了！」

那售貨員帶他到另一邊，指着一罐非常小的壓縮氣，只有一筒果汁糖那麼大小。

售貨員道：「不要小看這小小壓縮氣，如果裝在這支槍上……」

他又拿出一支小型手槍。

這小型手槍，只有四隻手指那麼大，他裝上了壓縮氣之後，道：「如果在近距離發射，足以使人致命，或者不死，也要入醫院。」

「那麼厲害？」

「是的！」

「你以爲他改裝成甚麼？」

「那要問他才知道！」

「他買了多少支？」

「四支！」

「四支那麼多，用來做甚麼？」

「這要問他才知道。」售貨員笑着道。

安俊道：「這些槍用的是甚麼子彈？」

「一些塑膠子彈，」他又拿了一些出來，看來好像一些普通的塑膠粒。

安俊自言自語道：「他這四支小型手槍用來作甚麼？」

售貨員道：「那你要問他才知道！」

安俊離開了那間玩具槍械公司，撥了一個電話，傳呼阿勁。

他們很快便聯絡上。

阿勁仍然上了吳寬達家居對面那間公寓，一直在監視他，安俊只好趕去。

上了那間公寓，那個阿伯並沒有說甚麼，不過用眼尾瞥他一眼，這一眼仍然帶着蔑視與侮辱。

安俊並沒有理會他，直入房內。

阿勁一見了他，便道：「這傢伙好像很忙似的。」

「忙些甚麼？」

他走到窗前，拿起望遠鏡。

吳寬達並不在廳內，但那張餐枱上面，放滿了東西，其中有一柄是剛才買的玩具手槍。

忽然，吳寬達又從房裏走出來。

阿勁道：「你看他，忙得團團轉似的。」

只見吳寬達手上，拿着一些東西，因爲是一卷卷的，一時之間，不能看清楚。

吳寬達又進入另一房間。

阿勁道：「他一向很少入這間頭房的。」

「是的，他進去弄些甚麼？」

那頭房是向着大街的，其實他們可以直接看到，不過，那頭房一直下了重重的窗簾，不知裏面有甚麼佈置，放了些甚麼。

那實在是一個神秘的地方。

阿勁道：「可惜上次太匆忙。」

「其實我們連他睡的那間房也沒有進去！」

「有機會了！」

「甚麼機會？又再冒險入內？」

「剛才我跟他回來，他並不是直接回來，你猜他去了那裏？」

「怎知道？」

「他去了一間旅行社！」

「他去旅行？」

「是的，只是短途旅行，我入旅行社問過，他只去三天！」

「三天？」

「三天已足夠我們把他這間屋翻個天翻地覆！」

「他一個人去？去那裏？」

「兩人，也許是與他的女朋友！」

安俊道：「你查這些東西，有沒有表露身份？」

「有！」

「那有麻煩！」

「甚麼麻煩？」

「這人十分機靈醒目，如果他回到旅行社查問，我們的身份可能暴露。」

「沒有辦法，我不表示身份，他們甚麼也不肯說。」

安俊也明白，道：「甚麼時候去？」

「後天出發，十五號回來！」

「三天，我們的確有足夠的時間！」

那天，吳寬達一直十分忙碌，他並沒有再出街，也沒有女朋友再找他。

* * *

安俊與阿勁一起向鄺探長報告他們偵查所得。

鄺探長道：「你們非法入屋，知道嗎？」

兩人點頭道：「知道。」

「這是知法犯法！」

兩人無言。

鄺探長道：「你們這樣監視偵查，似乎沒有甚麼進展？對嗎？」

安俊道：「正是。」

阿勁道：「再找那個私家偵探，他可以證明他說過要炸死勞健華！」

鄺探長道：「不可以，吳寬達只是說，你們沒有足夠證據證明他會做，任何人在盛怒之下，都會亂說些話，我們可以相信他有此動機，但法官與律師是不會相信的！」

安俊道：「是的，我們一直沒有證據！」

鄺探長道：「如果拘捕他，又恐怕打草驚蛇！」

「那怎麼辦？」

連探長也沒有辦法。

阿勁道：「最近他會去一次短途旅行！」

「去那裏？」

「入內地，只去三天！」

鄺探長道：「那你們想怎樣？」

「再入屋！」

鄺探長沒有甚麼表示。

阿勁大膽的道：「他家裡有兩間房間，我想，其中一定會有一些證據，這些證據是可以使他入罪的！」

鄺探長依然沒有說些甚麼！」

安俊道：「我們會非常小心從事。」

阿勁也道：「保證不會影響警方聲譽。」

鄺探長道：「我沒有聽過甚麼！」

兩人笑着離開鄺探長的辦公室。

* * *

爲了眞正保持警方的聲譽，安俊與阿勁眞是非常小心行事。

十二日那天早上，他們一早便到了吳寬達的住所下面，早上六時，吳寬達提了一個非常簡單的旅行袋，離開了他的住所。

爲了謹愼起見，安俊與阿勁追踪他，只見他到了女朋友的住所。

他是乘的士去，的士一停下

來，那女友已出現，上了的士，向火車站而去。

安俊與阿勁仍然追踪到火車站。

只見吳寬達與女朋友眞眞正正的向旅行團領隊報到，他們才離開。

爲了安全，他們並沒有立即採取行動，一直等到晚上，才來到吳寬達的家。

開鐵閘與大門，並不困難。

入門之後，安俊道：「小心一點，千萬不要留下一些痕跡，否則他會反告我們一狀！」

阿勁點點頭道：「我懷疑他在裏面佈置了一些甚麼機關陷阱，小心爲上！」

他們閃身入了屋。

這一次，他們比較安心，因爲吳寬達沒有理由再回來，他們可以慢慢搜索。

忽然，安俊一手拉着阿勁，道：「你聽，似乎有些甚麼聲音！」

阿勁側耳傾聽，道：「是甚麼聲音？」

「好像是『嘶嘶』的聲音，非常低微的。」

阿勁又再小心聆聽，似乎並沒有所聞，道：「開工搜索吧！」

他們入了大廳。

廳內收拾整齊，餐桌上也再沒有放置甚麼。

兩道房門仍然緊閉。

忽然，「貓」的一聲，有一隻黑影自窗門那邊撲了出來，兩人非常恐懼的閃在一邊。

一隻貓！

貓似乎有些饑餓，走向厨房。

阿勁道：「上次似乎沒有貓！」

「是的，也許是新養的！」

兩人被嚇一跳，更加小心。

安俊道：「還是先開房門再說！」

阿勁抽出了百合匙。

安俊走出窗門處，開了個窗，他伸頭出外，只見兩邊都有一些花架，這些花架連接左右隔鄰。

他回過頭來，只見阿勁正試用那些百合匙在開門，開了很多次，仍不成功。

安俊道：「這些鎖太複雜？」

阿勁道：「是的，看來這些並非普通的房門鎖！」

「難道他已發現，發覺上次我們來過，才把鎖換了！」

「有這個可能，不過，他爲何換房門的鎖，却不換大門的鎖。」

「因爲他預料我們再來，讓我們進來，却不讓我們搜索！」

「會嗎？」阿勁仍是有點不相信，忽然，「格」的一聲，那房門鎖開了。

「你看，開了！」阿勁道。

就在這時，他們也聽見外面傳來一些開鎖的聲音，那是開鐵閘的聲音。

他們頓時靜了下來，小心聆聽。

起初他們以爲是對面或者是隔鄰的聲音，可是，開門了，似乎是進這間屋，是吳寬達的屋。

他倆立時緊張起來，正猶豫間，大門已開了，他們再沒有其他的選擇。

這麼細小的房間，也是躲無可躲。

阿勁道：「走！」

他推開了那房門，側身入內，

他本來示意安俊一同入內，回身却不見了安俊的影子。

而大門已打開了。

他無法，只好把房門開了，縮在黑暗的房中。

當鐵閘推開，安俊已可以肯定有人要進入這一個單位，他站在窗之處，想衝向阿勁開的房門，已是太遲，他一聳身，上了那個窗沿。

幸好剛才開了兩扇窗門，有足夠的空位讓他出了外面，他站在那些花架上，閃身靠在了左邊牆邊。

果然是有人進來。

他們都不敢張望，看不見進來的是甚麼人。

他們聽見那貓叫。

接着是一個老婦人的聲音，道：「小花，小花，很久沒東西吃了嗎？」

那貓「咪咪」的叫了幾聲。

接着，聽那人的脚步聲，似是入了厨房，拿了一些食物給貓吃。

那婦人又自言自語的道：「去三兩天，要我來餵貓又要淋花，眞麻煩！」

看來這人，大有可能是吳寬達的親戚，或者是母親，是來替他料理一下房間。

「對，還要淋花！」那婦人道。

她又入了厠所，拿了一個澆花的膠桶出來，走向窗門處，安俊聽脚步聲，知她走近窗前。

他十分緊張，突然又再往下望，心中更是驚惶不安，雖然只是七層樓，但如果跌下去，也一定沒命。

如果被這婦人發覺，也是避無可避。

他只好緊貼着牆。

那婦人把澆水的膠桶遞了出來，胡亂地向花架上幾個花盆澆了一會。

她也沒有伸頭出來，口中似是唸唸有詞，却不知她在說甚麼。

當她澆完之後，她竟然把那窗門關了，並且自言自語地道：「出門又怎不關窗？不怕有人偷進來，不怕小貓跑出去！」

她把兩隻窗都關上。

安俊心裡叫苦，幸好她只是關

窗，並沒有伸頭出來，否則早被發現了！

阿勁的遭遇比他好得多，因為那婦人只在大廳之內工作，並沒有入房間。

過了一會，看來應做的事情都做了，那婦人關了燈，不過，她發覺關了燈太黑了，又再開了。

然後，她似向貓兒道別道：「明天我會回來，不用擔心肚子餓！」

那隻貓似懂人性，向她「咪咪」的叫了幾聲。

門關了，鐵閘又關了，安俊的心才安定下來。

阿勁也聽到了聲音，開了房門出來，他不見了安俊，便叫道：「俊哥！俊哥！」

他四周看過，也不見了安俊。

忽然，窗門傳來敲窗的聲音，他才發覺，安俊在花架處。

他迅速開了窗，扶了安俊進來。

安俊跳回屋內，才眞正的舒了口氣，道：「幾乎被她發現！」

「對不起，我已叫你進來！」

「不關你的事，那時時間實在不夠！」

「幸好你早開了窗。」

「是的，那眞是夠運，如果沒有開窗，這小小的地方，眞不知躲在那裏！」

「如果被她發現，把事情弄大，或者去報警，那時眞不知怎麼辦！」

安俊笑道：「那才變成警察來捉警察，」他頓了一頓，道：「快搜查一下，不知道這個吳寬達還安排了一些甚麼，再有人來，我們不會再這麼好運的了！」

阿勁道：「好，先看這間房！」

他們推開了那房門，開了燈。

房內的擺設十分簡單，只有一張雙人床，床上有雙人被枕，收拾得非常整齊。

床邊有一個小小的床頭燈，上面有一盞非常有藝術氣質的床頭燈。

床頭櫃雖小，但有兩個櫃，全是上了鎖。

另外對開，有一個大的長身櫃。

安俊開了櫃門，裏面掛了一些西裝，和一些其他的便服，雖然是便服，也都是一些名牌貨式。

安俊道：「這個人非常重視衣着，你看，這些T恤是名牌，每件都要一千幾百！」

阿勁道：「是的，他是個非常重視外表的人！」

「難怪這麼多女人喜歡他！」

這個長身櫃內，也有一邊是櫃子，並沒有鎖，裏面只是一些內衣褲，或是襪，沒有甚麼特別的東西。

安俊道：「如果單是這些衣物，沒有理由房門是要上鎖的！」

阿勁道：「床有沒有機關？」

他們彎下腰來，看看床下面。

床下面有兩個大皮箱，並有幾對拖鞋。

這些拖鞋中，有男有女的，女的還要多！

「這是招待女朋友用的！」

安俊道：「不知大皮箱內有否秘密？」

他們一起把大皮箱拖了出來，先開了一個，裏面全是一些女裝的衣物，連內衣褲胸圍也有！

「也是為了招呼女朋友用的！」

「這人風流快活！」

阿勁多手，拿起了其中一條內褲，竟然發現上面貼有一塊小小的招紙，有招紙也不奇怪，奇怪的是，上面寫有一個「芬」字。

再看其他的，也有同樣的小招紙，上面也有不同的字，包括：「麗」、「珍」、「君」。

安俊道：「這大有可能是女人的名字，他把這些東西編上名字，以免混亂！」

「這人心思細密，連這些東西也想到！」

安俊道：「快開另一個皮箱！」

這皮箱之內，也沒有甚麼大秘密，全是一些女裝的衣物，有運動裝，也有長裙短裙。

阿勁翻了幾翻，道：「沒有甚麼可疑的！」

「推回床下面！」

兩人合力把皮箱推回去，並且把那些拖鞋好好的排列回原狀。

安俊道：「我們離開之前，要掃一掃這裏，否則這些塵會被吳寬達發覺的。」

兩人又再看了一會，房只有百多尺，還有甚麼秘密可言？

兩人看着這個床頭櫃。

兩個櫃都是上鎖的，秘密一定在裏面。

「百合匙！」安俊道。

本來，這些床頭櫃是最普通的那種，幾乎是用一般螺絲批也可以開了。

可是，阿勁開了半天，也無法打開。

安俊道：「越是難開，這表示裏面越是有秘密！」

阿勁終於用了一支相當精細的百合匙，才可以把上面那個櫃開了。

兩人小心拉開櫃門，只見裏面放滿了一疊一疊的相片，上面是幾本大本的。

打開一看，開始是一些普通的生活照片，裏面有男有女，不過，女的比較多一些。

照片的背景，有沙灘，郊野公

園，燒烤場地，全都是一些戶外活動的地方。

他們翻了一會，覺得沒有甚麼特別。

大本的相簿下面，是很多本小的。

安俊隨手取了一本。

裏面是一個女孩子的單人照片，這個女孩子有些面善，可是，一時之間，他無法認得。

再揭了幾下，阿勁道：「咦，這個我們在醫院見過的，你記得嗎？」

安俊小心看看，覺得有些熟悉，再揭多幾頁，他也叫道：「對，我們見過這人……啊，前面這幾幅，是她從前拍的，這幾張是最近拍的，所以我們看以前的，無法辨認，所謂女大十八變！」

他們再揭一下，越看越有趣！

因為那個女主角穿的衣服越來越少，一直到最後，有一張是全裸的，不單有正面，有側面，還有背面，更有從上面俯瞰拍下來的。

兩人看了，互看一眼，不發一言，又再看其他幾本小相簿。

裏面的照片也是如此的安排，先是那個女人的一般生活照片，全是獨身一人的，接着便是一些臉部特寫，身體特寫，最後是全裸的照片。

安俊道：「這些相簿，根本上是一個檔案。」

阿勁道：「是的，與一般不相同的，是這些檔案並非用文件組成，而是用相片組成。」

他們又再揭了幾本。

忽然，阿勁叫道：「你看！」

安俊接過，打開一看，赫然是馬安娜！

「馬安娜也是他的檔案之一！」

「而且是特別厚的一本！」

兩人小心翻閱，這本照片檔案開始，馬安娜乃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女孩模樣。

「他們很早便認識！」

「是的，這些相片都比較舊了，他們認識多年，而且看來非常有感情！」

後面有更多的馬安娜的獨照。

接着是一些泳照。

馬安娜當時是婷婷玉立，身段均勻，是十分有吸引力的女孩子。

他們一直揭到最後一頁，却沒有發覺馬安娜的全裸照，只有一些似是偷拍而來的，根本無法看得清楚。

安俊道：「馬安娜不肯拍全裸照！」

「奇怪，他沒有辦法令她拍？」

「為甚麼？他一向這麼本事！」

「也許馬安娜是個例外！」

「換句話說，他可能得不到馬安娜！」

「你指是她的肉體？」

「我想，兩者都得不到，心既得不到，身體也得不到，他自然是大發雷霆！」

「大發雷霆？他應該憤恨馬安娜，因為馬安娜令他覺得自己失敗！」

「是的，不過，他實際是非常喜歡馬安娜，得不到她，却又不敢怪責她，因此……」

「因此轉移了目標，誰要了馬安娜，那人便要受害，成了他頭號敵人！」

「對，因此，勞健華接了一個炸彈郵包！」

「是的，此推測正確之極！」

安俊笑道：「只是個推測而已！」

「再看！」

兩人又翻了一會，其他情形也是大同小異，再沒有其他發現。

安俊道：「我們暫時不能移動這些東西，免得他回來發覺，我們一切便徒勞無功！」

阿勁道：「隔鄰！」

「對，還有一間房間，快！」

兩人立時出來，阿勁又要費了一番勁，才開了那道房門。

門打開，出乎兩人意料，這間房並非一間睡房，而是一間——可以說是工作間。

當中有一張木枱，相當簡陋而粗糙的。

上面放了一張鍘刀，這種鍘刀是用來鍘紙，或者是鍘一些照片用的。

枱的旁邊，還有一些工具，包括有鉗、剪、錘子、螺絲批等，還有一些鐵片。

阿勁上前看，道：「你看，他用過這些鐵片，這些鐵片都是一些飲品的罐上剪下來的！」

房間的另一邊，有兩個長身櫃，一個相當美觀，另一個却是十分粗糙。

阿勁打開了那個粗糙的，裏面有其他工具，例如是電鑽、鑽頭等東西，還有一樽一樽的東西，不知是甚麼材料，另外還有一些噴漆的罐，甚麼顏色也有。

阿勁道：「他用這些工具做甚麼？」

安俊道：「不知道，也許他喜歡做手工！」

「他又沒有玩模型，要那麼多噴漆作甚麼？」

安俊拉開了另一個櫃。

裏面是一層一層的，放滿了不同的東西，有音樂盒，有小模型，有旅行時買來的紀念品，大大小小不一，但安排得非常整齊。

「為甚麼這些東西不放在外面展覽？」

「你看，下面還有一些包好了的禮物！」

一包一包的禮物，有大有小，全是用一些美麗的包裝紙包好，上面並有花球。

「這麼多禮物，他要送給誰？」

「你看，上面有一張小卡片！」

安俊拿了一張出來，打開了，裏面寫着：「送給甜心：祝你生日，青春常駐。」

安俊道：「這是送給阿芬的！」

阿勁也打開另一盒，道：「這是送給阿麗的！」他又再看了幾盒：「還有阿珍、亞翠、美香、嘉敏！」

「他有這麼多女朋友！」

「而且人人都是稱呼甜心、打令！」

「這人眞多情！」

「最難得的是，那些女人對他容忍！」

「女人是最妒忌的，他有甚麼辦法令她們不妒忌？」

「你恨不得這麼多了，他是個大情人！」

「是的，的確是個大情人！」

安俊又再看外面，突然發現有一個放在這櫃內的小夾萬，道：「這裏有個夾萬！」

「上了鎖？」

「當然是上了鎖，否則也不是夾萬！」

安俊奇怪道：「這裏又會存放一些甚麼？」

阿勁道：「開了便知道！」

要開這個小夾萬，阿勁費了很大的勁，仍然無法打開，看着這個夾萬，兩人感到有點心癢難熬。

安俊問道：「怎麼？」

「沒用，這些百合匙完全沒有用！」

「鑿開它！」

「要鑿也不容易，而且我們不能這樣打草驚蛇，如果鑿開了它，發現有些重要的證物還好，如果甚麼也沒有，我們實在難以自圓其說！」

阿勁又再費了一番工夫，依然不得要領。

安俊道：「你有辦法再找百合匙？」

「有！」

「那好極，我們還有足夠的時間！」

「明天再來！」

「是的，今天的收穫其實也不錯了！」

兩人決定暫時收工，待阿勁找到另外一些百合匙，才再來。

他們小心的在屋看了一遍，沒有遺留甚麼，也沒有弄亂了其中任何的東西，才打算走。

安俊看着手錶，道：「快天亮了，我們也來了差不多十個鐘頭！」

阿勁道：「吳寬達要後天才回來，我們還有時間！」

安俊道：「我不是說時間問題，我有一個奇怪的感覺，我們這次闖入來，好像有人監視我們！」

「有人監視我們？」阿勁看了四周一眼，道：「你不是自己嚇自己吧？」

「不是，那只是一種感覺！」

「你看這貓兒一直匐伏，好像視我們爲敵人！」

那貓兒突然發出了「咪嗚」的一聲，似乎在譴責兩人入侵牠主人的地方。

忽然，兩人都靜了下來。

因爲是接近黎明時分，四周都顯得異常寂靜，他們傾聽着。

突然，兩人異口同聲的道：「你聽見……」

阿勁道：「你先說！」

安俊道：「一些『嘶嘶』的聲音！」

「是的，我也聽到！」

「我們兩人都聽到，那沒有假，是甚麼聲音？其實我一入門，已經聽到！」

「是甚麼聲音？」

「有點熟悉，卻又不知在甚麼地方聽過？」

他們又再側耳聆聽，而且努力的思索着，那究竟是甚麼聲音？

他們慢慢的循着聲音而去，那聲音實在非常細小，因此，無法跟隨，那聲音又似若隱若現，又無法眞眞正正的把握着。

阿勁道：「那是一種機械聲！」

「機械聲？是甚麼機械可以發出這麼微小的聲音？」

「如果是機械——那麼，一定要在操作着，才會發出聲音的！」

「這地方只有五百尺，還有甚麼機械？」

阿勁道：「當然是不會在我們眼前！」

「收藏起來的！」

兩人立時在這個大廳之內搜索，包括所有隱蔽的角落，櫃的角落，櫃的後面，所有梳化底，梳化的後面，甚至懸在天花板的吊燈。

沒有，根本沒有甚麼東西被收藏着。

安俊道：「沒有理由的！」

由於兩人都認定有東西隱蔽地收藏着，而且兩人都相信那是一些機械操作的聲音，因此，當他們再靜下來的時候，那種聲音似乎更加清晰。

安俊抬頭，望着那短短的走廊。

這種舊式設計的屋子，一入門的地方，便是廚房，浴室，因此形成了一條短短的走廊。

這條短短的走廊，有些人會做

成一個小小的閣樓，用來放雜物，或者是放冬天才用的棉被，可是，吳寬達這間屋子，有這條短短的走廊，上面却沒有雜物櫃。

沒有也不奇怪，而最惹人懷疑的，是天花板上全是密封的。

他們入來的時候，並沒有發覺，那是因爲密封的地方，髹上跟其他牆壁一樣的顏色，而且有一盞小小的射燈，並沒有給人一種改裝過的感覺。

可是，如今看來，這走廊上面的密封地方，確是一個大秘密。

兩人走近，阿勁伸手去敲一敲。

「閣閣！」是木板的聲音。

就在這時，安俊發現那個射燈的位置旁，似有一些光在閃動。

還有，那「嘶嘶」的聲音更爲清晰。

「你看！」安俊道。

阿勁也抬頭一看，道：「是一個鏡頭！」

他把蓋着射燈那個玻璃罩拿開，那種「嘶嘶」的聲音更爲响亮。

「是一個錄影機！」

「小心，看看有甚麼地方可以把錄影機放入內！」

兩人在那假天花板上搜索了一會，又敲打了一會，終於找到了一處「門」。

那「門」的設計實在十分巧妙，平時抬頭之時，根本完全看不見有甚麼痕跡，但在他們搜索之下，那門竟然自動彈出。

他們已可以看到，裏面藏有一部最小型的錄像機，而且正在自動操作着，那「嘶嘶」的聲音，正是由這部錄像機發出來的。

阿勁非常小心的取下這部錄像機，他按停了一個掣，那「嘶嘶」的聲音立即停止。

安俊道：「這個人心思細密，竟然把我們進來的一舉一動也錄影下來。」

阿勁道：「那麼，他早對我們警方有所懷疑！」

「是的，他似乎是想找尋一些把柄，想反噬我們一口，他是多麼狠毒！」

「這人實在不可小覷。」

「那怎麼辦？」

阿勁道：「既然給我們發現了，他也是計不得逞。」他把那卷錄影帶拆了下來。

安俊道：「這種錄影帶很普通，我們可以找一餅新的放進去！」

「是的，這種特長帶，可以錄影廿四小時，虧他想得到！」

「這錄影機如何操作？」

阿勁道：「當門一開，這裏有一個掣，已自動把電源駁上，錄像機便開始操作，這個設計也是費了一番心思的，相當巧妙！」

安俊道：「怪不得我一進來，便好像聽到了一些奇特的聲音，還有，我也說過，我們好像一直被眼睛監視着，那不是眼睛，而是這錄影機的鏡頭。」

阿勁道：「橫豎我們會再來，換過一餅帶入錄影機內，便好像甚麼事也沒有發生過。」

* * *

翌日，阿勁往找那開小夾萬的百合匙，而安俊却向鄺探長報告他們的一切。

他首先把那餅錄影帶放給鄺探長看。

鄺探長奇怪道：「你怎會把自己的行動錄影？」

安俊道：「當然不是我們自己錄影。」

「那麼，這是……」

「是吳寬達佈下的天羅地網！」

安俊把事情說了一遍，鄺探長聽起來，也覺一額汗！

鄺探長道：「如果你們沒有發現這錄影機，那麼，不單你們兩個一身蟻(有麻煩)，我們警方也不知如何是好！」

「他會憑這錄影帶控告我們？」

「當然會，雖然從來沒有這樣訴訟出現過，但而今人權法那麼盛行，我們恐怕一定被打敗！」

「幸好天有眼！」

「你們以後的行動也實在要非常小心，不是常常有這麼好運的！」

安俊點點頭，道：「如果我們不是冒險入內，相信再偵查十年八載，也沒有這樣收穫！」

安俊把入了吳寬達家中所發現的一切，非常詳盡的向鄺探長描述。

鄺探長不單小心聆聽，還用筆記記下了所有的要點，他想了一下，才道：「這人擁有一些女朋友照片的檔案，也有很多女朋友送來的禮物，也有不少他預備送給他的女朋友的別緻禮物，一切的一切，都沒法入罪！」

「是的。」安俊也不得不承認。

「最重要的是找到他製造那炸彈郵包的罪證！」

「他已寄出了炸彈郵包，還會有甚麼罪證？」

「有，製造一個炸彈郵包，也非易事，他一定會留下一些——譬如是炸葯，訊管這些東西，或者是一些盛器，一些金屬——只有找到這些東西，我們才有足夠的證物來起訴他！」

安俊道：「我們還有一個小夾萬未開，如果開了，我相信證物一定在其中」

「我也希望是！」

安俊離開鄺探長辦公室之前，

鄺探長還不斷的叮囑他要萬二分小心！

安俊找到了阿勁，兩人又決定在那天晚上再入吳寬達的家中。

不過，他們有了經驗，一直在吳寬達家居樓下等候，直到那個老婦人進去之後離開，他們才動身入內。

那個老婦人是吳寬達的母親，為了餵貓，並且澆花，幸好那天晚上，她很早來，也很快便離去。

兩人又入了吳寬達家中。

他們首先入了那餅錄影帶入內，並且停止了那錄影機的操作。

阿勁帶了一抽百合匙。

終於，在半小時之後，他們打開了那個小夾萬。

小夾萬內有很多一包一包的粉末。

阿勁道：「這一定是製造炸葯的化學品，我們每一包拿一些回去化驗。」

因為粉末極多，他們也費了一番工夫。

另外，還有一些電線，水銀電池，更有一些鐵皮，這些鐵皮本是一些可樂的鋁罐，被壓平了，剪了下來。

安俊道：「看來這全是製造炸彈郵包的東西，我們拿一塊鐵皮回去！」

阿勁道：「不能，這麼做一定會被他發現！」

一時之間，安俊也不知如何是好，他想了一下，道：「冒險一下也要，如果證實這的確是與那個炸彈郵包有關，我們立即申請搜查令，可以立刻拘捕他！」

阿勁道：「說來容易，不過，我也贊成冒險一次！」

這個小夾萬，全是這些工具用具。

忽然，安俊道：「這夾萬也不小，為甚麼這麼淺的？」兩人再看一番。

阿勁道：「下面還有一個暗格！」

他們把那些工具用具倒了出來，挑起了一塊鐵板，下面藏有兩本好像相簿的東西。

當他們把這兩大本好像相簿的東西抽了出來，卻發現並不是相簿。

安俊道：「這種是專門用來收集錢幣用的。」

「他也收藏錢幣？」

他把這本錢幣簿打開，兩人同時「呸」的叫了一聲，因為在那個透明的塑膠袋中，竟然是一個避孕套！

是的，是一個避孕套！

「怎麼，這種東西也值得收藏？」

「看來還是用過的！」

兩人笑了起來，並且感到非常厭惡。

「慢着，裏面還有其他東西！」

安俊小心把夾着的東西抽了出來，又是一個透明的夾子，他又再「呸」的叫了一聲。

阿勁問道：「是甚麼？」

因為一眼望去，根本看不到夾着一些甚麼！

「是幾根毛！」

「毛？」

「是人體的毛髮。」

如果不是小心的看，眞不知那是小心收藏的毛髮，因為驟眼看去，還以為是無意中夾了一些毛髮。

「下面還有字的！」

原來這些毛髮黏在白紙之上，而紙上有蠅頭小字，這一張上面寫着：

「劉小芬，廿歲，非處女，一九八九年三月卅一日，體毛稀疏……」

「天！這變態的人！」安俊道。

「甚麼，他怎樣變態？」

「我看，他與一個女人發生了關係之後，便會收集那個女人的體毛，加以收藏，並寫上文字，作為另一種檔案，而這個避孕套，也是他用過的！」

「開這些檔案有甚麼用？」

「天知道！」

「是的，吳寬達根本是個變態的人！」

「快去看看多少個這種檔案？」

安俊數了一下，足有二十多個。

「上面有甚麼名字？」

安俊小心再看一下，發覺那些名字與他們之前發現的照片檔案，一模一樣。

阿勁道：「他與這麼多女人發生過關係，這人眞是一個大色魔！」

「說他是色魔，也並不妥貼，因為看來這一切，都是雙方甘心情願的！」

「他為甚麼有這麼大的魅力？」

「天知道！」

「對了，似乎還欠一個名字！」

「誰？」

「馬安娜！」

「是的，馬安娜有一個相片檔案，卻沒有這一個用體毛做成的檔案！」

「那麼，他應該沒有跟馬安娜……」

「為甚麼？」

「也許這個關鍵問題，便是這宗炸彈郵包的最關鍵的地方！」

兩人又再討論一番。

安俊道：「我們再討論下去也沒有用，快些收拾東西回去，讓探長作主！」

＊　＊　＊

這一次收穫可算是空前的。

安俊先把那些粉末、鐵皮等東西交與化驗所，然後又把他們的發現，向鄺探長報告。

鄺探長聽罷，知道吳寬達是這件炸彈郵包的主謀兇手的猜測，雖不中亦不遠矣！

「報告來了嗎？」

安俊道：「還沒有！」

鄺探長道：「如果化驗報告一來，證實那些都是製造炸彈郵包的物資，那麼，我們應該立刻拘捕他！」

「是的，一切都不容他狡辯了！」

鄺探長想了一會，道：「不，並不是這麼簡單，我們憑甚麼理由拘捕？」

「憑這些炸葯粉末，那些檔案！」

鄺探長道：「不能！」

「為甚麼？」

「因為那些證據是你們潛入人家中找到的，我們犯法在先，怎樣控告他？」

安俊啞口無言。

鄺探長在他們辦公室內，踱來踱去，有時搔頭抓耳，但始終都想不出辦法來。

安俊道：「我們立即申請搜查令，當他一來，我們便入屋搜查！」

「用甚麼理由向法庭申請？」

「我們知道一入內，便可以抓到吳寬達的罪證。」

「最重要是用甚麼理由來申請，我們當然不能說，我們已入過他的家。」

「我們可以說是懷疑他。」

「懷疑也要有些根據，你說，你有甚麼根據，說吳寬達會製造炸彈！」

安俊想了一會，也無法想得到。

物證？如果不入屋內，根本無法抓到。

人證？所有認識他的人，甚至被害人勞健華的太太馬安娜，也只說吳寬達是個好人，而且，勞健華根本上也全沒有接觸過吳寬達，完全不認識吳寬達，叫他指證吳寬達，也沒有可能。

當他們仍在談論用甚麼辦法向法庭申請搜查令時，阿勁已從化驗科帶了報告。

阿勁高興地道：「我們的猜測完全正確，那些粉末全是一些炸葯的重要成份，而那些從汽水罐剪下來的鐵皮，也與上次的炸彈餘屑相同！」

鄺探長與安俊都沒有作聲。

阿勁道：「你們為甚麼不為這件報告高興，我們可以去拉人了！」

「拉人？憑甚麼？」

「憑這份報告，這些東西是從吳寬達的家中搜出來，那是他的罪證！」

安俊道：「我們怎樣才搜到這次罪證？」

「潛入他屋內！」

「問題便在這裏，而今人權法這麼盛行，我們偷潛入人家中，揭人私隱，那已是犯了法！」

「揭人私隱？那個罪犯的私隱，算是甚麼私隱，那是他的犯罪罪證！」

「我們都知道，但法官不相信你，那些人權至上的份子，會大聲疾呼的庇護他！」

「那天公還有公理？」阿勁道。

鄺探長突然拿起了電話，可是撥了幾次還沒有接通。

安俊道：「探長，你有辦法，是想找誰？」

「霍去疾！」

「那個私家偵探？」

「是的，你記得他曾說過甚麼？」

兩人搔着頭。

鄺探長道：「我記得他曾對我們說過，吳寬達曾在他跟前說過，要炸死娶馬安娜的人！」

「那又如何？」

「我們只要找到霍去疾，要他證明吳寬達曾經這麼說過，我們憑這句話，說吳寬達有炸人的動機，用這個理由申請入屋令！」

阿勁道：「可以嗎？」

「可以試一下，但並不一定能保證成功！」

安俊道：「既然可以，我們還等甚麼？」

兩人立時離開了警署，往霍去疾的私家偵探社。

霍去疾並不在私家偵探社內，連他的女秘書也不在，因此鄺探長無法接通電話。

他們只好在門外等，因為就算霍去疾去了查案，他的女秘書也要回來上班。

他們等了一個多鐘，那個女秘書才回來。

安俊上前，嚇了女秘書一跳，道：「我想找霍社長，他去了那裏？」

那女秘書道：「我也正在找他！」

「他去了那裏？」阿勁問。

「我也想知道。」

兩人向女秘書表示身份。

女秘書道：「他前天說去查案，但一直沒有回來，我傳呼他，他也沒有回覆！」

「他一向都是這樣沒有留下甚麼指示給你，便出去工作的嗎？」

「不，這不像他的作風，他很

多時候，爲了工作，日夜監視目標，有可能一兩天不回來，不過，他一定會打電話回來，但今次却沒有。」

阿勁道：「會不會出埠了？」

「那說不定，不過，最多是去了澳門！」

「回大陸呢？」

「沒有可能，他的回鄉證仍在寫字樓內！」

「去了外國？」

「更沒有這個可能，因爲他的護照在我這裏！」

「他的護照怎麼會在你處？」安俊問。

「霍社長剛巧想在暑假往歐洲旅行，他是持身份證明書的，因此要去做很多身份簽證，他叫我去做！」

阿勁道：「他手上有甚麼大案？」

「也沒有甚麼。」女秘書道。

「他會不會在家？」

「我打過電話去，沒有在家！」

「那麼，他是無端失踪了！」

女秘書道：「已經有三天！」

「你爲甚麼不報警？」阿勁問。

「報警？」女秘書笑了起來，道：「如果我向你們報警，一個私家偵探沒有回寫字樓三天，你們會接受嗎？」

女秘書說的話有其道理，因爲霍去疾是一位私家偵探，他的工作性質特殊，失踪兩三天，應該不是甚麼問題。

「你們找他做甚麼？」女秘書問。

兩人當然沒有說出他們的主要目的，只是胡亂說了一個理由。

安俊又問道：「他失踪之前，有沒有人找過他？」

「找他的人可多了！」

「有沒有姓吳的！」

「姓吳？吳寬達？」女秘書問。

兩人一聽到這個名字，本來已是十分失望的情緒中，又回復高漲。

「他來過？」

「是的，他送了這一塊牌匾來！」

「甚麼牌匾？」

「你們看——」原來那塊牌匾還沒有掛在牆壁之上，只放在寫字樓一角。

牌匾上面寫着：「料事如神」。

對於一個私家偵探來說，這當然是一句非常好的話，增强了社長的個人形象。

「你以前見過吳寬達嗎？」

「好像見過，但沒有甚麼談話。」

「那你怎麼知道這是吳寬達送的？」

「我不敢肯定，不過，牌匾下款寫着吳寬達敬送，你們看不到嗎？」

果然，下面有吳寬達的名字。

阿勁暗中看了安俊一眼，示意他離開。

兩人出了霍去疾私家偵探社。

阿勁道：「霍去疾可能有麻煩！」

「我也有這個想法！」

「如果吳寬達知道了霍去疾與我們警方聯絡過，便不會放過霍去疾。」

「如果你是吳寬達，你會怎樣做？」

「我？我不知道，但根據我們近日所查的資料，他並不是一個豁達的人！」

「你的意思是……」

「這人非常小心眼，除了對女性。」

「我們假定他的確發現了霍去疾與警方有聯絡，他會怎樣？」

「打他一頓！」

「殺他滅口！」

「不會這麼嚴重吧，因爲霍去疾根本沒有甚麼證據證明他犯了甚麼罪！」

「那麼打他一頓是一個可靠的猜測。」

「霍去疾失踪兩天，而吳寬達與女朋友去了大陸也是兩天多。」

「你的意思是他有不在場的證據。」

「正是。」

「他何必自己動手？他可以用錢，請一個亡命之徒，把他教訓一頓！而他又有不在場證據。」

「如果霍去疾的確被人打了一頓，他而今會在那裏？他沒有回家！」

「在醫院。」

「對！」安俊立刻撥了一個電話回警署，把他們猜想的事情告訴鄺探長。

鄺探長答應立刻向各大政府醫院查問。

他的工作效率也高，半個小時之後，他們接到鄺探長的電話，據說有一個病人，三天前在一條後巷，被途人發現，召救傷車送了入醫院。

安俊與阿勁立刻趕到那間醫院，他們向護士長描述霍去疾的情形。

護士長想了一會，才道：「好像有一個病人，不過，我不敢肯定。」

「他受傷很重？」

「送來是昏迷了。」

「怎麼會昏迷的？」

「大概是被人重重的打了一頓，他全身都受傷，幸好頭部只受了一下大震盪。」

「他現在呢？」

「我不知道，你們自己去看看。」

護士長吩咐一個普通護士，帶了他們入一間病房，病房內只有一人。

那人全身都幾乎被綳帶纏着，看來眞有點像木乃伊，他一動也不動的躺在床上。

安俊問：「他醒了嗎？」

「醒是醒過了，不過，他不肯說話。」

「爲甚麼？」

「不知道，也許他腦部受過震盪，影响了說話功能也說不定。」

「甚麼時候可以恢復？」

「天知道！」她頓了一頓，道：「你們是警探，那麼你們自己看吧，我還有很多工作！」

「請隨便。」

兩人看着躺在床上的人，根本沒有辦法肯定那是否霍去疾？

「霍去疾！」安俊叫道。

那人並沒有反應。

「霍社長！」

那人自然沒有反應。

「拉開他臉上的綳帶看看。」

阿勁嘗試拉開臉上的綳布，但不成功。

「他臉部也有受傷，看不到他的面目。」

「他可能成了植物人。」

「不會，護士說他醒過。」

「醒過也未必一定淸醒的。」

「那麼，這人就算是霍去疾也沒有用。」

兩人都嘆了一口氣。

安俊道：「既是如此，我們還是走吧！」

兩人轉身走向門口。

「安俊？」

安俊立時回過頭來。

「你認得我？」

那躺在床上的人道：「你是安俊？」

「是的，那麼你是霍去疾！」

「是。」

兩人立時回到霍去疾的床邊。

「你沒有昏迷？」

「有，昏迷過一日一夜，幸好沒有變成植物人！」

「爲甚麼你不說話？」

「因爲我害怕有人知道我沒有死，再來打我一次！」

「你給誰打？」

「不知道！」

「你猜。」

他想了一會，道：「我躺在這裏想了一整天，也無法想到！」

安俊道：「你以前查案，得罪人多，被人打一頓，好好的整治一下，也並不是甚麼奇事。」

這話令霍去疾非常不安。

安俊道：「你不用擔心，我們警方會保護你。」

「警方保護我，你千萬不要這樣說，否則就算出去，我以後怎樣在江湖立足——一個私家偵探竟然要警方保護。」

安俊聽了，對阿勁道：「我們走吧！」

阿勁不知安俊葫蘆裏賣甚麼藥，不過，他非常機靈，立時非常合拍道：「好，立即走！」

安俊道：「然後我們在江湖散播謠言，說大名鼎鼎的私家偵探躲在深切治療室！」

「好極，很容易一傳十，十傳百！」

兩人一邊說一邊作離開之狀。

霍去疾聽了，立刻坐了起來，他暫時忘記身上的疼痛，叫道：「不，千萬不要這樣做！」

兩人轉身回來。

安俊道：「那你立即應承我們一件事！」

「甚麼事？」

「做我們的證人！」

「證人？甚麼證人？」

「你他日要上庭指證那個吳寬達，他曾經在你跟前，大大聲聲的說過，要炸死勞健華！」

「你們仍在查那宗炸彈郵包案？」

「是的，有沒有意見？」

「其實我早已盡了市民的義務——我向你們提供過吳寬達上我的事務所，並且要求我調查勞健華，不，應該說主要是查馬安娜！」

「對，當時你只是提供資料，但而今我要你上庭作證，並且簽一份口供！」

「甚麼？這麼大件事？」

安俊道：「其實，我們叫你這樣做，也是爲了你本身好！」

「爲甚麼？」

「我懷疑你這次無端端被毆打一頓，吳寬達的可疑程度很大！」

「他派人打我？」

「有甚麼出奇？」

天網恢恢　毒誓應驗

安俊把他們最近的調查，詳細的告訴霍去疾，當然是强調吳寬達利用不在場的證據而派人打他那一點，霍去疾聽了，爲己爲人，他無法推搪。

於是，霍去疾只好應承，阿勁立即爲他錄一份口供，並且要他一定出庭作證。

兩人把那份口供帶回警局，交給了鄺探長，鄺探長看了，道：「我立即去申請搜查令，如果法官批准的話，你們第一時間入屋！」

安俊道：「好極，不過，這事越快越好，否則，一洩露半點風聲，讓吳寬達知道了，他立即毀滅

了證據，那麼，我們所作的一切，都徒勞無功！」

他們屈指計算，吳寬達與他的女友去大陸作短期旅行，應該今日回來。

最理想是當他一踏入家門，便拘捕他。

可是，申請搜令需時間，過了大半天，依然沒有消息，安俊與阿勁兩人，當然不可能把一切事情都停了下來。

他們仍然在公寓那邊監視着吳寬達的寓所。

直到深夜，吳寬達已回到家裏。

兩人用望遠鏡監視着吳寬達回到家後的一舉一動，他一入家門，放下了簡單的手提行李，見他走到那短短走廊上的天花板處，正在拆下一些東西。

阿勁道：「他先看那偷拍的錄影帶。」

安俊道：「他可能很失望！」

吳寬達拆了那錄影機，然後到了飯廳，開動了那錄影機。

吳寬達看了一會，似乎十分失望。

安俊道：「這人深謀遠慮，我們兩人差一點跌下了他的陷阱之內。」

吳寬達看見錄影帶並沒有拍下甚麼，表情的確十分失望，他心目中預料，一定有警探偷入他屋內，只要拍下這一餅錄影帶，那些警察不單沒有機會再來麻煩他，而且還要向他懇求。

而且，他心中已決定，有了這餅錄影帶，他會狠狠的告發警方，讓他們的「惡行」公諸於世。

可是，甚麼也沒有錄下，他再小心看清楚，錄影帶根本上沒有動過。

忽然，他再小心審視錄影帶，這種錄影帶並非一般大型錄影機的磁帶，這一種錄影帶，比正常的多一半，而且價錢十分昂貴。

他忽然發現，這是一餅全新的錄影帶，並不是他自己的那一餅。

他那一餅已用過多次，就算沒有錄下新的東西，應該還有以前拍錄過的東西。

爲甚麼錄影帶全空白？而且那麼新？

他開始有點懷疑。

再看錄影機上那一個「數碼轉動器」——他離開的時候，他清楚的記得，數碼轉動器應該是「零」，但而今却是九百五十五。

換句話說，這錄影機是轉動過的，但並沒有錄下甚麼——這是沒有可能的。

而且這餅錄影帶是全新的。

吳寬達立時知道，有人把這錄影帶偷龍轉鳳，也即是說，有人來過，並且動了手脚。

上一次，他發現那小鳥無端羽毛脫落，已知道有人入屋，因爲那小鳥受驚，才會胡亂撲動，以致羽毛脫落，他才佈下這陷阱，讓再來的人入彀！

可是，强中竟有强中手。

這些人入了屋，不單沒有留下痕跡，反而連錄影帶也拆去了。

他有點害怕，他站了起來。

安俊與阿勁一直用望遠鏡看着吳寬達的一舉一動。

安俊道：「他似乎發現了甚麼！」

阿勁道：「他沒有那麼『醒目』吧？」

吳寬達站了起來，似乎在自言自語，轉瞬之間，他衝入了自己的睡房。

安俊道：「麻煩，他發現有人入過屋，但沒有留下痕跡，他一定是入內毀去證物！」

「那麼我們豈不是……」

這時，電話响了，安俊接了，是鄺探長的聲音，道：「搜查令已出，你們回來取吧！」

安俊道：「不，鄺探長，請立即率領一隊人來，我們要立刻入屋搜查，我懷疑吳寬達想毀滅證物！」

「毀滅證物？」

「快，快來！」

他放下了電話。

「有搜查令了，他現在怎麼了？」

阿勁道：「他入了自己睡房一會，又再出來，然後入了那個頭房。」

「入了頭房？裏面收藏的證物更加重要，尤其是那些製造炸彈的葯物鐵皮及工具，如果毀滅了，這件案很難查個水落石出。」

「他們甚麼時候來？」

「鄺探長答應親自率領一隊人來！」

「我們也過去準備行動！」

兩人離開了公寓，往吳寬達所住的那幢大厦處等候着，不一會，鄺探長到了，並帶了十多人。

安俊道：「隨我上去！」

來到吳寬達的居所，阿勁上前拍門，拍了很久，沒有人應門。

阿勁大聲叫道：「屋內的人聽着，我們是警察，如果再不開門，我們將破門入屋！」

阿勁又道：「三聲之後，我們便採取行動，」他頓了一頓，看着兩個警察，已準備了手槍。

「一——二——」

門忽然開了。

吳寬達穿了睡衣，一臉惺忪的在站鐵閘後面，道：「你們做甚麼？」

安俊上前道：「我們是警察，現在懷疑你與一宗謀殺案有關，請你開門！」

「謀殺案？」吳寬達笑了起來。

安俊道：「是的，從現在開始，你所說的話，我們可以作呈堂證供。」

「你們要入屋？」

「當然！」

「有搜查令嗎？」

鄺探長上前，拿出了搜查令，道：「請你合作！」

吳寬達看了搜查令，仍好整以暇地道：「你們爲甚這麼大陣仗來騷擾我，我會反告你們！」

「開門！」

吳寬達似是無奈的開了鐵閘，衆人一擁而進。

鄺探長吩咐安俊及阿勁兩人，領導衆人搜查。

吳寬達道：「你們小心，不要弄壞我的東西，否則你們賠償不起。」

他冷眼旁觀，看到安俊與阿勁兩人，對屋內一切環境十分熟悉，他自然明白，這兩個警探一定來過。

他感到一陣憤怒，想衝上前去。

鄺探長早已預防他有反抗行動，早已派了兩個警探在他身旁，只要他一動，兩人便上前把他按着。

吳寬達本是十分憤怒。

鄺探長道：「你可以找你的律師！」

吳寬達突然又轉變了態度，變得異常鎮靜的道：「找律師？我犯了甚麼法？」

「這是你的權利！」鄺探長道。

這時，安俊已從頭房中搜出那些相簿。

吳寬達叫道：「這些都是我日常生活的照片，你們拿來作甚麼？」

安俊道：「證物，重要的證物！」

阿勁從頭房走出來，向吳寬達道：「我希望你合作，把大櫃的鑰匙拿出來。」

「這是我私人的東西，我有我自己的私隱權！」

「甚麼私隱，我們有足夠的證據，懷疑你製造了一個郵包炸彈，用來炸傷勞健華！」

「郵包炸彈？」吳寬達的表情實在逼真，「我怎能製造甚麼炸彈？」

鄺探長道：「如果你沒有製造過，爲了表示你的清白，你應該拿鑰匙出來。」

「好，我怕你們甚麼！」

他居然大膽拿出了鑰匙。

阿勁道：「你可以自己來開！」

吳寬達抖開了兩個警察，與鄺探長及阿勁入了頭房，打開了那個大櫃。

阿勁當然知道要拿些甚麼證物，那些工具，汽水罐鐵皮，當然不可缺少。

「開這小夾萬！」阿勁道。

吳寬達臉有些色變，道：「你知道我有個小夾萬在這裏？你來過？」

阿勁當然沒有答他，只道：「開！」

吳寬達無奈，又再開了小夾萬。

小夾萬裏面，有很多化學葯物，阿勁小心的把葯物拿了出來。

「搜夠了沒有？這些東西，我是用來研究的！一切都可以從化工原料廠中買到，一切都是合法的！」

阿勁道：「化驗之後，合不合法，自然明白！」

當他把夾萬內的東西拿走，吳寬達道：「拿夠了沒有？甚麼東西也給你們拿走了！」

這時，夾萬已空了。

吳寬達便要把小夾萬關上。

阿勁道：「慢着，還有一個暗格。」

吳寬達聽了，臉色陡變，咆哮道：「甚麼暗格？」

「這個……」阿勁挑起那塊蓋着暗格的小鐵片，道：「這裏還有一個暗格！」

鄺探長道：「你自己開吧！」

吳寬達道：「不，這裏是我私人的東西，與任何案件也沒有關連。」

「既然沒有關連，你不用怕拿出來看！」

吳寬達並沒有行動。

阿勁也不再理會他，挑起那塊小鐵片，看到裏面那幾本錢幣的收藏簿。

他拿了一本出來，打開一看，道：「探長，你看！」

鄺探長看到錢幣簿內，那個塑膠透明的袋子夾有一個避孕套。

鄺探長皺眉道：「我還以爲你收藏了甚麼錢幣。」

吳寬達想搶那本簿，但阿勁早有防範，道：「這裡所有證物，我們都會呈堂作供！」

吳寬達怒道：「這是我私人的事情，法律有否規定，我不可以收藏用過的避孕套？」

鄺探長道：「你有這個權利，但而今一切我們懷疑與謀殺案有關，都要帶回警局之內！」

吳寬達撲了過來，鄺探長一手按住他，並且叫人進來，把他上了手扣。

「你鎖我？你們憑甚麼拉我？」

「我們懷疑你與一宗郵包謀殺案有關！」

沒有人再理會吳寬達的咆哮，

最後，安俊把一個黑布袋套在吳寬達頭上，押了他出去。

* * *

翌日，吳寬達被捕的消息，成為了本市各大報章的頭條新聞。

勞健華在深切治療室醫治被炸的臉和被炸傷的皮膚，已是大有起色，部份的紗布已拆，並且可以半臥躺在床上，他有時看看電視，有時也看看報紙。

那天，他一早起來，已從電視新聞中知道吳寬達因為這件郵包炸彈案而被捕。

起初，他還以爲這件事與自己毫無關連，因爲他根本不知道吳寬達是誰。

馬安娜來探病的時候，他的神色有點凝重。

勞健華拿起了她帶來的報紙，問道：「這件炸彈案與我這件事，有沒有甚麼關連？」

馬安娜道：「正是這一件案子。」

「我？這人是誰？他爲何要炸死我？」

「他名叫吳寬達，警方相信他是兇手！」

「他？」他望着報紙上的照片，吳寬達被黑布蒙頭，根本看不見他的廬山眞面目。

「我完全不認識他，爲甚麼他要炸我？」勞健華有點激動。

馬安娜沒有回答。

勞健華道：「報紙說你……可能是你，因爲報紙上並沒有寫出你的名字，你認識他嗎？」

馬安娜點了點頭，並且道：「他以前是我的男朋友，是三年前的事！」

「爲甚麼你沒有告訴我？」

「我們戀愛的時候，我已跟他分手半年了，因此，我沒有告訴你！」

「他與你分手後，仍然糾纏你？」

「沒有！」

「既然沒有，他應該不會恨你移情別戀……」

「我並不是移情別戀！」

「就算你是移情別戀，他恨你，炸的應該是你，爲甚麼會是我？」勞健華不是埋怨自己惹上這禍，他抱怨的是無端惹上這禍！

馬安娜道：「因此，直到目前爲止，我也不相信吳寬達是炸你的人！」

「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馬安娜並沒有立刻回答，她考慮了一會，才坦然道：「如果與他交朋友，或者做一對戀人，應該是沒有大問題，他是一個好人！」

「那你爲甚麼與他分手？」

「當中當然有很多原因，最重要的是我們合不來！」

「有甚麼不妥？」

「這很難說，」馬安娜考慮了一會，才道：「譬如他有很多女朋友，而且對每一個都那麼好！」

勞健華道：「看來他是妒忌我而恨我！」

「我對不起你！」馬安娜道。

「不，這不關你的事！」

* * *

控告吳寬達的罪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表面上是人證物證俱有，但仍然沒有足夠的證據來使法官及陪審團相信這是謀殺案。

在人證方面，只有私家偵探霍去疾。

他願意出庭指證吳寬達，不過，他的證據也只是聽過吳寬達在他面前說過，他要炸死勞健華，而且說這話時候，是在盛怒之際，在這種情形下，對吳寬達的指控，並不足夠的。

其他人證方面，便是馬安娜以及吳寬達這相片檔案中的女朋友。

說也奇怪，他的女朋友那麼多，竟然沒有一個人願意上庭指證他。

連馬安娜，受害人的太太，也並不太相信他是製造炸彈的人，她願意上庭，但也只是指出，吳寬達以前與他有過一段情，這對吳寬達的指控也是無補於事。

至於物證方面，開始的時候，鄺探長也以爲有足夠的物證來指控吳寬達。

但事實並不如此。

那些從吳寬達屋內搜出來的化學藥物，的確是可以製造成炸彈，不過，這並不構成他一定是一個製造者，因爲這些化學藥物，隨便在一些化工原料店內也可以購到。

把這些物料，依比例混和，只要是一個中學程度，或者做過一些化學原料的人，再參考一些坊間出售的書，也可以輕易而舉的弄出一些爆炸品。

既然大多數人都可以做出來，也不能成爲指證他的證據。

另外一些證物，那些「照片檔案」，根本呈上法庭，似無多大作用，每一個人都有權收集別人的照片，甚至是裸體的，也沒有甚麼問題，只要對方是許可的話。

如果是不願意的話，其實也無奈他何，偷攝別人的裸體照片，他又不是把照片公開，雖連當事人不知，那也是無法入之以罪。

本來，那些「避孕套以及毛髮」的檔案，應該是最有力的證據，可是，經過鄺探長以及律政司方面的極有經驗的檢控官研究過，這些檔案，其實也沒有甚麼力量。

你可以說，這種古怪的檔案，有些變態的感覺，但變態也不是

罪。

如果要檢控吳寬達，只要找到製造炸彈——一個完整的炸彈，那才可以，可惜的是，那個他製造的炸彈已經在勞健華打開之時，完全爆炸了，所有的證據，早已灰飛煙滅了。

鄺探長召集了安俊與阿勁，把整件事情，詳細地向二人剖釋一番。

最後，鄺探長道：「我們沒有多少時間了！」

安俊道：「爲甚麼？」

「因爲根據法律程序，如果我們在一年之內，無法提出證據指控嫌疑犯，那麼，我們會被逼釋放他！」

阿勁道：「放他？怎能放他？我們相信這個炸彈一定是他製造的！」

安俊道：「如果放了他，對勞健華也極爲不公平！」

「我也明白，但最重要是要有證據，要使法官相信，也使陪審團相信，他是個謀殺犯。」

阿勁道：「我們還有多少時間？」

「大約一個月另十五天左右！」

「他已被我們拘捕了十多個月？」

「是的，」鄺探長道：「我們一直在法庭，要求法官給我們時間調查，一直把案件押後，此次再提出的話，法官會不批准，而接着會以證據不足而把吳寬達無罪釋放！」

安俊道：「那怎麼可以？」

鄺探長道：「我也覺得不可以，不過……」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續道：「法律便是這樣的了。」

安俊與阿勁都沒有話可說。

不過，臨離開探長室之前，安俊道：「探長，我們會繼續努力！」

* * *

其實這十個月之中，安俊與阿勁依然是專注搜集有關這案件的證據，無奈並沒有甚麼重大的進展。

經過與鄺探長的一次討論，探長指出的時間，無疑已是最後的限期，一到了限期，吳寬達可以堂而皇之在他們面前走出警署。

安俊道：「你我都知道，這郵包炸彈一定是吳寬達所造的，這一點一定沒有冤枉他！」

阿勁道：「其實，他自己在我們問口供之時，每提到造炸彈，他並沒有否認，而且在近日來，他還以微笑作答，他其實已是默認！」

「默認有甚麼用？他的微笑，是嘲笑我們無奈他何，更是嘲笑我們無能！」

忽然，安俊有一個新的構思，他對阿勁道：「我們叫探長放了他！」

「放了他？」

「當然是吳寬達！」

「爲甚麼放了他，就是讓他能有機會去證明自己有罪！」

「去證明自己有罪？」阿勁對安俊這話，實在是摸不着頭腦。

安俊已不再加以解釋，推着他入探長室，要求探長暫時放他回家。

經過一番解釋之後，鄺探長才明白，但對他這個所謂構思，似乎並沒有甚麼信心。

在過去十多個月，吳寬達被拘留着，但他並不寂寞，因爲一直有一位紅顏知己來探他，並且煮了食物與湯水來探他。

因此，在這十多個月來，他只用吃不用做，反而變得胖胖白白。

當他知道自己可以擔保之下回家，他顯得十分高興，他的女朋友更是雀躍非常。

安俊與阿勁兩人親自釋放吳寬達。

吳寬達十分鎮定，做好了一切簽保手續之後，望着兩人良久。

他的眼光充滿了仇恨，不過，當他的女友一來接他，他的目光又改變了，變得那麼溫柔。

當他離開警署，他回過頭來，對安俊與阿勁道：「我早說過我沒有罪的，你這兩個膿包，又奈我甚麼何！」

安俊與阿勁實在無言以對。

當吳寬達離開之後，阿勁恨得咬牙切齒。

安俊道：「他越是得意，他越會證明自己有罪！」

* * *

吳寬達離開拘留所之後，安俊與阿勁又開始跟踪他，監視他。

不過，吳寬達變得異常小心，他回到大厦，便把家中的窗簾換過，換了那種又黑又重的，而且一天到晚也下了，外面根本沒有機會看到屋裏發生了甚麼事。

他也沒有出街，他那位女朋友已成爲他家中女主人似的，一切物品都由她採購。

吳寬達似乎是銷聲匿跡。

阿勁對安俊道：「這人挺聰明，他不會採取甚麼行動，因爲他知道，只要捱過這段日子，他便會成爲一個無罪的人，我們也不能再檢控他！」

「我不相信他那麼沉得住氣，你還記得沒有，當他離開警局那天，他的目光是充滿仇恨的！」

「他要對付我們？」

「希望是！」

「你以爲他怎樣對付我們？」

「最後是用郵包炸彈！」

* * *

吳寬達由他的紅顏知己瑪麗接他回家，瑪麗非常高興，似乎比吳

寬達本人還要高興，而吳寬達坐在車內，一直沒有出聲。

瑪麗一直小心扶持他上到他的寓所。

吳寬達仍然沒有出過半句聲。

瑪麗爲他奉上了香茗。

當她把茶遞給他的時候，吳寬達卻一手把她那杯茶潑在地上。

瑪麗還不以爲意地道：「我再斟一杯給你！」

吳寬達大聲地叫道：「不要了！」

瑪麗覺得有些奇怪，問道：「達哥，你不舒服？」

吳寬達道：「沒有，怎會不舒服，我不要茶了，也不要你在這裏！」

瑪麗還以爲自己聽錯了，道：「甚麼？你不要我在這裏侍候你？」

「不要，」他大聲的咆哮着，他知道瑪麗不明白他的意思，一手奪過她手裏的杯，向她擲去。

瑪麗嚇了一跳。

吳寬達站了起來，想抓一些東西擲她，可是，一時之間抓不到甚麼，只拿起了一個沙發上的墊枕，大力向她擲去。

瑪麗被擲個正着，倒退了幾步，幾乎跌倒了。

「你走，立刻便走！」

瑪麗非常奇怪的望着他。

吳寬達根本不讓她再說一句話，便一直推了她到門口的地方，並且立即關了門。

瑪麗還不知發生了甚麼事，吳寬達已把鐵閘也關上了，瑪麗拍着鐵閘，哭道：「達哥……達哥……」

吳寬達一直沒有理會她。

瑪麗在吳寬達的門口，哭至聲嘶力竭，但吳寬達依然沒有理她。

吳寬達關了門之後，聽到瑪麗的哭聲，幾次他想重新開門，讓瑪麗進來。

不過，每次站起之後，他又按捺着自己，坐了下來，用雙手捂着耳朵，不讓自己再聽到瑪麗的哭聲。

當瑪麗離去的脚步聲出現，他才走到窗前，往下望去，看着瑪麗乘車離去，他才安心的自言自語道：「瑪麗，千萬不要怪我，將來你一定會明白我的苦心！」

吳寬達整整的休息了兩日兩夜。

第三天，他化了裝才出街。

安俊與阿勁早在門外監視。

忽然，阿勁道：「你看，這人好像是吳寬達。」

安俊一看，那人身形非常熟悉，但因爲他戴了一頂鴨舌帽，並戴上了黑眼鏡，看來又不像。

不過，爲了安全起見，他們決定，先由阿勁去跟踪這人，如果有所發現，再用無線電聯絡。

阿勁跟踪着那人，只見他入了一間百貨公司，阿勁立刻跟入，幾乎在人叢中失去了他的踪影。

幸好他在一個閉路電視中發現那人入了男厠，他亦步亦趨。

那人在男厠內，又換了另一個裝束，不過，在換裝的時候，卻被阿勁發現了他的廬山眞面目，這人眞是吳寬達。

他立刻打電話給安俊。

兩人迅速會合，繼續跟踪吳寬達。

吳寬達兩度換裝，然後非常安心的上路，他先去了幾間專買化學原料的商店，分別購了一些工業原料。

當他離開那間工業原料商店後，安俊與阿勁決定分道揚鑣，阿勁繼續跟踪吳寬達。

安俊往那間工業原料店。

他表示了身份之後，問道：「剛才那位仁兄買了些甚麼？」

那店員道：「一些硝酸，一些甘油，還有一些葯粉。」

「甚麼葯粉？」

「是一些鹽酸、琉璜之類的東西！」

「你們有發票嗎？」

「有！」

「我想要一張！」

店員沒有意見，道：「你等一下。」他把那張發票影印了一張給安俊。

然後，他又再到另外幾間化學原料店，也同樣的取了幾張影印的存根。

阿勁來過電話，說吳寬達回到家之後，一直再沒有出來，於是，他便吩咐阿勁一直監視下去。

而安俊有他自己的工作。

他立即驅車到那位軍火專家林琛處，林琛是他們軍火化驗專家，炸勞健華的那個郵包炸彈碎片也是由他化驗的，可惜那個郵包炸彈炸得太厲害，沒有留下甚麼可以讓他化驗找出更多線索。

林琛看過了那幾張發票，道：「你沒有猜錯，他正可能製造另一個炸彈。」

「這些都是原料！」

「是的，把這些東西混和之後，可以製成炸葯，不過，要製造一個郵包炸彈也不輕易，因爲還要做一些電子方面的裝置，才可以一撕開郵包，郵包便會爆炸。」

「電子裝置？那些地方有賣？」

「如果要找一份完整的裝置，可以說，並沒得買，因爲這種爆炸裝置，是犯法的！」

「那怎麼辦？」

「你知道本地有些地方，專門賣一些電子零件的！」

「有，像鴨寮街？」

「對，假如他有本領，可以從一些拆下來的個別零件，裝嵌出一個爆炸裝置！」

安俊已經可以肯定，吳寬達又再做另外一個郵包炸彈，他之所以決定釋放吳寬達出來，目的也是希望他再造一個郵包炸彈，這樣，警方才可以重新收集到他殺人的證據，一切都在他預料之中。

他別了林琛，再回到阿勁處。

阿勁依然在監視吳寬達的行動。

「有沒有新發現？」

阿勁道：「沒有，他回家之後，一直沒有出來！」

「有沒有人找他？」

「有，那個叫瑪麗的女人來過，不過，她不得其門而入，哭哭啼啼的再度離開。」

「這女人眞不要臉，被人趕了出來，還要回去！」

「那才叫多情！」

「眞想不出這個吳寬達究竟有甚麼魅力！」

阿勁問道：「你有甚麼發現？」

安俊高興地道：「一切如我所料，他購買了一些化學原料，目的是做另一個郵包炸彈！」

「他會炸我們？」

「相信是！」

「那麼我們要通知警署方面，小心檢查郵件，他並不是一定要做一個郵包炸彈，用另外一個方式也可以！」

安俊道：「對！幸好你提醒我，如果不是，我們一直以爲他會做郵包炸彈，而忽略了他做另外一些——總之是郵件，也要叫警署方面小心！」

「會不會寄給我們？」

「或者直接寄來我們家中？」

「也說不定！」

於是兩人立即通知了家人，也通知了警署之內，對近日出現的郵件，無論是甚麼形式，都要小心處理！

吳寬達躲在家中，轉眼又是三天！

那個叫瑪麗的女人，也有來過，不過，依然並沒有機會入吳寬達處，又再哭哭啼啼走了。

第三天下午，吳寬達再度出現。

安俊與阿勁又小心的跟踪他。

安俊道：「他可能去鴨寮街！」

「爲甚麼？」

「我估計他在這三天之內，已製好了兩個炸彈，而今需要的是電子裝置！」

「這人眞有本領！」

「可惜他的本領並不用在正途之上。」

果然，吳寬達來到鴨寮街，但他並不是在那些地攤找那些電子零件，而是直上一間開在二樓的電子零件商店，他們不敢直接跟踪上去。

吳寬達下來之時，阿勁負責繼續追踪，而安俊上那間商店查看。

爲了小心，也爲了不會打草驚蛇，安俊不敢直接問那店員，只是旁敲側擊的試探，這裏有沒有一些電子配件，爆炸裝置等出售。

那個既是老闆又是店員的人道：「你想找些甚麼？老實說吧！我這裏甚麼都有，如果暫時沒有，我也可以替你找，有誰不知道我是電子零件大王！」

「好極！」安俊道：「我是個拍電影爆炸場面的特技人，我想找一些爆炸裝置！」

「有，我有！」

「我要小型的，因爲我要拍攝一個近距離的爆炸場面，那些爆炸裝置，一定不能『穿崩』！」

「我明白，剛才那個老友也買了一套。」

「剛才那人？」

「他也是拍電影的，你們是行家，不認識他嗎？」

安俊道：「見到面也許認識他，」他打蛇隨棍上的道：「他買了甚麼？」

「差不多是你的要求！」

「還有貨嗎？」

「有，你等一會。」那人在他的小型貨倉中，拿了幾盒零件出來，繼續道：「加上那些水銀電池，便可以用來爆炸的了！」

安俊這一次的收穫實在不錯。

吳寬達又躲在家中，埋頭埋腦的工作了兩天。

安俊與阿勁日以繼夜的監視他。

阿勁道：「看來他快要投遞那炸彈郵包了！」

「他要投遞——他一定要去郵局！」

「當然，郵包一定要往郵局！」

「這附近有沒有郵局？」

「有！」

忽然，安俊叫了起來，道：「我們要請多幾個人手！」

「爲甚麼？」

「我們不能讓這郵包寄出，只要他一投寄，我們拿到了郵包，已有足夠的證據起訴他！」

「是的！我們可以在郵局拘捕他！」

「我們快找探長，在郵局之內，佈下天羅地網。」

＊　＊　＊

吳寬達對今次的作品非常滿意，他欣賞了一會，便自言自語道：「你們折磨我，哼！我要你們十倍的償還！」

那是一個看來很普通的郵包。

郵包外面仍然沒有寫上地址，

吳寬達拿起了筆，非常小心地，把地址寫了上去。

投寄的地址，竟然是警署，而收件人却是安俊。

想起安俊，他感到非常憤怒，因爲整件事情，似乎都由安俊作主，假如沒有他，這件事情怎麼也不會弄得這麼大。

當然，那不只安俊一人，還有那個助手叫阿勁的，當然還有負責這件案的鄺探長。

收件人是安俊，但收件的地點是警署，因此，安俊不會一人獨享這個炸彈，他一定會召集所有人，包括阿勁、鄺探長，而這一個炸彈，也有足夠的威力，炸死三個至五個的人。

一想到炸彈爆炸，吳寬達實在有一種莫名的欣喜，他記得當勞健華被炸那天，在電視上，他只能看見被炸的現場，那個本來佈置得美侖美奐的大酒店大堂，本來到處都是鮮花的地方，轉眼之間變成了到處瓦礫，面目全非。

翌日再見到勞健華的那張被炸的照片——他的臉本來是非常英俊的，已變成了焦黑的一片，看來只是一分似人，九分似鬼！

他實在感到快意！

你的英俊臉孔，奪取了我的美人，我就要你英俊臉孔變成了焦炭。

不過，這次令吳寬達感到遺憾的是——沒有炸死吳寬達，更爲自己惹下了一連串的麻煩。

安俊與阿勁一直緊追着他。

自從他從大陸作短期旅行回來之後，他發現了錄影帶有被換過的痕跡之後，他便決定要好好的對付二人。

可是，想也想不到，一入門不久便被捕，再沒有機會好好的報這一次深仇大恨！

他終於有出生天的機會。

他自認有一雙非常靈敏精巧的手，可以製造出强力的炸彈，只要一有機會，他便會好好的造一個，讓安俊與阿勁好好的嘗一下。

因此，他造這一個炸彈，用足了心機，也用足了材料，依他的估計，如果鄺探長、安俊與阿勁三人在場的話，他們三人都可以爆死當場。

「轟」的一聲，三人血肉橫飛，這個場面，而今只存在吳寬達的腦海裡，不過，他相信，二十四小時之後，這場面將會成爲事實。

雖然那只是幻象，也足以令他快樂了一段時間。

他決定往郵局投遞這郵包。

在未寄郵包之前，他突然想起瑪麗，爲了專心製造這個炸彈，他故意氣走她，他曾經用最尖酸刻薄的說話激走她。

那時，他實在沒有辦法。

如果他不是這樣，他不能專心致意的去做這個炸彈，而且她在旁，阻手阻脚，也容易令警方起懷疑，所以，他一出來，便已下定決定趕走她。

她當然是非常傷心。

不過，他相信，每一個女人，都會對他死心塌地，只要他向瑪麗再多說幾句甜言蜜語，她一定會又再投懷送抱，其實，過去那麼多女朋友，那個不是這樣？

只有一個是例外。

那是馬安娜，她是個醋罎子，她不能忍受他有另外一個女朋友，當她發現自己有了其他女朋友，而且每一個女朋友與他有特殊的關係後，她便決定離開他。起初，他以爲馬安娜只是一時氣憤，轉過頭來，又會再回到自己的身邊。

很多女朋友都是如此。

他實在不能相信，馬安娜竟然是眞眞正正的離開他，而且認識了勞健華。

吳寬達看着二人「拍拖」，並且宣佈結婚，這對吳寬達來說，這實在是一種侮辱。

他一向認爲自己是世界上的大情人，那會有一個人會奪去自己所好。

那個有膽量如此做的人，他一定會自食其果。

結果，他製造了這一個炸彈，讓他嘗嘗奪人所愛的報應。

他又再想起瑪麗。

他決定撥一個電話找她，當瑪麗接到他的電話，她非常高興，並且答應立即來。

瑪麗在電話裡興高采烈的樣子，令吳寬達認爲自己是世界的大情人的信心大爲增加，只要他說幾句話，那些女人一定會再來，再向他投懷送抱。

瑪麗很快便來到。

她一見了吳寬達，便擁抱着他。

吳寬達道：「瑪麗，眞對不起！」

「有甚麼對我不起？」瑪麗柔情地問。

「你一直支持我，天天往拘留所探我，而我却把你趕回家去！」

「我知你不會那麼忍心！你一定有你的苦衷！」

「是嗎？你那麼了解我？」

「當然，我一直在等你的電話。」

「哈！你對自己眞有信心！」

「不！」瑪麗道：「不是我對自己有信心，而是我對你有信心，你有苦衷，當你把苦衷趕走之後，你一定會再來找我！」

「我的苦衷？」吳寬達笑了起來。

「告訴我，你有甚麼苦衷？」

「在這裏！」他指着枱上那個郵包。

「這是甚麼？一個郵包？」

「是的！一個郵包，不是一個普通的郵包！」

「那是……」

「那是寄給安俊！」

「安俊？是誰？」

「你忘記了那個年輕警探！」

「年輕警探——像吊靴鬼一般，整天跟着你，到了拘留所，又天天向你問話的那一個？」

「是的，他折磨我！我受夠了！」

「這個郵包……」

「任何人對我不好的，我一定對他十倍的不好，這個郵包，是他的報應！」

「這是個炸彈郵包！」

吳寬達在驕傲地點點頭。

瑪麗似乎有點震驚。

吳寬達道：「你不用怕，這個炸彈郵包，不會隨便爆炸的，只有當收件人，用力扯開外面那堅靭的牛皮紙之後，炸彈才會爆炸！轟的一聲……」

他大笑起來。

瑪麗也陪着他，開始是勉强的笑，不一會，也開懷的大笑。

二人笑完之後，瑪麗問道：「那個勞甚麼……勞健華，也是接過這個郵包？」

「當然，他對我不起，我一定要他得到報應！」

瑪麗打了一個寒噤，因爲她也在報紙上看過勞健華被炸後的面目。

吳寬達道：「我一向都是如此，任何人對我不起，我一定以牙還牙，以眼還眼，誰也不會例外。」

他望了瑪麗一眼。

瑪麗看着他的目光，頓時覺得有點心寒。

「你不爲我高興？」

「高興，當然爲你高興！」瑪麗道。

「好了！我們去寄這個郵包，明天，當他們收到，便是他們得到報應的時候！」

於是，他們一起去投寄郵包。

當他們在街道出現，安俊與阿勁也立時緊張起來，他們立即通知了鄺探長。

郵局離吳寬達的住所並不遠，因此，他們並沒有乘車，只安步當車的往郵局。

安俊與阿勁已在後面追踪着。

瑪麗一手插在吳寬達的臂彎內，半邊身挨着吳寬達，慢慢的走着。

瑪麗忽然有所醒悟道：「你往最近的一間郵局投寄這個郵包？」

「是的！」

瑪麗似乎有話想說，但欲言又止。

吳寬達道：「有甚麼問題？」

「你不怕留下一些證據？」

「甚麼證據？明天，這個郵包一打開，甚麼證據也要灰飛煙滅！」

「不，我是指這郵局在你家居附近，這豈不是證明你投寄的。」

「我住在附近，不一定可以證明是我投寄的。」

「他們會懷疑！」

「懷疑又怎樣？他們能奈我何？」

瑪麗沒有再說話。

吳寬達想了一會，道：「其實，你的提議也不錯，我們去遠一點，走到另一區去投寄也沒有關係，而且僅有的一些蛛絲馬跡也不會留下了。」

他們截了一部的士。

安俊與阿勁看到他們截車，立時覺得不對。

安俊道：「他們去那裏？」

「天知道！」

阿勁已立刻截了另一部的士。

他們上車，阿勁道：「追着前面那部的士！」

的士司機道：「我不能！」

安俊已拿了證件出來，道：「我是警察，希望你合作一下，追踪前面那部車。」

那的士司機雖然不大願意，但在這情形之下，他也無法拒絕。

幸好路上車輛並不算擁塞，他們一直跟踪着吳寬達那部的士。

阿勁道：「我們佈下的天羅地網沒有用了！」

安俊道：「這個吳寬達，並不是個善男信女。」

阿勁用電話向探長報告了行踪。

鄺探長道：「你們小心，千萬不要强出頭，因爲他們懷內那個郵包，大有可能是一個炸彈郵包！」

「是的！」

鄺探長又道：「你們一直跟踪，也一邊報告，我會盡量把附近的人手調動來。」

汽車一直駛入新界。

安俊奇怪道：「他們究竟去那裏？」

的士終於停了下來，但並不是在一間郵局的前面，而是一間車房。

兩人下了車，却直入了車房，阿勁只好在車房外面看着。

不一會，一輛私家車駛了出來。

而這時候，安俊與阿勁也在一輛私家車內，因爲湊巧附近有一位探員，知道他們在追踪匪徒，便立刻把車子交了給他們。

阿勁負責駕駛。

安俊十分不安地道：「他們究竟是在弄甚麼玄虛？」

阿勁道：「汽車是由那個女的駕駛！」

「他們去那一間郵局？」

「不知道！」

瑪麗駕着汽車，風馳電掣。

吳寬達問道：「你想去那裏？」

瑪麗道：「去兜風！」

「兜風？我們寄了郵包，有很多時間去遊玩！」

「不過，我又有另一個想法！」

「甚麼想法？」

「如果利用郵局投寄，他們一定會提高警覺。」

「爲甚麼？」

「因爲早已有了一次教訓！」

「你說上一次？」

「是的，勞健華那一次，會使他們提高了警覺！」

「如果不用郵寄，還有甚麼辦法？」

「當然有！」

「告訴我！」吳寬達道。

「你……」瑪麗臉頰有點緋紅。

吳寬達果然是個大情人，輕輕地把她臉頰上吻了一下，然後在她耳邊說了一些話。

瑪麗似乎非常受落他的說話，車子開得更快。

「快告訴我！」

「我有一個朋友，是開速遞公司。」

「速遞公司？」

「是的，他們替大公司投遞文件！」

「好極！會不會留下線索？」

「由我交上去，他們認識我，連收條也不用開，那麼，甚麼線索也不會留下！」

「你眞聰明，現在先去！」

瑪麗再沒有意見，把車子掉頭，當她掉頭的時候，却發現後面有一輛車子。

她立時有些緊張。

「甚麼事？」吳寬達也發覺她的緊張。

「有車輛跟踪我們！」

「跟踪我們？」

瑪麗道：「千萬不要回頭看，否則被他們發現，我們便沒有甚麼好玩了！」

「好玩？」

「是的，在他們未死之前，我們玩他們一番！」

吳寬達聽了，十分興奮道：「好極，明天他們接過炸彈，轟的一聲便死了，不夠刺激！」

「你也認爲不夠刺激？那麼，我們先和他們玩一次飛車遊戲！」

「好！開快些！」

阿勁也把車子掉過頭來。

「咦，他們有所發現，正在加速！」

安俊道：「如果被他們發現了，我們更加不能給他們逃掉！」

阿勁道：「好，你坐穩一些！」

汽車本來是向新界而去，瑪麗因爲突然想起了利用速遞公司而掉頭出市區。

而今，瑪麗又發現安俊的車，她想玩一下這兩個警探，她又趁一個機會，再轉回新界的方向。

新界道路寬闊，有足夠的空間讓他們飛馳。

開始的時候，阿勁仍然很猶豫，可是，後來前面那輛車子不但表示知道了他們的追踪，而且似是向他們挑戰，阿勁已不再躊躇。

他踩盡了油門。

瑪麗也是個飛車高手，也踩盡了油門。

在旁的吳寬達，更是興奮莫名，不停的叫道：「快些！快些！」

瑪麗開快車，原來也有一手。

轉入了那條新公路之後，瑪麗再一踏油門，汽車在平整的公路上，如閃電般飛馳。

瑪麗的汽車，性能較阿勁的那輛較好，因此在這平而直的公路上，佔盡了優勢。

吳寬達道：「慢些，慢些，他們追不到了！」

瑪麗並沒有理會他，突然，她把軚扭轉了，入了一條鄉村的小路。

「甚麼事？」吳寬達問。

瑪麗道：「我作弄一下他們！」

原來她駛入了鄉路之後，便把車停了，等了一會，阿勁的車在路中飛馳而過。

吳寬達道：「他們失去了我們的踪影，一定會大發雷霆。」

瑪麗笑道：「這可挫挫他們的銳氣！」

「是的！看他們還有多少銳氣！監禁我、折磨我，我定要令你們死無葬身之地！」

瑪麗開動了車子，她並沒有轉出公路，反而向鄉村裏面進發。

「往那裏去？」

「我帶你到一處浪漫的地方！」

「那裏？在這鄉村地方，竟有浪漫的地方？」

「有，這裏平日沒有人來，實在是個非常浪漫的地方！」瑪麗轉入了一條石子路，路面並不平。

「你來過？甚麼時候來過？和甚麼人來過？」

「我當然是自己來，因爲我只有你一個男人！」

「對！我是你唯一的男人！」吳寬達似乎是十分驕傲地道。

汽車再駛入更爲崎嶇的路——說這是路，似乎有點勉强，因爲面前再沒有路面，只有及膝的長草。

吳寬達道：「不要再進去了！」

「你忍耐一些，轉一個彎，又是另一番天地！」

突然，吳寬達覺得瑪麗似是言中有物，他想阻止她再前進，但汽車轉入了一個彎之後，果然，前面是平坦得多，寬闊得多。

汽車戛然靜止。

這地方十分恬靜，汽車停了以後，更爲清靜，甚麼也沒有，只有陣陣斷斷續續的鳥聲。

瑪麗沒有說話，只是望着吳寬達，吳寬達也望着她，漸漸，他有點情不自禁地靠近她，並且親吻她。

突然，瑪麗把他一推。

「甚麼事？瑪麗！」

「我只有你一個男人，」她頓了一頓，她的臉孔變得異常的蒼白，又道：「你呢？」

「我？」吳寬達一時之間，不知如何作答。

「你却有無數的女人！」

「我……我那些只是逢場作戲，只有你，你才是我唯一的女人！」

「是嗎？你答應我，以後不再找其他女人！」

「我答應你！」

「你發一個誓，一個毒誓！」

「甚麼？你不相信我？」

「不，你發誓吧！」

「我……」他一眼看去，瑪麗的座位旁邊，那車門處正放了他的炸彈郵包。

「我……我再有別的女人的話，我會被炸掉，炸得血肉模糊，灰飛煙滅！」

瑪麗聽了，臉上泛出了微笑，不過，她仍然道：「你不用發得那麼毒……」

「好了，我們離開這裏吧！」吳寬達道。

「你不吻我？」瑪麗問。

其實，吳寬達看着瑪麗那副蒼白的臉孔，還有甚麼情慾趣味可言，不過他爲了作緩兵之計，只好發了這個順手拈來的毒誓。

吳寬達輕輕在她唇上一吻，然後道：「我們還是離開這裏。」

瑪麗道：「你怕這地方？」

「我不是怕！」

「讓我告訴你，這地方眞是非常浪漫，前面是一個懸崖，下面是一個千丈深谷。」

吳寬達往前一望，果然前面是個深谷，只要汽車再向前一點，大有可能，整輛車子便要墮下去。

「你以前有過多少個女人？」

「沒有幾個……」吳寬達支吾地道。

「快說！」她命令着。

這聲音刺激起吳寬達的大男人主義。

瑪麗似乎沒有看見他臉上的變化，仍然道：「那個馬安娜，是否你的情人？」

這話又再刺激起他的憤怒！

「不要再說了！」他仍按捺着。

瑪麗却仍然苦苦相迫的道：「馬安娜是……」

突然，吳寬達伸直了腰，道：「是又如何？」

「你還愛她？」

吳寬達道：「愛又如何？」

瑪麗突然把汽車發動。

「你想怎樣？」

瑪麗道：「我想與你一起死在深谷下面，那麼，你以後不再有另外一些女人，我可以永遠擁有你！」

這話聽得吳寬達毛骨悚然。

瑪麗並非只說而不做，她正想踏油門，不過，吳寬達迅速的拉了身旁的手掣。

兩人糾纏，汽車突然死了火。

「你過來，讓我駕駛，瑪麗，我們不要再玩了！」吳寬達正想調換位置。

瑪麗一手拿起身旁的那個炸彈郵包。

吳寬達叫道：「你想怎樣？」他不再理會，伸手便要開車門。

瑪麗比他更快，她一手按下了一個電掣，道：「這輛車是中央門鎖的！」

「甚麼意思！」吳寬達想推開車門。

「你逃不了！」瑪麗一邊說，一邊要撕開那個郵包。

吳寬達狂叫道：「你發神經，這是一個炸彈郵包！」

「正是，我一撕開這個炸彈郵包，便中正你自己誓言，你會被炸死……炸得血肉模糊……灰飛煙滅……」瑪麗笑了起來。

吳寬達撲過去，搶她手上那個炸彈郵包。

兩人糾纏着，互相爭奪那個炸彈郵包。

突然，「轟」的一聲，一切都灰飛煙滅。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可憐的瑪麗這個情有獨鍾的女子，竟要陪着這個色魔上路，吳寬達用郵包炸人，結果他却死在自己製造的炸彈郵包之下。

（全文完）

湖海俠義恩仇故事／石　慈・文
　　　　　　　　　可　飛・圖

玄天劍

代師報恩

傍晚，水雲莊內外一片寧靜，莊外幾個小孩子在捉迷藏。

孩童時期是成人必經之階段，但年紀大了，對小時的一切都淡忘了，自然，心情也不同了。

捉迷藏的孩子都在七八歲至十歲之間，唯一例外的是馮江，他十八歲了，却仍然有童心，是個標準大孩子，玩起來沒大沒小的，所以小孩子也不排擠他，玩什麼都容他參加。

他玩得正在興頭，突然，有個大漢出現在他們身邊，因爲他們都忙於玩遊戲，根本沒有注意到身外事。所以這個大漢是怎麼來的，什麼時候來的，他們全不知道，要不是他出聲，可能再過許久還沒有人發覺。

這個大漢聲如其人，一開口就如轟雷，大聲道：「喂，莊主在那裡？快帶我去見他！」

這個大漢長得又高又大，臉如褐色，滿臉戟鬚，粗獷異常，不知是粗野慣了，還是瞧不起小孩子，說話呼呼喝喝，沒有一點禮貌。

幾個小孩子從沒見過這樣粗野的人，被嚇了一跳，年紀小與膽子小的都被唬得哭了起來，向外猛逃，跑到很遠很遠的才敢停下來回

替叔報仇

望一眼，見到馮江和兩個年紀大的仍然沒走，便又膽怯而好奇的停下來遠遠地看。

馮江看着對方並沒有出聲，兩個孩子停在他身邊，四隻眼珠怔視着大漢，也沒有出聲。

雙方對看着，靜了一刹那，忽然，大漢忿然怒叫：「你是聾子？怎麼不出聲？」

馮江向前後左右看了看，才問道：「你是問我？」

大漢生氣了、罵了。他說：「他媽的，不是問你問誰？」

「誰知道你問什麼人？我的娘沒有這麼下賤，隨便受人侮辱，你找別人問去，別來找我！」馮江一副不屑的神色，冷冷地道。他轉過身便想走了！

「小子，你走得了麼？你走不了啦，快帶我去見莊主！」大漢猛的跨步追上，迫近馮江，伸手便向馮江後頸抓去。但他出手不夠快，馮江已經先走開了一步。

「你想怎樣？」馮江猝然回頭。

「你帶我去見莊主去！」

「我欠你的？還是我是你的僕人？爲甚麼我一定要聽你的話？你問我，是有求於我，怎能這樣無禮？我是應該侍候你的？笑話，廢

話！」

馮江一輪反擊，大漢爲之發呆了。

大漢發呆是有原因的，他跟隨主人多年，所到之處，無不受人尊敬，聽到阿諂讚詞，久而久之，習慣了，以爲自己是個了不起的人，應該如此受到厚待的，不料此刻面對的少年却對他如此不客氣，他在一氣之下，便大爲震怒，厲聲道：「你到底帶不帶我去見莊主？」

「你以爲你凶我就會怕你，要聽你話？」

「好呀，我來教訓教訓你這小子！」大漢兩臂一張，就朝向馮江撲去，馮江十分乖巧，他推開兩個孩子，叫他們快回家去，自己一轉身，向斜方逃出了大漢的追擊，口中喝道：「大漢子，像瘋狗，追着我咬一口。追得到，給你三個銅錢買燒酒，追不到，一跤跌你這隻大瘋狗！」

馮江彷彿和對方捉迷藏，他年輕、矯捷，左一轉、右一拐，盡走「之」字路綫，引得大漢追來追去，追到氣喘還是追不到、抓不着。

大漢比馮江高出一個頭，寬一膀，不論由那一方面看，都比馮江强，何況又佔盡上風，所以大漢不肯停止，繼續出擊，雖然有人在呼喚，他也漫應不肯走。

馮江逃得似乎很狠狽，一個不小心，摔倒了。大漢高興地叫道：「小子，看你還能逃……哎喲，啊……啊……」大漢在滿懷高興中俯撲馮江，突然大叫急退，雙手揉眼，張口連吐，屁股被翻身而起的馮江踢了一腳又一腳，也只好忍受着，不會攔擋，就這樣吃了大虧。

不錯，大漢吃了大虧，他一個失神，給馮江撒了一把沙泥，眼睛口鼻都給沾上了，又痛又涸，又看不見東西，那種難受實非外人所知。

「宏達，你怎麼啦，我叫你進去通報莊主，你却在這裡……嗯，你雙眼怎麼了？」一個五旬左右的漢子快步走了過來。

「沒什麼，死不了，是他沒有禮貌，給我撒了一把泥沙，等一會兒就會好了！」馮江在大漢未回答之前，先代他回答了。

宏達是大漢的名字，他點頭表示同意馮江的話。

「你是誰？我有事和你莊主商量，請你代我通報一聲，好不好？」

「你這位大漢子，要是他早像你這麼說，就不用吃苦頭了，你姓甚麼？莊主問起來，我怎麼說？」

「我姓桂，月中丹桂的桂，名自安，你就說我有事求見，看看他有沒有空見我？」

「好的，請你等一等，我很快就會回來的了。」

馮江說完就走，很快又回來了，說：「莊主有請！請隨我來！」

馮江引桂自安入水雲莊，莊主親自出迎。桂自安才一見面就說：「柳兄，我以爲你不要我這位朋友，不願見我了，到底是怎麼回事，發生了這麼大的事，也不告訴我一聲？」

「桂兄言重了，請到裡面坐，到裡面坐。」柳英揚連聲相請，一齊入內。

「柳兄，聽說白骨仙姑要來尋仇，可眞有其事？你打算怎麼樣？」桂自安才坐定又發問。

「不錯，我已經收到白骨仙姑的挑戰書。」

「你答應了？」

「我不答應也不行，她只通知我什麼時候找我，却沒有說她在那裡，也沒有要我回覆，除非我避開，還有什麼辦法？可是，你以爲我會避開嗎？」

「當然不用避開，但也不能不防備，柳兄，一人計短，二人計長，人單力弱，人多勢强，你應該把這消息告訴朋友，和朋友商量！」

「不，我想過了，二十年前，白骨仙姑已經技藝驚人，二十年後，白骨仙姑當然更加厲害，我知道朋友都是熱心人，我若告訴他們，他們一定不顧一切要來相助，不是我小看朋友，我們的技藝都是相若，相差不遠的，我自問無取勝把握，所以不想累及朋友，所以我秘而不宣，包括你在內。」

「但是我却知道了，我想，他們也會知道的！」

「我正覺得奇怪，你怎會知得這麼快？」

「是白骨仙姑通知我的，她說她已約了你決鬥，叫我依時前來收屍，柳兄，我想獲得通知的人絕不止我一個，你看怎麼？」

「桂兄，這是一個陰謀，你們千萬不可上當！」

「陰謀？什麼陰謀？」

「我擔心她早已約好了一羣邪派高手，伺伏其間，只等我們一到，便會一擁而出，來個斬草除根，免得你們尋仇報復，好呀！果然是一條毒計，夠毒，夠辣，你們如果前去，一定中計，這樣，我們損失了一批老頭子，年輕的又接不上，今後，她在江湖上就可以爲所欲爲了。」

「你這說法也有道理，我得設法通知大家不可上當，但這一口氣難消，還得想個辦法殺她一個片甲不留才好！」

「你想通知大家，來得及嗎？只有七天時間，只怕來不及通知大

家，那就不堪設想了！」柳莊主喟然嘆息。

時間實在太短了，要想通知朋友已經不易，何況又不知該通知那一位。假如白骨仙姑並沒通知他們，自己却去通知，那不是多此一擧？柳、桂二人都想到這一個問題，所以感到為難，結果還是從長計議，並沒立即行事！

宏達與馮江二人可說是不打不相識，二人就這樣的打出了交情來，他們相處得很好。

當晚又來了兩個人，一個是白衣秀士舒文長，一個是換斗摘星包萬斛。他們也是得到了白骨仙姑的通知趕到水雲莊的，桂自安把自己與柳英揚的意見告訴他們，白衣秀士舒文長的反應較速，一聽就「呀」聲驚叫，道：「糟了，我們上當了，眞該死，我們竟想不到這一點！」

白衣秀士的話使各人愕然大驚，幾隻眼睛都注視在他身上。

「你說什麼糟了？」包萬斛詫然的反問。

「我說我同你的家小都可能出了問題，她使用……」

「你是說，她使用調虎離山計，目的不是對付柳莊主，而是對付我們的家小？」包萬斛震駭地問。

「正是，但願我猜錯了，沒有這種事發生才好！」

「桂兄、舒兄這個擔心未必無可能，你家離此不遠，應該先回去看看，但要提防他們中途設伏，一切要小心在意才好！」

「不必了，我到你這裡，家中是知道的，若果有事，必定有人前來通知，用不着趕來趕去。」桂自安很鎮定，似乎並不相信舒文長的說法。

但是，到了翌日，有人送來一封信，是白骨仙姑的手筆，叫桂、舒二人單獨在不同時間應約，有要事商量，信中寫得十分清楚，到時有人接頭，不可帶同任何人同行，否則，他們的家小有不測，桂、舒兩人在此情形下只好低頭凝思，再作打算。

宏達忠於主人，不願主人單獨冒險，但為勢所逼，只好留在水雲莊。

水雲莊莊主對這件事十分煩惱，因為這件事發生在水雲莊，桂、舒二人又是為了他而來水雲莊的，出了這種事，他却有心無力，愛莫能助，怎能不心煩？

馮江是水雲莊的一個特殊人物，他是三年前病倒水雲莊，病好之後就在莊裡幫忙工作的，由於他為人和藹，對老對少都有禮貌，所以全莊的人都對他有好感，加以他健談，認識一些字，工作又勤快，所以莊主對他也另眼相看，讓他陪伴自己的孫子玩，莊主疼愛自己的小孫，愛屋及烏，對馮江也很好。

宏達不能跟隨主人一起去會見白骨仙姑，只好和馮江在一起。

午前，桂、舒二人都離開了水雲莊去赴約，直到傍晚都無消息，生死安危都無法得知，包萬斛想去打聽，却由於沒有綫索，無從着手，他和莊主兩個都滿懷苦悶，無話可說。

天色已近黃昏了，莊主站在莊門遠眺。忽然「咦」了一聲，指着前面對包萬斛道：「包兄，你看，可是有人縱馬揚塵？」

「不錯，是有人縱馬疾馳！」

「馮江，你們先返回莊去，不可出來！」莊主急叫着。

莊外除了宏達不肯走之外，都回莊去了。

莊主見他是個粗獷大漢，也不勉强他回去，只是吩咐他小心，不可以魯莽誤事。

來人來得好快，轉眼之間，三騎快馬已經來到水雲莊了，馬上人都是三十許年紀，一臉悍相，目中無人地勒住了馬，不客氣的說道：「糟老頭，快去通知柳英揚，說白骨仙姑明天午後來訪，叫他早作準備，記住沒有？」

「白骨仙姑明天到這裡？這話當眞？」柳英揚內心暗震，不明白她到來幹什麼，希望能從對方口中聽出一些口風。

不料對方十分無禮，罵道：「大膽，你膽敢懷疑我說話不眞？想死了！」一抖手，馬鞭疾捲柳英揚，柳英揚早已注意他的擧動，見他動手，就知來意，身形微抖，倒退幾步，掌出內勁，向來鞭一托托出門外，避過了這一招。

但在接觸之下，對於對方內力之厚，他微微心驚，正所謂强將手下無弱兵，手下已如此，白骨仙姑本人更是非同小可！

不過柳英揚露了這一手，用內力卸去對方一鞭，也大出對方意外，不由得「咦」了一聲，暗暗地道：「這老傢伙倒有點眞功夫，他是什麼人，水雲莊到底有些什麼高手人物，仙姑說此行吉凶成敗未知，我以為未必，現在想來，倒眞是不可以輕視了！」

這漢子話已傳到，一鞭走空，也不貪功再進，轉過馬頭，道：「老傢伙，你記得報告柳英揚呀，要是你敢隱瞞，明天就拆你的骨！」揚鞭一抖，「啪」然有聲，又朝來路而去，轉眼便只見揚起的黃塵了。

「莊主，你打算怎麼樣？你以為她明天眞會來嗎？」

「有什麼好打算，她曾約在五日後才來的，而且也不是來這裡！現在，她突然提前明天來，誰知道

她安的是什麼心？只好見一步行一步，見機行事了。」

「看來也只好這樣，莊主，似白骨仙姑這種人，言而無信，說不定今晚來偷襲，我們晚上要醒睡一點才好。」

「我也想到了這一點，這種人什麼事都幹得出來。」

晚上來了周湛森，多了一把手，幾個人為了防備白骨仙姑來臨，索性不睡覺，在閒聊着。

二更已經打過了，仍沒發現敵踪，周、包二人剛說出可能不會有人來，兩下連接甚近的慘叫便刺破夜空，傳到水雲莊，柳、包、周三人都是耳靈之人，當然不會聽不到，相顧一愕，站了起來，稍一凝神便出了屋外，登上瓦面遠眺。但見夜空如常星光燦爛，却不知剛才的慘叫聲來自何處，是什麼人發出的。

柳莊主提議查看，包萬斛立即提醒他，敵人詭計多端，而且手段又毒又辣，說不定故佈疑陣，又用調虎離山之計引開了他們，然後大擧犯莊。

「唉！依你說該怎樣辦？總不能聞聲不理又見死不救！」柳英揚道。

「柳兄，這樣吧！你和周兄留下來，我出去看看，若有發現，再來通知大家！」

包萬斛出了莊外，他發出了嘯聲，於是，周、柳二人循聲而去，三個人圍着兩個屍體細心察看，發覺兩死者都是白天來報訊的三個騎者之二，都是腦後骨碎裂死的。

這兩者死者，其中一個在白天向柳英揚發鞭攻擊，柳英揚測出他的功力不弱，由此可想見動手殺他的人功力之高，已臻化境，祇不知道這個人是誰，是友是敵？若果是友，對自己將有莫大的幫忙，若是敵人那就不敢想像了。柳英揚把這見解告知周、包二人，他們也有同感，都怔上一怔！

柳、周、包三人在研究死者受襲時的情形，兩個死者是躺屍相距在二丈過外，以他們的造詣，本不易被別人迫近身邊而不發覺的，一個受襲，另一個照理說會發覺，加以防備，怎麼一下子都被襲？

難道動手的不止一個人，還有幫手？三個人正在反覆討論，突聽得莊內發出幾聲慘叫！三個人都嚇了一跳，不約而同的撇開了死者不理，飛奔回莊，發現死了兩個莊丁，傷了幾個，另外一個陌生人死在莊丁屍體附近，莊丁是中刀死的。

那個陌生人死在莊丁附近，陌生人腦後頭骨碎裂致死，與莊外兩個死者的死法一樣。看來這三個人是死在同一個人手中，不過，陌生人的死者是未見過的，不是白天來過的第三個騎者。

柳英揚問受傷的莊丁，這是怎麼回事，那莊丁說：他們聽到有慘叫聲，便起來查看，就遇到了死者，死者十分兇狠，才碰頭，就一言不發，揮刀搶攻，首當其衝的兩個受了傷，他們上前援手，人多且有提防，但亦抵擋不住，一個照面就受傷了，是怎麼樣受傷的連自己也不明白，當時十分危險，生怕死者繼續追襲，事實上死者確已向他們追擊，但他們看到一條人影飛快的自外撲來，來得眞快，各人還沒有看清來的是人是獸，死者已回身迎擊，不料剛揚刀，便慘叫倒撲了出去。刀也丟了，人也死了，那個黑影也不見了。

柳英揚細看那死者傷處，有所發現，道：「發招這個人內勁已到了登峯造極之境界了，你看三個死者，都是後腦骨碎裂，却無絲毫血漬滲出皮外，可見傷的是骨，外皮全沒受傷，這份功力，實在非同小可！」

「莊主，別的且慢再說，現在怎樣處置這幾個死者，總不能讓他這樣躺到天亮呀！」包萬斛說。

「當然，人死百怨消，我們把他埋了就是！」柳英揚說：「就怕明天白骨仙姑到來要人，可有點難以應付。」

「這倒不妨，她沒把人交給我們看管，憑什麼向我們要人！」周湛森道。

柳英揚道：「話是這麼說，就怕白骨仙姑不肯講理，她要是一個講理的人，也不會成為今日這個樣子了。」

「那你打算怎麼樣？」周湛森反問。

「我也不知道，到時再說吧，船到橋頭自然直，現在擔心也沒有用。」

翌日午正，柳英揚正在莊中等待着白骨仙姑來臨，一聲刺耳勁嘯遠遠傳來，聲音拉得很長，開始時似乎相距得遠，但餘音未盡，人已到了莊前，刺耳的聲音傳到了莊內了。

「不知仙姑駕到，有失遠迎……」柳英揚話未說完，已被白骨仙姑搶先打斷了他的話頭，不客氣地說：「你不知我今天來？我昨天不是叫人來通知你了？你沒有見到他們？」

「昨晚不錯是有人來過，可惜他們只說妳今天來，却不會留下準確時間，所以我們不會遠迎！」

「柳英揚，你這樣招呼客人的？連莊也不許進，茶也不讓人喝一口？」

「啊！仙姑眞會說笑，請往裡面坐，往裡面坐！」柳英揚一疊聲

此，祇怕午夜也難得以安睡，在此複雜情形下，柳英揚感到六神無主，猶豫不決。

但是，這不是事情的終結，這只是事情的開始，絕不能放任不理的，不管是戰是和，站着或跪着，都得有個決定，所以，柳英揚雖然深感煩惱，也不能不繼續尋求解決方法。

包萬斛也很心煩，他是因爲自己受傷，也替好朋友擔心，無法安靜得下來。

兩個老頭子在書房中走來走去，似乎一下子老了許多。他們專心於解決白骨仙姑來借莊這件事，竟忘了身外事物，以致有人來到也不會發覺，聽到了一聲「爺爺」才知道，在過去，柳英揚見到了孫子必然十分高興的抱他一下、親他一下，或是問：「你吃過什麼？滿嘴……」或就是：「看你，張臉多髒，雙手也髒，玩什麼來了？快去洗臉，洗洗手。」似是指責，實是疼愛，祖孫間的感情表露無遺，可是，這時的柳英揚想到的是，這麼好一個小孩子，可能也要遭受慘刦，死在白骨仙姑毒手上，他愛孫心切，又無法解決這個難題，可眞難受呀，也感到慚愧，因爲他無法庇護孫兒，他說：「你和誰來的？快出去玩，爺爺沒空。」

「我是跟江哥來的，哥哥說天掉下來，也有山撐住，人怕鬼，鬼更怕人呢，爺爺，天怎麼會掉下來？鬼是什麼？」

「天掉下來有山撐住？人怕鬼，鬼更怕人？」柳英揚重複地自言自語。

「爺爺，哥哥還說，邪不能勝正呢！」

「邪不能勝正？」柳英揚自語，却想到周湛森之死，想到桂自安、舒文長被俘，不由得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苦笑黯然無語。

「莊主，他說的哥哥是誰？」包萬斛道。

「一個外來的小伙子，你怎麼了？是想見見他？」

「不錯，我覺得他這話有深意！」

「這是老生常談了，有什麼深意？」

「對呀，這是老話，誰都會說，但是，他不遲不早，却在這個時候說，情形自然不同。他似乎看穿了我們的心意，故意叫令孫來說，你想想，這其中可有深意麼？」

「對，你說得對，我找他來問問，他或者有什麼話！」於是，他立即叫小孫子去找馮江來。

不一會，馮江來了，問：「老爺找我？」

「嗯，你在幹什麼？」

「除虫，替菊花除虫。」

「很多虫嗎？除得怎麼樣？」

「虫不多，都是毒虫，但是，牠們很猾狡不好對付！」

「嗯，慢慢來，急不來的。」

「老爺，我知道！」馮江說：「不過，時日無多，事急了，不能再等了，看來是非把這些害虫迅速清除不可。」

「你有這把握嗎？」

「我不敢說有，但我願意試試，希望有這個可能！」

「嗯，你剛才對小冬說天掉下來有山撐住，人怕鬼，鬼更怕人，這是什麼意思，你怎麼會對一個小孩子說起這話來？」包萬斛插口問道。

「沒有什麼，這是鬧着玩的，沒有什麼。」

「眞的沒有什麼？不會吧？」

「眞的沒有什麼。不過少爺問我什麼是鬼，怕不怕，我說，鬼就是妖怪這一類的，見不得人的，人怕鬼，鬼更怕人，邪不能勝正，沒有什麼可怕！」

「依你說，女妖也不可怕？」

「不怕，只要自身正，百邪不侵，什麼也不用怕。」

「那麼，白骨女妖呢？你怕不怕？」

「我以爲也不可怕，平生不作虧心事，妖鬼邪魔都不怕！」

「你的話是不錯，可惜你年紀輕，入世未深，不知妖怪的厲害，周湛森老英雄就給白骨女妖害死了，桂自安與舒文長兩位也給白骨女妖擒住了，再過幾天，她就要來霸佔水雲莊，我們都得搬出莊外，甚至遭受殺害呢！你說可怕不可怕？」

「包老爺，你這話是你說的，還是白骨女妖說的？如果是你與老爺肯讓開，她當然可以霸住這裡稱王稱霸，要是她說的，你和老爺子不肯讓，她也沒法如願，我第一個就不會怕她！」

「這麼說，你敢和她對抗？」

「只要老爺不怪責，我敢！」

「阿江，你要想清楚才好，白骨仙姑是一個武功極高，心狠手辣的妖魔，她殺人是不貶眼的。你到今天還是我半個客人，所以你仍然姓馮，不是姓柳，你是可以自己選擇與決定的！你如果不敢冒這個險，儘可以置身事外，不必淌這趟渾水，甚至可以馬上離開水雲莊，我也不會怪你，這關係着你的生死，你要好好的考慮一下。」

「老爺，我知道，常言道，食君之祿，擔君之憂，老爺待我好，又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愧疚無以爲報，別的事我辦不到，但出氣出力，我還是可以的，老爺，我不怕試一下，如果不是老爺救我，三年

請，白骨仙姑便問：「柳英揚你奇怪我怎麼會找你吧？你想到是什麼原因？」

「仙姑神機妙算，常出人意表，我怎麼想得到，還是請妳直說吧！」

「我現在說方便嗎？」白骨仙姑目光一轉，在周湛森和包萬斛二人臉上閃過。

「眞對不起，我忘了給你們介紹，這位是換斗摘星包萬斛，這位是苦命郎中周湛森兄！都是自己人，仙姑有話直說無妨！」

「那好吧！我也不必客氣了。」白骨仙姑不理周、包二人，只對柳英揚說話。

包、周二人受到她的冷落，心中燒起怒火，只等有機會便要爆發了。

白骨仙姑對此似乎無所覺，繼續對柳英揚說：「我想借你這地方十天，用作開壇作法，希望你不要拒絕！」

「什麼？你要借我水雲莊開壇作法？」

「怎麼？你覺得奇怪？」

「不錯，我覺得奇怪。妳能說個原因嗎？」

「原因十分簡單，你這兒地方寬敞，設備齊全，在這一帶，交通最方便，你的名聲也不錯，在你這裡開壇，一定有更多的人會到來參加，你決定怎樣？同意嗎？」

「不，我得好好考慮一下再答覆妳。」

「你考慮吧，我給你半天時間，天色一黑你要答覆我！」

「假如我拒絕呢？」

「拒絕？你以爲可以嗎？不，你不能拒絕，也不敢！」白骨仙姑胸有成竹地說：「我借用是借定了，通知你不過是給你的面子，你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你們必須在明天午前搬離這裡，十日後等我做完法事，你們才能再回來！」

「這麼說，你是不用等我同意了？」

「你可以這麼說！」

「好吧！我也不妨坦白回答妳，辦不到！我不借！」

「姓柳的，你最好考慮清楚才答覆我，意氣用事，會令你後悔！」

「不必了，我絕不後悔，妳想怎樣就說了吧！」

柳英揚的話已經說得清楚不過了，因此，白骨仙姑也不在這個問題上再糾纏下去，只是說：「燈已經挑亮了，話已經說明了，再說就多餘了，柳英揚，你留意點吧！話不投機半句多，我也應該走了！」

「仙姑眞事忙，我也不敢勉强妳，再見吧！」

「姓柳的，你似乎相當重友情、重義氣，我不妨告訴你一個消息，你姓桂、姓舒的兩位朋友都在我這兒，下次我們見面時，我會帶他們來見你的。」

「什麼？妳是說，舒文長和桂自安在妳那兒？」

「這有什麼奇怪？我叫他們待在這兒，他們就得待在這裡，我說要借用你的水雲莊，也一定要借用，你等着吧，四天之內，我會再來找你！」

「白骨仙姑休得欺人太甚！」周湛森忍不住了，陡然站起，大聲喝罵。

「你少給我出聲，我不是跟你說話，你還不配！」

周湛森被侮辱，更怒，忿然撲出，一句「惡婦」未完，白骨仙姑揮袖拍出，喝道：「憑你這一句話就該沒命了！」衣袖陡然長了幾尺，「啪」一聲打在周湛森的脖子上，然後沉手把他扯近，再抖手袖一甩，周湛森一個龐大的身軀便被甩得倒跌出去，撞爆頭腦，當場死去，這裡說來一大堆，但在白骨仙姑來說，却是連成一氣，不過是刹那間的事，以致柳英揚、包萬斛兩人驚愕得來不及出手相救，直至周湛森被撞死，他們才大爲震怒，猛撲向白骨仙姑。

「你們都嫌命長了？你們比他怎樣？他也不堪一擊，你們能佔得了好處麼？哼！滾開！」雙袖一抖，疾如閃電，兩股勁風分別襲擊柳英揚及包萬斛二人，他們曾目睹周湛森慘死，現在仍血流未停，都爲之心怯，不自禁的向後疾閃，先避來招，再伺機報復。

這想法算來不錯，可是這一趟却錯了，他們一閃身，白骨仙姑冷冷的叫喝了一聲：「那兒走？」奮力揮動雙袖，似要進擊，實則乘機逃去，等到柳英揚、包萬斛二人發覺，她已經跑出了幾十丈了，再也不容易追得到，柳、包二人大駡，可惜無補於事，更白白花費了氣力！

周湛森死了，舒文長、桂自安又失陷在白骨仙姑手中，頓教柳英揚心亂如麻，六神無主，不知如何是好。

柳英揚問計於包萬斛，包萬斛也沒有主意，因爲這個決定實在牽連太大。

因爲，如果答應借出水雲莊，不知白骨仙姑有什麼陰謀，將來傳到江湖上去，自己大半生威名就此掃地，這麼犧牲未免太大了，要是不借，舒、桂二人只怕連性命都不保，而桂自安與舒文長是因爲聽到消息，專誠到水雲莊協助水雲莊柳英揚的，假如就如此死去，雖非死在柳英揚手上，却也和柳英揚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此後柳英揚每念及

前我已經沒命了，就算這次眞個喪命在白骨女妖手中，我也已經多活三年啦，我絕不怕她，我倒要看看她！」

「哥哥，你要看什麼？我也看。」小冬仰起頭噘着小嘴，望着馮江，馮江一把抱住他，說：「咱們到外邊去玩吧！別吵着爺爺與包爺爺了。」

「阿江，難得你如此有義氣，不枉我救你一場，不過，你不會武功，白白送死實在於心不忍，你還是好好的想一想吧！不必義氣用事，不如你帶小冬離開這裡，暫時到別處避一避，將來打聽到這兒沒事就回來，如果發生不幸，你就代我柳家保存這點骨肉吧。」

「老爺，我也覺得讓少爺迴避一下的好，白骨女妖雖不可怕，但瘋狗也會咬人，少爺年少，不知危險，能避開一下倒是好的，不過，照顧少爺的應該是表少爺，不是我！」

「你先出去，讓我想想，你自己也想想。」

「是，老爺。」馮江和小冬跳跳蹦蹦的離開了，留下在書房的，依然是柳、包兩個老頭子。

柳英揚看着馮江的背影，讚嘆地道：「阿江這個孩子眞夠義氣，也有志氣，不枉我救他一場了！」

「我留心他說話，覺得他有一股蘊藏不露的英氣，不似是個等閒人，莊主，他眞的不會武功？」

「據我所知他是不懂武功的，三年了，從沒見他舞刀弄劍，如果他懂，不會隱藏得這麼久的！」

「這也是，特別是對於一個年輕人，更難掩飾，看來，還是要靠我們這兩個老骨頭去應付了！」

兩個老人商量再商量，最後還是覺得把老幼撤離，留下莊丁守護較好，於是便下令各人收拾細軟，準備入夜之後撤離，覺得白天太過哄動，驚動白骨妖婦，他們估計白骨妖婦必然留下暗哨監視自己，白天行動很不方便的。

但是，白骨仙姑來得比他們估計更快，天色未黑她就來了，她聲言要用書房及客廳，還要借用客房。

她提早到來，打破了柳英揚撤退婦幼的計劃了。

柳英揚指責白骨仙姑言而無信，說過四天才來，即晚就來了。

白骨仙姑冷然道：「柳英揚，你自己聽不清怎能怪我？」

「我聽不清？我那裡聽不清？」

「你就是聽不清。」白骨仙姑說：「我說四天之內到來，你有沒有聽說？」

「沒有。」

「那麼，我問你，現在算不算是四天之內？還是四天之外？你說。」

「妳說四天……」柳英揚一想，果然是自己疏忽，給人家捉字虱了，說不了一句，自己停了下來，不再說下去。

「怎麼？你現在想清楚了？不再說我言而無信啦，是不是？」

「不管怎麼樣，妳總不能這樣使奸弄巧！」

「不，不是我使奸弄巧，是你自己糊塗，你們兩位請出去吧，這兒我暫時是我用的地方！」

柳、包兩人又氣又恨，不甘心離開，又不得不離開，那種難過的心情，惱恨的表情，都使他們默言無語，依然不肯舉步。

突然，馮江的聲音自外邊傳入來，只聽得他呼喝：「你們是什麼人，亂動這裡的東西？還不停手！」

「臭小子，你凶什麼？嫌命長了，滾！」

一個中年人喝叫，隨即有人發出一聲慘呼，柳英揚以爲是馮江給人打傷了，心頭一動，人也出了書房，走向客廳。

不料人在走廊中，已聽到馮江冷冷的道：「你還敢不敢對我無禮？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也容你撒野？我警告你們，誰要是再敢移動一下這裡的東西，我就拗斷他的手，我有言在先，你們不要後悔！」

馮江說出這樣的話，當然不會有問題，早先慘叫的必然不是馮江。如此一來，柳英揚放心了，也感到無比的奇怪。

白骨仙姑這次帶來了六個人，兩個跟她去了書房，四個在客廳，客廳的四個已經傷了一個，留下來的三個都給馮江威嚇出一身冷汗，停了一陣，但也只是一陣，跟着便由那個痳臉漢子開口了，他說：「小子，你是什麼人，敢來阻止？你們莊主都答應了，你敢反抗？」

「誰說莊主答應了？我沒聽說，除非莊主對我說，叫我不必理，現在，你們再是移動一下廳中任何東西，我都不會放過你們的！」

痳臉漢子心中驚懼，表面却不承認，他怕白骨仙姑責怪，結果是試探地移動一張太師椅，椅脚剛移動了幾寸，痳臉漢子突然發出一聲慘叫，縮手不迭，並向後退，驚悸狼狽，兼而有之，他們兩個同伴見狀都惴惴不敢再試，同時，白骨仙姑也出現了。

她向馮江一瞥，微笑道：「後生可畏，果然不凡。」說着話，便向馮江走過去。

當對方相距在五尺之間，白骨仙姑陡然一抖右袖，一道白影，便有如閃電般射向馮江，又快又勁，

看得柳、包二人都爲之驚叫起來，但是，他們看走了眼，驚呼未出，另一聲慘叫已經傳出。

白骨仙姑的長袖捲上了一個人，纏着拖了回來，但仍未反甩出去，先嚇倒白骨仙姑自己了，因爲她發覺長袖纏着的不是馮江，而是她自己的人，馮江呢？他仍然站在對面，正冷笑的輕視她。

白骨仙姑想不到自己會栽在這個年輕人手中，一張臉無處擱，漲紅到耳根，急忙解開長袖，一看，糟了，已經氣絕，返魂乏術了，這已經夠白骨仙姑難堪了。

偏是馮江在旁冷嘲道：「自己人嘛，怎麼也下毒手，就是有什麼過不去，也該包涵包涵，怎麼可以下這樣的毒手？不怕其他人感到心寒麼？」

白骨仙姑那張老臉變成茄色，全身都微抖着，再不打話，奮力一抖手，袖子再向馮江進攻。

馮江橫裡一閃，讓出二步，不遠也不近，正好站在白骨仙姑打不到的地方。她的長袖，假如再長多三寸到五寸，就可以沾到馮江身上了，可是就差了那麼三寸到五寸便落了空了，白骨仙姑明白，這無關自己的袖長短，完全是因爲對方目光銳利，判斷正確，閃得恰到好處，她的袖子即使再長一尺，他一樣也可以迴避的。由此，她知道對方確實是一個勁敵，不容有絲毫輕視和疏忽。

馮江連避三招之後，挺身一站，道：「我尊重妳是莊主的朋友，所以讓妳三招，現在三招已過，我不會再客氣了，妳聽到了沒有？」

「少跟我逞强，看招吧！」白骨仙姑盛怒之際發招，用勁更足，雙袖連環吐出，左右夾攻，把馮江登時罩在大白袖之內。

「好呀，又用纏脚布，臭氣薰天，中人欲嘔，好不要臉！」人已閃左避右，滿廳的遊走，滑如狸貓，在白骨仙姑的衣袖之間閃動，有如表演雜技，十分好看。

白骨仙姑的雙袖越來越緊，圈子越縮越小，突然一聲異響，原來已把馮江纏住了。

她沉手一扯，口中冷喝道：「臭小子，你還有什麼本領，使出來吧！」右手把馮江扯回來，左袖向前一抖，疾拍他的面門，柳、包二人見狀不由大驚，一齊喝叫，撲出搶救。

但是，他們又看走了眼，他們還沒有撲到，眼前影子翻動，原來馮江打了一個觔斗，等到再站到地上，白骨仙姑的兩隻袖子已經絞纏在一起，她再也抖解不開了。

馮江嘲諷地說：「怎麼？這一回妳應該拿本領來了！哈哈，我倒要看看妳怎麼把雙手伸得出來！」

白骨仙姑的雙手是藏在雙袖內的，長袖給人封住了口，要想把手伸出來實在是不容易，除非棄了袖子，但那麼一來就笑痛人家的肚皮了。可是除此之外更別無他法，這一來倒叫白骨仙姑氣得連粗口也罵了出來。

白骨仙姑帶來的人都已是馮江的手下敗將，懾於馮江的威勢，已經不敢妄動了，這時見白骨仙姑也受制，柳、包二人又守護在側，更是不敢輕舉妄動了。

所以，白骨仙姑雖然受制，他們也不敢出手，自然，以白骨仙姑的性子，她是不會在這許多人面前向下屬求救的，而那些人也利用她平日未經呼喚不許妄動的訓示，袖手旁觀，不予援手。

白骨仙姑給馮江制住，無法褪得出雙手，又無法傷得了馮江，形成了僵持之局，而這樣的一個局面，對她是十分不利的。

她必須急速的解開雙袖，否則，後果如何，不堪設想，但如何才能解得開袖子呢？她又一時無計，一急之下，便暗運內勁，以求僥倖，暗勁一發，由袖子直傳過去，希望能震傷馮江，不料暗勁發出却似泥牛入海，一去無踪。馮江談笑自如，彷如不覺，她再試一次，結果如前，知道碰上了高手，開始感到了心寒。

馮江在對方兩次發動了暗勁之後，冷笑了。他說道：「怎麼？茶杯裡也想起風浪，螢火蟲也想炫耀光芒？妳還是乖乖的叫人回去將周、桂兩位前輩送了回來，這樣做對妳有好處，若果妳再逞强，就莫怪我手下無情了！」說着話，不知怎的，只見他雙眉一軒，兩隻本來被貼身纏着的手，忽然滑了出來，脫出在白骨仙姑的雙袖之下，迅速的抓着白骨仙姑雙袖，把她一步一步的扯過去。

看得出白骨仙姑在掙扎，却又無法抗衡，忽然她怒道：「你想怎麼樣？」

「我想怎樣？我只知古人說過見堯舜，講仁義，對紂桀，動刀槍，對妳呢？我是以牙還牙，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讓妳知道被人整治的感受，到底是怎麼樣的滋味，妳怎麼樣整治人家，我也怎麼樣加諸妳的身上，就是這樣！」

白骨仙姑這一趟駭極了，她生平不知用多少種狠毒的手段整治過別人，叫她想也想不起，記也記不起了，但被整治者的痛苦表情，却是很記得的，當時，火燒不到身，她不覺得痛，還笑呢！此刻，馮江要用同樣方法對付她，等於說，別人曾經出現過的痛苦表情，亦會出現在她的身上，這叫她怎不驚駭？

不過，白骨仙姑終非等閑之人，她冷冷一笑道：「諒你沒這個膽！」

「妳以爲我不敢？要不要馬上試一下？」

「你別忘了，姓桂的和姓舒的仍然在我的手中！」

「這個我知道。」

「你記得就好了。」

「這又怎麼樣？我倒想不出兩者之間有什麼關連？」

「你眞想不出？」

「是想不出！」

「那麼我告訴你吧！只要你敢動我一下，他們就會沒命！」

「眞的？」

「當然是眞的！」

「那麼我也要試試！」說着話，雙臂一抖，手腕運勁直揮出，透過對方兩隻袖子傳到對方身上，然後雙手倏又互交一沉，白骨仙姑竟然無法站得穩，向側倒了下去，「蓬」一聲撞向地下，肩膊與股骨首先着地，痛得她大驚大叫，可能撞得她很痛。

「這一下怎麼樣？算不算動妳一下？如果妳說不算，我還可以採用別的方法動妳！」

「臭小子，你眞不讓他們活了？」

「他們是死是活，妳去決定，妳是否能活則由我決定，這是兩件事，妳別混爲一談。」

「好，你等着瞧！」白骨仙姑仍不服輸，對還未逃走的兩個人之一位說：「龍丙，你去叫九爺把姓桂的和姓舒的兩個重重的折辱一番，替我出氣！」

「是！」龍丙說，就要離去。

「慢着！」馮江把他喝着。

白骨仙姑得意地說：「怎麼？你怕？」

「不，妳猜錯了！」

「我怎麼猜錯了？難道你不是把龍丙叫住了麼？」

「這不是猜，妳看得到，自然不會錯。」

「那又是什麼？」

「妳別打岔，聽我說下去就明白了。」

「好，你說！」

龍丙給馮江喝住不敢走，等他說話，他看着馮江，只聽得馮江冷靜而有力的說道：「你是龍丙？你不要聽白骨仙姑的話，你照我的話回去告訴你的九爺吧！整治姓桂姓舒的是不必了，叫他把他們乾脆殺了替白骨仙姑報仇吧！你叫他快點照做，否則，我殺了白骨仙姑就去找他，他便無法替白骨仙姑報仇了。我話說完了，你可以走啦！」

馮江一揮手，叫龍丙快走，他這一來却嚇怔了白骨仙姑，她大聲叫：「你不要他們活？」

「他們又不是我的朋友，他們的死活和我有什麼相干？何況我殺了妳之後，還有把握可以殺死妳的九爺替他們報仇。」

白骨仙姑完全潰崩了，她本來以爲有人質在手，就可以威脅對方的，不料對方比她更心狠手辣，不是自己的朋友竟全不關心，這麼說，她就失了憑藉，沒有了討價還價的本錢，除了不惜以死相拚之外，就只好低頭了，乖乖的聽對方的話了。

她偷看馮江，見他臉現殺氣，似眞下了決心，已是一驚，再聽他催促龍丙道：「龍丙，你還不去，等什麼？等死？」

白骨仙姑心頭一寒，急叫：「龍丙，等一等！」

龍丙本已起步，又停了下來。

「白骨仙姑，妳想叫他先替妳收屍？」

「臭小子，算你夠狠，我認輸了。」

「何必妳認？本來就是輸了，不認也不行了。」

白骨仙姑不答，叫龍丙去請九爺把舒、桂二人放了。

「是。」龍丙行了一個禮，走了。

白骨仙姑道：「臭小子，你現在可以放心啦，還想怎樣？說吧！」

「白骨仙姑，妳以爲我會相信妳的話了？一句話，就會把妳放走？沒有這麼容易，哼！我會相信妳一句答話？」

「你敢侮辱我？你不信我的話？」

「當然不相信，我連自己的話有時也不敢相信呢！」

「你這是什麼意思？你想撒賴？」

「沒什麼意思，妳不見我剛才叫龍丙去殺姓舒的和姓桂的麼？我本來下了決心的，但妳又把我的決心改變了，我連自己的話也不能相信，何況是妳說的話？我又怎能相信呢？」

「你要怎樣才能相信？」

「很簡單，等姓桂的與姓舒的兩位活着回來，證明無生命危險後，我自然會相信了！」

「臭小子，你好厲害呢！」

「我是不是厲害，妳這麼快就下結論未免太早了，妳最好還是冷靜點，等見到了事實之後再說吧。」

白骨仙姑不論在武功上，或口才上都輸了一籌，所以氣極了，同時，對馮江這個人也莫名其妙的產生了敬佩，這種由恨生敬的心理，是很微妙的，她生平甚少受挫，如此給人制住無法可施的更少，但這樣面對面的站着十分尷尬，特別是

馮江目光灼灼的注視着她的時候，竟然出現嬌羞態，臉紅極了。

她問：「你怎麼了？我們就是這樣站個三天三夜？」

「妳覺得不好麼？就是站三天三夜，有妳這白骨仙姑作伴也好，最少不用怕鬼。」

白骨仙姑「哼」了一聲，不再說話，不過，再過了一會兒，馮江便點了她五處穴道，讓她在一角休息，自己則坐在一旁監視。

柳英揚與包萬斛兩人至此才眞的放了心，當馮江叫龍丙去通知九爺殺死舒文長及桂自安的時候，他們驚駭得無法控制自己，要出面喝止，後來他們總算忍住了，要不，可能會把事情搞垮了，他們暗暗慶幸自己沒有出口，也暗暗慚愧，覺得自己的才智、武功都遠遜馮江，更慚愧的是長期看走了眼，認爲馮江祇是一個普通的青年，還好一直以來對他不壞，否則，就更不知把臉皮向那裡擱了。

柳、包兩人要求馮江到書房飲酒，由別人看守白骨仙姑，馮江認爲不可，他說他用的只是普通點穴手法，以白骨仙姑這身武功，很容易就可以衝開，若由別人看守，隨時都有危險，所以必須由他自己看守，以防不測。

「那麼，我們在這裡坐一會吧。」柳英揚遷就馮江。

馮江道：「老爺……我以爲……」

「馮英雄，你別再以老爺相稱，我一直看走了眼，以下人待你，已經是十分慚愧，你若再這麼叫，我就更難過了。」柳英揚急急的插口道。

馮江道：「老爺，你還未曾知道我眞正的身份呢！我眞是你的莊丁呀！」

「馮英雄，不管你怎麼樣，過去的都不必計較了，你既然救了我柳家，就夠我以恩人相稱，只以英雄相稱已經是不客氣了，你若再以老爺叫我，你想，我怎麼有臉見你？」

「莊主，我看這樣吧，你也不必叫他英雄，就以伯姪相稱，仍然叫他阿江，他則叫你伯伯，這樣不但可以避免尷尬，也顯得親密，馮江與小冬本來是相處得很好的，讓他們仍然以兄弟相稱不是很好嗎？」

柳英揚心中暗喜，口中却說道：「這個，也怕受不起呀！」

「老爺已經不計較過去，不以莊丁視我，我就大膽叫一句莊主或柳伯伯吧，我想，現在不是坐下來喝酒的時候，如果柳伯伯不以我狂妄見責，我倒想請兩位巡視一下全莊內外，並通知大家小心警惕敵人突然來襲，照我忖測，龍丙走出不遠就會碰上他們的九爺的，他得了消息之後，必然立即趕來，他們人數可能不會太多，但是狂野兇狠，不易抵擋，若我們不早作準備，猝然遇敵，必然要吃虧，不知兩位伯伯以爲如何？」

柳、包兩人均表同意，還稱讚他想得週到，欣然而去，但白骨仙姑則憤然之色躍現臉上，恨恨地咒罵馮江，馮江不以爲忤，問她道：「白骨仙姑，妳知道得比我更清楚，妳說我猜測得怎麼樣？不會太離題萬丈遠吧？」

「你不要高興得太快，等一會兒九爺來了，可有你好受。」

「眞的？九爺有這麼厲害？」

「你逞強吧，到時你就知。」

「我看來是不能不見見這位九爺了！」

「哼！你等着瞧吧！」白骨仙姑恨恨地說，似乎蘊有無限恫嚇在內，可是聽在馮江耳中，他却無動於衷，彷如未聞，他的鎭定與冷靜，都足以使對方爲之心折。

白骨仙姑心中暗想，這小子姓馮，叫馮江，年紀輕輕的怎會如此厲害，按照他的年紀，是絕對沒有這份功力的，就算他未出娘胎便開始練武，也不可能有此功力，他必然另有奇遇才能如此，他有什麼奇遇？最可惜是早先自己根本連跟他過招的機會也沒有，就已經被他制住，連他是那一門派的傳人也不知道，她試過幾次，果然內力未損，穴道可以衝擊得破，她不明白他何以如此，但是高與他如此。

過了一段不長不短的時光，白骨仙姑已經暗將被封的五處穴道都解了，心中甚喜，注目馮江，他却半閉着眼養神，一動也不動，她還怕他有假，故意伸臂揚指，試他的反應，他竟然一無所覺，她的膽子大了，站起身，向外作逃走狀，他仍然沒有反應，她乃決定逃走，可是她又不甘心，輕移兩步之後，正要向外狂奔之際，陡然心頭一動，便咬着牙，橫下心來，再走回頭，三枚暗器猝然出手，疾射馮江。

馮江仍然巍然端坐，她又是緊張又是興奮，以爲鴻鵠將至，想不到情勢疾變，她這一方暗器才出手，那一邊馮江突然離開了坐位，人已閃開，暗器當然打空，白骨仙姑大驚失色，轉身狂奔，可惜遲了。

暗器射在牆上，發出火花與聲響的剎那，白骨仙姑已被一雙無聲之掌擊在後肩上，她禁受不起，慘叫了一聲，蹌踉歪斜，汗下如雨，她試用左手，已無法如願，知道琵琶骨已被碎裂，功力再也無法使用了。

暗將右臂微試，心中稍爲安心，正感到不幸中仍有幸，突然劇

痛攻心，幾至昏倒，及至清醒過來，知道右手也給毀了，不能再使用內勁了。

白骨仙姑的年紀不少，琵琶骨被毀，此生大約是難以練功了，想到大半生橫行江湖，殺人無算，到老來却落得如此的下場，內心的悲憤，倍於常人，怨毒的目光簡直可以毒死河魚，因爲她怕受辱。

她又想到自裁，但又想看看九爺如何收拾馮江，何況，好死總不如惡活呀，白骨仙姑在心緒混亂中坐了下來。

白骨仙姑十分不幸，她剛剛坐在牆邊，便聽得蹄聲「得得」，兩騎快馬到了水雲莊，來的竟是桂自安和舒文長，陪着他們一起到客廳的，便是莊主柳英揚和包萬斛。

白骨仙姑看到他們，恨極了，她恨自己剛才過於魯莽，假如悄然逃走，可能已經逃出了水雲莊了，說不定見到了九爺，再說，在路上一碰到舒文長、桂自安兩人，抓住他們，也可作個擋箭牌，可惜自己一時魯莽，失去了這個機會，此刻已不用作此幻想了。

桂、舒兩個看到白骨仙姑頹然坐在地上，還不知道她已經武功被廢，就是柳、包二人也不知道呢。

桂、舒二人正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恨上心頭，不約而同的撲向白骨仙姑，似乎要把她吞下肚去，才可消心頭之恨。

但是，他們剛撲出，就給馮江攔住道：「兩位老前輩，暫請息怒，她已經失去武功，再也受不起兩位輕輕一擊，我留着她仍有用處，希望兩位老前輩暫時息怒，留她一命，她的九爺盧九仞快到了，我們也該有個準備。」

桂、舒二人還不知馮江的身份，但聽他能說出白骨仙姑失去武功，又說出盧九仞就快到莊外，便知他是一位有份量的人物，所以對他也不敢過於輕視，看他一眼，再看柳英揚一眼，想聽聽他的意見。

柳英揚把馮江介紹給桂、舒二人認識，並且說出他折服白骨仙姑以及是他向白骨仙姑提出，要她請求盧九仞釋放桂、舒二人的。

桂、舒二人得悉內情之後，對於馮江請求他們不可出手，他們當然不會反對和反感了。

桂、舒二人很驚異於馮江年紀輕輕而有此本領，便深深一揖向他致謝。

馮江急忙還禮道：「兩位老前輩，請勿折煞小侄，嗯，盧九仞來得好快啊！」轉臉望向廳外，道：「盧老板，勞你大駕遠來，眞有點不好意思，柳莊主老人家在這裡，還是請你下來見過柳莊主吧！入廟拜神，入莊見主，你盧老板好意思就這麼失禮？」

馮江此話一出，房上果然飄落下一個五旬過外，五短身材，四肢粗壯，全無老態的人，他身型壯碩，看來體重不會少過一百五十斤，但是，他却落地無聲，輕身功夫好極了，他露了這一手，柳、包二人都爲之駭然。

「好俊的一式『飛絮墜地』，難得！難得！」馮江脫口稱讚，盧九仞突然變色，似乎還打了個冷戰。兩道寒光射往馮江的身上，沉聲喝問：「你是誰？」

「盧老板，我們曾經見過面的，只是你惡人善忘，記不起我罷了，我叫馮江，你大約已經記不起了，不過，不要緊，我不敢高攀敍舊，你大可放心，就當作今天第一次見到我這個人好了。」

「哼！你認識我用的是『飛絮墜地』，當然也識得它的來歷了，是不是？」

「你一猜就中，我衷心佩服，白骨仙姑就在這裡，你已不再爲難桂、舒二位前輩，我也應該交還她給你的，盧老板，過去的，我們到此一筆勾銷，你看如何？」

「慢着，你先回答我幾個問題。」

「你是要和我商量，還是要向我審問，我希望先知道這一點。」

「你說商量也好，審問也好，查問也好，總之我要知道，你必須回答！」

「要是我不回答呢？」

「這，不用我說明，你自己知道有什麼後果！」

「既是這樣，盧老板，你不用問了，還是說說後果吧！省得白費時光！」

盧九仞想不到他會這樣的回答，於是爲之一怔，似乎感到受了侮辱，勃然震怒道：「不行，你必須回答！」

「盧老板，對不起，這可由不得你了，問不問在你，答不答在我，你說對不對？」

盧九仞氣紫了臉，瞪了眼，臉皮也在發抖，十分之嚇人。

柳英揚等都感到心在緊縮，如受重壓，更替馮江擔心。

可是移目馮江，只見他氣定神閒，十分輕鬆，一點也不緊張，那不知是他自信心强，還是沒看出敵人的可怕。

客廳中突然變得可怕，很靜，似乎空氣一下子凝固了，連大家的呼吸也有困難，傳出了聲響。

嘈吵會使人難受，過以寂靜，有時更會使人無法忍受，此刻就是這樣，客廳寂靜如死，各人都感到快要窒息了。

盧九仞突然飛出一掌，看似雷霆乍閃，隱隱有風雷之聲，掌風所至，帶動了廳中椅桌，亦爲之移動

了起來。

馮江屹立不動，右手掩住胸腹之間，左手食中二指一併，其餘三指曲起來，指尖內向掌心，只用食中二指爲主，迎向來掌，直指掌心以攻對攻，半分不讓。

盧九仞掌勢已成，內勁正吐，忽見此招，突然變色，慌忙收掌，避過來招。

馮江一擧手便解除危險，令柳、桂等人大爲興奮，喝采起來。

盧九仞一招就被迫了回來，心頭凜然，同時也有所發現，脫口喝問：「你是江茂生的什麼人？怎會懂得江家的武功？」

「好眼力，一眼就看了出來，盧老板，你跟江家又是什麼關係？你怎麼又識得江家的武功家數？」

馮江這一反問，使盧九仞啞口無言，臉有愧色。

於是馮江再說：「你意圖霸佔江家秘笈，不惜千方百計討好江茂生，初時，江茂生確是受到你蒙騙，相信你的，可惜你行爲不檢，又在酒後失言，自己洩出秘密，使江茂生知道上當，急忙補救，把江家秘笈給了別人隱藏，而你得不到秘笈，便把江茂生殺了，丟在河邊，因爲聽到了人聲，擔心被人發現，匆匆走了。

「盧老板，你想不到當時嚇走你們的人是誰吧？我也在內呢！江茂生並沒斷氣，還能交代後事，我曾答應他，要替他們江家報仇，十多年來，我無時或忘，終於等到了今天，神差鬼使，使你自己送上門來，這是報應，也是天意，你對此還有什麼話可說？」

「你一派胡言，不值得我分辯，你乳臭未乾，也不值得我注意，你還是替你自己的小命打算吧！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偏要多事逞强助人！」

「盧老板，你怎麼說都可以，但你想活着離去，却是夢想，血債血償，你已經不知佔了多少便宜了……你接着了！」

馮江由腰帶解下一柄長達三尺六寸又長又薄的利劍，隨手輕輕一抖，斜向上指，招式原是平常，不値得懼怕，但是看在盧九仞眼中，却心頭發寒，如見蛇蠍，不由自主的後退了兩步，和馮江離遠一點。

馮江冷冷一笑，道：「姓盧的，你本是一個自小無父無母的孤兒，給人收養長大，又教以武功，可是你却狠心狗肺，欺師滅祖，還要把恩師一家趕盡殺絕，連同門也不肯放過，要獨佔師門秘技，橫行江湖，稱霸武林，後來，得知江家有獨步武林的玄天劍譜，你又殺害江家的人，你敢說這不是事實？你能提出事實反證……」

「你到底是什麼人？說！」

「你問我？我原姓馮，就是你殺不盡的師門之後，我也姓江，江茂生是我義叔，是他哥哥把我救出來，將我撫養成人的，你想不到吧！你得不到的江家玄天劍譜就在我手中，今天，我要替我爹爹和娘親報仇，替我馮家和師門的師兄姊報仇，也要替義叔江茂生報仇，這柄劍，就叫做玄天劍，你得不到的玄天劍譜，也得不到玄天劍，你是命中該絕，才會自己送上門來，還有什麼要問的，你就問吧？也好叫你死得瞑目了！」

「好呀，原來你便是馮家的死雜種，當年一念之仁，放過了你，想不到便成了今天之敵，怪不得古人說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了！你，你雖然有人幫手，我也不怕你，你叫什麼，也報上名來！」盧九仞向馮江的背後一指發問。

馮江本能地轉過頭來，盧九仞把握時機，猝然猛發一掌，柳、桂等人在驚吼，跟着叫的不是馮江，却是發招偷襲的盧九仞。

原來馮江在回頭之際，突然引劍指向盧九仞，盧九仞料不到他有此一着，猛發一掌，無奈不管用，他的掌心居然對正劍尖，掌力一發，劍氣亦吐，掌力寬闊，劍氣凝聚成線，竟然擊破掌勁，直抵掌心。

雙方都在進攻，無法廻避，結果，盧九仞雖然考慮得快，移歪了手掌，手掌仍然被劍氣刺中，破解了盧九仞不少勁力，也痛死了他，甚至驚叫後退。

「那裡去？」馮江轉望盧九仞，見他似有逃走的意思，便抖劍出掌，先行發招，把他纏住了。

馮江這一柄玄天劍原是寶物，揮動起來，隱隱夾雜有雷鳴之聲，增加聲勢。

馮江蓄意報仇，用招甚狠，不幾招已把橫行江湖二十多年的盧九仞困在劍氣之內，他只有掙扎的能力了。

白骨仙姑希望成空，不願再活，在馮、盧二人打得起勁時，她自裁自盡了。

盧九仞也是一個用劍能手，對玄天劍也略知一二。過去，就是仗着這幾招奇招，擊敗過不少成名英雄人物，享譽江湖，可是，這時他的對手却是精通玄天劍法的高手，使的又是玄天劍，這麼一來，盧九仞自然有相形見拙，發不出威力之感。

反之，馮江却把玄天劍法發揮得淋漓盡緻，一招接一招，一式連一式，如長江之水滾滾而來，綿密得無隙無縫，處處都透不進招去。這樣打法，吃虧的當然是盧九仞了。

盧九仞打了一會，自知不免一

死了，索性把心一橫，作出拚命的姿態，在久困之下，突施反擊，他以數十年內力狂攻一掌，勢似裂岸駭濤，果然把馮江的劍光震散，劍鋒震斜，他則趁此一剎時刻飛身撲向柳、桂等人，實行擇弱進攻，企圖擄取人質。

他與柳、桂等人相距不過幾丈，這邊飛身一撲，那邊就受到了威脅。

柳英揚見盧九仞撲來，便站了起來，橫刀於胸，迎敵疾劈，威風凜凜的是不弱，盧九仞也不敢小看他，劍鋒略偏，避過鋼刀，指向柳英揚左臂。

柳英揚沉勢退後一步，猛的一個硬劈來招，刀劍相交，「噹」的一聲，柳英揚感到虎口劇痛，全身受震，不由自主的退後了兩步。

柳、盧二人一經接觸，强弱立判，要不是盧九仞先受了掌傷，這一硬拚，柳英揚可能要受到內傷了。

柳英揚退後，盧九仞立即追擊，但是，雖然如此，也因給柳英揚一阻，便緩了一緩，再要追擊，馮江已自後追到，以一招「佛光普照」迎頭罩下，迫使盧九仞回劍自保。

跟着，馮江又展開漫天劍影，把盧九仞困在劍氣之內。

柳英揚也是未現老態，積有數十年的功力，竟然接受不了盧九仞的一招，這才知道盧九仞的厲害，的確是非同小可，也由此而顯得馮江的不凡。

盧九仞在苦拚了三五十招之後，越來越覺得不是味道，終於迎上了馮江的劍鋒撲去，讓玄天劍刺中心窩，還再打了片刻，飛劍擲傷了舒文長，才倒地死去。

盧九仞這樣的死法，倒有點出乎各人意外，但既然是事實，也就不必猜忖了。

桂自安走了過去，踢了盧九仞一腳道：「昨天，這傢伙還對我們作威作福，不可一世，自以為天下無敵，遲早會當上武林盟主，號令武林，怎知道只隔了一天，一切都變了，盧九仞死在馮江的劍下了。」

馮江設了父母、師兄弟姐妹、義叔等人神位，然後，割下了盧九仞的腦袋當天拜祭，自然，桂、柳等人也一起行禮拜祭。

水雲莊有不少莊丁，搬運掩埋一些屍體自然不難，而且，這些用不着莊主費心，他吩咐了幾句，就會有人去處理了。

莊主柳英揚在書房中擺了一桌酒，慶祝這次的勝利，同時，莊主問及馮江與他的關係，馮江說他在五歲左右便聽得義父說過，有一年義父路過水雲莊，忽得急病，無法走動，路人都怕事，也怕傳染，不敢接近他，更不肯幫忙，後來，幸得柳英揚經過，把他抬回水雲莊，悉心調理，他義父才得重生。他義父常常提起這一點，又再三叮囑他施恩不望報，受恩不可忘，叫他有機會到水雲莊時，就要圖報，因此，他學成之後，義父又過世了，他便到水雲莊來，伺機圖報。

柳英揚記起來了，他確實曾經救過一個這樣的人。

想不到當年一念之仁，却解了今日滅莊之危，可謂異數。

舒文長和桂自安都因為馮江擊敗白骨仙姑而得以生還，此恩此德，實不易報，除了敬酒之外，只好留待後人去報了。

席間，各人多喝了幾杯，都不如先前的拘束，年紀的隔膜也減少了，再問及馮江的身世，知道他尚未娶妻。

桂自安作毛遂自薦道：「馮世兄，我有一位幼女，尚未訂婚，相貌雖然醜陋一點，人品倒還過得去，如果馮世兄不嫌的話，我倒可以叫她侍候馮世兄。」

「桂兄，你愛才若渴，倒不肯錯過這機會呢！」包萬斛說：「不過，你說令嬡生得醜陋，就太不老實了，我見過令嬡，眞是個美人呢！聽說她武功好，人品也好，若與馮兄弟結為夫婦，那是天作之合，馮兄弟，你的意見怎麼樣呀？」

馮江甚感謝的說道：「蒙桂老前輩錯愛，我無限感激，但我今年才十八歲，還不是談婚事的時候，那件事，我心領了，還望桂老前輩莫要責怪！」

柳英揚道：「桂小姐實在是才貌兼得的，馮江既以年輕為辭，也不必勉强，婚姻要講緣份，說不定再過幾年，馮江倒過來向桂兄請求呢！」

桂自安實在有點不高興，但各人都這麼說了，他也不好意思再說什麼話，柳、包等有意把話扯開了。

漸漸，大家便忘記了談婚論嫁這件事，各人的話又多了，各人都忘記了時刻，直飲到三更過後才盡歡而散了。

（完）

新派江湖殺手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龍虎雙雄

聲名大噪惹禍端　金盆洗手災難消

明天啟年間，因熹宗寵信乳母客氏及司禮監魏忠賢，弄得乾坤顚倒，朝政極其腐敗，文臣武將人人自危，百姓更是民不聊生。

在此豺狼橫行之時，道德淪亡，人人為求目的不擇手段，天下間似乎除了金錢、權勢、酒色、名利之外，再無人追求其他東西。

普天下如此，武林焉能例外，人人因不知朝廷能維持多久，而紛紛變成逐利之行屍走肉，學武之士有一身本領，追逐名利便更為方便了。

以前武林若出現「妖孽」，九大門派必共同商量，或出言制止，或派人圍剿，務求維持武林平靜之局面。但如今任你如何用言詞恫嚇，均無人理會，而九大門派亦各懷鬼胎，無人肯派精英弟子去圍剿，實際上亦殺不勝殺。

由是風氣敗壞，膽大妄為者更加無所顧忌，為所欲為，弄得武林烏烟瘴氣，而此期間，武林中湧現不少心狠手辣之殺手，這些殺手智勇雙全，甚至遇到大買賣時，互相支持，形成一股勢力……

＊　＊　＊

北風怒號，捲起地上積雪，雪花在半空狂舞。

今夜，雪已溶，風未息，星月明朗，却有幾騎壯漢，騎馬急馳。馬隊後面尚有一輛馬車，車上放着好些罈子。

積雪盈尺，馬蹄點地無聲，馬全是關外良種寶馬，高大神駿，馬隊逐漸把背後那輛雙套馬車拋離。

這是關外靠近庫倫陰，此處有個著名之馬場：追風。這些人都是追風馬場的人，為首那位正是場主司馬追風，背後那七八個大漢，不是其拜把兄弟，便是心腹愛將。

提起司馬追風，關外婦孺均悉。而不管是司馬追風本人，或是追風馬場，在武林中亦是響噹噹，聲名遠播關內。

追風馬場規模之大，養馬數量之多，除官辦之外，首屈一指。司馬追風能有此成就，自然有其本事，在養馬那一行業，幾乎他說了就算是命令，是故固然有不少人欽佩，羨慕他，而對他恨之入骨的亦大不乏人。

司馬追風今年四十五六歲，正是精壯之年，這個馬場起初由其父創辦，但到他手上時方大放異彩。除了他天生通曉馬性，經營有方之外，其武功在東北亦是排在前列，因此很多人雖然暗地恨之入骨，但亦不敢輕舉妄動。

司馬追風有兩個拜把弟弟，老二叫常長春，老三叫溫籍。

常長春主持日常馬場內之大小事務，溫籍則管賬及買賣，他有經商之天份，為司馬追風省了不少開

支，又多賺了不少錢，三兄弟合作非常愉快。

今夜是追風馬場二場主常長春之妹夫之高堂七十大壽，在鎮內設盛宴，司馬追風及溫籍帶了馬場的幾員心腹愛將一齊去賀壽。小鎮距馬場四十里路，因鎮內客棧又小又髒，是以他們決定漏夜趕回馬場。

已交三更，追風馬場亦已在望，司馬追風回頭喝道：「兄弟加快一點，咱們回家又可以再喝個痛快！」這次他們藉出鎮之便，買了一車的好酒，關外的漢子都好喝烈酒，在馬場內幹粗活的人就喝得更凶了，是故司馬追風話音一落，背後便響起一片轟然答應之聲，接着馬蹄聲及催馬聲此起彼落。

司馬追風心情十分之好，又回首道：「今年新春，老三你得花點心思，弄點新花式，讓兄弟們好好過個年。今年的馬崽子長得好，明年生意一定比今年好！」

溫籍道：「弟兄們辛苦了一年，也該讓大家樂一樂。大哥放心，這事包在小弟身上，一定讓弟兄們滿意。」說着話已至追風馬場。

馬場四周用粗樹幹建了四尺高的圍欄，守場的漢子見場主回來，連忙把木柵打開，司馬追風問道：「有否特別情況？」

「場主放心，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咱們照樣巡邏，沒有異樣，與平日一般。」

「好，辛苦了！」司馬追風策馬而進，他背後那些人臉上都露出興奮之色，因為場內藏的酒早已喝光，今夜在壽宴上又不能盡興，是以他們都渴望回家之後，再好好喝個痛快。

司馬追風本身亦好豪飲，同樣還沒喝夠，是故叫道：「老孫！麻煩你下廚，弄些下酒菜來！」話音剛落，四周已響起一片喝采聲。

不料，喝采聲來了，四周又響起一陣陣震耳的喊殺聲……

＊　＊　＊

此刻司馬追風十分愉快，但對蕭逸飛來說，今夜可是最難受的：寒冷、饑餓、緊張一直襲擊着他身心，而最緊張和危險的時刻尚未到臨！

蕭逸飛是位著名之殺手，他第一次受僱到關外殺人，目標便是司馬追風！

殺司馬追風之代價絕對不低，但困難和危險亦絕對不少，儘管蕭逸飛是第一次出關，對關外之情況不熟悉，他還是欣然接下這宗生意。

他到關外已三個月，這三個月他已把追風馬場周圍環境及路徑全摸熟。但他仍然不敢貿然行動，他找到「千里馬場」的馬從武，因為他知道馬從武跟司馬追風有嫌隙，仇恨往往可以使人不計後果。

馬從武果然被其說服，在自己馬場內挑了三十多位精英，隨蕭逸飛到追風馬場附近埋伏。

蕭逸飛早已知道司馬追風今天一定會去鎮裡赴壽宴，是故一早便已埋伏在四周，老天爺幫忙，一早便下大雪，將三十多個人全埋在雪堆裡。這些人都存心扳倒司馬追風，因為本來千里馬場是天下最大的馬場，這幾年給追風馬場趕上，而且看勢頭，千里馬場很難超越對方，除非司馬追風猝然而亡！

入黑之後，蕭逸飛便帶着幾個精幹漢子，冒險躍過欄柵，跑到馬房附近埋伏起來，他們早已約定動手的時間：在司馬追風入屋之前動手。如今司馬追風雙脚已踏上石階，馬從武早已弩了一肚子氣，他第一個自雪地上躍起，撥開身上之積雪，就像一頭餓獅！

＊　＊　＊

長年之風平浪靜，使得司馬追風乍聽見殺聲，竟然先呆了一呆，直至他聽見下面的人叫道：「那來的這許多蒙面賊？張石，你們到底是怎樣守場的！」他這才轉過身去！

只見三十來條漢子手執兵刃，紛紛跳過欄柵向他們奔來。司馬追風心頭大定，哈哈笑道：「就憑這三四十個毛賊，便想打我追風馬場的主意？真是笑話！快敲鑼！點火把迎戰！」他邊說邊緩緩解下身上之披風。

剎那間，馬房的閘門被打開，一大羣馬兒自內衝了出來，馬尾上都纏上着了火的枯枝。三個馬房的馬全部衝出來，那股氣勢極其嚇人，緊接着，馬房起火了！

這剎那，司馬追風登時傻住了，這時候他才知道對方是有備而來，絕不是普通的毛賊！

剛自房舍內聽見聲音，匆匆披衣而出的追風馬場的人，也被這景象嚇呆了！

千里馬場的人趁亂揮動兵刃殺人，由於實行偷襲，開始時非常順利，眨眼間，追風馬場的人已倒下了十來個！

司馬追風霍地將刀抽了出來，叫道：「弟兄們，殺！將這干臭賊殺乾淨！不敢殺人的，便不是男子漢！」

馬兒像發瘋似的在場內亂奔亂衝，那情景正應了一句：人仰馬翻。司馬追風雙馬全紅了，喝道：「快報上名來！」

蒙面漢中無人應他，有的還向房舍發射「火箭」。馬場裡的房舍都以木板建造，一着火便不可收拾。

溫籍一向比較溫文爾雅，這時候人亦瘋了，抽出劍來，呼叫道：「弟兄們，跟我殺上去！」他轉頭見有的弟兄去圍馬匹，又忙道：「先殺人再捉馬！」

追風馬場養了幾十匹馬，人員有百多個，衝出來的馬，雖然只有六分之一，但已把追風馬場的人衝得七零八落，既要提防敵人之暗器，又要提防馬匹衝擊，信心全失！

第四座馬房的馬又衝出來了，司馬追風見馬背上騎着一位蒙面漢，勃然大怒，覷得眞切，躍上一匹奔馳中的馬匹！

他動作乾淨俐落，不愧是養馬大行家！可是由於馬匹吃驚之故，司馬追風尚未勒住馬韁，那馬已人立而起，要把司馬追風甩掉！

平日裡，司馬追風就像是馬兒之司令，可是此刻，那些愛駒似乎無一頭認得他！饒得司馬追風身手敏捷也着了道兒！幸好他反應快，躍了起來，凌空騰折，射向另一匹馬，他好幾個手下看見，都忍不住脫口喝起采來！

說時遲，那時快，馬背上那個蒙面賊，挽弓發箭，向其背心射去！此人出手便令人深信，其人精於射術，把司馬追風之去勢落點計算好！司馬追風若按原定計劃，落在他想落的馬背上，就等於把自己的後背當作箭靶，是故喝采聲戛然而止！

好個司馬追風，他頭也不回，去勢不變，反手一刀，便將長箭撥落，後臀穩穩當當落在馬背上，左手立即抓住馬鬃！

可是那廝也非省油燈，一箭不中，第二箭又至，却是射向馬臀！

司馬追風反手揮刀撥不到長箭，胯下坐騎一聲驚嘶，已人立而起，幸虧他早已牢牢抓住馬鬃，方不至被掀下地去！

衆人剛抹了一把冷汗，驀地見一匹良駒急馳而至，馬肚下倏地飛出三柄飛刀！飛刀奇準，直衝向司馬追風之胸膛！

這一着才是致命的一擊！

三柄飛刀射出，馬肚下翻上一條白衣白褲的漢子來，他動作矯捷，左脚在馬肚上一蹬，連氣都沒喘一口，便向左射出！

人在半空，長劍已經刺出，直刺司馬追風之胸膛！不用說，此人便是蕭逸飛！

蕭逸飛外號「三快殺手」，三快是指劍快、刀快、腿快！他的長劍不但出手快、狠、準，飛刀更快更準，一出手便可射出七柄飛刀，而且輕身功夫在武林中排名，也在前五名之內！

剛才幾個動作，乾淨俐落，一氣呵成，不愧有三快之稱！

整套殺人計劃全由他策劃，一切均在其計算之中，適才只是序幕，直至如今才是高潮！

司馬追風即使能避過那三把飛刀，也避不過這一劍！

蕭逸飛果然沒有算錯，司馬追風上身後仰，驚濤駭浪之中，只避過兩柄飛刀，第三柄插在其左胸上！

他心頭一冷，抬眼間便見到一個白熊似的人影撲了過來，火光掩映下，長劍泛着寒芒，砭人肌膚！他當機立斷，鬆了左手，人即離馬背向後飛縱！

他快，蕭逸飛也快，脚尖在奔馳中之馬臀上一點，去勢更快，劍勢不變，仍指向司馬追風之喉頭。

司馬追風絕非浪得虛名之輩，他有追風之名，亦有追風之實！他一向以快自詡，不料今日遇到老祖宗！你快人家比你更快，何況蕭逸飛是有備而來，豈會輕易錯過這種千載難逢的良機？

司馬追風雙脚未落地，刀已翻起，「噹」地一聲響，刀劍相交，濺起一蓬火星子！

司馬追風立足未穩，他又退了一步，儘管他胸膛作痛作悶，但他有把握反擊並佔上風，因為此刻蕭逸飛在半空，雙脚沒處着力，是故他一退即進！

可是他對蕭逸飛實在太陌生了，死在蕭逸飛手下的英雄好漢，也不知有多少！也不見他左手如何作勢，又有三柄飛刀射出！

兩人距離本近，司馬追風又在前進中，距離更短，待他發現，已無法再移形換位！

「噗噗！」三柄飛刀全射中司馬追風！這剎那司馬追風大叫一聲，手中之刀仍然用力劈出！

「噹！」再一度震耳欲聾的金鐵交鳴聲響，蕭逸飛果如所料，因凌空沒處着力，被撞得凌空打觔斗！說時遲，那時快，司馬追風甩手將寶刀拋出，直取蕭逸飛！

可惜，他剛才那一刀用力太盡，這一拋氣力已大不如前，且那一撞更助了對方一臂之力，雙方距離驀地拉開，寶刀到了蕭逸飛身後，已顯得柔弱無力，只見蕭逸飛左手輕易出了一招，寶刀已在其手中！

司馬追風一口氣登時洩了，瞪着一對無神的眼睛，喃喃地問道：「你到底是誰……」可惜未等蕭逸飛回答，他已「砰」地一聲倒地。

「司馬追風倒地了！」

「司馬追風死了！」

叫聲此起彼落，激發起千里馬場諸人之鬥志！叫聲也同樣激發起追風馬場諸將之仇恨！一時之間，喊殺之聲更響，殺得更慘烈！

＊　＊　＊

火光把大地照亮，光得眩目，

甚至可以清楚地見到，鮮血像烟花噴出，再灑落在雪白的地上，像一朵朵盛開而又艷麗的梅花！

蕭逸飛深知時間一長，千里馬場的人必會全被消滅。他俯身割下司馬追風之首級，衝進人羣中，見到追風馬場的人便殺，時而以劍殺人，時而以刀暗襲，時而以腿傷人，展盡平生本領，眨眼間，已被他放倒七八個人！

「今日咱們已大獲全勝，兄弟們撤！」

馬從武尖嘯一聲，也下令撤退，對他來說，只要殺死司馬追風，餘者均不足畏懼。明天，千里馬場便可趕過追風馬場！

千里馬場的人慢慢撤退，未傷的護着受傷的人，受傷的拖着犧牲了的弟兄，蕭逸飛負劍行在最後。他殺人本領高人一籌，敵人莫敢禦之擋之。經過頓飯工夫之斷殺，千里馬場的人終於全部撤出。

三里之外便有駿馬，衆人上了馬背，都鬆了一口氣，未死的人至此方覺得性命仍掌握在自己手中！

「呀！呀！」馬蹄踢起積雪，追風逐電般，向前急馳。蕭逸飛自後趕了上來，馬從武一張嘴笑得合不攏來。「蕭兄弟，今夜多虧你了！司馬追風一死，將來天下又是咱們千里馬場的了！」

蕭逸飛淡淡地道：「你不必謝我，彼此不過互相利用罷了！不過若你們不想讓常長春和溫籍找上門來，此時最好不要直接回去！因爲雪地上之蹄印是個明顯的標誌！」

馬從武微微一怔，反問：「依你之見，咱們此時該去何處？」

「去那裡都行，總之不要暴露行藏及身份，那麼一切都好辦！」

馬從武由衷地讚道：「蕭兄不愧是位人材，教馬某由衷欽佩！」一頓又問：「蕭兄弟準備去何處？」

蕭逸飛一笑道：「那當然要回關內！關內之事，馬兄便不用管了！」他伸手入懷，掏出一張銀票來，雙手交給馬從武。「多謝場主拔刀相助，這是咱們事先講好的保金，場主看看對不對？」

馬從武看也不看便將銀票丟給手下，對他來說，殺死司馬追風的利益重要得多！「蕭兄弟，咱們是否可以繼續合作？」

蕭逸飛眨眨眼問道：「你也想重金僱我去殺人？」

「非也，馬某想邀你加入千里馬場！老實說，殺手之事業生命不長，此建議値得你考慮！」

蕭逸飛大笑，他一拉馬韁，雙腿夾肚，催馬前進。「場主，在下祝你好運！」對蕭逸飛來說，他不可能接受去跟馬從武養馬。金錢固然重要，但比不上自由可貴，何況他已有很多錢。

做殺手雖然風險大，但絕對自由，你有權選擇殺不殺人，但當了馬從武之副手後，你便得聽其命令！當然蕭逸飛之想法未必正確。

蕭逸飛殺了人之後便立即離開，最重要的原因不是趕着回去領取酬金，而是他極不願意在關外過春節。

過春節最好在江南，雖此刻趕不及回江南渡春節，但蕭逸飛仍不願留在關外，他放馬急馳，進入山海關，第一件事便是在秦皇島交人頭取酬金。

一切順利，蕭逸飛心情輕鬆，決定到清苑(今保定市)過春節。可是當他一入城，居然有人上前攔路。「請蕭壯士借個地方說話！」

那廝說話陰陽怪氣，蕭逸飛毛髮倒豎，訝然問道：「你認識在下？」

那廝白臉無鬚，但看來年紀已經相當，含笑道：「如在下無看錯者，閣下應是蕭逸飛蕭壯士了！」

蕭逸飛暗吃一驚，問道：「閣下是何方高人，因何認得在下？要到何處說話？」

「在下歇脚之處就在前頭的吉祥客棧，進了房一切自當明白！」那廝皮笑肉不笑地道：「是有一宗大生意要送給你……對你只有好處，沒有壞處，閣下不必擔心！」

蕭逸飛哈哈笑道：「在下的錢已夠多，你知我一定會接你的生意？」

「會的，這宗生意是五萬兩銀子的交易，而且不必另付伢子費，你一定會接，也只有你才能成功，是故才會找上你！」

五萬兩殺一個人，的確是個大數目，以前蕭逸飛還沒接過這麼大的生意，不由怦然心動。而最後那句話，又激起其雄心，是故乃下馬跟着他走。

那漢子步履十分輕快，顯然是位大行家，蕭逸飛登時生了警惕之心，萬一這是仇家佈下之圈套，此去凶多吉少！

不料那廝至客棧門口忽又回頭道：「蕭壯士若稍後認爲酬金不足，在下尚可斟酌多付一點！只要你答應，便先付一萬兩銀子！」

蕭逸飛心頭一跳，暗自咬咬牙，心中已一萬個答應，臉上神色不變，淡淡地道：「做生意就如周瑜打黃蓋，你情我願，進去再說！」所謂人爲財死，鳥爲食亡，此刻他已顧慮不了那麼多，只悄悄摸一摸袖管內暗藏的飛刀。

那廝十分體面，一個人包了一座小院。兩人進去，他立即將門關上。蕭逸飛站在一旁冷冷地望着他，那廝拱手道：「蕭兄請！」語氣又客氣了幾分。

蕭逸飛道：「主人先請！」

那廝在廳內的椅子上坐下，蕭逸飛坐在靠門之處，問道：「閣下便是僱主？」

「也可說是吧！聽說你們行規是不問僱主之身份的！」

蕭逸飛再道：「請告知要殺之人是誰。」

那廝自喉管中吐出兩個字來：「楊漣。」

蕭逸飛一怔，急問：「是那一位楊漣？」

那廝陰惻惻地道：「便是朝廷左副都御史楊文孺！」

蕭逸飛這一驚非同小可，忙搖手道：「在下雖然愛錢，但却有個原則，絕不殺朝廷命官！請你另聘高明。」

那楊漣是湖廣應山人氏，字文孺，號大洪，乃萬曆年間進士，一向忠直敢言，因看不慣太監魏忠賢之所爲，上疏聖上痛斥奸宦二十四條大罪，掀起一場風波。魏忠賢差點因此下台，却因聖上昏庸受客氏唆擺，方保住榮華富貴。楊漣不甘心失敗，暗中聯絡其他忠臣，準備羅列事實再次上疏。楊漣雖沒成功，但他敢言及不畏強權之風骨，却廣爲朝野稱讚。

蕭逸飛膽子再大，也不敢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去殺這麼一位忠臣，何況他從來不殺朝廷命官。

那廝雙眼一瞪，冷冷地問道：「你可知道僱主是誰麼？」

蕭逸飛長身道：「在下既然不接此生意，何必再探求僱主之身份？對不起，告辭！」

那廝也站了起來，喝道：「且慢！蕭逸飛，你要明白一點，這是九千歲要殺他的，你敢違抗？」魏忠賢無耻，他那羣貓羣狗黨尊他爲「九千歲」，他欣然受落。

「在下一介布衣，不管朝中事。」

「你已知道了秘密，不殺也不行，否則……嘿嘿，咱們怎知你會否走漏風聲？」那廝哈哈笑道：「小哥，所謂識時務者爲俊傑，若嫌五萬兩不足，在下可再加一萬兩給你，再索求便是不知進退了！」

蕭逸飛抱拳道：「楊大人家內必有許多家丁家將，且在下從未踏進京師一步，一切陌生，難以成功，請閣下向『九千歲』婉言在下力有不逮，請『九千歲』另聘高明，蕭某感激不盡。」

「你的推搪之詞也太差了，你在關外揚威，一舉殺了司馬追風，怎會連個文官也殺不了的！」那廝道：「你以爲你今天走得了麼？在下若無把握，怎敢請你進來？」

他話未說畢，蕭逸飛已經出手，雙掌齊出，一拍面門，一印胸膛！那廝身子一轉，輕輕讓過，正想反擊，不料蕭逸飛左腿已至，那兩掌只是幌子，這一腿才是正點子！

那廝搏擊的技術絕對難與蕭逸飛相比，被踢倒在地！蕭逸飛動作如同閃電，上身一俯，左手食中兩指已封住其麻穴！

與此同時，房內衝出兩個人來，蕭逸飛已將那廝扯了起來，以劍架在其頸子上。「你們有種的便過來，蕭某若不殺掉這斷，便不是男人！」

那兩個漢子道：「快放下公公，有話好說！」

蕭逸飛道：「在下不是要跟你們作對，我今日只想離開此處，得罪了！」他邊說邊推着那廝向門口走去。「到了安全地方，在下一定放他回來。」

那廝雖然落在蕭逸飛手中，但毫無懼色，惡狠狠地道：「蕭逸飛，你跑得了今日，跑不了明日，從今日起，天下雖大，却無你安身立命之地！」

* * *

蕭逸飛不敢殺那太監，他要爲自己留一條後路！他亦不敢奢望過春節，日夕趕路，由北向南跑。

殺了司馬追風，名噪江湖，却料不到爲他帶來了奇禍，論起來，眞是得不償失——魏忠賢羽翼衆多，搜刮來的財物更多，他大可僱人追殺自己，則那太監的話絕非恫嚇之詞，是以他跑得像一頭喪家之犬，並且決定從此金盆洗手，改名換姓，改容易裝，脫離殺手行業。

* * *

黃昏，紅霞瀰漫西天。一陣秋風吹來，蘆葦婆娑，沙沙作響，一片肅殺。

蘆葦蕩裡有一艘小舟，舟上坐着一個蓄着長髯的中年漢子，伸着竹竿，正在垂釣。小艙裡一隻木桶，已裝了半桶肥美的魚兒，今天的收穫十分豐富。

垂釣的中年漢，意態十分懶散悠閑。天已將黑，雖然魚絲毫無動靜，他也收絲準備回家。

此是皖中巢湖，湖面寬廣，打魚的人不少，但此人看來不像漁家，只像來此消磨工夫的閑人。他收起漁具，操起雙槳，小舟慢慢在蘆葦蕩中穿梭，看來他對此處水面之情況十分熟悉。

再一陣秋風吹來，蘆葦拚命地搖晃着，瀰漫着一片殺機。那中年漢警惕心驟起，一對眼睛閃閃生光，打量着四周，尤其是蘆葦深處。

說時遲，那時快，水裡倏地伸出一條胳臂，一指戳在中年漢右臂之「曲池穴」上！中年漢只顧注意四周蘆葦，却料不到敵人會躲在湖水裡，是故着了道兒。

中年漢顯然也是高手，右臂立

即伸過去準備解穴，但湖底下那人顯然也是高手，就在此刻，小舟倏地一側，中年漢虞不及此，被拋落湖中！

中年漢一落水，立即往下沉去，左臂及雙腿輕輕划動，却被蘆葦所纏，他越急越抽不動，却把湖底淤泥攪起，湖水一片渾濁，什麼也看不到。

好不容易才把手脚抽了出來，在蘆葦蕩裡游水，實在處處充滿了陷阱，他換了一口氣，擧目望去，四處靜幽幽的，只有宿鳥在頭頂上呱呱鳴叫。

中年漢喘了一口氣，輕輕游過去，雙手拉住船舷，輕輕用力，便翻身上去。就在這刹那，他發現船艙裡伏着一個人，那人似笑非笑地望着自己，他心頭一沉，左掌正想發力，退回湖中，但那人之手指已到，戳在其腹上之「痲穴」，接着將他拉上船去！

中年漢叱咤江湖，戰無不勝，料不到這一次如此膿包，一招未出，便着了道兒，任人宰割！

那漢子看來三十左右年紀，中等身材，樣貌也十分普通，他一言不發，操起雙槳，划動小船，不是由水路前進，却是直闖進蘆葦蕩裡，眨眼間，人與船均爲蘆葦所掩，不留半點痕跡。

中年漢再也忍不住，問道：「你是誰？」

那人只吐出三個字來：「岳秦嶺。」

「岳秦嶺？那一位岳秦嶺？」

「家父姓岳，家母在過秦嶺時產下我，是故以秦嶺名之。」

「我不是問這個，我才不理你在那裡出生！」中年漢身子不能動彈，說話却毫不受影響。「你我無冤無仇，爲何暗算我？」

「我雖然與你無仇，但要你的人多如星辰！」

「放屁！我陳湖山雖然學過幾年武，但從未去江湖上混過，何來的仇家？」

岳秦嶺忽然哈哈大笑起來，笑得陳湖山怒火頓生，喝道：「你笑什麼？你奶奶的，被人點了『笑穴』麼！」

「我笑你在眞人面前愛說假話！」岳秦嶺冷冷地道：「你走南闖北，到處殺人，還會沒有仇家，陳湖山？哈哈，不錯，陳湖山他沒有仇家，但蕭逸飛的仇家，可是遍天下！」

那中年漢若非痲穴被制，早已跳了起來。「誰說我是蕭逸飛？我明明是陳湖山！你奶奶的，你把我姓名都改了……」

「蕭逸飛！改名換姓，數典忘宗的是你自己！岳某已跟了你三四個月，怎會弄錯！」

「是誰出多金，僱你來殺我的？」

岳秦嶺輕輕一嘆。「原來你還不知道我的身份！我是吃官糧的，怎會受僱殺人？你以爲我是殺手？」

「你是吃官糧的？你就是江湖上傳說的那位神捕？岳神捕？」

「神捕不敢當！岳秦嶺是在下姓名，家師是顧南生，師娘是雲飛烟，師兄是『神眼禿鷹』沈鷹！你沒聽過賤名，也該聽過在下師尊的大名！」

中年漢長長一嘆，好像被人判了死刑般。「落在你手中，蕭逸飛夫復何言！」

＊　＊　＊

天地一片漆黑，寂靜。金風送爽，夜涼似水。

蘆葦像波濤般，在風中不停地起伏着。岳秦嶺取出酒囊，迎風而立，仰頭痛飲。

夜風中，衣服早已被吹乾，衣袂在風中獵獵而響。蕭逸飛躲在艙中，仰望着他，忽然覺得他非常高大。

「岳神捕，巢湖有客棧也有衙門，你爲何不送我去那裡？」

岳秦嶺回首走了過來，笑道：「來接應在下的人，明天才到。此處以蘆葦爲牆，以天爲幕，以船爲床，何處比不上客棧和衙門？而且更加安全。」

「你對巢湖父母官沒有信心？」

「不得亂說，我將你交給來人之後，尚另有任務！」岳秦嶺道：「爲了捕你，已浪費了在下三個月工夫！」

「可是魏忠賢派你來捕蕭某者？」

岳秦嶺臉色一變，轉身站在船頭看着遠處。「岳某只聽上級命令，你是殺手，這些年來，殺人無數，難道不該被捕？不該受審？」

蕭逸飛道：「當日在下若接受魏忠賢的六萬兩銀子，瞞着良心，殺了楊漣楊大人，大概他也不會下此命令，要你緝拿在下！」

岳秦嶺驀然回首，問道：「果有此事？他何時找你？」

「春節之後，在保定城！」蕭逸飛方將當日之情況說了一遍。「是故在下恐魏忠賢那奸宦報仇才退出江湖，躲了起來！」

岳秦嶺道：「實與你說，命令是由京師傳下來的，至於是誰下的令諭，岳某也不知道。」

「明天來接應你的人，便是押解我上京的？他是什麼人？」

「這點連岳某也不清楚，反正是京師裡派來的人！當然，咱們之間有聯絡暗號。」

蕭逸飛又嘆了一口氣，道：「看來在下這次是必死無疑了！說不定尚未到京師，半路上已被人『做』了，根本不必審判！」

「岳某管不了那許多，只能在此祝福你了！」岳秦嶺想了一下，忽然問道：「你殺一個人，通常代價都要有六萬兩銀子？」

「這可沒有一定之準則，因人而異。」

「儘管沒有那麼多，這些年來，你賺的錢也足夠你花幾輩子了！」

「已經花掉不少，當然還有不少……」蕭逸飛心頭一動，婉轉地道：「可惜那些錢，無端端送給錢莊！像你這樣出名又有能耐的捕頭，每月能領多少薪俸？」

岳秦嶺哈哈笑道：「你不必以錢來引誘我，岳某若是愛錢的，賺的錢擔保比你更多！」

「那你是爲了陞官？哈哈，捕快能當大官？當年你師祖及管一見，名震朝野，又救過聖上，雖然得了御賜二品之虛銜，但最後還得歸隱山林，你自覺比他們如何？」

「岳某自然比不上他倆老人家，就是家師也只是御賜六品。」岳秦嶺正容地道：「在下當捕快，一是對前輩之景仰，二是興趣！殺人容易，要破案還要抓兇手，困難得多了，正因爲如此才有意思！當你破了一宗大案、奇案、懸案之後，那種滿足是任何珠寶金銀難以買得到的！不過，我向你說這些，你也許根本聽不懂！」

「我聽得懂，我能理解！」

「哦？」岳秦嶺轉頭望着他，一臉疑惑。

「我跟你一樣，我喜歡接難度高的生意，我喜歡殺名人、高人，是故我殺的人並不很多，錢却賺了不少！」蕭逸飛道：「當然我與你也有不同，你純爲興趣，我喜歡錢！因爲蕭某認爲既然替人做事，豈能不收酬勞！」

「難道你沒想過，死在你手下的人，有許多是無辜的？」

蕭逸飛大笑。「魏忠賢濫殺無辜，巧取豪奪朝廷財產，比咱們所有殺手加起來還多，他還不是『九千歲』？難道他不該死？你竟以緝捕兇手爲榮爲志？」

岳秦嶺無言地望着他，似有難言之隱。蕭逸飛續道：「魏忠賢更應是你緝拿之對象，爲何閣下捨本逐末？」

岳秦嶺怒道：「你有資格說這種話麼？」

「哈哈，閣下只是老羞成怒而已，並不表示在下說錯！我聽人說，令師祖退出江湖，也是因爲發覺朝廷裡烏烟瘴氣，更甚於江湖！」

「依你所說，難道殺人者便不必受到處罰？」岳秦嶺吸了一口氣，抬頭望着漆黑之夜空，沉聲道：「誰犯罪，誰便得受到懲治，誰都逃不掉！今日躲得過，明天也必落網，這是岳某之信念！」

「也包括魏忠賢麼？」

岳秦嶺沉吟了好一陣方道：「誰都一樣！」

「你可有家小？」

「岳某以事業爲重，爲遂一己之志，奔走江湖，有家小豈不受連累？是故，家師收了三個徒弟，全是孤兒！」

「在下也是如此，我也是孤兒！唯有孑然一身，方可爲所欲爲，而無後顧之憂！」蕭逸飛不斷運功衝穴，此時穴道已有點鬆動，他不敢有所表露，仍無話找話說：「你那些師兄弟呢？他們也都當了捕快？」

「只有大師兄顧雲生一人不是，他是家師之獨子，恐他得罪了權貴，連累師門，只允他在武林中活動，不准他進六扇門。」

「但你們師兄弟之間，似乎以你之名頭最響！」

「虛名而已，比起家師，在下相差良多，更不敢與師祖相比！」

「管一見那一系，自管神捕退隱之後，便聽不到半點聲息，他們與令師情同手足，你們之間，難道沒有來往？」

岳秦嶺忽然走了過來，俯身再在其痲穴上戳了一記。「當捕快的做事一向謹慎，你還有話說，可以再說！長夜漫漫……」忽然抬頭改口道：「不過天已快亮了！」

夜空更黑，就似潑墨，正是黎明前之刹那。

夜風更猛，蘆葦高低地起伏着，沙沙之聲音此起彼落，就似在奏「十面埋伏」。

＊　＊　＊

沙沙……

星月早被烏雲所遮，加上潺潺之流水聲，催人睡眠，岳秦嶺也躺了下來，架起二郎腿，問道：「你爲何不再說話？剛才不是很健談麼？」

「官匪之間有什麼話說？」

岳秦嶺哈哈一笑，道：「除了在審訊，你是跟我說最多話的罪犯！想跟岳某鬥法，你還差一點！我看你行事智勇雙全，若能改邪歸正，改當捕快，也一定會很出色，何須去當人人討厭憎恨之殺手？眞是可惜呀可惜！」

蕭逸飛還以顏色，道：「我看你有情有義，能說會道，去當捕快，實在可惜呀可惜！」

岳秦嶺冷哼一聲：「我不當捕快，適合幹什麼？」

「到妓院裡當龜奴！」

「放屁！不過我很理解你此刻之心情，你已絕望，只好以嘴巴來

發洩一下！不過，本人器量有限，你再亂放屁，提防岳某封你之啞穴！」

沉默了半晌，蕭逸飛忽然低聲問道：「你還帶了人來？」

岳秦嶺一怔，道：「岳某經常獨自行動！」

「那你得準備準備了，因為有異聲，一定是人！此刻有人來，若非你之朋友，便是仇家！」

「也許是你之仇家，準備落井下石！」岳秦嶺此刻也聽到異聲，不由暗暗佩服蕭逸飛之聽覺。聲音是有人涉水半游半步所引起之水聲。再一聽，來的竟然不止一個人！

岳秦嶺心頭一緊，忖道：「這是什麼人？」他右手落在刀柄上，全身肌肉都綳緊，決定以靜制動，以不變應萬變。

蕭逸飛道：「你解開在下之麻穴，我幫你卻敵，如何？」

「住口，你以為岳某是傻瓜？你的狐羣狗黨來救你，還要我解你穴道？」

「在下一向單來獨往，你跟踪了我三個月，應該知道！」

「岳某只知你退隱之後的事，不知你以前的作風！你若再說話引敵，便休怪在下無情！」

蕭逸飛輕輕一嘆：「忠言逆耳，可惜我要無辜受累！」他閉口不再言語。

忽然，他倆都聽不到聲音，不過他倆都是大行家，都能在無聲無息的情況下，嗅到一股凜烈的殺氣！

蘆葦蕩固然是一座天然屏障，躲在裡面十分隱蔽，但同樣看不到外面之情況，如今反而是敵在暗，我在明！岳秦嶺不敢妄動，他輕輕把刀抽了出來，盤膝坐在船頭，將刀擱在腿上。

天上之烏雲，慢慢散開，太陽尚未露面，微弱的月光，仍拚盡全力發出餘光，岳秦嶺極目望去，毫無所獲，但他感覺到敵人尚在附近環伺！

暴風雨前夕特別平靜，晨風沒有夜風凜烈，蘆葦輕輕搖曳着。

對方如此沉得住氣，大出蕭逸飛和岳秦嶺之意外！看來，敵人絕非易與之輩！

烏雲散得很快，東方已露出一抹魚肚白，岳秦嶺心頭略鬆，不料蕭逸飛却道：「小心，敵人十分厲害！他要在天亮才動手，是怕咱們趁夜色逃脫！岳兄，小弟向你保証，絕對不會逃走，你還是解開我之穴道吧！」

岳秦嶺就像一座小山般坐在船上，一動不動，他的肌肉綳得太久，已至不能忍受之地步，連腸胃都扯痛了，聽了蕭逸飛的話，便慢慢放鬆。因為他認為蕭逸飛分析得有理。

蕭逸飛忽然叫道：「這是什麼聲音？」

岳秦嶺也聽到一陣「必必啪啪」的聲音，他連忙站起來，只見四周有烟火，接着幾支長箭射過來，岳秦嶺連忙伏下來，操起寶刀，道：「他們放火燒蘆葦！」

「好毒辣！快駕船衝出去，遲則四周必成火海！」

岳秦嶺放下刀，操起木槳，奮力划動，小船自蘆葦中慢慢退出去，可是火勢已成，風助火勢，火舌亂竄，冷箭不時落在身邊，岳秦嶺邊咳邊操槳，還得提防冷箭，實有分身之術之感！

蕭逸飛哈哈笑道：「蕭某今生已殺不少人，今日被殺，天公地道，何況還有岳神捕陪葬身邊，真是何憾之有！」

「住口！你休想岳某會放過你！大不了我往湖水裡跳，還能逃得出去，你可就……」

蕭逸飛大笑截口道：「依我看，敵人是高手，他們必已倒了不少黑油在湖水中，你跑得了？做夢！今天若沒有蕭某，擔保你逃不了！」

話未說畢，果然湖水也已焚燒起來，熱浪撲面。岳秦嶺又驚又怒，喝道：「什麼鼠輩偷襲？有膽的便報上名來！」他運了丹田氣，把話遠遠送出去。

對方果然有反應：「岳秦嶺，你已死期屆滿，老子還怕什麼？你聽清楚，好向閻羅王告狀。某家姓羅叫綉春！」

「羅綉春？在下不認識你，是誰僱你來殺我的？」

「你還記得孟長雄麼？」

「河西那個不男不女的『惡娘子』？哼，她死在某手下已兩三年了！」

「羅某便是她丈夫！老子想殺你已非一日，你可知道，我傾盡所有心血，花了多少人力物力，足足跟了你半年多，直至今日才找到這個機會！哈哈……嗚嗚，娘子呀，為夫今日替你報仇！當年他放火燒寨，今日為夫也放火燒他，要活活將他燒死！」

岳秦嶺只聽得毛骨悚然，蕭逸飛哈哈笑道：「這叫做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岳神捕呀岳神捕，你我今日可是同一命運啊！哈哈……」

羅綉春一提，岳秦嶺方想起此人，河西有對夫婦，女的無論名字及相貌都似男人，男人則似女人，人稱「陰陽錯」，孟長雄的外號為「惡娘子」，羅綉春的外號則是「毒郎君」。女的惡，男的狡猾狠毒，此對夫婦有讎必報，上次「惡娘子」落單，栽在岳秦嶺手中，是故兩人未曾照過面！

是次羅綉春有備而來，一切佈置自然十分妥當完善，今日岳秦嶺想憑一己之力衝出火海及對方之埋伏，已是萬難，再想保護受創的蕭逸飛，簡直是痴人說夢話！

他終於向現實低頭，俯身問道：「蕭逸飛，你有什麼辦法脫困？」

蕭逸飛哭笑不得地罵道：「真是老糊塗，危在旦夕，你還問這種廢話！你那一點像是位神捕？我答應與你共同闖關，事後仍歸你處理！」

岳秦嶺見周圍全是烈火，不敢再猶疑，連忙解開麻穴，蕭逸飛翻坐起來，拉起甲板，把其兵器、暗器、飛鈎、繩索等物全搬上來，道：「你到船頭去，小心對方之冷箭，我來駕舟，一切聽我的！」

岳秦嶺已別無選擇，依言蹲在船頭，揮刀撥箭，蕭逸飛立即操起槳來，他隱居在巢湖已年半，日夕在湖上出入，划舟術比起岳秦嶺不知高出多少倍，更何況他對周圍環境，一草一木，瞭如指掌，是故小舟如箭向火海衝去！

岳秦嶺吃驚地叫了起來：「你瘋了麼？」

「我沒有瘋，依我的指示辦！先閉住呼吸，再準備躍落湖中！」

「湖面都是火……」

話未說畢，船已衝進火海中，只聽背後的蕭逸飛喝道：「跳！」他毫不猶疑，立即投湖！

原來這一處湖水較深，湖面起火，乃因表層被倒了西北產的黑油，湖水裡實則沒有火。

岳秦嶺之師娘雲飛烟以輕功及水性馳名武林，在故岳秦嶺水性亦甚佳，而蕭逸飛之水性更佳，很快便追上岳秦嶺，他拉一拉他，在前引路。

游了好一陣，蕭逸飛才浮上去，岳秦嶺亦忙露出頭顱，果然已脫離火海，他不禁噓了一口氣：「好險！」

蕭逸飛道：「在下還天真得很，以為你第一句話會多謝我的救命之恩哩！」

岳秦嶺雙頰發熱，訕訕地道：「在下失言，實該多謝你的救命之恩……不過，我仍要將你交給京師派來的人！」

「如今便抓我如何？否則我可要走了！」

岳秦嶺一怔，怒道：「你說話跟放屁一樣！」

蕭逸飛道：「敵人來了！」言畢忙沉下去。岳秦嶺游目望去，果然有一艘帆船斜駛過來，也忙沉下去，尾隨着蕭逸飛，向遠處游去。

直至兩人體內氣已濁，方再浮上湖面，忽然有人叫道：「頭兒快看，那斯就在那裡！他竟然沒有死！」

*　*　*

岳秦嶺游目四顧，不由叫了聲苦也，原來他倆又陷入重圍：一艘大帆船，還有七八艘快艇，正向他們駛過來。

蕭逸飛道：「老兄，咱們向左首第一艘船游過去，你在明，我在暗！殺人、搶船，方有機會逃脫！」言畢他又沉了下去。

岳秦嶺依言向左首第一艘快艇游過去。帆船船頭坐着一位瘦小的男人，喝道：「快圍住他，不准讓他逃掉！」

湖面上之七八艘快艇紛紛向岳秦嶺駛過去。

蕭逸飛却不是游向左首第一艘船，而是游向第二艘。他先起步，是故雖然距離較遠，但兩人幾乎同時抵達目標。

由於岳秦嶺在明，所有的人都盯着他，反而疏忽了蕭逸飛。蕭逸飛自後面輕輕露出湖面，他摸出幾柄飛刀，倏地躍起四尺，肩膊越過甲板，四柄飛刀一齊出手！

「哎唷」聲起，蕭逸飛又沉了下去。剛才那一躍，他看清楚船上只有五個人，如今已有四個中了飛刀，必定大亂。是故他一落即起，雙手抓住船舷，用力一扳！

船上那幾個漢子無端端中了飛刀，回頭又不見有人，正在奇怪忙亂之際，腳下倏地一側，一時沒有準備，都跌下湖中去！

蕭逸飛臂上再一用力，人便上了小船，船上尚有一個漢子，見狀揮刀砍去，蕭逸飛上身側彎，右腿踹飛，把那漢子踢落湖中去！他快步走至船尾，操槳划動，小船如箭駛出。

小船去勢極快，直向第一艘撞過去。湖面上之賊船見狀都驚叫起來：「小心！」

羅綉春喝道：「不必驚怕，此乃岳秦嶺之犯人，憑他們兩個人逃不出咱們之掌心！收網！」他命令一下，所有船艇便慢慢合攏。

第一艘快艇上的漢子，有的跳下湖，有的反而躍了過來。蕭逸飛一手操櫓，一手不斷發射飛刀，道：「不怕死的便過來吧！」

躍過來的兩個大漢都被射落湖去，蕭逸飛喚道：「神捕快上船！」

岳秦嶺在湖裡與船上的人惡鬥，十分費勁，聞言也游過去，拉住船舷翻身躍上去。

與此同時，只聽羅綉春喝：「孩兒們，射箭！將他倆迫落湖中去！水鬼隊跳下湖去，準備捉人，老子要看他之飛刀絕技，在水底下如何發揮威力！」言畢哈哈大笑。

蕭逸飛道：「神捕，快揮刀護住在下！」岳秦嶺依言退後兩步，揮刀護在蕭逸飛身前，蕭逸飛立即

全力搖櫓，向大船駛去。

「岳神捕，今日之生機，唯有上船制住那斷，稍候咱們便冒險上船，請小心！」

岳秦嶺不斷揮刀，不敢分神應他，只「嗯」了一聲。

船上那羅綉春親自拉弓搭箭，弓呈滿月狀，箭在弦上，對準着岳秦嶺。蕭逸飛膽大包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小艇去勢更快！

* * *

帆船上已有人跌下湖裡，小船仍向帆船撞去，忽然蕭逸飛呼道：「跳過去！」

「蓬」的一聲巨響，快艇撞上帆船，兩人就在將撞未撞之際拔空躍起。羅綉春的長箭亦離弦射出，破空之聲動人魂魄！就此一箭已顯示羅綉春其人功力不凡！

長箭並不是射向他們之胴體，而是稍高了兩尺餘，因爲帆船被撞，羅綉春上身稍仰，長箭便失去了準頭。

蕭逸飛後來居上，自後趕到前面，左手一招，已抓住了箭杆，身子却被箭上之力推後。岳秦嶺左掌在他臀上一推，蕭逸飛又向前射去，蕭逸飛左手向後一甩，岳秦嶺左手抓住箭杆借力，兩人一齊落在甲板！

這幾個動作，兩人配合得絲絲入扣，就好像是多年並肩作戰之老戰友！待他倆落足甲板，羅綉春已挽弓搭上第二支箭！

蕭逸飛立即撲前，羅綉春匆匆將箭射出，蕭逸飛急急發出兩柄飛刀，兩人又同時向側躍開，三件暗器同時落空。蕭逸飛一退即進，他發射飛刀比對方方便，羅綉春來不及再搭箭挽弓，忙不迭閃避。

岳秦嶺則揮刀攔住其他大漢，他以寡敵衆，支持不了多久，頻頻道：「你快點！」

蕭逸飛倏地轉身，兩柄飛刀脫手飛出，正中兩名大漢！他伸手入懷，飛刀只剩一把，便故意取出握在手上，右手長劍如毒蛇出洞般，招招指向羅綉春之胸膛。

羅綉春一手提弓，一手握刀應戰。論武功他跟蕭逸飛相差不多，不過却爲其氣勢及飛刀所懾，完全落在下風。蕭逸飛左手飛刀不斷虛晃，使對方分神。羅綉春心生怯意，忽然一個虛晃，霍地轉身向湖中躍去！

蕭逸飛之飛刀立即射出去，直奔其後背。羅綉春也不是省油燈，凌空打了個觔斗，飛刀却射中其後臀！但聽悶哼一聲，畢直躍落湖中！

蕭逸飛噓了一口氣，轉身又來助岳秦嶺殺敵，他一來，形勢完全改觀，連殺兩人，其他人見狀，又見主帥跳湖逃遁，也紛紛下水逃逸。

蕭逸飛彎腰收回四柄飛刀，岳秦嶺舉袖拭汗，頻呼「好險」。蕭逸飛道：「如今咱們尚未脫險，他們必會鑿穿船底！」

岳秦嶺吃了一驚，問道：「咱們怎辦？」

蕭逸飛舉目望去，見附近有幾艘快艇，而遠處還有一艘，便道：「咱們游到那裡搶船逃生！你水性如何？」

岳秦嶺道：「大海裡也游得，游這一點路程，絕對沒有問題！」

蕭逸飛道：「不是叫你游，而是泅過去，否則對方把快艇駕走，咱們如何追？」

「知道！」岳秦嶺首先躍落湖中，蕭逸飛也不敢躭擱，尾隨他落水。蕭逸飛計算距離極準，當他露出湖面時，正在那艘船之左船舷。

船上有五個大漢，但那裡是蕭逸飛和岳秦嶺之敵？只不過幾個照面，便被踢下湖去，蕭逸飛立即駕舟逃跑。

羅綉春也已上了一艘快艇，下令手下一齊追趕。蕭逸飛回首一看，道：「如今距咱們最近的船有四丈遠，到岸邊時，相差大概會有五丈！」

岳秦嶺忽然道：「很感謝蕭兄今日拔刀相助，只是……只是恐怕報答之機會不多，但若蕭兄不幸……春秋二祭，岳秦嶺若抽不出時間，也必請人去拜祭……」

蕭逸飛哈哈大笑，道：「有岳神捕這幾句話，看來我蕭逸飛該死得瞑目了，請過來動手吧！」

岳秦嶺一抬頭果然見快艇離岸只有一丈左右，這一丈距離根本難不住他，是故他便走了過去，道：「蕭兄得罪了，在下會盡一切力量，不許他們在路上凌辱你！」

他正想伸手封住蕭逸飛的穴道，不料背後突然傳來一陣尖銳之極的竹哨聲，兩人同時一怔，轉頭望去，只見羅綉春正在吹竹哨，而雙方之距離只剩兩丈左右！

岸上突然響起馬蹄聲，蕭逸飛叫了一聲不好，操櫓急搖，同時道：「快準備保護在下，他們一定會在岸上射箭！」

蕭逸飛目前不能退，只能先沿着岸邊急駛，須甩掉背後之羅綉春才可向湖中駛去。而快艇距岸只有一丈，長箭輕易能能，因此十分危險！

岸上出現了七八騎人馬，果然人人搭箭彎弓，岳秦嶺暗嘆一聲，蕭逸飛料事之本領，決不在己之下！蕭逸飛更是賣力，把這年多來所學到的划舟本領全施展出來，快艇如矢急駛，而長箭也不斷射過來，岳秦嶺不敢有絲毫大意，一把刀舞得風雨不透！（未完·一）

鐵手無敵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文·臥龍生　圖·可飛

武功恢復下江南　海市蜃樓幻成眞

上文提要：蕭越協助冰清幫江龍飛祛毒，他正與冰清談起紫薇和江龍飛時，玉潔奔進屋，說了在酒店聽到少林寺被幽靈教攻佔之事，白道中人全聚在武林盟主凌越麾下，蕭越聽後忿然說出……寒月門門主上門找「奪命神醫」替師父報被拒醫之仇，冰清逃脫，蕭越與玉潔却成了階下囚，寒月門門主帶着他們回長白山天池峯，送入冰牢之中……

寒雪兒道：「這就是了，這些商人旅途艱辛，賺錢這麼艱難，這些强盜却恃强搶劫，而且還要殺人，那麼强盜自然也就是這些商旅的仇人，他們自己沒有力量報仇，如今我們替他們做了，他們心中一定很痛快。所以，你對自己的仇人是恨之入骨，可是却對別人的仇人寬容，孰不知你的寬容恰恰令人痛心。」

蕭越無話可說，因爲他心中的感覺也很難說清楚。

人類社會自有史以來，便處在相互的恩怨之中。

倖免於難的十餘名商旅，齊向衆人跪倒叩謝救命之恩。

蕭越心中一嘆，將馬帶向一邊，避過了商旅們的叩謝。

自從失去武功之後，近來蕭越竟已失去了一份豪氣，使得他變得有些自卑了。

玉潔驅馬來到蕭越身旁道：「蕭大哥，你好像有些不開心？」

蕭越苦笑了一下道：「我怎麼會不開心呢？妳們對我都是這般關心，放眼江湖，有誰有我這樣的福份呢？」

玉潔道：「蕭大哥，我知道，你是見我們能夠殺强盜，而你自己沒有武功，心下難過，是嗎？」

玉潔又道：「蕭大哥，小妹一定會爲你找到『金銀小蘭花』的。」

蕭越笑了笑，道：「玉潔，這件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這半年來，我爲失去武功一事想了許多，『金銀小蘭花』天生異物，絕非輕易能夠得到，與其付出巨大的代價，倒不如好好把握自己擁有的一切。再說，江湖中是非之事太多，一入江湖那就便是身不由己了，多少人曾想全身而退都不能夠了。」

他語聲微微一頓，接着道：「如今，我既已失去武功，倒不如全身而退，從此不再踏入江湖，等到這一趟找到令祖，我便打算回中原，在我家孤堡的遺址處住下來，好好地自己鑽研醫術，了此一生。」

玉潔心中暗暗一嘆，道：「蕭大哥，你不要這樣消沉嘛，事情會有轉機的。再說，孤堡血仇，你就不打算報了嗎？」

蕭越沉吟片刻，道：「武功不復，這報仇之事想也無用，再說仇人終究難逃一死，雖然不是我親手所爲，但老天爲我做了，也就可以了。」

說到這，他側臉瞧着玉潔，道：「玉潔，這趟之後，妳可願意陪我去小孤山隱居嗎？」

玉潔心頭不禁一跳，道：「當然願意！我們四人可以一起快快樂樂的……」

「不！」蕭越截口道：「就只有

我們兩人！」

「我們……兩個人？」玉潔又驚又喜。

玉潔接着道：「可是姊姊、雪兒姊都對你情深意長，我們怎能撇下她們……」

蕭越幽幽一嘆，打斷玉潔的話，道：「我也知道她們兩人對我一片眞心，而且我也很喜歡她們，只是……近來我發覺，在我內心之中，妳是最重要的，我知道這樣做會對不起她們，可是我不想騙自己，更不想騙她們，說我對妳們是一視同仁，如果我們四個人在一起，日子長了，一定會顯出我對妳們不公平之處，那時不但傷她們的心，更會使妳們之間互相怨仇。」

玉潔絕沒想到自己在蕭越心中竟然是最重要的，此刻聽得蕭越親口說了出來，她那顆芳心不由喜極，但她到底心地善良，只覺得這樣做對不起姊姊與雪兒。

蕭越望着遠處天地交接處的一朵白雲，嘆道：「一個人若是能像白雲一樣無牽無掛，無拘無束，那該是怎樣的一份心情呢？」

玉潔聞言，也抬眼向那片白雲望去，久久……

倏然，她一驚，道：「蕭大哥，咱們這是走到哪兒了？」

蕭越聞言，急勒住馬頭，回首四顧，四野一片茫茫沙石，身後是連綿的山峯，一時竟分辨不出他們是從哪兩個山峯間的峽谷出來的。

兩人敢情只顧談話，也沒約束馬兒，竟跑到這裡來了。

玉潔急道：「蕭大哥，咱們快趕回去吧！姊姊她們不見我們，一定着急死了。」

「不錯，咱們快趕回去！」蕭越點頭道。

兩人掉轉馬頭，急速往回趕，那想到馬兒只跑了百來步，便立時刹住，一聲長嘶，掉回頭便奔跑起來。

蕭越與玉潔大驚，怎麼喝斥也無用。

兩匹馬似乎非常驚慌，奔跑得極快。

蕭越在無意中發現適才還一片蔚藍的天空，此刻竟然烏雲密佈，很快地將整個天空遮蓋了。

蕭越大驚道：「玉潔，莫非有風暴？」

玉潔也注意到了，點頭道：「聽雪兒姊姊說起過，可能是的，咱們趕快下馬。」

兩人急急勒住奔馬，此時馬兒已奔了極遠，全身是汗，也十分累了，所以兩人很容易地勒住了馬。

蕭越與玉潔讓馬臥倒後，兩人也坐在一起。

剛剛坐好，大風就呼嘯地刮了起來。

眨眼間，飛沙走石，天地間一片茫茫。

蕭越根本沒考慮自己不會武功，他將玉潔按倒在地，用自己的身子爲她遮擋被狂風刮起的沙石。

戈壁之中，暴風往往來得極爲突然，剛剛還一片晴空，眨眼間便漫天飛沙，但它來得快去得也快。

約莫半個多時辰後，風勢漸弱了。

天空又漸漸變得晴朗起來。

蕭越躍起身子，看着身下的玉潔，問道：「那些沙石沒有傷着妳吧？」

玉潔雙目晶瑩，一聲不響地伸出玉手，輕撫着蕭越被沙石劃傷的臉，道：「你這麼……關心我，一點也不愛惜自己，但你不會武功啊！」

蕭越一笑，道：「我雖不是英雄，但也是個男子漢，總不該讓妳來保護我呀！」

玉潔心頭激動，伸出另一隻手，圈住了蕭越的脖頸，柔聲道：「蕭大哥，我……我心裡好歡喜哦！」

蕭越與她挨得這麼近，她說話之時，吐氣如蘭，令他心神一蕩，蕭越只覺把持不住，俯身吻住了玉潔的櫻唇。

玉潔心中又是歡喜又是激動，她生平第一次被一個男人親吻，其中滋味自然是她從未體驗過的，何況吻她之人又是自己身心相許的人呢。

兩匹馬彷彿知道主人此時不願被打擾似的，悄然避向一邊，獨自吃着沙石縫隙中的青草。

久久，蕭越鬆開玉潔，目光灼灼地盯着玉潔。

玉潔嬌羞地道：「蕭大哥，咱們走吧！」

蕭越讓激蕩的心情逐漸平復，柔聲道：「咱們還須去找雪兒她們呢！」

說着，他拉着玉潔站起身來，游目四顧，發現四邊全部是茫茫戈壁，那些山峯全都看不見了。

蕭越心中一沉，道：「玉潔，咱們只怕不容易找到她們了。」

玉潔很清楚蕭越所說的話，他們兩個人從沒在戈壁中行走過，經驗全無，想要走出去可是件困難之事，更別說在戈壁中找人了。

蕭越看看天色，道：「我看咱們趁天黑前再向前走些路，咱們的食物和水都還可維持三、四天，但必須在這段時間內走出戈壁。」

玉潔點頭道：「不錯，事不宜遲，咱們起程吧！」

兩人分別上馬，縱馬向前奔行。

戈壁本就荒涼，大風暴過後，更是滿目凄涼。

天地間只有這兩騎，四野一片空曠，不見其餘人影。

兩人的心頭此時都有些沉重，因爲他們連一點在戈壁行走的經驗都沒有，而戈壁中有許多奇怪危險的事情，一個從沒去過戈壁的人進去之後是很難生還的。

夕陽如血一般，塗滿了本就蕭殺荒涼的戈壁，使它憑增了幾分血腥氣，長長的影子拖在地上，更似鬼魅一般。

玉潔心下不禁有些害怕，她抬眼向蕭越瞧去，只見他嘴唇緊閉，眉頭微鎖，臉上毫無表情，一副漠然的表情。

玉潔看看四周，道：「蕭大哥，咱們能夠……走出戈壁嗎？」

蕭越聞聲，劍眉一軒，道：「當然可以，只要咱們朝着一個方向不停地走下去，那怕戈壁再大，也是能夠走出去的。」

玉潔點點頭，道：「蕭大哥，那邊有個矮崖，咱們今夜便在那崖下過夜吧，也可爲咱們避風。」

蕭越微微一笑，縱身下馬，牽着馬向那座矮崖下走去。

玉潔也趕忙跳下馬，追上去與蕭越併肩而行。

黑夜漸漸來臨，他們在崖下生起了一堆篝火。

蕭越與玉潔圍着火堆，吃着肉脯。

「蕭大哥，你說這戈壁中眞有吃人魔鬼嗎？」

蕭越不禁一笑，道：「當然沒有！什麼吃人魔鬼的故事，不過是那些未能走出戈壁的人的親屬們所編撰的，其實這個世上哪有什麼魔鬼呢？如果眞有的話，那麼咱們人類也就不可能生存了。」

玉潔若有所思地道：「可是在我小時候，我爺爺就對我說過，大戈壁的深處住着一羣女魔，她們專門吃過往行旅和迷路的人，而且還把肥胖的人奉獻給看管她們的藍花女魔。」

蕭越不經意地笑笑，道：「那是妳爺爺編的。好了，天色不早了，早些睡吧，明兒咱們還要趕路呢！」

玉潔正要依着馬睡，猛見黑暗中似乎有個黑影在動，她不禁嚇得尖叫一聲，撲入蕭越懷中。

蕭越奇道：「玉潔，怎麼回事？」

玉潔緩緩回頭，伸手一指黑影處，道：「那邊好像有什麼東西在動。」

蕭越擁着玉潔走了過去，近前一看，原來是一處樹叢被夜風吹動。

蕭越伸指輕點玉潔的額頭道：「妳呀，是個身懷武功之人呢！像個孩子似的。」

玉潔羞澀地在蕭越懷中扭動了幾下，道：「你胡說啦，人家剛才講魔鬼的故事，乍一看到黑影晃動，當然心中害怕了。」

蕭越搖搖頭，擁着玉潔回到火旁坐下，道：「好了，別鬧了，妳若害怕，就睡在我懷裡吧！」

玉潔聞言羞澀萬分，便要掙扎而起。

蕭越却不容分說，反將她摟得更緊，在她耳旁低聲道：「玉潔，妳願意嫁給我嗎？」

玉潔沒料到在這個時候，他竟提出這個問題來，道：「人家才不嫁給你……」

「是嗎？妳要不嫁給我，可沒人會要妳哦！」

「哎呀！你這人壞死了。」

蕭越一笑，摟着她便往她的唇上吻了下去，玉潔即使有再多的話也說不出口了。

火堆已沒有適才旺了，火苗突突地跳着。

不時地傳出一兩聲呻吟，火苗忽跳數下，熄滅了。

但在這寒冷的戈壁之夜，却陡增了些春意。

天亮了許久，東邊的天際仍舊是一片霞光。

蕭越醒了，他注視着熟睡的玉潔，臉上不禁泛起了一抹笑意。

而玉潔的嘴角也掛着笑意，很美也很溫柔。

蕭越將自己身上的毯子蓋在玉潔身上，穿好衣服站起身來，極目遠眺，不見一個人影。

兩匹馬已站了起來，驀地齊聲長嘶，聲音遠遠地傳了出去。

玉潔霍然坐起道：「發生什麼事了？」

蕭越輕罵一聲道：「這兩匹馬兒！」

然後，他蹲下身來，向玉潔道：「本想讓妳再睡一會兒，不想這兩匹馬吵醒了妳。」

玉潔臉上羞紅，道：「沒有關係的，而且我們還要趕路。蕭大哥，你……轉過身去！」

蕭越一怔，繼而笑道：「在我面前穿衣服，沒有關係嘛！」

「不嘛！」玉潔嬌嗔道：「你快轉過去嘛！」

「好，好，我依妳。」蕭越說着，轉過身去。

玉潔看着蕭越寬寬的後背，回想着昨夜之事，不禁臉上發燒，急急穿好衣裳。

玉潔道：「蕭大哥，你可以轉過身來了。」

話音剛落，蕭越忽道：「玉潔，妳快來瞧，那邊是什麼？」

玉潔奇怪地道：「你看到什麼了……」語音倏然刹住，她與蕭越一樣呆住了。

遠處天際間有一片高樓廣厦，在廣厦之前有一處極大的廣場，此刻場中跪滿了身著藍衫的少女，而在她們前面分立着兩名少女，左邊一人的藍衫上綴滿金色條紋，右邊一人的藍衫上綴滿銀色條紋。

這兩名少女全都神色肅穆，在她們身後有一個極大的水晶棺木，在棺木上擺着一株鮮艷的蘭花，這蘭花極爲奇怪，絕不似普通蘭花，因爲那些花瓣上有一條條的金色、銀色紋路。

「『金銀小蘭花』！一定是它！」蕭越喃喃道。

「不錯，一定是！」玉潔肯定地道。

兩人立刻收拾一下，上馬向那廣厦奔去，可是，當他們奔近時，廣厦、人羣、棺木及「金銀小蘭花」却全都消失得無影無踪。

蕭越呆住了，口中自語道：「怎麼可能？它們怎麼會消失呢？我明明看見在這裡的，『金銀小蘭花』是在這裡的，爲什麼會不見呢？」

玉潔也同樣地驚詫莫名。

他們從沒來過戈壁，當然不知道這是海市蜃樓的現象。

「『金銀小蘭花』！你回來，你回來，我一定要得到你，那些人都到哪裡去了？」蕭越躍下馬來，在曠野中奔跑呼喊着。

玉潔痛心地看着如痴如狂的蕭越，心道：「越哥在心底裏還是非常希望恢復武功的，他這一生如果不能夠恢復武功，他一定會活不下去的。」

玉潔正獨自想着，倏地聽見蕭越大叫一聲，栽倒在地。

玉潔大驚，身形立時從馬背上飛掠至蕭越跟前，一眼瞧見蕭越的右手食指上有一隻黑色的蠍子咬着他的指頭。

她心下大驚，急忙一掌將毒蠍拍掉，一脚踏死。

再看蕭越，但見他此時臉現黑氣，整隻右手已經腫了起來。

玉潔急忙封住蕭越右手的穴道，又從衣服上撕下一條布條，將蕭越的右臂緊緊紮住，以防毒氣蔓延上去。

蕭越此刻已昏迷不醒，玉潔心下大急，抽出寶劍，將蕭越右手食指割開，但見一滴滴的黑血滴在地上，腥臭難聞。

待毒血流盡，玉潔又從內衣上撕下布幅，將蕭越的右手緊緊包紮起來。

玉潔從懷中摸出解毒丹餵入蕭越口中，心中暗道：「但願這解毒丹能夠將蕭大哥體內的餘毒除盡。」

看到四野一片茫茫，彷彿天地間僅剩她與蕭越二人一般。

可是現在蕭越中毒昏迷不醒，生死未卜，老天彷彿故意捉弄這對有情人似的。

時間彷彿過得極快，又彷彿很慢，蕭越仍然昏迷不醒。

中午的戈壁猶如一個大火爐一般，陽光肆無忌憚地照射着這片荒蕪的大地。

「『金銀小蘭花』……」蕭越倏然開口喃喃道。

玉潔大喜道：「蕭大哥，你醒了？」

蕭越倏地坐起，道：「我的『金銀小蘭花』呢？」

玉潔詫然道：「蕭大哥，沒有『金銀小蘭花』，你快……」

「一定有的，我看見了，我看見了！」蕭越大叫着，推開玉潔，躍起身來向前奔跑，才跑了二十餘步便仆倒了。

「越哥……」玉潔芳心大急，身形急掠至他身旁，按住蠢蠢欲動的蕭越道：「越哥，你不要這樣，那是幻覺！你現在中了毒，不可以胡來。」

蕭越這時才彷彿清醒了似的，道：「玉潔，我們快離開這裡，快！」

玉潔搖頭道：「不可以！你的毒傷……」

蕭越急伸手抓緊玉潔，道：「快！這裡有魔鬼，咱們快走！」

玉潔心下一嘆，道：「好！我們走。」

她將蕭越扶上馬，自己也跳上馬，與蕭越並坐一騎，她擔心蕭越獨自不能策馬。

兩匹馬緩緩向前而去，「得得」的馬蹄聲在戈壁上迴響着……

*　*　*

「越哥，你醒醒啊！」玉潔喚着。

蕭越自從中毒以後，神智便是忽而清醒忽而迷糊。

這幾日，蕭越更是迷糊時多，清醒時少了。

玉潔找到這處戈壁中的樹叢之後，便沒有再走了，此時，乾糧已經吃盡，好在這樹叢附近有一眼清泉，喝水倒是不用發愁了。

玉潔見蕭越不時說着胡話，心中肝腸寸斷，可是解毒丹毫無功效，在這茫茫戈壁中，却又到何處找良藥呢？

「蒼天啊！難道越哥的生命就這樣結束了嗎？不，我絕不能讓他死去。越哥，你一定要挺住啊！」

「越哥，我一定會爲你找到『金銀小蘭花』的，就是犧牲我的生命我也在所不惜，只要你能夠恢復武功，只要你心裡高興……」

玉潔自言自語地說着，眼中沒有眼淚，淚水早已哭乾了。

「玉潔，玉潔，妳在哪裡？」蕭越突然醒轉呼叫道。

玉潔急忙握住蕭越的手道：「越哥，我在這裡，我就在你身邊啊！」

蕭越眼中神光閃現，向玉潔道：「玉潔，妳知道我是多麼愛妳嗎？我多想陪妳一起回小孤山，一起過山野隱士的生活，就只有我們兩人，對嗎？」

「是的，是的。」玉潔連連點頭道。

蕭越接着道：「我們兩個人，我種田妳織布，一定非常快樂，再也不用去殺人，也不用擔心被人暗算，不用去報仇，也不用擔心被別人尋仇，總之，江湖上的恩恩怨怨都與我們無關了。」

玉潔道：「越哥，你快別說了，好好休息，等你傷好以後，我一定陪你回去。」

「沒有用了，我這次被毒蠍咬傷，那毒是至熱之極的，我體內的『天陽化魂草』之毒已被引發，我將不能陪妳了……」

「越哥，不要，我不要你死，我一定找到『金銀小蘭花』來化解你的『天陽化魂草』之毒。」

「玉潔，我很抱歉，那晚我沒有尅制自己，如今我辜負了妳……」

「你別說了，越哥，那是我心甘情願的……」玉潔叫道，淚水不知何時又盈滿了眼眶，並掉了下來，灑落在蕭越的衣襟上。

蕭越長吁口氣，道：「玉潔，妳要答應我，在我死後把我火化，將骨灰運到小孤山，在我蕭家孤堡的遺址旁安葬……」

「不！你不會死，我……我不要你死……」

「玉潔，天下無不散的筵席，我……只是抱憾不能與妳一起長相廝守，這麼快就要分離，讓妳一個人留下來傷心，我……眞是……眞是好……好心痛……」蕭越話音未了，便倒在玉潔懷中。

玉潔大驚，一摸蕭越脈搏，已是全然停止，玉潔悲痛欲絕，抱住蕭越痛哭起來。

這一聲聲悲泣，有如杜鵑啼血，催人淚下。

天底下最悲痛之事，莫過於失去親人、愛人。

哀莫大於心死，蕭越走了，也帶走了玉潔一片心。

玉潔不知哭了多少時間，淚水乾了，流出了鮮血，殷紅的血洒滿了蕭越的衣裳，也浸透了她的衣襟。

驀地，一聲嬌笑響自身後，玉潔像是根本沒聽到似的。

笑聲更響，終於，玉潔抬起了頭，她一怔，面前站着一名少女。

玉潔覺得好生眼熟，再看到少女所穿的衣裳，她想起蕭越中毒那日所看到的幻景中，那位在右側邊身穿綴有銀色條紋的藍衣少女。

目前的這女孩正是那人。

玉潔奇道：「是妳？妳爲什麼笑？」

少女笑道：「妳怎會那麼傻，抱着一個大活人哭得死去活來，我怎麼會不笑呢？」

玉潔聞言，怒道：「妳才笨吶，他……他已不是活人了。」言及於此，又哽咽住了。

少女道：「妳摸摸他的心口，看看還有沒有心跳？」

玉潔本不想摸，但心中着實希望蕭越沒有死。

她還是伸出手去摸蕭越的心口，觸手之處極熱，心跳極快。

她不由大驚，再去摸蕭越的脈搏，却是聲息全無，根本摸不到。

玉潔奇道：「怎麼會這樣呢？」

少女接口道：「很簡單，他身中『天陽化魂草』之毒，此毒乃天下毒物中最赤熱的毒物，不會武功之人中了此毒，必然先是脈搏全無，心跳加速，心口發熱，到了三日之後便脈搏恢復，但跳動之速幾倍於常人，再過三日，必然全身奇燙，最後起火焚化，屍骨無存。若是會武功之人，則首先被化去武功，若一生中沒有被熱毒襲身，當可平安了此餘生，若被熱毒染身，將會引發『天陽化魂草』之毒，最後也逃不過六日後被焚化的結果！」

玉潔只聽得目瞪口呆，倏地看着少女道：「你知道得這般清楚，那麼一定會治療囉？」

少女點點頭道：「不錯，只要沒有到最後焚化的階段，我都可以治療。」

玉潔大喜，倒身拜道：「姑娘，妳一定要救他！只要救活他，我可以爲妳做任何事。」

少女道：「我是『蘭花教』的『金銀護法』中的銀妃娘娘，本教教主新近去了『蘭花仙子』那裡，需要七名教外少女心甘情願地侍奉她，妳可願答應嗎？」

玉潔連忙點頭道：「只要妳救活了越哥，我就答應妳。」

少女笑道：「如果這樣的話，妳將永遠與世隔絕了，這一點妳可要想清楚。」

玉潔聞言一呆，目光落在蕭越的身上，一時心下極難決定……

*　*　*

大漠孤烟直，長河落日圓！

在這血色黃昏下，戈壁邊的綠洲之上，一匹棗紅馬正獨自吃草，一邊的地上仰躺着一個身著黑色勁裝的人。

這個人一動沒動，是死了嗎？也許吧！

好像要證明這一點似的，那人動了動，眼睛睜開了，一片遼闊高

遠的蒼穹展露在他眼前。

「我難道沒有死嗎？」他翻身坐起，目光所及，不禁一怔：「這裡怎麼是戈壁邊了，我不是在戈壁中的嗎？玉潔哪裡去了？」

這人正是大難不死的蕭越。

蕭越對自己居然活了下來，顯得又驚奇又迷惑。

他游目四顧，一個包袱引起了他的注意。

蕭越拾起來打開一看，是玉潔那柄劍，還有一件黑色勁裝，在衣裳上平放着一封信，信旁是一個小包。

蕭越彷彿預感到什麼似的，急急拆開了信。

越哥：

我走了！不要怪我，也不要怨我，這一切都是命中註定，老天安排，當你失去武功時，我們相遇並相愛了，但當你恢復武功之時，我却不得不離開你，雖然我心中深深地愛着你。

我答應了銀妃娘娘，只要她將你救癒，並且恢復你的武功，我就隨她而去，到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去，這一切她都做到了，因爲她有「金銀小蘭花」。越哥，這位銀妃娘娘就是那日你看到的那幕幻影中，那個藍衣上綴有銀色條紋的少女。

越哥，你說過「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人生本來就是聚散無常，我雖不能與你長相廝守，但我的心却時刻陪伴着你，這柄劍留給你，希望你仗劍復仇之時，不要忘記我在你身旁。

「我不要復仇，我不要武功，我只要妳在我身旁……」蕭越心中大喊，接着又向下看去：

留給你一綹青絲作爲紀念，只要看到它就是看到我了。越哥，你別難過，好好待我姊姊和雪兒姊。

越哥，你不要來找我，你不可能找到我，即使找到我，我也不可以隨你離開「蘭花教」的。越哥，這短信不足以表白我對你的愛，心中縱有柔情萬縷，幾多情話，此時却是一句也說不出口。

越哥，我走了！

玉潔泣首

蕭越熱淚盈眶，淚水模糊了視線，天地間一片混沌，而蕭越的腦中也是一片空白，他的心一下子沉落了。

玉潔走了，可能是永遠離開他了，她帶走了他的心，留給他難以言喻的痛楚。

蕭越緩緩展開小包，裡面有玉潔的一綹頭髮，帶着一股溫馨。

蕭越心痛至極，仰天發出一聲長嘯，嘯聲淒厲、悲苦，但這一聲長嘯也證明了他的武功全復了。

棗紅馬吃了一驚，跟着發出一聲長嘶。

蕭越十分小心地把玉潔的髮絲包好放入懷中，又拾起玉潔的寶劍，他緩緩抽出寶劍，初昇的月亮照在劍身上，激起一片寒芒。

蕭越用長劍倏地挽起九朵劍花，施展開「大周天幻影劍法」。

這麼長時間沒有練過劍法了，如今施展開來，他居然絲毫也不覺得生疏。

九朵劍花，這是劍術的最高境界，一名劍手能夠一抖劍便挽起九朵劍花，那麼他就可以成爲一代劍術名家了。

劍法一變，是爲「風雲三式」劍法，這套劍法雖不如「大周天幻影劍法」那般博大精深，正氣凜凜，但却是劍勢大開大闔，霸道之至！

接着，蕭越以劍代刀使出「落月刀法」。

他好像要將自己的武功盡數施展出來一般，將所學的劍法、刀法、掌法、指法全部由這柄劍施展出來。

到了最後，他所使出的招式已不成爲招式了，他居然雙手握劍在曠野中揮舞着，橫斫、豎劈、斜砍、上挑，他拚命地舞動着，像是要把力氣耗盡似的。

「玉潔……爲什麼？爲什麼妳要離開我？我寧願不要武功！」蕭越仰天大叫！

月亮好像害怕了似的，躲入雲層中，大地一片黑暗。

蕭越緩緩垂下持劍的手，身形一矮跪倒在地，頭靠着劍柄，雙眼緩緩閉上，一串晶瑩的淚珠滴落地上。

* * *

一進入陝境，便可感受到塞外所感受不到的融融春意。

暮春三月，這裡雖不比江南草原，雜花生樹，羣鶯亂飛，倒也處處桃紅柳綠，生氣勃勃。

華山脚下的這個小鎮，雖然人口不多，但茶座酒樓倒也一應俱全。

酒樓靠街的窗旁有一張桌子，坐着一名年過二十，玉臉朱唇的黑衫少年，只見他眉頭緊鎖，臉上顯出一種說不出的愁苦之色。

這位少年正是剛剛回到中原的蕭越，塞外之行雖然令他武功恢復，但他却沒有絲毫歡喜之色，反而心灰意懶了。

抽刀斷水水更流，酒入愁腸愁更愁。

蕭越本想喝些酒解解愁，那知他却更是愁苦難解。

「砰」！的一聲，酒樓上正中一張桌旁的兩名三十來歲的漢子中，有一名青衫漢子忽地一掌擊在桌上，酒客們便紛紛將目光投向了他。

那青衫漢子毫不理會，仍大聲道：「他媽的，這年頭江湖眞是他媽的不是人混的，『幽靈教』鯨吞天下，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哼！他媽的！」語調極爲憤恨。

他這話一出口，酒客們立即掏錢結賬，全都嚇跑了。

這鎮子便在華山脚下，原來華山派所在之處已被幽靈教改爲華山分壇，在幽靈教的眼皮底下，這青衫客竟敢口出不滿之言，他不要命，酒客們可還要呢！

蕭越不由心道：「這幽靈教半年來，勢力竟如此壯大了，這些普通酒客都怕成這樣。」

青衫客對面之人相貌堂堂，一臉正氣，身著一身灰色勁裝。

灰衫漢子嘆道：「哎，本來六大門派結盟是大有可爲的，誰知盟主凌越下落不明，又被那幽靈教派人假冒了盟主，幸好被凌夫人『香花令主』識破，可是終被幽靈教趁機攻入了少林寺。唉，如今的武林盟人才凋零，六大掌門六去其四，僅剩莫遠雲與燕雲天，江雲楓武功雖高，但獨木難支，不是幽靈教之敵。」

青衫漢子喝了一大口酒，道：「不錯，再說那『香花令主』楚香雲雖是凌盟主的夫人，但却獨來獨往，黑白兩道中人她都殺過，蕭文功敗垂成，隱匿不出。現在有兩幫人在暗中與幽靈教作對，我想至少有一幫可能是蕭文的屬下。」

灰衫漢子肅然道：「可惜偌大個江湖，却無一股力量能與幽靈教正面交鋒。唉，整個武林不知要被幽靈教蹂躪多久呢！」

青衫漢子悶悶地喝了一口酒，道：「張大哥，想你我二人行走江湖，都欲成就一番事業，只可恨咱們人微力薄。據說，那位失踪的凌盟主武功蓋世，數度力挫幽靈教，若能夠重現江湖，我一定投歸他的麾下，掃除幽靈教，出出心頭惡氣。」

灰衫漢子黯然一嘆，道：「只怕那位凌盟主已爲幽靈教所害，否則豈有不出江湖之理？好啦，余老弟，咱們走吧！」

青衫漢子長嘆了一聲，又重重一哼，站起身來，與灰衫漢子下了酒樓。

蕭越心下一嘆，起身付賬，離開了酒樓。

他實在沒想到武林的正義力量竟然敗得如此慘，本來他失去玉潔後心灰意懶，不想再過問江湖事，可是今日一聽那青衫漢子之言，令他受到極大震動，身爲武林中的一份子，他不能看着邪魔外道橫行無忌。

蕭越走出了鎮子，便向南奔去。

才奔過一個彎道，便被眼前情景驚住了。

那酒樓中的兩名漢子此時互相背靠着背，他們周圍全是肩綴骷髏的幽靈教教徒，地上已有六、七具屍首了。

場外併肩站着兩人，一名是高瘦的老者，目光冷峻地注視場中，他身旁是一名約四旬的中年人。

就這麼一會兒，又有三名幽靈教教徒死在余、張兩人的刀下。

高瘦老者的鼻中發出一聲冷哼，身形陡然如一頭山鷹般掠過，直撲兩人。

張、余兩名漢子猝不及防，胸口都吃了老者一掌，身形跌退七、八步，身形還沒立穩，高瘦老者再度撲上，兩手如鷹爪般抓向兩人。

高瘦老者對這一擊志在必得，下手毫不容情，倏地眼前失去余、張二人的身影，他好不容易才刹住身形。

這可是從沒有過的事，高瘦老者抬眼望去，一名黑衣少年站在五丈開外，他身後站着張、余二人。

這少年是如何將人從他手下救走的，高瘦老者居然根本不知道，而且這個少年是什麼時候來到的也不知道，他身爲華山分壇護法，這個臉可丟大了。

高瘦老者沉聲道：「小子，你是誰？竟然敢管我幽靈教的閒事，你的膽子不小。」

這黑衣少年便是蕭越了。

蕭越冷冷道：「在下孤堡蕭越！」

高瘦老者聞言驚退半步，上下打量了蕭越一眼，仰天笑道：「小子，你想充大嗎？孤堡只有個蕭文，大概你這小子記錯姓名了吧！」

蕭越目光冷冷地看了高瘦老者一眼，道：「若在下說出原來的名字，你一定會認爲在下是瘋子了。」

「哦，那麼你原來的名字叫什麼？」那名中年人踏上前來，問道。

蕭越冷冷道：「凌越！」

這回不僅幽靈教中人齊齊驚退，就連他身後的張、余二人也是驚呼出聲。

高瘦老者道：「小子，就是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的命！」

蕭越冷笑道：「在下蕭越之名還是得知於令教主之口，不管你信不信，今天你都死定了。」

聲音未落，高瘦老者陰笑一聲，已飛身凌空撲擊而來。

蕭越五指彈出，勁風呼嘯，中年人見勢大驚道：「閔護法，快退！」

伴着中年人的驚呼之聲，高瘦老者發出一聲厲叫，身子已滾落在

地，氣絕身亡了。

中年人憤怒之極地道：「蕭越，今天本座要你死！」

話音中，他已抽出兵刃殺了上來，那些剩下的教衆也揮動兵刃隨後衝了過來。

此刻，蕭越身形沒動，寶劍出鞘，一記「風捲殘雲」揮灑而出。

中年人大驚，身形急急掠起，好在他見機得快，可是他身後的屬下卻倒了大霉，一十五人無一倖免，臨死連慘叫都未及發出。

中年人駭然已極，轉身欲走。

蕭越沉聲喝道：「站住！」

中年人站住不動，回首看着蕭越。

蕭越道：「記得當日在下被令教主父女以『天陽化魂草』之毒化去我的武功時，在下曾發誓，一旦武功恢復，幽靈教將鷄犬不寧！今天，你將遭遇不幸！」

蕭越緩緩擧劍。

「且慢！」中年人叫道：「蕭盟主眞的不能放過在下嗎？」

蕭越頗爲殘酷地笑了笑，搖搖頭。

中年人悲道：「蕭盟主連在下的姓名也不問嗎？在下在總壇任護法一職！」

蕭越左手一指地上的死屍道：「他們的姓名我也沒問，若是每人的姓名、職位我都要問，豈不太痲煩了？」

中年人顫聲道：「蕭盟主，只要你饒了我，我一定任盟主您隨意驅策，在下……在下可以將教主的『陰風柔雨』取來給盟主。」

「『陰風柔雨』！」張、余二人聞言大驚道。

蕭越問道：「你們兩位知道『陰風柔雨』嗎？」

「不錯，『陰風柔雨』據說是天底下最陰毒的暗器，只要進入它的射程範圍，不管你的武功有多高都難逃一死。幽靈教教主就是憑藉它才攻破少林派的，而少林掌門慧苦大師便死在『陰風柔雨』之下！」余姓漢子答道。

蕭越聽罷，倏地仰天大笑，笑聲久久不息。

中年人臉露懼色，惶恐地望着蕭越。

蕭越倏然間笑聲一斂，道：「你知道我爲何大笑嗎？」

中年人悸聲道：「在下愚蠢，不知蕭盟主笑意何在？」

蕭越臉色一寒，冷冷道：「既然『陰風柔雨』這般厲害，你又怎能從韓威雲那裡盜得？即使你得了它又怎會給我？你有『陰風柔雨』在手，我武功再高也不能將你怎樣，你到底安的是什麼心？」

中年人臉如土色，仆地跪倒，連連磕頭道：「蕭盟主，蕭盟主，我絕無惡意，如果你不信可以制住我穴道。」

「不必了。」蕭越冷冷打斷道：「你可以走了。」

中年人一呆，以爲自己聽錯了。

「怎麼，你不走了嗎？」蕭越又冷冷問道。

中年人怔怔地道：「蕭盟主，你……你肯放過我？」

蕭越點點頭，道：「現在你可以告訴我你尊姓大名了。」

中年人不由感激地磕了個頭，起身道：「多謝蕭盟主寬宏大量，屬下范文遠！」

「『魔刀』范文遠！」張、余二人驚叫道。

蕭越也曾聽說過「魔刀」之名，「魔刀」范文遠刀法如幻似魔，武功高强，據說不在「神刀」江雲楓之下，是個亦正亦邪的人物，不想他竟然投靠於幽靈教下了。

范文遠愧然道：「在下這區區之名實在不足掛齒。」

蕭越道：「范文遠，你在幽靈教中僅任護法一職嗎？」

范文遠倏地臉露傲色，道：「蕭盟主，幽靈教總壇僅設十名護法，全是當今一流高手，在下能任此職也不算辱沒了。」

他接着道：「六大門派被掃滅後，設了六大分壇，每一分壇都派駐一名護法坐鎭。」

蕭越點點頭道：「那麼華山分壇壇主是什麼人？」

范文遠道：「分壇壇主是原華山派叛徒『西岳一絕』孫成龍，副分壇主是『奪命銀槍』鄭天鶴。」

蕭越微一頷首道：「范文遠，你可以離去了。」

范文遠目露感激之色，道：「蕭盟主這次放過在下，在下不勝感激，唯有以死相報，『陰風柔雨』在下一定取到。」

話音剛落，身形已飄出十餘丈開外。

張、余二人臉露敬佩之色。

余姓漢子讚道：「好一個魔刀，雖有些貪生怕死，但總算還能迷途知返，識時務者爲俊傑！」

蕭越一笑，道：「余大哥光明磊落，勇氣過人，能夠不爲幽靈教所威脅，也是一條血性漢子！」

余姓漢子惶恐道：「蕭盟主過獎了，在下喝酒，口沒遮攔，險些送了性命，若不是蕭盟主施以援手，在下將……其實這匹夫之勇是逞不得的。俗語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只要忍得一時之氣，終究有出頭之日的。」

蕭越道：「余大哥經此一事，倒是長了見識。」

張姓漢子笑道：「蕭盟主別誇他了，這時他是頭頭是道，以後灌

下幾碗黃湯，只怕又是天王老子地亂罵了。」

「喂，張青風，你嘴上積點德好不好？」余姓漢子。

蕭越微一怔，道：「原來你便是『奪命劍』張青風！」

「奪命劍」張青風愧然道：「在下這點微薄之技，不要說與盟主相比，就是對付這幽靈教教衆，在下都應付得吃力了。」

「張兄太過謙了。對了，這位余兄是……」蕭越指着余姓漢子道。

余姓漢子搶着道：「在下『拚命三郎』余莫塵！」

蕭越道：「啊！兩位可都是江湖上有數的高手之一，在下能與兩位認識眞是有緣。」

「拚命三郎」余莫塵道：「蕭盟主，應該說我和張兄能遇見你眞是三生有幸，雖然你是孤堡後人，但與我們兩位是無怨無仇，而咱們大家都與幽靈教作對，所以，咱們可算是朋友了。蕭盟主若是看得起咱們二人，就收咱們做屬下，咱們可是見識過蕭盟主的武功，在蕭盟主麾下，那定然無往不利……」

「好了，余莫塵，你少說兩句吧！」張青風截口道。

蕭越嘆道：「不錯，我是孤堡後人，六大門派與我孤堡之間有血海深仇，我爹就死在六大掌門之手，所以我這個武林盟主也就做不成了，兩位也就不必做在下的屬下了。」

張青風道：「蕭盟主，雖然如此，但我與余老弟早有此心，如果承盟主看得起，我與余老弟先行投入盟主麾下，憑我與余老弟在江湖中的關係，定然可以把那些隱入俗世的武林高手請出來。不過，蕭盟主非得答應做這個領袖不可，否則，那些人只怕是不願來呢。」

余莫塵道：「張大哥所言極是，只要蕭盟主樹起大旗，召人手之事我與張大哥全權承攬，絕不會令盟主失望。」

蕭越心道：「看這兩人倒是古道熱腸，若要掃滅幽靈教，單憑我個人之力，那是不能夠的。」

當下，蕭越拱手道：「兩位如此熱誠，爲了整個武林命運，蕭越願挑起重擔！」

余莫塵道：「太好了！盟主，現下我們便帶你去個地方，見一位高人。」

蕭越道：「好啊，他在哪裡？咱們這就去吧！」

張青風看着余莫塵，微笑起來，笑意很……

＊　＊　＊

「蕭盟主，這裡住的可是一位隱世高人哦！」余莫塵道。

繁花錦簇，竹亭小樓，環屋一條小溪淙淙而流，水聲鳥鳴，果然是一處世外高人的隱居之所！

蕭越微一點頭，道：「好幽雅的環境，匠心獨運，不愧是出於世外高人之手。莫塵，這位高人不知是哪一位啊？」

余莫塵微微一笑，道：「他是青風的師叔，平素極少涉足江湖，即使偶入江湖，也是隱身化名。」

蕭越微微笑道：「這才是世外高人的風範。」

張青風道：「師叔別號『青竹山人』！」

「青風，你又帶哪位朋友來見我？既然來了，還不進來？」一個慈和的聲音自屋中傳出。

蕭越不由心道：「這人內功確是深厚無比，且又如此綿綿細長。嗯，這位高人只怕不會出山的。」

心念動間，便隨着張青風步入竹舍之中。

屋中佈置得十分簡樸，一張竹榻上坐着一位銀髯老者，身側站着一名十來歲的青衣童子。

蕭越走入屋中時，銀髯老者正放下手中的書卷，抬眼向他瞧來。

蕭越迎着老者的目光，與之對視片刻。

老者倏地手撫銀髯笑道：「青風，這位小兄弟長得玉樹臨風，武功亦自不弱，看來你交友的眼光是愈來愈不錯了。」

張青風施禮道：「師叔，這是侄兒的運氣，他是當今六大門派的盟主蕭越，雖然他年紀不大，但武功、才智都是一等的。」

蕭越聞言謙遜地笑了笑，道：「前輩莫要相信青風的話，晚輩才疏學淺，怎配做六大門派的盟主呢。」

銀髯老者微笑道：「青風向來說話都很爽直，蕭盟主不過是太謙遜了，老夫活了大半輩子，閱人無數，像盟主這等人才，實在少見得很！」

說着，他站起身來道：「各位先請稍坐。蕭盟主這樣的稀客來此，使寒舍蓬蓽生輝，老夫存有上好的江南碧螺春，當取來與各位同享才是！」

說畢，銀髯老者含笑走入裡間。

「張大哥，咱們這回可是叨了蕭盟主的光了，你師叔那碧螺春可不輕易拿來招待客人的，這次怎會捨得？」余莫塵笑道。

「你的嘴就是片刻不閒。」張青風輕斥道。

倏地，他起身向蕭越抱拳道：「蕭盟主，屬下有些內急，很是抱歉！」

蕭越含笑點頭。

余莫塵訕笑道：「張大哥，你可眞是多事啊！」

（未完・十）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　飛・圖

虎嘯來如風

上文提要：袁天行帶着席美姬等五人，前去找萬家莊算帳，萬寶山暗藏二十個弓箭手對付他們，結果傷了三人失望而逃，萬小彩乘機救走梁上青。袁天行回來後，不料手下又死了五人，原來是西陵堡堡主萬子才殺的，袁天行忿而要找萬子才報仇，路上碰到來如風，聽了來如風的剖析，才打消此念，來如風索銀一千両，才告訴他萬小彩與梁上青的藏身之地……



佳人傾心身相許　寒山之女爭個郎

席美姬攀着枝椏慢慢的到了那隻蔴袋的一邊，她雙手一扶，左右看了一下，笑了。

「來如風呀，你在那兒找來這麼大的蔴袋，這好像是用來裝高粱的呀！」

來如風道：「這玩意兒只要把一邊切開口，兩邊用繩子綁起來，掛在樹上當睡袋，既舒服也不怕虎狠豹騷擾，妳要不要上來試試？」

席美姬笑道：「我當然要試，你可不能起來，咱們擠一擠。」

來如風道：「妳也不怕摔下去？」

席美姬已往蔴袋上擠，一手去推來如風。

來如風笑道：「眞要來呀！」

席美姬有一半身子壓在來如風的身上，她把溜圓的屁股往蔴袋中擠過去。

「來如風，你讓一讓呀！」

「沒地方了！」

「擠一擠嘛！」

「斜身吧，妳也斜着身子！」

席美姬果然斜着身子擠，她與來如風二人來了個面對面，手臂便也勾住來如風的脖子了。

「來如風呀，我看你今天往那兒跑！」

「跑？我爲甚麼跑？」

「你每次見了我總是說幾句話後便回頭走，你是甚麼意思？」

來如風道：「我不想攀上竿上的人物，俏佳人，咱們水火不同源呀！」

席美姬以手指撥弄着來如風稍厚的嘴唇，吃吃笑道：「我也並沒打算拉你去要飯呀！」

來如風道：「我也不像個要飯的花子。」

席美姬道：「你是我心中的情郎呀！」

來如風道：「妳少叫我飄飄然，如何？」

席美姬道：「你對我說話也少刻薄，好嗎？」

來如風道：「說吧，你找我幹甚麼？」

席美姬道：「別人成雙成對，我却孤孤單單的不是味兒，所以呀……」

「所以你來找我？」

「你是男我是女，男女一起配成雙，你看看，峽谷口的江彩雲，她身邊有個成青在，我身邊却是個和尚。」

哈哈一笑，來如風道：「和尚也是男人呀！」

席美姬道：「我席美姬不會偷和尚，要偷就偷……」

她忽然斜身一挺，櫻唇印上去了。

來如風冷不防，躲又無處躲，便也只得逆來順受了。

席美姬吻得很認眞，她把舌尖也用上了。

來如風心中想，吻也沒甚麼關係，至少在此刻此地，想更上一層樓的動眞刀眞槍，怕是沒那麼方便。

兩個人吻了一陣子，席美姬低聲開口了。

「來如風，把我當成一個女人吧，別把我當作幫主。」

「妳原本是個女人呀！」

「把我當成美麗的女人。」

「妳長得再美不過了，所以妳被江湖人稱爲俏佳人！」

「把我當成你心上的情人呀！」

來如風笑笑，道：「若非情人，咱們這麼抱在一起，算他娘的甚麼名堂！」

席美姬道：「眞的呀！」

來如風道：「我只是找別人尋開心，但我從來不逗妳！」

席美姬道：「你此刻就在逗我！」

「怎麼說？」

「你不承認？」

「嗨，妳叫我承認甚麼？」

席美姬道：「你爲甚麼沒反應？」

來如風道：「妳叫我有甚麼反應？」

席美姬的一手已摸在來如風的下面了。

她撥弄着小小的，毫無生氣的小來如風，道：「妳我抱在一起，親也親過嘴了，貼也貼得緊了，可是你這個小東西爲何『不動聲色』的，依然垂頭喪氣，了無生氣的樣子，難道你曾被閹過呀！」

笑笑，來如風道：「席幫主！」

「此時我不是幫主，我是你的情人！」

來如風道：「得了，我只一見大羣花子奉妳如神的樣子，我怎麼能忘了妳那個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兒呀！」

「忘了吧，咱們此刻是一對情人！」

她暗中在下面撥弄，來如風笑了。

席美姬微閉上眼睛，也微啟櫻唇，發出饑渴的聲音來，看上去是迷糊了。

來如風再有定力，再沉得住氣，此刻也潰堤了。

他慢慢的以單臂勾住席美姬的腰，笑聲極細又低的道：「咱們這是要玩眞的了。」

「嗯！」

「妳以爲這樣如何進行？」

「嗯！」

席美姬的嗯是有意思的。

她是和身送上門，挑肥撿瘦隨君意了。

來如風道：「這蔴袋是凹的，如果妳在下面，我的東西不沾妳的邊，這樣吧，妳在上面湊和吧！」

席美姬用力捏了捏來如風的臉皮，笑着叱道：「這時候你仍然開玩笑呀！」

她移動了，躺在來如風的上面。

那大樹開始動了，好像陣陣刮來的風，把樹葉刮得一抖再閃的。

只不過此刻並沒刮風，樹却在顫動不已，再看吊掛的蔴袋，盪呀盪呀的眞好看，好像有人坐滑竿。

漸漸的，樹枝搖晃更厲害。

來如風突然低聲道：「嗨，有件事情倒忘了！」

席美姬正在勁頭上，來如風說了一半話，席美姬又把吻送上了！

她壓住來如風的嘴，要他別出聲。

來如風道：「我……」

席美姬又用手捂住來如風的口，她在勁頭上。

席美姬爬匐在來如風的身上雙目不動，她的嘴巴在動。

嘴巴動當然是在說話！

「來如風，你終於叫我滿意了。」

來如風笑笑，道：「妳也叫我吃一驚！」

「你吃驚？」

來如風把毛巾舉起，他十分不高興的道：「妳眞是太糊塗了！」

「我一些也不糊塗！」

來如風道：「這上面是甚麼？」

「血呀！」

「妳知道妳做了甚麼？」

「我只知道我把我的純潔身子交給我喜歡的男人，如此而已！」

來如風道：「多麼不值！」

「値得！」

原來俏佳人席美姬尚是處子之身吶，這令來如風不但吃驚，也心中不忍！

「席姑娘！」

「哈，你終於叫我姑娘了！」

「妳本來是姑娘！」

來如風頓了一下，又道：「我來如風是個結過婚的男人，而且是姐妹二人嫁了我，她們却又不幸死了，妳雖是花子幫龍頭，可是妳仍然貞潔，妳爲甚麼不大加珍惜妳的身子，却糊裡糊塗的交給我，妳……太不值了！」

席美姬道：「我都不後悔，你吼甚麼？」

來如風道：「妳叫我良心難安呀，想我來如風從不做甚麼有違良心之事，別以爲我向人敲銀子是貪財，那也是仗義之事，妳見我找過好人麻煩嗎？」

「所以我才喜歡你呀！」

「妳叫我以後怎麼辦？」

「很簡單，娶我呀！」

「我若娶妳，江湖上花子幫的

人就饒不了我！」

「我交棒呀，交了棒以後，咱們二人成爲天涯俠侶，留着美名，你看多美好！」

來如風苦兮兮的道：「那麼多的家口等我爲他們弄吃喝，唉，如今已近千人了！」

席美姬道：「早聽說過你收容了不少可憐娃兒，也聽說他們當中不少有了成就，他們應該回饋呀！」

來如風道：「不必，只要他們走正途，成爲有用之人，我便心安了！」

他忽然一瞪眼，道：「糟！」

席美姬道：「甚麼事？」

來如風道：「我遇到吳長老與王長老二人了。」

席美姬道：「遇到他們？他們有甚麼事？」

來如風道：「花子幫已議定一件大事，就等着妳回去定奪了！」

席美姬想了一下，道：「他們在甚麼地方？」

來如風道：「他們在太原府北城隍廟外的草棚中，花子幫一十二個長老都到齊了。」

席美姬道：「這是吳長老告訴你的？」

「不錯，他知道咱們二人還說得來，也知道我會找到妳，嗨，妳出外不留口訊呀，叫他們難以找到妳！」

席美姬道：「我如果把七王爺這兒有寶之事說出，只怕這兒附近少說也有成百上千的花子兄弟。」

來如風笑道：「窮光蛋最想發財！」

他頓了一下又道：「席姑娘，妳打算怎樣？」

席美姬道：「來如風，這兒還不到三天就過百日忌，如果此刻趕去太原，來得及嗎？」

來如風道：「快馬加鞭，當然來得及！」

席美姬道：「聽你口氣，你同意我即刻回太原？」

來如風道：「席姑娘，我以爲妳根本就不應該參與這次奪寶之事。」

席美姬冷冷一笑，道：「爲甚麼？」

來如風道：「我也說不出來爲甚麼，我只以爲這裡面必有極大的陰謀。」

「陰謀？」

「不錯，必有陰謀，只不過我還正在追查，嗨，也許是我多慮了！」

席美姬慢慢的理亂髮。

她坐在來如風的身上攏頭髮，也看着那染有血跡的毛巾，忍不住低頭吻了來如風一下，道：「來如風，我去騎我的馬，你在去太原府的大道上等我！」

來如風道：「怎麼，妳去幹家務事，我去做甚麼？」

席美姬道：「你陪我呀！」

來如風道：「席姑娘，這兒就有熱鬧看了，我不想放棄看熱鬧的機會呀！」

席美姬道：「來如風，咱們會及時趕回來的呀！」

來如風一想，笑笑道：「也罷，妳能把心都掏給了我來如風，陪妳去一趟太原府城的要求，自然不能回絕。」

席美姬一聽之下，狠狠的又吻了來如風。

嚄，來如風眞的飄飄欲仙了。

＊　＊　＊

一躍而落地，席美姬抬頭對來如風道：「來如風，咱們在大路上見。」

「大路見。」

席美姬就像隻落在地面上的喜鵲似的飛奔而去，來如風楞在樹上半天沒動。

「唉，女人呀，喜歡上一個人便甚麼也不管了。」

他還是跳落在地面上了。

匆匆的，來如風奔進山林深處，他找到他的坐騎，把牠拉出林子來。

來如風遙望向老爺嶺的方向，他露出個微笑。

緩緩的，來如風騎馬到了大道上，不旋踵間，只見席美姬拍馬馳來。

席美姬見來如風已在大道上等她，高興的笑道：「來如風呀，如果咱們走天涯，只有咱們倆，那該多好呀！」

來如風道：「只可惜我不是個過清閒日子的人，席姑娘，咱們趕路了。」

席美姬的俏嘴嘟起來了。

＊　＊　＊

二人拍馬往太原府直馳，有一段路是高原，那來如風拍馬馳得快，繞着官道往高原上衝，他與席美姬幾乎是併轡而行。

就在高原的丁家集，來如風對席美姬道：「這兒有家清眞館，羊肉湯加大餅，很開胃，咱二人各自來一碗，吃飽了再趕路。」

席美姬道：「還要一斤女兒紅。」

來如風道：「妳要喝幾杯？」

席美姬道：「你不會忘了咱們的愛吧！」

來如風哈哈笑了！

兩騎衝進了丁家集，這兒還眞熱鬧，街小人多，看上去如過江之鯽一般。

街頭上有食店，架子上掛了七個羊頭，有個招牌只寫了五個字：「丁家清眞館」。

丁家集有一半人姓丁，原是個牲畜交換買賣地，如今韃子進中原，便駱駝也來了。

＊　＊　＊

來如風與席美姬剛下馬，那席美姬只把青竹棒往肩頭橫放，立刻，就有十幾個在街邊坐的漢子吃驚的分別站在丁家清眞館附近來。

這些動作，來如風是不會放在心上的。

來如風早就發覺這些人。

他與席美姬走進丁家清眞館，有位大脚姑娘走上前，來如風還沒開口，席美姬先說了。

「兩碗羊肉湯泡大餅，一斤女兒紅，再加上一大盤下酒的菜送上來！」

大脚姑娘在圍裙上抹拭着濕手回灶房去了。

很快的，一應吃的送到來，忽見一個半百老者走進來，這老者的肩上披着個破袋，袋上縫了五個補釘，那正是花子幫五袋人物，屬於地區的頭兒。

那人走到席美姬身邊，低聲恭敬的道：「屬下丁家集五袋堂主丁太乙，接駕來遲，望幫主見諒！」

席美姬道：「我有事去太原，在這兒只打個尖，叫兄弟們隨意了。」

丁太乙道：「幫主，可有甚麼要屬下出力的？」

席美姬道：「不用了，你去吧！」

丁太乙忙恭敬的施禮，小心的退到門外面。

門外面，嚄，不多久就來了幾十個花子幫的人，他們一個個驚喜掛臉上。

幫主來到丁家集是喜事呀！

＊　＊　＊

來如風邊吃邊喝還笑說：「嗨，席姑娘，你好威風呀！」

席美姬道：「別逗我了，你若同我走天涯，我這就去把幫主之位交出去。」

來如風苦笑了。

「妳呀，一定要綁住我嗎？」

席美姬道：「你跑不了啦，嘻……」

二人正在吃喝談笑，忽然間，門外來了一批人。

這批人突然擁進丁家清眞館，來如風一見就不安心了，因爲……

因爲進來的四男一女他都認識！

來如風心想：「娘的，寃家路窄不是！」

席美姬當然也認識進來的人，但她不放在心上，她仍然舉杯，叫來如風碰，乾了。

果然，其中那個女子看到來如風了。

她的臉上有了笑容。

笑，當然是高興的正常表現，因爲這女子也十分欣賞來如風。

女子往來如風坐的桌前走過來。

但當她發現來如風同一個美人在喝酒，而且又是十分親密的樣子，她的臉色變了。

臉上的笑容變成怒容，那女的還回身看看那四個同她一起進來的男子。

這四男一女不是別人，壩上的寒山四虎是也。

那女的正是包成玉，她的四個兄長包成鋼、包成金、包成銀、包成鐵全來了。

其實，寒山四虎的老婆們也不弱，動起刀來比男人還凶殘。

包成玉長得美，一把快活刀，使得堪稱高絕，在包成玉的心目中，這世上只有來如風才配得上她，別的男人，她以爲都是廢物。

此刻，包成玉站在來如風的桌邊笑笑，道：「喲，是你呀，來大哥！」

來如風心中一緊，自己變成包成玉的來大哥了。

他還是禮貌的哈哈一笑，道：「喲，是包家妹子呀，聽說妳不是嫁人了嗎？妳的金龜婿是……」

他老兄還故意四下看。

他也只看到臉無表情的寒山四虎四個人。

他們心中明白，他這是故意逗弄包成玉。

果然，包成玉一巴掌拍在來如風的身上，笑叱道：「你嚼舌根呀，我甚麼時候嫁人了？」

她斜目看看不動聲色的席美姬，又道：「來如風，我要嫁也只嫁你來如風，嗨，這世上只有一個來如風呀！」

她這是反將一軍，來如風哈哈地笑了。

卻不料包成玉伸手拉把椅子，她貼着來如風坐下來了。

「我餓了！」

「妳隨便吃！」來如風無奈地說。

包成玉甩了一下頭髮，取過來如風的筷子去挾菜，席美姬終於開口了。

「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偏就要找來如風呀！」

包成玉雙目一瞪，道：「妳是甚麼東西，膽敢說我呀，妳這不要臉的女人！」

席美姬道：「不要臉三字應該由我說！」

包成玉以筷子當兵刃，「咻」的往席美姬扎過去。

「妳找死！」

掌影飛掠，席美姬一把扣住包成玉的右腕，便往一邊摔去。

「去妳的！」

「轟！」

「哎唷！」

包成玉大叫一聲，撞得一張桌子移出三尺遠，可巧，那也正是包成鋼兄弟四人坐的桌子。

包成鋼見自己的大妹子吃了虧，虎目一厲，大踏步的走過來，他的腰間插着虎爪，正欲反手去拔，來如風站起來伸手攔，笑道：「兄弟，別火呀！」

席美姬手抓打狗棒，她冷冷的不說話。

包成鋼開口了。

「來如風呀，你他娘的怎麼混回頭了。」

來如風笑笑，道：「包兄，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包成鋼道：「你看我妹子那一點不比花子頭兒漂亮呀！」

他看看席美姬，再看看妹子包成玉，又道：「你看看，我妹子可是一心想着拉攏你，把你拉到壩上去，咱們寒山有大院，騾馬也成行，你若娶了我妹子，此生你跳進福窩裡，這往後吃香喝辣穿金帶玉，日子過得舒服呀，你怎麼勾上個叫花子頭，怎麼的，你也想靠門邊伸手過日子，是不是？」

來如風哈哈一聲笑，道：「包兄，你這是叫我來如風當你家的姑老爺了！」

包成金在一邊直點頭，道：「你點個頭吧，來如風。」

那包成銀也跟上一句，道：「只要你點頭，結婚大事由咱們兄弟爲你鋪張了。」

來如風笑了。

他站在席美姬的前面，兩臂張開攔得緊，就怕雙方幹起來。

「包兄們，你們的美意我他娘的又不是二楞子，你們心中那股子熱勁就甭提了。」

包成鋼道：「你答應了？」

來如風道：「我答應？如果我答應，那就變成恩將仇報了。」

「這是甚麼意思？」

來如風道：「我如果娶了你們的妹子，變成壩上的姑老爺，你們就別過太平日子了！」

包成玉道：「又來這一套了。」笑笑，來如風道：「是實情，你們仔細想一想，我來如風在江湖上得罪過多少厲害人物，叫我算也算不完，而且他們都在等着剝我的皮，抽我的筋，喝我的血，食我的肉，如果他們知道我是壩上新姑爺，我敢說，不出三天就有人找上你們的門，他們都是凶殘之人，到那時又是殺砍又燒房子，我來如風豈不成了罪人呀！」

包成鋼兄弟不開口了！

包成玉尖聲道：「咱們不怕！」

來如風淡淡一笑，道：「嗨喲，我說我的包妹子呀，我的良心難安呀，妳總不能爲了我這麼一個惹人厭的人而弄得家破人亡吧？」

包成玉道：「你愛上這騷女人，她是要飯的，她那一點叫你着迷呀！」

席美姬一聲冷笑，道：「你們兄妹眞可惡，我好像有必要教訓教訓你們！」

包成玉道：「妳莫非想叫陣呀！」

席美姬道：「我已經叫了！」

包成鋼沉聲道：「娘的，有種咱們往屋外幹！」

他此話出口，羊肉湯也不吃了，兄妹五個人跳到街心，嚄，五個人拔出傢伙，這就等着廝殺了！

來如風伸手拉住席美姬，道：「美姬，妳不會眞的同他們幹上吧？」

席美姬眼一亮，道：「來如風，你叫我美姬了！」

來如風道：「我不該叫？」

席美姬道：「你如果在我們二人抱在一起的時候如此叫我，我會狠狠的吻你，但此刻不對勁！」

來如風道：「妳眞要打？」

席美姬道：「不是打，是教訓他們兄妹！」

她指指門外，又道：「我那些弟兄們很少能見我出手對付敵人，何不叫他們看看當家的武學？」

來如風一楞，席美姬已到了街中心，她冷然的卓立在那兒，看上去宛似玉神，立刻間引來一陣喝采！

包成玉不甘示弱，快活刀一掄之間，撲近席美姬，她在店中吃了小虧，尤其是在來如風面前，心中自然又恨又羞，如今大伙在街上幹，她拔刀的氣勢可大了。

「花子頭，咱們不欺妳一個人，本姑娘一人對付妳！」

席美姬吃吃一笑，道：「妳算了吧，憑妳呀！」

包成玉吼叱道：「妳敢小覷本姑娘！」

席美姬道：「妳若不信，打狗棒我扛在肩頭上，一隻手臂就夠了。」

包成玉一聽火大了，當着街上這麼多的人，尤其是來如風也在，這話多刺耳呀！

包成玉一跺脚道：「氣死我了！」

她突然拔地平飛，快活刀像花蝴蝶一般往敵人身上殺上去。

席美姬果然不出打狗棒，打狗棒仍然擱在她的俏肩上，只見她身子一偏左腿掃出，斜着身子掃出一腿！

包成玉不想被掃倒，忙着往側躍。

只這一招間，街上傳出一陣喝采聲：「好吔！」

站在店前的包家兄弟臉皮一熱，包成鋼心中明白，他這個大妹子絕非花子頭的對手，如果此刻不出手，必會丟人現眼。

心念間，包老大一聲低吼道：「如果咱們不出手，豈不小看了妳一幫之主呀！」

虎爪一掄，當頭便往席美姬抓去。

「咻」，打狗棒自肩頭彈起來，只聽得「叭」的一聲響，正打在包成鋼的右臂上。

席美姬還賣弄身法打個旋，宛似龍捲風的旋過包成玉身邊，她左手一巴掌，打在包成玉的屁股上。

「妳！」

席美姬一聲冷笑，四週又傳來一聲歡呼：「好吔！」

於是，包成鋼厲吼一聲，道：「兄弟們，上！」

席美姬就是等包家五兄妹一齊上，因爲花子幫已來了不少人。

丁太乙就在一邊直搓手，因爲如果沒有幫主吩咐，他不敢隨便出手。

打狗棒旋打中，梅花十六手的絕活使出來了。

這乃花子幫唯幫主才能習到的不傳秘學，席美姬施展開來，只見漫天棒影在勁力的催動下，虎虎生風，比刄鋒發出的銳嘯還窒人鼻息。

包家五兄妹三躲兩閃，兩殺三躲，小街上可也熱鬧起來了。

圍的人有上百之多，當然熱鬧。

就在一陣撲打狂殺中，席美姬盡出絕學，打得包家兄弟哇哇怪叫不已，半空中四把虎爪交叉狂擊，那包成玉更是披頭散髮，尖叫大罵。

猛古丁傳來一聲大笑，來如風大聲道：「你們打吧，我可要先走了。」

緊接着，只聽他一聲：「哈！」

來如風騎着快馬往小鎮外衝去了。

席美姬正自全神貫注的對付包家兄妹，聽得來如風的話，立刻大吼一聲，道：「丁堂主何在？」

丁太乙早已快按捺不住了，聞言回應：「屬下丁太乙早在一邊侍候幫主了！」

席美姬道：「這兒的事情交給你了！」

她說着，打狗棒一個橫掃千軍，逼退包家五兄妹，她人已拔身彈在半空中。

嚄，她在半空中賣弄身法，三個空心觔斗連翻，人已落在她的馬背上！

那馬原是拴在橫槓上的，却早被來如風鬆開了。

來如風知道，席美姬會立刻跟來的。

* * *

包成鋼大吼一聲：「那裡走！」

包成玉也叫：「不要臉，別逃呀！」

不料丁太乙一聲冷笑：「兄弟們，圍上去！」

喲，只這麼一聲大叫，上百個身穿破蔴衣的花子幫幫衆，已把包成鋼等圍在中央。

包成鋼厲吼一聲，叱道：「你們想幹甚麼？」

丁太乙沉聲道：「你以爲咱們想幹甚麼？」

包成玉道：「我倒忘了你們全是侍候席美姬那賤女人的可憐人吶！」

她此言一出，人羣中就有人喊打了！

丁太乙手一揮，道：「別嚷！」

他對包成玉道：「我知道妳同咱們當家爭的甚麼風，吃的甚麼醋，其實雙方沒有甚麼深仇大恨，這一點咱們看得出來。」

包成鋼道：「你倒是識大體呀！」

他這話是打退堂鼓，誰都聽得出來，因爲眼前有大羣花子幫的人，可不是三兩個，如果打一場混戰，他們兄弟可以打死打傷對方的人，但他們兄弟也別想全身而退，更重要的乃是自己兄弟遠來，並非爲了來如風，老爺嶺那面才重要。

原來他們兄妹也是爲寶而來。

丁太乙見幫主早已走遠，他這才對包成鋼道：「算了，你的心中都明白，和平相處要比殺戮好，想吃肉的你們到店中去吃肉，喝稀飯的咱們在街邊蹲着喝。」

他轉身揮手，道：「走了，走了，沒事了！」

果然，圍上的一羣人，刹那間分散在小集街上不見了。

包成鋼兄妹心中暗自不高興，可也沒辦法可想。

* * *

走進清眞館，兄妹五人低頭吃東西。

包成鋼低聲對大妹子道：「阿玉，妳別再對來如風那小子癡情了，他是一匹野馬！」

包成金道：「大哥說得對，這事不可强求，來如風對妳實在不怎麼樣。」

包成玉只吃了兩口便不吃了。

她重重的一拍桌子，道：「我嚥不下這口氣！」

包成鋼道：「大妹子，江湖上誰不知道，來如風是結過婚的男人呀，他死了老婆不假，可是咱們壩上寒山包家的千金小姐，怎麼也不應該去當他的塡房老婆，我以爲妳還是忘了他吧！」

包成玉道：「我不在乎。」

包成鋼道：「我在乎，我包成鋼的妹子是金枝玉葉，來如風是甚麼東西！」

包成金道：「來如風只不過是個鬼靈精，他還有甚麼值得稱道的？」

包成鐵道：「來如風一身血債，早晚會被人砍死，說不定他活不過一年半載，妹子送上門，豈不要變成是他娘的誰說的一句……一句……『文君新寡』呀！」

包成玉叱道：「別咒人好不好？」

包成鐵道：「是來如風自己說的呀！」

包成玉低頭不語了。

* * *

席美姬拍馬狂追，她是不會放過來如風的。

她追出丁家集，在西行官道上，遠處就見來如風的馬在狂奔。

來如風奔馳的方向令席美姬很安慰，因爲來如風答應陪她去太原的。

席美姬在馬上嘻嘻笑，她眞心的佩服來如風這一招。

席美姬心中想，如果來如風站在清眞館門口看熱鬧，等着雙方幹出個結果來，必然會有人受傷，到那時候，雙方本無仇也變得仇深了。

江湖上好多這樣的例子，而且只有仇恨越結越深，誰看過有幾人是情義越來越深的。

江湖人只會利之所在六親不認。

* * *

席美姬追了十幾里，在前面的高原往下走，忽聽有人大聲喊叫了。

叫聲來自高粱地！

這一帶的高粱最多，人走一天也走不到高粱地的另一邊。

席美姬轉頭看，高粱地邊有一匹馬，她笑了。

「來如風！」

「別叫了，你們叫我痛肚子，肚子痛。」

席美姬勒住馬，她笑道：「來如風，你在高粱叢裡幹甚麼呀！」

來如風果然就在高粱地，他回答道：「美姬呀，妳以爲我和妳捉迷藏嗎？」

席美姬道：「你莫非在出恭呀？」

來如風道：「妳猜對了！」

席美姬哈哈笑了。

來如風道：「頭痛是鬼捏的，肚子痛是尿撆的，我只要鬆鬆肚子就沒事了。」

席美姬笑道：「拉吧，我等你！」

來如風不拉了，他挽着褲帶走出來！

席美姬吃吃笑道：「怎麼不拉了？」

「我拉好了！」

「那麼快呀！」

「我拉屎比拉尿快！」

席美姬笑彎了腰，道：「怪人！」

來如風道：「那是妳以爲，我必須快，多次了，就習慣了！」

「爲甚麼呀？」

「妳想想我這人，不但仇家多，事也忙，那有時間浪費在拉屎上。」

他頓了一下又道：「如果我拉屎拉到一半，敵人找上門，妳想想多不舒服呀！」

席美姬伸手摸摸來如風的臉頰，道：「來如風，你好可憐呀！」

來如風道：「妳現在才知道呀！」

他一躍上了馬，笑笑，道：「包家的人我不想惹，他們兄弟最愛護他們的妹子，妳還不知道，包成玉的四個嫂子更護短，所以……」

席美姬道：「但我不怕他們！」

來如風道：「妳走了，爲甚麼包家兄妹不追妳呀？」

笑了，席美姬笑得十分得意！

來如風道：「我明白了。」

席美姬道：「你如果不明白，你就不會令許多人頭痛，而你，怕是早就完蛋了！」

來如風笑笑，道：「妳那麼多的竿上兄弟，只需一聲吩咐，丁家集的花子們那個不前仆後繼爲妳効死。」

笑笑，席美姬道：「我只要丁太乙攔阻包氏兄弟，不會出手搏鬥的。」

來如風笑道：「那是因爲妳在搏鬥中並沒眞的要傷包家兄妹。」

席美姬道：「雙方沒仇恨，我爲甚麼要傷他們？」

來如風道：「對，沒賺頭的事誰肯幹呀！」

席美姬道：「甚麼賺頭？」

來如風道：「銀子呀，沒銀子的事，我來如風就不會出刀！」

席美姬笑斥道：「來如風呀，你怎麼就只知道銀子，你除了銀子以外就不會要別的了？」

來如風道：「如果有一天，我欠銀子花用，娘的，便是老婆也照賣！」

他此語一出，席美姬的打狗棒對準來如風的背上便打過去了。

「你找打！」

「叭！」

她還眞的打在來如風的背上，發出清脆的聲音。

席美姬以爲來如風能躲過的，而且她也相信來如風會閃躲，但……

「哎唷！」

席美姬吃驚的收回打狗棒，驚呼道：「你……怎麼不閃躲呀！」

來如風苦兮兮的道：「我……以爲妳只不過輕輕的打在身上，誰知道妳心狠手辣，妳打習慣了，誰敢討你作老婆呀，我看咱們算了！」

他活動一下上身，抖了一下披在身上的披罩，又道：「妳這一棒也打斷了咱們剛剛培養的情誼，席美姬，我要回老爺嶺了！」

席美姬急了！

「你不能走！」

「我回去養傷呀，我被你打傷脊骨了！」

席美姬一躍站在來如風身後面：「讓我看看，你傷得重不重！」

來如風「噗嗤」一笑了。

席美姬這才發覺，她一棒打在來如風腰後插着的那支鋼棒上了。

來如風當然沒受傷，因爲他背後插着他那二尺長鋼棒，席美姬棒子打在鋼棒上，他當然不會痛。

席美姬摟緊來如風，在背後張口就往來如風的脖子咬去，咬得來如風旣痛又酥痲。

席美姬咬着不說話，道：「看你還逗人不逗人！」

來如風呵呵笑道：「席美姬呀，別逗了，咱們還有大段路要趕，我可不打算誤了老爺嶺那邊！」

那邊有甚麼事？當然是七王爺忽必顯百日忌過後準備盜陵。

席美姬鬆開口，也鬆開手，騰身躍回自己的坐騎上，她與來如風併肩馳行。

席美姬俏生生的打個哈哈，道：「來如風，你第二次叫我的名字，聽起來眞好。」

來如風笑道：「頭一回是要妳高興，這一回也是要妳高興，我以後也打算要你高興，總而言之，一言而蔽之，我不打算令妳不高興，哈……」

他說得快，有表情，表情滑稽。

席美姬笑了。

「來如風，你順口溜呀！」

來如風又哈哈笑了。

* * *

繞過護城河，席美姬與來如風尚未來到太原城北的城隍廟，便發現不少花子幫的兄弟們紛紛往城北移動，仔細看去，不少六袋人物在其中。

快馬奔馳到北城門口，七個六袋長老已守在城門邊，見席美姬與來如風併馬而來，立刻彎腰施禮，其中一人尊敬的道：「幫主快請，來施主稍待，如何？」

來如風勒馬一笑，道：「放心，我不會參與你們的家務事，我找一家酒館喝酒去！」

他就要撥馬去大街了，兩個半百花子已抓緊了他的馬韁繩。

來如風一怔，他看看回過頭來的席美姬。

「你們這是……」

有個長老對來如風抱拳笑道：「來大俠，咱們早知你會來的，所以爲你借了一間小宅院，今夜你住小宅院！」

來如風一笑，道：「有吃的？」

「最好的！」

「有喝的？」

「陳年老花雕！」

來如風一聲笑，道：「好，請你們帶路！」

席美姬看着來如風隨兩個長老而去，她一些表示也沒有。

* * *

來如風跟着兩個花子幫長老，一路到了北城門內附近的後街，一條巷子夠寬敞，量一量足有三丈寬，大馬車也可以駛進去。

靠城邊有一片大菜園，那兒還有個小小三合院，院前面有一個黑葡萄架，下面站着十幾個叫化子。

如今來了兩個六袋長老，另一個長老與小花子立刻迎上了！

那爲來如風領路的長老問道：「都備齊了嗎？」

「都齊全了！」

來如風已下了馬，只聽得另一個長老對幾個小花子吩咐道：「把來大俠的坐騎牽去曹家廐，清洗馬鬃，上好料，看一看蹄子怎樣了，要不就換蹄鐵。」

來如風心中樂了，花子幫的侍候派場眞不小，連他的坐騎也侍候得無微不至。

他却只淡淡一笑。

有個長老已走入小三合院來了。

「是來大俠嗎？快請到裡面坐，我吩咐他們上席了。」

來如風一笑，道：「眞妙，你們知道咱今天會來到呀，這準備可夠巧合了。」

那帶路長老一聲笑，道：「來大俠，你們還未到丁家集，消息就傳來了，哈……」

來如風不驚奇，花子幫在江湖上傳遞消息最快不過，他們打探消息也是一絕。

走進小小三合院，來如風跟三位長老走進迎面正屋內，嚄，兩個花樣姑娘等在那兒了。

桌上有酒，姑娘在門內靠兩邊站，天未黑但屋內點着四盞燈，桌椅全是用檀木造的！

兩邊的暗房彷彿有香味飄出來。

三個長老笑呵呵，其中一人已自我介紹了。

「我叫孫二仙，喝酒我在行！」

另一人也指着自己的鼻子，道

：「在下石不古，一切佈置是由我為來大俠準備的。」

另一人是個矮胖子，肥頭大耳怎麼也不像要飯的，他却指着自己笑得像個彌勒佛一樣。

「我叫狄國，兄弟們都叫我地瓜！」

來如風哈哈笑道：「你本來可以算苗條的，就是這麼一叫之下，你老兄變成眞地瓜了，哈……」

孫二仙指着桌面，笑道：「別說笑了，咱們陪來大俠喝酒啦！」

四個人擁到桌邊坐下來，嚄，兩個俏姑娘忙壞了！

立刻，又上酒又上菜，山西人吃得巧也吃得妙，沒魚吃用麵粉揑成魚樣，炸了一盤魚樣的東西上桌，咬一口裡面包的是棗泥，既鬆脆又香甜，來如風直叫好。

先來甜點後喝酒，大菜擺了共九道。

兩個俏姑娘眞會侍候人，斟酒還會弄媚眼。

當然她們二人只對來如風飛媚眼。

這頓酒慢慢吃，一吃吃到二更天，來如風就樂陶陶的伸懶腰了。

那個叫石不古的半百老花子哈哈笑，道：「來大俠，你莫非累了吧！」

來如風道：「有我睡的地方？」

石不古哈哈笑，道：「來大俠，這小小三合院今夜全是你的了，嗯，算是你來大俠的臨時公館吧！」

來如風道：「是我的公館呀，那你們三位……」

孫二仙放下酒碗，道：「咱們回去城隍廟！」

來如風道：「我看不必了，大伙就住在這兒吧！」

孫二仙搖頭像搖撥浪鼓一般，道：「咱們住這兒睡不着覺，天是被地是床，枕着磚頭睡得香！」

來如風笑道：「我忘了你們是不關門的花子郎呀，對不起，對不起！」

甚麼叫不關門，沒門關當然也是不關門了。

花子住的地方沒有門，破廟算是好的地方了！

孫二仙等三個老花子站起身來了。

石不古對兩個姑娘道：「大花二花，好生侍候來大俠，來大俠對人雖然只進不出，也許對妳們二人會大方，用點心別叫咱們被詬病不會招待客人！」

大花二花兩個姑娘齊點頭，看着孫二仙等三人走出三合院之後，便立刻把院門關上了。

＊　＊　＊

來如風坐在椅子上沒起來，大花站在他身後面，兩隻嫩手在為來如風鬆筋骨吶！

二花也在忙，把兩桶熱水提進房間，大澡盆早就擺好了，香噴噴的香料洒進盆，大毛巾一共拿了三大條，一切準備妥當。

二花走到來如風身邊，俏嘴湊近來如風耳邊細聲細氣的道：「來爺，洗澡了！」

來如風雙目一亮，道：「怎麼，還招待洗澡呀！」

二花笑應道：「洗澡水都倒妥了！」

來如風哈哈一笑，道：「得，洗澡這回事我早就忘了，如果粗略的算一算，我他娘的也有三年半沒洗了。」

大花與二花一聽，笑了。

來如風道：「我夠髒了吧？」

大花收住笑，道：「花子幫那些長老們，一輩子不洗澡的人有的是，你才三年多沒洗澡。」

二花也接道：「我會見他們圍在一起比賽過！」

來如風問道：「他們比甚麼？」

二花道：「比誰身上的汚垢厚呀！」

來如風道：「眞髒！」

大花道：「別以為那是汚垢，可也是一件內衣呀！」

來如風一聽笑了。

來如風大搖大擺走進房間裡，嚄，一股子香味眞好聞，他猛吸十幾口，笑道：「好香啊！」

大花拉過一張櫈，她拍拍櫈子道：「來爺，你請坐！」

來如風看那櫈子好像殺猪板，他笑了。

笑着，來如風便也坐在厚實的木櫈上了。

他的心中在想，倒要看這大花二花要怎樣的對付自己了。

果然，大花伸手在水中試試水溫，點着頭道：「不涼也不燙，正好！」

二花為來如風解開衣衫，她笑道：「來爺呀，你身上有一股酸味道！」

來如風道：「我已三年多沒洗澡了呀！」

「也難怪這味道酸酸的，洗了澡就好了。」

衣褲已脫剩內衣了，來如風只剩下一件小短褲沒脫，他此刻說話了。

「怎麼，二位打算看男人洗澡嗎？」

「不是看，是侍候！」

「我無法消受美人恩呀！」

「是男人都免不了這一遭，來爺不是魯男子呀！」

來如風一聽就知道這個澡非變質不可，大街上有純理髮的，也有純洗澡的，他以為這是欲蓋彌彰，進去了就不一定純了。

此刻就是這樣，花子幫為甚麼招待他如此周到？

來如風是個鬼靈精，他的歪聰明，一半經驗一半學，如今這情況，倒想要弄個明白。

他想通之後，便也自然的接受了。

來如風由二花侍候着坐進木盆裡，大花提熱水從來如風的頭上往下澆，光景連頭髮也洗過了。

二花很會按摩，兩隻嫩手不知是如何訓練出來的，接觸到來如風的身子，來如風有些觸電之感。

來如風哈哈笑道：「不錯，眞舒服！」

他頓了一下又道：「也難怪人人要錢多，有錢就能天天如此享受生活，那像我，天天過的是苦日子，跑東跑西餐風飲露，風刮日晒為銀子賣老命，苦也！」

二花笑道：「來爺，咱們姐妹不為錢，為的是來爺是一條英雄好漢。」

來如風呵呵笑了。

大花又接道：「來爺，你在江湖是怪俠，你也是個不倒翁，當然也是大英雄，不管甚麼時候，英雄總是受人崇敬的呀！」

來如風道：「千萬別把我當英雄，我會飄飄欲仙的！」

二花伸手往下揑，她不忌諱的揑到來如風的小肚下面那地方去了。

「這地方也要仔細的揑！」

來如風想躲也躲不掉，乾脆把下面往上挺，任二花在那地方攪和吧！

來如風雖然內火上升，却仍然古井不波，他不但沒把雙目閉上，反而滴溜溜的轉動着！

大花在舖床，她的動作是細膩的，不時的回過頭來看一看木盆中的來如風。

二花扶起來如風到那張大而厚的木板上，來如風不開口，那光景就好像今夜任人宰割了！

先是平躺着，二花尚用一條大毛巾遮住來如風的中間部位，然後塗以香味似桂花的香料在來如風的身上。

只見她慢慢的揑，輕輕的搓，淺淺的笑，還偶爾送上一個吻！

來如風幾曾如此享受過。

來如風只在荒林睡大覺，美人恩他不曾如此消受過，便是幾年前他的兩個女人在世，也未曾如此侍候過他！

來如風三十出頭，他怎能受得了大花二花二女的如此捉弄挑逗而不動六慾呀！

只不過來如風還是有一套，因為他也想通了，今夜受招待，花子幫必有求於他，否則，又何必弄兩個姑娘來陪他？

吃酒可以，摟着姑娘睡覺便值得深思了，因為，如果花子幫要求的事是他不能答應的，他也不必有甚麼歉疚，他仍然可以拍拍屁股走人。

從這方面，就可以明白來如風異於常人的地方了！

如是一般年輕人，到了此刻，早就慾火衝昏了頭腦，一邊抱一邊壓，兩個姑娘他都要了。

＊　＊　＊

挑逗只是動作，來如風被二花翻過身，又開始一陣按搓，搓得來如風舒服得齜牙咧嘴。

床上舖整好了，大花也走過來了。

二花對大花點點頭，兩女已把來如風扶坐起來。

來如風心中想：「看妳們二人還有甚麼功夫使出來！」

果然，大花與二花脫衣衫了！

二人脫得眞快，一絲不掛的赤裸了。

來如風的眼也瞪大了，他猛吸一口氣。

大花低呼道：「來爺，你摸摸我這兒！」

那地方有甚麼好摸的，是尖尖的奶子而已。

只不過來如風不令大花失望，他摸，而且笑笑道：「好，尖而挺，堅而滑，的確是好地方！」

大花吃吃笑的吻了來如風一下，又道：「來爺，你要不要看我們二人跳舞呀！」

「甚麼舞？」

「韃子舞！」

來如風笑道：「我看過韃子姑娘穿紅戴綠跳舞，那是七王爺在世時請咱們去看的，可沒見過光溜溜的姑娘跳舞！」

二花笑笑，道：「來爺今晚就看到了！」

於是，高燈低亮照耀下，大花二花兩人面對着面跳起舞來了。

韃子舞不見扭腰擺臀，韃子舞只動四肢彈着跳，上身看起來硬梆梆，這好像同她們騎馬的習慣有關係。

大花跳着還嘻笑，二花隨之也唱歌了。

來如風全身血脈賁張，如果他不是天台明燈在亮，心火被壓而良知尚存，只怕他早就拉過大花壓上去了。

來如風如處水火洞，又是冷又是熱，這股子感覺，他心中着實不好受。

却又見二女跳到激烈處，忽然齊聲叫：「嗨！」

嚄，兩女叫聲裏，四條粉腿分岔開，看得來如風目瞪口呆，不知要如何說才好。

（未完・八）

新派武林奇情故事／辛　士・文
可　飛・圖

胭脂奴

上文提要：小叫天一伙山賊正與兩手拿鋼丸的年輕人惡鬥，林浩然用青霜劍、佛珠傷了對方中指，對方撤退，於是林浩然將秦川幫之事告知……毛幹離開歸燕坡後到許昌，又到一家西施香院嫖妓，接待她的名叫花圓圓，像極了花巧巧，警惕心頓起，幸虧偷兒機靈，才不致中計，逃離妓院，碰上林浩然，林浩然告訴他不必去找小叫天，乃建議他另去……



潛返峯頂窺敵踪　得償心願殺仇人

毛幹跨山溪，穿荒林，短短三十里，直到半夜，才被他攀上鎖龍嶺對面的另一高峯上。

峯上荒草人高，野籐如網，危岩突出，雲走足下，人處峯上，有如處在天上一般，毛幹仰望天空，那如破鏡般的大半個月亮，正高高掛在空中，低頭看，鎖龍嶺上漆黑一片，而在鎖龍嶺前面的金沙灘上，大茅棚前面與長竹橋兩端，却又懸掛着幾盞紅燈，望上去不但不襯，更顯得神秘與恐怖。

毛幹找了一處岩穴，也才剛剛叨拾好，正準備先歇一陣呢，突然傳來一陣颯颯之聲，四五頭巨狼，惡齒畢露，沉吼欲撲。

毛幹一見，急速的拔出牛耳尖刀，迎着月光，先圈了一個半弧，左手隨之摸了一塊山石，抖手打出，「叭」的一聲，正中最近的巨狼。

却不料那野狼一退又衝，看樣子牠必是狼羣首領，於是毛幹被這五頭巨狼圍在穴口，那情形眞的有如五鬼鬧判，而使得毛幹無法安歇。

人狼雙方又僵持了半個時辰，毛幹不由大怒，只見他一緊手中牛耳尖刀，人如脫韁之馬一般，筆直的衝入狼羣，右手尖刀冷芒閃閃，就在他騰躍中，兩頭巨狼已熱血噴灑負傷而逃，另外三隻，早被毛幹手中尖刀嚇得竄向遠處。

毛幹望着遠處綠慘慘的野狼目芒，自己又緩緩退到岩穴中，只是他却不敢閉眼，因爲他十分清楚，狼羣兇殘，虎豹也讓三分，主要的還是因爲狼性奸詐，不易對付，如果自己稍有不愼，被牠一口咬着喉管，那就完蛋了。

雙方僵持的結果，毛幹一夜沒闔眼，倒是從酒袋中喝了不少酒。

當東陽送來霞光萬道的時候，幾隻野狼也走得無影無踪，毛幹走出岩穴向四週望，這才發現這個高峯全是突出危岩，怪石林立，一邊深不見底，深谷中正有朶朶白雲，開始流向遠方天際。

毛幹正要先睡上一覺，突然間，他自林隙中望見金沙灘上人影幢幢，至少有二十匹大馬，由女子騎着，徐徐的繞向鎖龍嶺後面，然後又是一陣悠揚樂聲，十幾個穿短衫戴瓜皮帽的男子，一列的從大茅棚中走出來，也都走入鎖龍嶺後面而去。

又是半個時辰，金沙灘上並沒有動靜……

毛幹伸個懶腰，這才側臥在岩穴中睡下。

一天一夜窮折騰，鐵打的身子也會生銹，也因此，毛幹這一閉上眼，直到午後才醒來。

而醒來的第一件事，就是從袋

裡掏出一塊由龍駒寨買的醬牛肉，就着酒袋裡的燒酒，毛幹先把肚皮塡飽，抹抹嘴巴，伸頭望向對面的鎖龍嶺，這次他看得可仔細，把這個鎖龍嶺從上到下全看個夠，還眞叫他發現兩處秘密地方。

一個是他曾攀過上去的危岩後面，那兒如今有三個人看守，光景是任何人，只要繞過自己站的這座峯下的小徑，馬上就會被他們發現。

另一個却是在那鎖龍嶺接近頂峯處，有一個岩洞口，那個洞口相當隱蔽，也只有毛幹站的地方才能看得見。

這一天除了這些發現外，一切十分平靜。

只是到了夜裡，毛幹再也想不到竟然一下子來了七八頭野狼，而使得毛幹退避在岩穴中不敢稍有大意。

他本想點上一把火，但又怕暴露自己而招來對面金沙灘上人的注意，那比這羣野狼更覺得令他可怕。

不過毛幹已酒足飯飽，精神頗佳，不似昨夜那樣疲累，所以他握緊牛耳尖刀，如果狼羣撲近，他只要隨手一揮，羣狼就會倒縱不迭。

於是，這一晚就這麼緊張的過去了！

*　*　*

狼羣又零零散散的隨着陽光出現而消失在荒林危岩裡了，狼羣消失了，毛幹該閉上眼睡一覺了，然而就在他正要歪下身子的時候，突然間，鎖龍嶺前面喊殺之聲大震，緊接着，山峯裡擂鼓如雷，眞的是驚天動地而又山搖峯動，聽之令人驚心動魄！

毛幹的睡意全消，急忙爬向石上望去，一看之下，不由大驚，因爲從高峯望下去，正如同觀看兩種不同顏色的螞蟻打架一般，令人膽寒！

這是那裡冒出來的這些人？只見少說也有三百多，一色的老鼠皮灰衣衫，全都是舉着大砍刀，灰巾纏頭，足蹬芒鞋，一路凶惡的殺向鎖龍嶺。

不旋踵間，大茅屋前面的窄長竹橋齊中而斷，而使得衝上竹橋的幾十個灰衣壯漢又退回岸上，只見他們捨棄金沙灘上的大茅屋，一路衝上了鎖龍嶺。

毛幹在嶺上極目望去，想不出這些人究竟是那方面的，在他想來，難不成會是官家的人馬？

只是毛幹絕想不到這批人竟然就是小叫天的一伙，因爲林浩然說得十分明白，他已約定小叫天，叫他的人馬於七月十五日拉到八斗山十八盤嶺的！

毛幹眞的迷惘了！

原來這批人也正是小叫天的手下。

就在林浩然與小叫天二人在二狼溝長談之後，下半夜，小叫天的人馬又折回到二狼溝來。

當時領着人馬折回來的「獨眼龍」成剛與「老鵰」趙海濤，二人聽說人頭店裡的相公，竟然在這伏牛山區撒野到閻王爺的頭上，還砍了他們的手下兩人，不由指天呼地的跳脚罵：「操他祖奶奶的，什麼秦川幫人頭店，娘的還不是一個腦袋兩隻手，同爺們一般樣。」獨眼龍一罵，趙海濤更是怒吼如豹般，道：「頭兒，這口氣誰能忍得下，咱們得討回公道。」

毛毛躁躁的你一句我一吼，早令小叫天不耐煩，只見他看了面前一大堆人，高聲道：「幹不幹？」那意思是說，要不要殺上秦川幫。

近四百人沒有一點聲音，因爲誰都明白，殺上秦上幫可不比攻莊掠鎭，秦川幫的人必然都會武功，三個殺一個也不一定會贏。

就在這了無聲息的一刹間，成剛厲聲道：「他娘的都是啞巴，怎麼不應一聲『幹』！」

趙海濤緩步走前一步，也高聲道：「這次秦川幫找上咱們，算是給咱們帶來一次絕佳機會，你們大家想想，秦川幫在鎖龍嶺立山開幫，不要說美女成羣，單就是他們存在那嶺上的金銀財寶，就算咱們再幹上三五十年，怕也難弄到，更何況大夥長年東飄西蕩，也缺少個根據地，只要大家使把勁，把鎖龍嶺奪過來，他娘的，往後吃香喝辣，全看咱們了！」

趙海濤話一說完，衆人立刻「嗡嗡」叫，七嘴八舌的叨嚷個沒完沒了。

小叫天打雷一般狂吼道：「老子再問一句，幹不幹？」

「幹！」

「幹啦！」

一應齊鳴，山谷廻聲如雷！

於是，小叫天這才對大夥道：「本來，我已答應姓林的，七月十五日咱們圍上八斗山，幫着江湖各路人馬消滅秦川幫的，如今你們都願意殺向鎖龍嶺，也好，咱們這就先歇着，趕着天一亮，咱們拔營西行！」

其實小叫天心裡十分明白，與其在八斗山殺一場，一點好處也得不到，不如提前攻上鎖龍嶺，運氣好的話，把秦川幫殺光，自己不但來個鵲巢鳩佔，而且也在江湖上揚名，這就叫名利雙收，而這種機會難得的名利雙收，只有傻鳥才會輕易放過。

於是，小叫天的近四百土匪，眞的放棄了洗掠西平鎭，而順道西竄，直撲駱峪關附近的鎖龍嶺。

小叫天的這幫土匪，長年在山區活動，對於翻山越嶺，他們眞的是如履平地，而且是夜行晝伏，不但避過炙熱火毒的日頭，而且也把自己隱匿起來。

他們能一夜之間走個近百里山路而不見累。

這日天沒亮，小叫天早把人馬停在距離鎖龍嶺五里外的山坳裡，別以爲幹土匪的全是莽漢一流，實則他們也有獨特的一套。

這時候小叫天早把他的五員大將召在身邊，說出他的「作戰計劃」！

「獨眼龍」成剛領五十人先衝上金沙灘的大茅屋，能佔就佔，否則一把火燒他個鳥蛋精光。

胖子李可壯率五十人從右側往鎖龍嶺上衝，準備會師在半峯後腰。

「老鵰」趙海濤與王傳根二人，合領一百人，從左面往鎖龍嶺崖後殺去，因爲那是往鎖龍嶺的正路。

鐵豆子領五十人作爲接應。

其餘的人，全由小叫天率領，準備必要時，一鼓作氣，攻入鎖龍嶺的山洞中，因爲他從林浩然的口中，知道那鎖龍嶺的山腹中，洞穴錯綜難入，非三五十人所能進去的，更何況還要好一陣搏殺！

計劃是周詳的，也是正確的。

但小叫天却不知道在他們剛剛繞過大山腰的時候，就已經被鎖龍嶺上的人發現了。

也因此，在他們尚沒衝近金沙灘的時候，那座竹橋已被人頭店裡的人齊中拉成兩段。

不過「獨眼龍」成剛雖然一馬當先沒登上金沙灘，但他却急忙領着他的五十名凶惡如狠而又悍不畏死的兒郎，與李可長的五十人合成一隊，朝着鎖龍嶺上衝去！

於是鎖龍嶺下殺聲震天，也不知從什麼地方，一下子衝出近百人，全都是鋼刀長矛相互配合，早和正面攻上的趙海濤與王傳根那百名土匪廝殺起來……

遠遠的，小叫天發覺成剛李可長的人馬，早繞向鎖龍嶺的後面，看樣子他們並沒遇上抵抗，心中不由竊喜，立刻高聲招呼鐵豆子，去支援趙海濤的人。

就在一陣搏殺後，突然間，嶺上鼓聲雷動，而在鼓聲中，這些藍衣持刀矛的壯漢，突然集中在一起，往斜裡衝去，而使得趙海濤等人一怔，正揮刀追殺過去時，突然間，從林中竄出七八隻斑額猛虎，勁急的衝入趙海濤的這羣人中，爪抓口咬，如入羊羣。

王傳根的鬼頭刀連揮，早被他砍死一隻。

趙海濤破口大罵，領着十幾個壯健漢子，揮刀圍殺如狂猛虎，雖然猛虎全被亂刀砍死，但他手下的人也早被咬死咬傷二十多人。

不旋踵間，峯上鑼鼓齊鳴，只見先前的近百名藍衣壯漢又揮刀舉矛，砍刺而來，却被鐵豆子的人正面迎住。

雙方這一接上，鐵豆子的丈長齊眉棍，在他這個身高七尺大漢的雙手舞動中，早被他砸倒四五人，一陣衝殺未了，趙海濤正要揮刀領人往嶺上衝的時候，突然又聞鼓聲雷動。

一刹那間，只餘下六七十人的這羣藍衣壯漢，飛快的縱身竄入荒草怪岩後面，消失不見。

也就在這時候，小叫天也正要乘勝往山上衝殺的時候，突見半峯危岩上，人頭鑽動，看上去不下近百人，一字排開，只見每人拈弓搭箭，往趙海濤的人羣中射來。

這陣突如其來的一陣箭雨，把趙海濤與王傳根的人又射退回來，不少人還中箭倒地，直氣得趙海濤哇哇大叫，王傳根破口大罵。

突然間，從鎖龍嶺的後面傳出驚心動魄的淒厲狂叫聲來，聽起來如同是世界末日到來一般令人寒心……

小叫天立刻有着一個不祥的感覺，因爲，直到目前，秦川幫的正牌人物一個也未曾出面，自己的人已倒下四五十個，而後山的「獨眼龍」成剛，大概在剛才的一聲吼叫中死了不少手下。

心念間，小叫天急急高聲叫道：「扯呼！扯呼！」

就見他身邊的幾個壯漢，早掏出牛角嗚嗚的吹起來，那聲音聽起來可眞夠淒涼的！

就在這牛角聲中，早見到衝向鎖龍嶺的二百五十人，分成兩個方向，跑向同一條道路，跟在小叫天的身後面，瘋一般的繞過金沙灘，直往毛幹那座嶺下面竄去，光景還眞是張惶失措，望風而逃。

小叫天兵退十里，安營紮寨，先是檢點人馬，就這麼一陣衝殺，六十多人已魂斷鎖龍嶺下。

小叫天把成剛李可長找到跟前：「獨眼龍，你同李可長攻向後山，究竟爲何一下子死了二十多人？」

成剛獨目一翻，戟指鎖龍嶺，道：「頭兒，我不說你還不知道呢，鎖龍嶺後面半山腰地方，竟然有一條兩三丈寬的裂溝，上面蔓籐掩蓋，二十多人不察，拚命往嶺上衝，全掉下黑呼呼的深溝裡了。」

小叫天一聽，頓足道：「他奶奶的，這還是大白天，要是夜間，那還了得！」

其實他還不知道，如果他眞的「大不幸」攻進山洞中，那才叫了不得呢！

＊　＊　＊

小叫天那裡紮下營寨，正準備架鍋造飯呢！突然間，從鎖龍嶺那面，一連衝出十二騎，他們全都一色的瓜皮緞帽，白綢短衫褲，胯下一色的小川馬，御風駕雲般往小叫天的營寨衝來！

蹄聲「隆隆」，早驚動小叫天一衆土匪，急忙掄刀迎上，小叫天早大吼道：「這就是人頭店裡的相公，大夥小心他們手上鋼丸，加把勁，把這些狗養的拖下馬來亂刀劈！」

殺聲起自三百人的口中，潮水般的從山道矮林中衝出來，一下子把鎖龍嶺人頭店過來的十二個相公紛紛圍了起來，一時間，空中金芒連閃，馬聲嘶叫，刀光霍霍，冷焰連連……血光人頭，不斷的彈起又落下，間中又挾帶着聲聲駭人的淒厲慘叫！

於是，十二個相公在一聲招呼下，全都拋蹬離鞍，雙手鋼丸遠繞近纏，似乎進入無人之境。

小叫天看得眞切，大毛草鬍一翹，擺動手中厚背金刀衝上去，隨在他身後的鐵豆子，迎着空中鋼丸暴砸狂揮，不讓鋼丸繞上他的齊眉棍，小叫天就勢撲近一個相公，揮刀就殺，却不料那相公身法怪異，一連三劈，竟然刀刀落空。

於是，小叫天暗中拔出一把飛刀，就在那個相公左手鋼丸出手，身向右翻的同時，小叫天一聲不響，厚背砍刀虛砍，而左手飛刀暴擲出手。

「啊！」

一刀插進那相公的小腹，然後是一連三個旋身，跌倒在地上！

鐵豆子一聲「去你娘的！」一棍子正敲在那相公的腦袋上，立刻腦漿飛濺，紅白不分，死在當場！

適時，成剛好像打出個性，他根本不管頭上鋼丸與金綫繞纏，雙手掄刀，只管縱身追砍近身的那個相公，幾次，鋼丸繞來，皆被他身後的親信拚命擋住，甚至丟臂掉頭的連傷三個。

但那相公的身法太過怪異，幾刀不中，獨眼龍已哇哇大罵，在一陣追砍後，那相公竟陷於人羣中。

「獨眼龍」成剛似是恨透這個相公，竟然一刀擲去，沒有中，但那個相公却被成剛攔腰抱住。

只見他在那個相公掙扎中，獨眼怒睜，鬚髮戟張，話帶粗氣，口沫飛濺的狠聲罵道：「你奶奶個皮，老子活吃了你！」

他說吃便眞吃，一口咬下那相公一隻耳朵！

那相公頭一偏，一股鮮血中，成剛又是一口，把那相公的一張俊臉也咬下一片來！

成剛雙手仍然使力的抱住那相公不放，正在這緊要關頭，突見一隻鋼丸飛來，正敲在成剛頭上！

悶哼一聲，成剛腦袋開花，萎頓在地上，只見那個被他幾乎攔腰摟斷的相公，竟也跟着倒下，早被幾個凶狠土匪亂刀砍死！

另幾處，却在一追一退，一退又圍中，僵持不下，殺得十分慘烈！

於是，鎖龍嶺上的鼓聲又響，鼓聲中，幾個相公飛身躍上附近馬背，直往鎖龍嶺那面衝去，數一數人員，十二個來的，回去的只有十個，而且有一半身上還在淌血……

然而小叫天這邊却又死傷二十多，而最叫小叫天難過得大罵不休的，還是他的愛將成剛竟死在對方的鋼丸下。

一看這情形，小叫天立刻下令拔營，馬上往深山裡竄去，能竄多快就多快！

不過他在退走的途中，却不停的哈哈笑，而且又是十分得意的笑，而使得隨在他身後的人，還以爲他在死傷近百人以後發了瘋呢！

沒有人問小叫天爲什麼發笑！

當然，他們更猜不到小叫天爲何發笑！

有人想起三國時候的曹孟德，他老兄在宛城姘上張鏽的嫂子，却又被殺得大敗，爲的是他得意忘形的大笑，如今頭兒也這麼發笑，難道……

突然間，小叫天叫道：「跑得差不多了，大夥歇下來塡塡肚皮，還得趕着往山裡走呢！」

鐵豆子坐在小叫天旁邊，低聲問道：「頭兒，你怎麼有些不對勁啊？」

小叫天罵道：「放你小子的出溜屁，老子什麼地方不對勁！」

鐵豆子涎着臉，道：「咱們死了那麼多兄弟，連成剛成爺都腦袋開花了，頭兒怎麼反而高興？」

鐵豆子話一說完，小叫天緩緩站起來，道：「老子的腹案已定，就等着奪下秦川幫的鎖龍嶺了。」

他話一出口，所有聽到的人全都既驚且喜，有幾個嘴快的還高聲問，却挨了小叫天一頓臭罵！

於是小叫天拉着他的勉强算是三百來人，又流竄向大山裡去了！

至於他怎麼去奪取秦川幫的基業，恐怕也只有他自己心裡淸楚，不過從他那篤定的表情上看，他似乎滿有把握的，要不然他就不叫小叫天了！

戰爭總是慘酷的，而戰爭的代價也是高昂的，其結果，不論是誰勝誰敗誰佔先，全得要付出一定的代價！

看起來秦川幫是打勝了，但是秦川幫的二十四相公，也死了兩個，如今算起來，從開張到現在，

眞正才做了一次買賣，但却已經死了四個相公，而這些相公才眞正是秦川幫屈奶奶的心血所聚，死一個就會叫她心痛，何況是四個，尤其是在浦口江岸死的李、趙二相公，更叫她怒不可遏，但這些却全是毛幹所爲！

於是，毛幹的人頭，屈大奶奶誓死必得！

也因此，她又重新把兒子找來，更遠把在汴梁城的「巧諸葛」令狐智也召回鎖龍嶺。

當然，令狐智也帶回了一項令屈仙姑吃驚的消息，那就是有人將於七月十五日在藍關以東八斗山十八盤嶺開武林大會，選舉武林盟主，而且盟主可有一支價值連城的權杖。

屈仙姑召回令狐智的時候，已經是小叫天逃竄入深山中四五個時辰以後的事了！

夕陽自鎖龍嶺那邊照下來，正照在兩騎馬上，高峯上的毛幹看得清楚，那不正是汴梁城馬道街老鳳祥大銀樓充當東家的「巧諸葛」令狐智，還會是誰？

這時候，金沙灘上的小竹橋又連接起來了，毛幹看着令狐智與一個相公模樣的青年，一路騎馬繞上了鎖龍嶺，他覺得自己這兩天的收穫還眞不少呢！

當小叫天的人馬匆忙地從金沙灘那面轉回來的時候，毛幹已經知道是小叫天一幫人了。

搏殺的結果如何，毛幹自不會關心，但小叫天爲何不聽林大俠之言，却讓毛幹百思不得其解，單就這一項消息，自己也可以在林浩然面前有所交代了。

望望快要落山的夕陽，眞的到了令他留戀的時刻，因爲他實在不願意看到夜的到來，高山岩穴的陰冷恐怖不提，單就那幾頭凶惡的野狼，也令他頭痛萬分！

林大俠說「最危險的地方也最安全」，他娘的整夜不睡覺，盡同狼羣窮泡在一起，雙方怒目相向，這種安全還是免了吧！

毛幹抖抖毛毯，把一應吃喝的收起來，往鎖龍嶺那面作最後的一瞥，這一看，不由令他大吃一驚！

「喲！我操，那不是寶雞杏花閣的花巧巧嗎？」

毛幹丟下手中物，又攀近岩邊往下看……

毛幹一看，不由更驚，他自言自語又道：「他娘的，巴大雷同他那幾個潑皮也跟來了！」

只見花巧巧就在金沙灘竹橋邊下馬，領着巴大雷幾人緩緩走上金沙灘。

毛幹居高臨下，看得十分清楚，只見這五人全都進了大茅棚中消失不見……

於是，毛幹不走了，因爲他明白，姓巴的花十萬兩銀子要他的人頭，而人頭店早把他毛幹的人頭登記有案了。

當然，毛幹心裡明白，用他那幾手功夫對付人頭店裡的相公，有點不太靈光，但如果要對付姓巴的，應該是綽綽有餘，有道是寃有頭債有主，如今既然姓巴的在這兒出現，好歹也要弄個結果出來，除非姓巴的不出來……

漸漸的，天色又黑了，大茅棚中又燃起大紅燈，除了茅棚中燈光外洩外，竹橋兩端也有了燈光。

隱隱約約的，只見有兩人手中提着東西，自鎖龍嶺那面繞向竹橋，毛幹心想，那必是給巴大雷四個人送吃的了。

不久，又見花巧巧領着一人走向鎖龍嶺，大約到了二更天，才見那人走回大茅棚……

於是，四個人全走出大茅棚，過橋上馬，往駱峪關方向走去！

此時，七八隻狼，又把毛幹圍向崖穴口處，雙方似乎又要僵持下去了！

突然間，毛幹把吃剩的醬牛肉，割成一塊塊的提在手上袋中，毛毯往背上一放，先是丟出兩塊醬牛肉，只見一頭巨狼撲過去吞在口中！

然後，毛幹又是三四塊投出，早引起所有野狼爭食，而毛幹却藉機一躍三丈，急向嶺下跑去！

不過在他的身後面，四五頭餓狼向他追來，而逼得毛幹不斷的向後面丟醬牛肉……

眼看着人已到了山下面，却發現更多的狼向他追來……

原來這些狼食髓知味，認準毛幹手裡的醬牛肉了。

毛幹弄巧成拙，一時間擺脫不掉這些餓狼，萬不得已，他又把背上的毛毯解下來，順手一抖，似一堵高牆般向狼羣抖去，羣狼還眞的被他逼退很遠。

於是，毛幹急忙調頭疾走，漸漸的，他聽到了馬蹄聲，不由回頭道：「畜牲們，等着毛爺爺替你們製造一餐美味可口的人肉大餐吧！」話聲中，他早已端站在山道邊的一塊巨石上，用另一張大毛毯連頭也蓋起來，在夜間還眞能嚇人一大跳！

於是，四匹馬緩緩的繞過來了。

看上去毛幹那副模樣像棵矮樹，一時間沒有被巴大雷他們四人看清楚。

眼看着四騎就要在他面前走過，毛幹沉聲一嘆道：「唉！人生何處不相逢喲！」

巴大雷四人大吃一驚，極目望去，這才看清楚矮林邊大石上還站

了個「人」。

「誰？」

一陣嘿嘿笑，毛幹並未開口。

於是又見巴大雷身邊那個四十來歲姓單的，先拔出青鋼劍在手，沉聲道：「朋友是那條道上的？」

「江湖道上的。」毛幹緩緩掀去毛毯，人已躍下大石，只見他雙手叉腰，一派篤定的道：「姓巴的，你可認識你家毛大爺？」

毛幹這裡話才出口，巴大雷早厲聲罵道：「原來你這狗養的竟躲在人頭店的大門前，却害得人頭店裡的夥計們跑南走北，三千里長途奔波，姓毛的，你好狡猾！」

毛幹冷冷笑道：「去你娘的，你懂甚麼，你以爲花十萬兩銀子就能把毛大爺這顆項上人頭摘下來了，老子告訴你，門都沒有！」

「單老弟，我們三個纏住這老偷兒，你快馬一鞭到金沙灘找相公去！」

毛幹一個雲裡翻，早攔住姓單的馬頭，笑道：「乖一點，老子也許給你們個痛快！」

「刷」聲不絕，人影倒縱，巴大雷高大粗胖的身子在後翻中，他的那把魚鱗紫金刀已拔在手中，一聲虎吼，當先劈向嘻嘻冷笑的毛幹！

於是，毛幹的牛耳尖刀就在他閃掠如螳螂彈跳中，有如一個幽靈般，才一接觸，即如流火爆炸般揮出如電，硬撩向劈來的魚鱗紫金刀！

也只是在一撩之間，毛幹人已欺近另外兩個手持鋼刀的壯漢前面，牛耳尖刀下捅上翻，在對方的鋼刀未落下的時候，他已帶着一溜血雨，逼向姓單的身邊！

青鋼劍狂刺猛劈，姓單的斜跨右腿，擰身左翻，對準毛幹滑過來的身子六劍連成一氣……

却不料毛幹認得準，他不但不躲，反而右手暴抬，人未落地，已在「叮噹」聲中擋過姓單的劍芒，於是就在夜色灰慘慘裡，只見毛幹弓背旋身，牛耳尖刀寒芒疾閃，快不可言的自姓單的脅下劃過……

姓單的在低沉已極的哼聲中踰跟倒退，脅下業已鮮血外洒，粘糊糊的沾滿左邊衣衫！

牛耳尖刀未放倒姓單的，巴大雷早虎吼一聲旋身跟進，他雙手緊握魚鱗紫金刀的刀把，奮力狂劈猛砍毛幹的肩背，那種紫芒成束，宛如大海長浪的刃鋒，挾着「咻」聲，縱橫在毛幹的身前、身左、身右，光景是豁上老命啦！

神偷毛幹一連揮刀硬擋十八斬，發覺對方刀沉力猛，自己的牛耳尖刀長不過尺半，雖屬寶刃，也難以刀硬擋，不過幹他們這一行的，手脚俐落乃是先決條件，再加上反應快，才能在他們這一行混下去！

如今毛幹發現巴大雷豁上幹，而且一時間又無懈可擊，急切間身形暴彈上翻兩丈，半空中扭腰斜撲，閃過紫刃冷芒，却快得如夜空流星般，一閃而越過另一使刀壯漢，於是，又聽一聲尖嚎，那壯漢丟刀捂頸，狂奔向黑暗中，那情景就像一隻快要斷氣的雞，掙扎着彈跳而起，不辨東西南北的狂奔一般。

姓單的脅下大概傷得不輕，走了沒有幾步又跌坐下來，一手捂住傷口直喘大氣！

巴大雷粗胖的身形看似野牛狂奔，他的魚鱗紫金刀斜豎在左前方，身子半偏，跨步有聲，那種刀隨身走，身跟刀進的刀體合一架式，還眞叫毛幹一怔！

只是一開始毛幹就沒有把巴大雷放在眼裡，氣勢上他就拔了頭籌，氣勢佔先，心裡就不會產生壓力，於是他對於巴大雷的這種架式，也只是一怔，馬上哈哈大笑，道：「姓巴的，你可要弄清楚，這地方可不是寶雞，你最好少張牙舞爪。」

巴大雷破口大罵道：「狗娘養的，你可眞不是東西，巴大雷今天非劈了你這老偷兒不可！」

毛幹騰身飛閃不斷，口中却冷笑，道：「很好，毛大爺就看你有沒有這個能耐，別劈不了毛大爺，反而自己淌血，那可就吹爆牛皮了！」

巴大雷更怒，狂吼道：「老偷兒，不要躲！吃巴大爺一刀！」話聲中如一道匹練似的刃芒已斬向毛幹頭頂，勢強力猛，端的犀利無比，敢情眼前就算是一頭牛，也會被他一刀腰斬！

毛幹粘刀卸力，牛耳尖刀借勢反壓，人已一飛衝天，但他那牛耳尖刀就在他衝天而起的刹那間，看上去有些拖泥帶水的在巴大雷頂上撩過。

聲音是長號慘嗥，血却是一樣的鮮艷，抖着血水，滾滾自巴大雷的面頰上往下面流，而且流得十分快速，而使得巴大雷的雙目半睜不開，狼狽已極！

巴大雷當然不想死，却聽毛幹輕鬆之極的道：「神偷美譽，豈是哈大氣吹牛換來的，娘的，也不想想，就是人頭店向你老小子開價十萬兩銀子，也該知道老子的手段。」

巴大雷頭頂皮肉翻開半尺，幾乎見骨，他拚命掙扎着，一手緊緊握刀，朝着人頭店的方向衝去！

毛幹一聲冷笑，隨手拾起地上鋼刀，奮力擲去！

於是，又一聲號叫，緊接着「咚」的一聲，巴大雷那麼高胖的身

子，只是抖動了兩下，就倒在一叢矮林裡！

毛幹這才收起牛耳尖刀，走過來就着月色一數，不由大吃一驚，於是，他急急在附近又尋了一遍……兩遍……

然後又數一數地下躺的三具屍體，不錯，只有三具屍體，那麼還有一具呢？

毛幹再細看，正就少了那個姓單的，看樣子姓單的受傷不重，只是裝着歪下去，却在自己專心對付巴大雷的時候，早隱入黑暗中溜掉了！

如果說姓單的溜到他方，也還罷了，萬一他要是溜向……

毛幹不願再想下去，因為那多躭誤時間啊！

時間對他來說，突然的寶貴起來了，只見他拾起自己的毛毯，朝着山崖上綠慘慘的十幾對眼珠子招手，道：「下來吧！人肉大餐上桌了，你們這些畜牲！」

說着，他隨意拉過一匹馬，跨上馬背急奔而去！

毛幹及時的走了，他走得還眞夠快，因為當王相公縱馬衝到駱峪關的時候，毛幹早過渭水河飛馳在前往龍駒寨的官道上。

他並沒往龍駒寨換坐秦家寨的馬，當然他不想因為一匹馬而被人頭店裡的人追上來。

於是，毛幹一路又繞過龍駒寨，走武關而離開秦川……

＊　＊　＊

一日，就在過午不久，一匹馬上坐着花巧巧，也由這條官道馳來，只是花巧巧並不像毛幹那樣的拚命疾馳，而是緩緩的趕路，天黑的時候，花巧巧才到了龍駒寨，這天晚上她就是歇在龍駒寨。

花巧巧一路入豫，看樣子她幾乎是順着毛幹的路綫追去，但毛幹是飛馳的，而花巧巧却是緩進……

然後花巧巧到了許昌，而毛幹却已到了歸燕坡下的林家莊。

林浩然沒有回莊，他的兩個兒子告訴毛幹，他們的父親去了錢塘江的怒瀑崖找老友石磊石老英雄去了。

毛幹覺得，林浩然去了錢塘江，林家莊就欠安全，正好自己打算去西子湖畔的劉家畫舫，找自己的心上人呢！

於是毛幹離了鎭江，繞道太湖而去杭州。

當然，毛幹趕往太湖，是要把晤蔡龍王，主要是看看蔡龍王的實力，如果八斗山大決鬥失利，也許這太湖還眞的是個安全的避難之地。

＊　＊　＊

且說那花巧巧還未走入許昌那條牛角花街呢，早有一輛篷車，攔住她的去路，車帘掀起，有一個相公接過花巧巧的坐騎，花圓圓早叫道：「姐姐快上車吧！」

花巧巧柳眉微皺，望着玉慘花愁的妹妹，微點着頭，然後攀轅坐入車內。

「叭」的一聲長鞭脆响，雙馬八蹄飛揚，馬車已往官道上衝去……

「想不到那個老偷兒像條泥鰍，眼看着抓到手，却又被他滑走，我眞的不甘心！」花巧巧一坐上車，開口就是一陣嘀咕！

花圓圓也道：「那個老偷兒也實在可惡，那晚他到了西施香院，白吃白喝一頓，臨走還偷了鴇兒大包元寶，害得鴇兒哭了三天，眼珠子都快哭裂了呢！」

貝齒咬得格格响，花巧巧道：「這還不算什麼，最可恨的是他前不久又摸到鎖龍嶺去，半夜三更天竟然把咱們主顧，寶雞的巴大雷同他的幾個手下，全殺死在往駱峪的路上……」

花圓圓一皺眉，道：「那個可惡的老偷兒，難道他眞的那麼厲害？」

冷冷一笑，花巧巧道：「其實他是把巴大雷殺了，而且還殺了另一個，但那個負傷回到人頭店報信的，是個姓單的，掌櫃的立刻派張相公追去，但什麼也沒有發現，不過……」花巧巧壓低聲音，在她妹妹耳邊嘀咕：「掌櫃的為了生意不惹麻煩，所以交代張相公，就把姓單的與另一個受傷的都宰掉，並且一大早着人把四具屍體送回寶雞去了！」她一頓之後，又道：「當然，一切全推到姓毛的一人身上，姐姐我也只好不去寶雞了。」

花圓圓沉默一陣，又道：「對於八斗山推舉武林盟主之事，老奶奶有何打算？」

「還沒查到是何人主使，恐怕是個陰謀。」

花圓圓又道：「姐，妹妹覺得咱們的任務愈來愈重了！」

「是嗎？」

「妹妹是說咱們能不能把那兩個公子哥兒一把抓住？」

花巧巧道：「不能也得能，老奶奶已經在生咱們二人的氣了。」

花圓圓與花巧巧這對姐妹花可是屈仙姑一手帶大的，當然屈仙姑並不只把她們二人養大，而且還養了其他的一干男女，只是花家這對姐妹花，天生尤物，又是孿生，二人都似天仙化人一般美麗，因此特別受到屈仙姑的喜愛，自從人頭店開張以後，她們就被外放大埠，只是運氣不佳，都遇上了神偷毛幹，而被毛幹攪和得雖不焦頭，却也幾乎爛額。

花家姐妹的篷車一路南下，到了浦口，這兒她們也幾乎為李、趙

二相公滴下幾滴淚來，因為他們終究是從小在一起長大的，十年前，秦川幫的四十八個少年男女，大家一起學藝在大山裡，那是何等的自由自在！

如今大了，大人就得做事，不幸她們所做的事，却是殺人買賣，憑誰幹上這種買賣，他的命運就算是註定了……註定的命運當然是無法改變的！

而她們這一行業的人，完全是生於殘忍死於殘忍，也因此，當屈大奶奶訓練她們的時候，常常會弄個大活人，然後叫她們操刀把這個人殺死，當然不是一刀殺死就完事，而是一點一點，一塊一塊的割，直到四十八個少年人都動過刀，而那個被分割的人成了一副骨頭架，把骨髓油敲出來才算完事！

手段是殘忍的！

以殘忍的手段而達到目的，就是秦川幫的作風！

為了隱藏殘忍，為了達到目的，於是花家姐妹上路了……

從浦口，她們早登上事先準備好的船隻，光景還是上次那艘雙桅大船。

江風習習送來，吹得滿艙清涼，船舷邊傳過來的水花聲清脆得像小孩子過年時候吹的「琉璃玻答」，清脆悅耳，甚有節奏。

花巧巧掀開艙窗望出去，江面上大小帆船如織，往來行駛如梭，遙望兩邊江岸，幾乎是一望無垠，而又一碧萬頃，引頸而望，仔細瞧看，才見遠處隱隱的五光十色，在波濤微伏中，眞的是水色山光，美麗至極！

「妹妹，咱們生在北地大山中，如今來到這江南，發覺這兒山清水秀，眞的是柔和多了，也令人心境舒暢。」

花圓圓道：「等到咱們大奶奶一統天下武林之後，我陪姐姐一同遨遊五湖四海，妳看可好？」

花巧巧一笑，道：「聞說江南有個西子湖，那兒風景如畫，人文如詩，風雅薈萃，美名天下揚，等咱們辦完這次買賣，再求奶奶准我們到姐妹西子湖上一遊。」

從浦口到鎭江原本不遠，當花氏姐妹的大船在鎭江碼頭上泊碇以後，距離天黑還有一陣子呢，姐妹二人略加端正，二人立刻隨同一個相公走上岸來。

那相公手上提着一個細竹香籃，緊緊的跟在二人身後，三人就依着船家的指示，緩緩的走向江邊的甘露寺裡來。

要知這甘露寺在鎭江地面上，除了名勝古蹟可尋可看外，由於是建在江邊山上，常年有不少墨客雅士，總會在此瀏覽一番，寺中住持智圓和尚更是有道高僧，文武全能，才德兼具，而名揚一方。

夕陽西照，天氣漸涼，不少人走向甘露寺來。

花氏姐妹在一個相公的陪伴下也上甘露寺，一逕走來，吸引不少公子哥兒的目芒，全集中在花氏姐妹的身上，遲遲不忍移去！

二人款擺柳腰，笑意從二人的四個小酒窩裡往外展開，而惹得一衆遊人神魂顚倒而目挑心招。

這眞是和風澹蕩，那使得出水芙蓉，山清水秀，早失色於粉白黛綠。

智圓一見花氏姐妹，不由也是一怔，當即招待她們到寺內客室，且又略問姓氏，然後陪着二人在寺內上香膜拜。

那花氏姐妹只說是從江北來的，準備在此一連上三天香，替老母還願，並說明日一早還要前來。

智圓從二人的眼神中，似乎發覺這兩個姐妹花內剛外柔，有一股無名煞氣，不過她們既然是香客，總是不便拒絕的。

從鎭江甘露寺下來，花氏姐妹並沒回船，在那名相公的陪同下，不久又到了鎭江大街上。

這時候江面上已是漁火點點，而街面上更是熱鬧非凡，靠江一邊的望江樓上，早已坐滿了客人，三人走進望江樓的時候，那相公早把一塊碎銀塞入迎面而來的小二手中。

「可有雅座？」

小二把碎銀往懷裡一塞，哈腰幾乎臉碰膝，道：「二位請，樓上雅座就等三位入座呢！」

那相公不假詞色的道：「帶路！」

於是，三人隨在小二身後往樓上走去。

也眞是湊巧，那小二就把三人領入林浩然招待方溫中他們坐過的那張桌上，桌大人少，顯得有點零落，但那張桌子的地點好，位置佳，不夠體面的人，是不會被招待在那張桌子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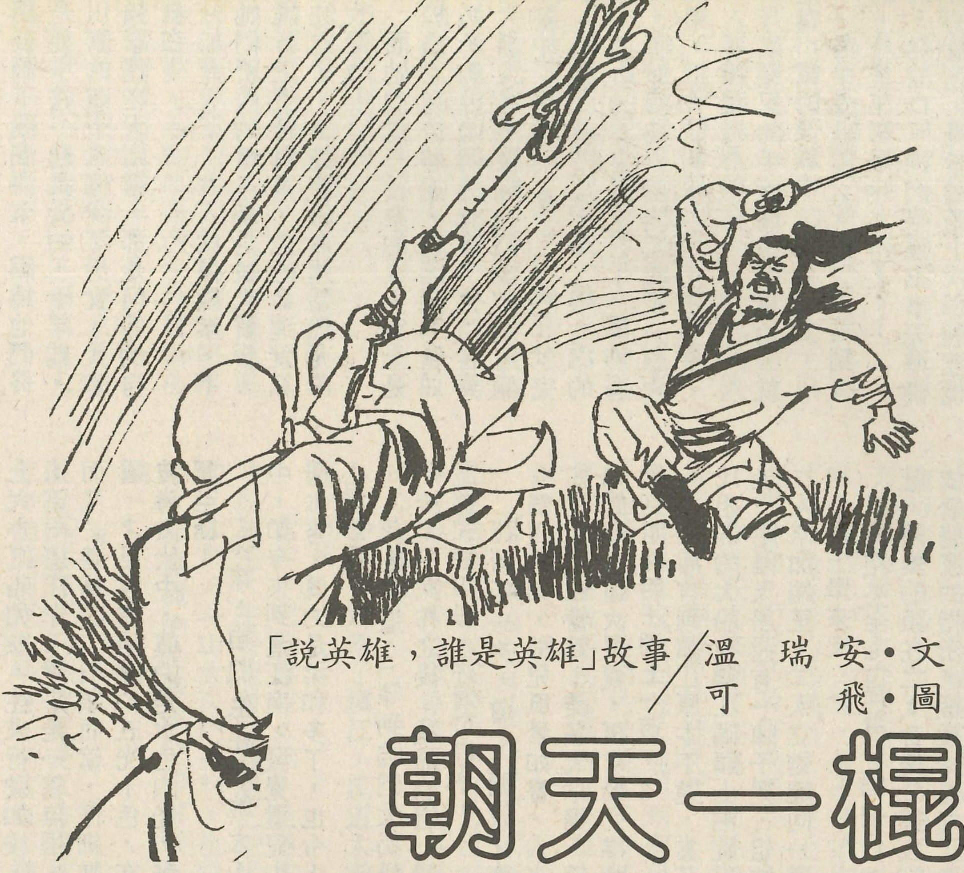
三個人隨意的點了些吃的，邊吃邊欣賞着江面上的夜景，不時的，花氏姐妹倆還會淺淺一笑，而使得酒樓上的酒客驚艷不止。

三人在這望江樓上幾乎消磨了一個時辰，才又走出這望江樓，然後又隨意的看了一陣夜景，才緩緩的走回江邊船上。

於是，傳聞鎭江出現兩位仙女，連那兩位仙女跟班的，也被人傳說成風流倜儻的佳公子，不旋踵間，消息傳遍了整個鎭江，對於愛風雅的江南人而言，誰不願一覩這一對絕色佳人呢！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王小石比溫柔清醒，因此對此天上星星、地上桃花，有深刻的感慨，外面似傳來一陣陣戰禍連天的聲音，這一刻裡，王小石有點分不清，到底這是夢還是眞。在這同時，忽聽「夏蓮居」裡有女子尖聲叫「下三濫」的「人面桃花」獨門迷香，叫大家當心。何小河是「下三濫」何家女將，她說出這番話……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朝天一棍

夢醒魂銷風雨夜　花落人杳意闌珊

何小河午夜夢迴，醒過來了，眼是睜開來了，整個身子都保留着原來的姿勢沒變，那時，她就清清楚楚的聽到一種聲音：鼾聲。

她自己體內發出來的鼾聲。

從這時候開始，她就知道她確要面對這個事實了。

不過，今晚她也突然驚醒。

但却不是給自己的鼾聲吵醒的。

而是另外一種奇異的感覺。

不是聲音。

而是味道。

香。

香味。

她被一種熟悉的感覺唬醒。

她擁被坐起，她竟聞到了一種「家鄉」的味道！

「家鄉」的味道是什麼？

有的。

你只要細心留意一下，「家鄉」是有味道的。

那可能是葉子發霉的氣味，可能是橘子熟了甜苦味兒，可能是日頭照在石上的烈味，也可能是那兒的人家多吃了辣椒麻油，糞便中便帶了一種味……

不止是「家鄉」有味道，連「家」也有味道。

那可能是你的鞋味兒，孩子的尿味兒，家裡神枱上還氤氳着去年的年糕味，老婆經過搽了香花油的味兒，甚至是你經過樓底時不免多打幾個哈啾所留下來的噴嚏味兒……

何小河突然振起，因爲她聞到了那味兒。

那是桃花味兒！

她就像是嗅着了危機。

這桃花味跟外面那株桃花味，是幾乎沒有差異的，就算有，也只不過比較濃郁一些而已，但在如此雨夜裡，是誰都分辨不出來的。

可是何小河分辨得出來。

對她而言，那桃花味，少一分只引人誘人，多一分則可死人殺人！

別的味兒都不怕，就怕這桃花味兒！

她一聞到，大叫一聲，立即翻抄包袱，找出一個盒子，崩地彈斷了銀色小鎖，裡邊有三粒銀色小丸，她立即彈一粒於口中，嘴裡含着，人已衝了出去。

她一出房門，正好有一道閃電，她就見到四個人。

儘管店裡非常黑暗，她還是遇上了這四個人。

她馬上知道自己的判斷是對的。

這四個人，臉上都套上了面具。

面具非常粗糙，只畫上了張有五官的臉譜。

這面具的嘴，却非常特殊，也很突出，唇上不住咀着一種緋色的霧！

這就是了！

這就是「人面桃花」！

*　*　*

「人面桃花」是一種味若桃花的氣體，着後令人渾身無力，這迷香就安置在「下三濫」特製秘造的「面具」裡。

得到這「面具」的人，就可以戴上它，一面吹出迷香，一面付諸行動。

何小河先服的解藥叫做「笑春風」。

但服下解藥不代表就能夠不呼吸。

只要呼吸，就不得不畏忌「人面桃花」的威力。

只有戴上那特製的面具，才不會讓迷香回侵。

可是何小河已無可選擇。

因爲看來大家好像都着了迷香：這四人如入無人之境。

而且正往「秋月閣」和「春花軒」裡闖去。

看來，歹徒志在向王小石和溫柔下手。

何小河已不能退。

也不能走。

她更不能廻避。

因爲對方使的正是她本門的迷香。

她只有一個人。

對方卻有四人。

而這正是個月黑風高殺人夜。

她要面對。

*　*　*

她尖叱一聲：「你們是誰？」

那四人一怔。

他們顯然沒有想到居然還有人着了「人面桃花」而不倒。

他們也只怔了一怔，然後就做了一個手勢。

其中兩人，一持刀，一拿劍，向她兩邊包抄而來。

另外兩人，一提槍，一執棍，已蓬然踢開了「秋月」、「春花」兩房的門，要攻進去。

他們熟練而合作無間。

狠而俐落。

霹靂一聲。

電光破空亮出了祂的利爪，一閃而沒。

這正是個：月黑風高殺人夜。

*　*　*

何小河只一個人。

黑夜卻以威猛無敵的姿勢佔領整個局面，偶爾下令行雷閃電肆一肆威、恣一恣凶。

敵人不知有多少。

她縱抵擋得了，又如何分身去救人？

她只覺孤立。

孤軍。

但仍要作戰到底！

她心裡頭不禁低喊了一聲：「老太爺！」

就在這時，轟隆一聲，又一道電光劈頭劈面打落下來。

只聽得有幾間房門都一並而踢、打、撞開了，有人大喊：「小何別怕，我阿牛來助你也！」

何小河不是孤軍作戰。

第一個人跳出來助她的是：梁阿牛。

*　*　*

梁阿牛也一樣着了迷香。

但他作戰意志特別堅强，而且，他一聽何小河的呼聲就醒了一半。

儘管他仍暈陀陀的，但他決不讓何小河獨戰江湖。

所以他「啪」的一聲，折斷了自己一隻手指。

强烈的、尖銳的劇痛傳他清醒了一下，清醒了一些。

但立即揮動牛角尖加入了戰團──與何小河並肩在梯口作戰。

他要何小河知道：她還有他，她不孤獨。

可是，他得到何小河的第一個反應就是：罵。

「你來這兒幹什麼？我還用得着你幫！還不下去救小石溫柔？」

她一面罵，一面彈給他一顆解藥。

梁阿牛給罵得一臉灰。

然而他却不知道，在黑暗中的何小河，已淌下了淚。

感動的淚。

*　*　*

其實，梁阿牛已吸了「桃花瘴」，全身的勁已酥了一半，麻了一半，能發揮的武功亦十分有限。

何小河雖嘴含解藥，但仍得盡可能不作呼吸，作戰能力也由是大減。

那攻上來的一刀一劍，對他們而言，已十分不好應付。

他們那有能力去解溫柔小石之危？

有。

還有一個。

至少還有一個。

唐七味。

*　*　*

「獨沾一味」唐七味是「蜀中唐門」的人，他本來就慣於用毒。

慣用毒的人也善於解毒。

他雖沒至百毒不侵，但至少一旦中毒，就生警覺，他馬上服下唐門的解毒藥物來尅制住毒性，先把眼前這一場危境應付過去再說。

他服下的藥也只能尅制住小部份的迷眩感覺──對方要下的是毒，他反而早就能察覺了；如果他着的是毒，反而可以對症下藥。

可是迷香他不行。

那是「下三濫」的東西！

他只能消滅部份暈眩之意，勉力應戰。

他就攔在溫柔的門前。

那拿着長槍的人，一時也闖不過去。

唐七味就算只剩下了三味半，他那「憑感覺出手」的暗器畢竟也不是好對付的。

可惜他縱再不好對付，也只是一個人。

他攔住了長槍客，却擋不了揸着長棍攻入王小石房間的刺客！

* * *

「砰！」的一聲，那大漢一棍子就砸開了王小石的門。

何小河急。

梁阿牛急。

唐七味急。

何小河梁阿牛唐七味都急。

但他們却分不過身來。

着了迷香之後的他們，應付這三名刁鑽漢子，已力不從心，左支右絀了。

眼看「春花軒」已教人攻入了，怎叫他們不心急若焚！

敢情其他的人都着了迷香，不省人事了！

誰來救王小石？

* * *

拿棍子砸了門的漢子忽然退了出來，一面還躬着背緊張的迎敵。

只見一天神般的大漢大步自王小石房裡跨了出來。

何小河、梁阿牛、唐七味一見，都又驚又喜：

「唐寶牛！」

只聽那人如春雷般一聲斷喝：「還有我唐寶牛，誰敢傷王小石一根毫毛？」

他來了！

他終於站起來了！

唐寶牛終於振作起來了！

* * *

唐寶牛着的「人面桃花」反而比較輕、比較少。

因爲他睡不着。

他念着朱小腰，念茲在茲，念念不忘，所以失眠。

失眠使他清醒。

使他警覺到這桃花香的不尋常，誰也別忘了，他也是姓唐的，他是蜀中唐門的外系子弟。

他仍沒有死，他只是傷心。

傷心雖比傷身更傷，但傷透的心總有一天會有癒合的時候！

這是他生死之交的生死關頭。

他現在就是站起來的時候！

可惜方恨少想必是着了迷香，在做他香甜大夢，否則必爲唐寶牛的復起維護朋友死戰，而感動得熱淚盈眶！

唐寶牛一加入了戰團，守住了王小石的房門，這一來，就變成四名狙擊的大漢對付何小河、梁阿牛、唐七味、唐寶牛四人了。

那四人一時攻取不下。

時間愈久，對這四人就愈不利：這兒畢竟是溫六遲開的客店，他和他的手下遲早會在藥過香褪之後趕援。

他們已情知這一次恐怕已討不了好。

他們現在只剩下了一個希望：

希望在一個人身上。

他們希望那個人能及時地出現。

那是個強援。

* * *

忽聽外邊霹靂一聲，又是一道驚雷。

「蓬」的一聲，客棧大門給一拳砸爛。

那人堂而皇之、鬚髮虬張的大步跨入。

只見那人在門口頓了一頓，長空又劃過一道閃電，那人乾嗄着聲音嘶吼喊着：「叫王小石出來受死！」

劈勒勒連聲，又震起一道驚雷，院子裡一陣山搖地動，似有什麼事物給擊着了，又似牆坍地移。

* * *

四人大喜。

這四名以迷香攻入的狙擊者正是「大四喜」。

他們所等的人來了，終於來了。

王小石完了。

* * *

「神油爺爺」葉雲滅。

葉神油來了。

他正以勢不可擋之威，一步一步走上了樓。

梁阿牛竭力分身去擋他。

他一拳。

梁阿牛的身子就「咯勒」一聲壓斷樓梯欄杆掉了下去。

唐七味悶哼一聲，也去攔他。

他又一拳。

唐七味讓過一旁，捂胸扶柱。

他每擊出一拳，好像天下萬物，都同時爲之震動。

唐寶牛正站在王小石門口。

葉神油怪眼一翻：「滾開！」

唐寶牛牛眼一瞪：「我不滾！」

葉神油全身骨節啪啪勒勒作響：「你攔得住我？」

唐寶牛將一雙拳頭拗得卜卜作響：「攔不住也要攔。」

葉神油怒喝道：「那你去死吧！」

忽聽一個聲音道：「小唐讓開！讓我來！」

人隨聲到，一道布衣已攔於唐寶牛身前，面對葉神油。

正是王小石！

小石頭！

小石頭來了！

(小石頭沒倒！)

唐寶牛、梁阿牛、唐七味、何小河這些一直擁護、愛護王小石的人，都不禁爲他發出了歡呼！

* * *

葉神油乍見王小石，眞個嚇了一跳。

嚇了非同小可一大跳。

他本來曾思前想後，不要來討這個便宜的。

可是他又知道：這一路跟踪下來，若以眞材實力擊殺王小石，只怕是不大可能的事，若不趁着這「大四喜」終於請動了「下三濫」高手的迷香發作時出手撿便宜，恐怕自己就難以返京對恩相作出交代。

他也是成名人物。

他還十分自許，自負。

要他做這種事也委實有點情何以堪。

但他終於還是緊隨「大四喜」那四名敗類之後，潛入了客棧。

他美其名爲：「不忍心讓這四人送命」，彷彿，有了這個理由，他便可以放心放手去爲所欲爲了。

這叫「自欺欺人」。

就算欺不了人，至少，也可以騙騙自己好過一點吧！

他就是這種心思，所以一見王小石，特別震動。

* * *

因爲太過震驚，所以反而使他問得出口：「你，你沒給迷倒？」

問了之後，他才省覺這一問是多餘的。

他現在已沒有退路了。

他只有進，只有攻。

他已騎在虎背上了。

所以他大喝一聲：「打！」

一拳就擊了出去。

這一拳，勢若霹靂雷霆，不旦擊出他的精力，也擊出他的一切氣概能量！

王小石憂郁地笑着。

他出掌。

他的掌輕飄飄的，却接住了這勢若奔雷之一擊！

* * *

這一擊，王小石沒有倒，反而是葉神油的身形晃了一晃。

神油爺爺的眼色却亮了。

他再接再勵，狂吼一聲，又發出了一擊。

王小石無所謂(無所謂生，無所謂死，無所謂勝，無所謂負)地又接了他一拳。

以拳。

硬接。

硬碰硬。

惡鬥惡。

在這黑暗中，是否也在勁拚勁、黑吃黑？

* * *

「格」的一聲悶響，不驚天動地，甚至也不驚人。

王小石沒有動。

却是葉神油退了一步。

神油爺爺却驚喜獰笑道：「王小石，你不行，你完了。」

王小石悲傷的道：「你說得對。」

衆人正是不解，葉神油又發出了第三拳，這一拳，不僅激起了他的氣和力，也振起了他的聲和勢，他生命裏的一切窮凶極惡。

王小石竟然沒有出手，沒有招架，也沒閃躲。

因爲他知道他自己已躲不了，接不下。

他已受傷，受了重傷。

而他最重的傷遠負於跟葉雲滅動手之前。

* * *

本來，以王小石的機警，甚至是溫柔在「老字號」溫家的浸淫，「桃花香」說不定還迷不倒他們。

可是，郝陰功、吳開心、白高興、泰感動四人施放「人面桃花」迷香時，却正是小石、溫柔傷心失意之際。

王小石沒有防備。

他也不像唐寶牛——失眠已成了他夜裡的習性。

所以他把迷香全都吸進去了。

他能振起乃因他功力畢竟高深，終於聽到了打鬥交戰之聲，他不忍戰友苦戰無援，故而勉力支撐，去抵擋勢若勁弩疾箭的葉神油！

此時他功力大減，剩下的不到三分之一，而他偏又心傷(喪)若死，心無鬥志。

他接下葉神油的第一擊已受傷。

再接第二擊已負嚴重內傷。

他再也接不下第三擊。

* * *

葉神油正在這時候已十足信心，信心十足的擊出了他的第三拳！

「轟」的一聲，這一拳打在房門樑上，只一拳，房間就塌了，整個塌下去了，連同房內一切床椅桌櫃，全都坍了，萎然倒了下去。

只那麼一拳，就毀了一間房子。

但王小石却沒有死。

葉神油那一拳並沒擊向他。

* * *

葉神油臨時改變了那一拳的方向。

不爲什麼，也許只爲他日後良心上好過一點。

因爲他跟王小石拚了第一拳之後，就又驚又喜的瞭解了一個眞相：王小石是着了迷藥！

他沒復原，且功力大減。

此時殺他，正是良機！

千載難逢的良機！

可是，若在此時趁人之危，又似乎有點對不起自己的良知。

所以，他的第三拳便故意打歪了一點。

這一記打空，彷彿對自己的良心好像就好過了一點。

好過了一點點。

可是人還是得要殺的。

時機仍是不可錯過的。

誰教此人當日在蔡府時沒把自己瞧在眼裡！

他讓了一拳，然後獰惡的說：「下一拳，我決不打空。」

王小石臉帶微笑，好像在坦然受死，淡淡的說：「你的拳，是好拳。」

葉神油聽得心中一動。一痛。

自己若在年輕時，光是衝着這句話，也該饒了眼前這年輕人。

可是不行。

他年紀已大了，他讓不起。

但他也改變了主意。

他仍是擊出了第四拳。

但不是向王小石的頭，而是向他的左肩。

他一面喝道：「好，我只廢你一雙手，也好向相爺交代了。」

他只要把王小石雙臂骨頭全都打碎，那就算留着王小石一條命，也無關宏旨了。

想來，相爺也不會介意讓一個廢了一雙手的王小石仍留着一條命活受吧？

葉神油已覺得自己很仁慈了。

* * *

就在這時，就在此際，在外邊大風大雨中，一人長身而入。

這人白衣、白袍、光着頭，手上拿着根鑌鐵禪杖。

這人一入客棧，背後正好有一聲霹靂，一道電光乍亮。

他不但帶入了風雨雷電，也帶入了一種撲鼻醒神的清香，令人神智爲之一醒，取代了過艷過濃的桃香。

只見那人一入店門，猛抬頭，朝上叱問了一句：「葉好？」

葉神油全身一震！

拳勢陡然中止。

誰知道我的原名？

他從二樓往下一看，只見一清秀的白衣僧人，就立於客店中庭，他一句吼了回去：

「你是誰？」

那人平平地飄身而上。

像一張紙。

似一朵雲。

持棍杖的郝陰功見狀，連忙長棍迎頭力砸下去！

那大師禪杖一橫。

「啪」的一聲，打他的棍子反而節節碎裂，呼嘯飛插入客店四處。

那人已落到葉神油身前。

神油爺爺一震，又一道閃電，照亮眼前白袂盡濕的白衣人，他疾聲道：「三枯大師？」

那白衣僧人合什：「阿彌陀佛，我來晚了。」

* * *

他確是三枯(姑)大師。

他來晚了是因爲他雖以己身佛香能驅迷香邪毒，但他一旦察覺後却先行持杖到店外去，一連擊退三批伺機要撿便宜的敵人，然後乍見王小石的房間坍塌了，便急回援客店，是以他衣衫早已盡濕。

外面的確風大雨大。風雨凄迷。

* * *

葉神油大聲叱道：「你找死？」

三枯匕鬯不驚的道：「放下吧！」

葉神油怔了一怔，吼道：「放什麼屁？」

三枯只揮手道：「回去吧！」

葉神油怒吼一聲。一吼天下響。

出拳，拳吞萬里如虎。

* * *

三枯嘆息。

出手。

一出手，他的人完全不同了。

他已不是大師，而是大魔大神，他禪杖就刺了出去！

「霹靂」一聲。

不是行雷，沒有閃電。

却有電光雷鳴：三枯的杖。

屋頂給震破了一個大窟窿。

風雨盡自這大洞裏灌了進來。

那是他一棍之勢。

以及這一杖與神油爺爺那一拳相碰擊的結果。

* * *

哀吼一聲，一招過後的葉神油已如脫弩之矢飛身彈出那屋頂的大窟窿，竟朝天嘶聲喝問：「你……你是米蒼穹的？」

三枯的語音也銳似急電劃破天空：

「我是！」

葉神油登時睚眥欲裂，披頭散髮，自屋頂上、風雨中，發出如狼如魈的凄嗥，然後在風雨中飄擺不定的消失了踪影。

三枯低吁了一口氣。

他白生生的手指因握得太緊，已滲出鮮血來。

他望向王小石。

王小石向他微微一笑。

這時，又有一人趕入客店裡來，一來就大驚小怪的嚷道：「哎呀，怎麼搞的，把我的店子弄成這樣子……」

隨即，他也看清了情況，歉意

的道：「看來，我又來遲了……」

他當然就是這兒的客店主人：溫六遲。

看來他又該多加上一「遲」了。

風雨凄迷竟宵。

但第二天風清氣爽日麗。

然而王小石却沒有好心情。

* * *

他負傷雖重，但傷得更重的還是他的心。

因爲「秋月閣」內已不見溫柔踪影，只有一朵朵桃花嬌艷般的血迹，灑印在床鋪上。

溫柔不見了。

不見溫柔。

他們把客店翻天覆地的找遍了，也同時在修補、整理客棧裡昨天一夜的破壞凌亂，可是，這客店的破損仍能補救，不見了的人呢？

不見的人已不見。

就連「秋菊築」裡的章璇，也一樣影踪全無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她們是各自遭逢了意外？還是一道出事？

問誰，誰也不知。

* * *

王小石下決心一定要找到她們。

他要找到溫柔，向她解釋昨晚的誤會。

他要尋回章璇，報答她的恩義。

可是她們在那裡呢？

天涯海角，人在何方？

春風徐來，王小石見不着溫柔，却想見昨晚他們所刻的字。

但更驚人的是：那桃花樹，也不在了。

祇是逃了，還是給人連根拔起了？昨夜風中雨裡，這兒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只剩下了一地落花，彷彿經一夜風雨，還了魂，更俏，更艷，更銷魂，在地上翩翩吹起，與春風對笑她的沒死英魂。

* * *

花在。

可是人呢？

王小石的心又抽搐着。

桃花不在，溫柔已去，剩下的只是他手裡那把小小的溫柔的刀。

唐寶牛和方恨少這時却悄悄過來告訴他：

經昨夜一場苦戰和「人面桃花」的迷香所摧，梁阿牛和何小河在六龍寺所着方小侯爺的陰招似又發作了。

十分痛苦。

王小石微微一震，方恨少就說：「小石頭，你要振作啊，你非但要在這逃亡陣容裡主持大局，聽說京城裡張炭和無夢女還出了事，還需要你的回援救助。」

王小石無奈也無力的笑道：「我能嗎？大方，我連溫柔也保護不了，我的溫柔不見了，心愛的人和恩人也不見了。」

只聽一個聲音堅定的道：「王三哥，不要這樣子，你是我們的老大，我們永遠支持你。她是你的溫柔，以前是，以後也是，永遠都是。一個人是做不了什麼大事的，但你有我們，你是我們的英雄，你總會找到你的溫柔的。」

說話的是那個在昨夜以前還心如槁灰的唐寶牛。

（全文完）

上文提要：寒蟬拿來替如意療傷，很快痊癒，她道出倭寇的驚人內幕，聽完她的訴說，燕、柳才知案情的眞相，張鐵虎來報陳、柯出現門頭溝的消息，燕、柳便會同刑部、嚴總、孫九峯等官兵人手開赴門頭溝，見到石家父子及太師府家將、黃龍會高手數十人站在坡上，他們也是來捉拿陳、柯等人。石貴妃藏在洞內，雙方激戰都想奪得石貴妃……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燕子飛

不負所託誅倭寇　皇朝萬歲疆永固

馬達詞鋒銳利：「孫大人，這是你親眼看見的，該不會是有人在故意陷害令師弟吧？」

陳恭、柯友德被這突如其來的變故驚呆了，二人的手還抓在石玉娘的臂上，孫九峯看得明白，痛不欲生，劈劈！先一人給了一巴掌，道：「你們太使我失望了！」

陳、柯同聲抗辯道：「大師兄誤會了，我們是來救人的，並非劫持。」

孫九峯一字一淚道：「我眞後悔聽信你們的花言巧語，在皇后進香的那天，還答應你們去抬轎子，事實上那時候就該把你們抓起來，關進大牢，也就不會有今天這一幕醜事發生。我知道，你們是爲九峯姐弟好，但綁架貴妃，法所難容，孫家的清白、顏面全部斷送在你們手上！」

陳恭淚流滿面道：「大師兄，請聽我說，小弟與柯師弟絕對沒有幹綁架擄人的勾當，也沒去南口，是有人喬裝假冒，沒聽從燕大俠的話去投案，是想查明一切，洗清罪嫌，來門頭溝是釘馬達的梢而來的，現在回想起來，應該說是姓馬的有意將我倆引來此地，以便栽贓嫁禍。」

孫九峯道：「就算你所言非虛，於理亦該先回京城去通知燕大俠、柳姑娘，斷斷不可單獨行動，以免落人話柄，上人惡當。」

柯友德分辯道：「查明石貴妃的下落後，我們是要回城去通知大家，誰想到還沒有走出山溝，便被馬達和這個神秘客堵住，不准離開，這才改變主意，決定先救出石貴妃再說。」

孫九峯傷心透頂，不願再浪費言詞，道：「好了，不必再說，事實勝於雄辯，還是俯首就擒吧，有理由可到刑部大堂再行申訴。」

燕子飛、柳青青聽到這裡，方始邁步行出。

馬達大喜道：「燕大俠來得正好，請快抓人。」

「抓什麼人？」

「抓綁匪。」

「誰是綁匪？」

「陳恭、柯友德。」

「本俠會抓的，但不是他倆。」

「燕朋友要抓誰？」

「抓你！抓他！」

「你……」

馬達僅僅說了一個你字，燕子飛出手如電，已將他的右腕扣住。同一時間，柳青青也點住了那陌生人的痳穴，陌生人僵立在原地不動。

馬達大吼大叫道：「燕子飛，你這是什麼意思，放着綁匪不抓，反過來亂抓好人，莫不是得了孫家好處？」

燕子飛哈哈一笑，道：「馬達，少來這一套，別以爲計劃周密，步步爲營，就可以瞞天過海，騙盡天下人，可惜本俠已知內情，休再裝腔作態，我不會像孫大人一樣，上你們的惡當，誤把强盜當官兵！」

孫九峯不明就裡，如丈二和尙——摸不着頭腦，道：「燕兄，事實究竟如何，你倒是說清楚點，眞把我給弄糊塗了。」

燕子飛道：「孫大人，別急，稍待子飛自會說明白一切，現在咱們且先看看這位陌生朋友的廬山眞面目。」

他這兒話一出口，柳青青已從那人臉上撕下一張人皮面具來。

面具後面，是一張熟悉的臉孔，大家有目共睹，正是死在血手印下，被人以常不醒掉包的江彪。

孫九峯驚極而呼道：「江彪，你沒有死……」

江彪未死，證明陳、柯並沒殺人，劫持石貴妃的罪名也難以成立。燕子飛截口道：「孫大人，他不叫江彪，或者說江彪只是他的漢名，他的扶桑名字叫山本一郎，是西刀的逆徒，五龍會長山本刀之助的大兒子。」

孫九峯更驚更奇，瞠目結舌，欲語還休。

石貴妃開口道：「燕卿，陳恭、柯友德是綁匪沒錯，你不要抓錯了人。」

燕子飛猝然出手，點了馬達的三處大穴，道：「妳省點力氣，別再作戲了，小心動了胎氣！」

石玉娘杏眼圓睜，柳眉倒豎道：「燕子飛，你顚倒是非，混淆黑白，馬達、江彪忠心不二，護駕有功，本宮命令你馬上放人。」

柳青青冷哼一聲，道：「犬養公主，妳是泥菩薩過江，連妳自己都保不住了，還想保別人。」

「柳青青，妳剛才說什麼？」

「本姑娘說：妳被捕了。」

「妳感冒犯當朝貴妃？」

「告訴妳，從此刻起妳已經不是貴妃，是囚犯！」

「柳青青，妳給哀家小心，我爹絕不會放過妳。」

「妳說的是那個爹，犬養？山本？還是石太師？」

「哀家只有一個爹，當然是石太師。」

「抱歉，他跟妳一樣，即將鋃鐺入獄。」

「哀家不信！」

「信不信由妳！」

柳青青不想再爭辯下去，伸手就要抓人，孰料，石貴妃掙開虛綁的繩索，挺着大肚皮，拔足開溜。

燕子飛撿起繩子，丟給陳、柯二人，叫他們將馬達、江彪（山本一郎）綑起來，與柳青青、孫九峯追出洞外去。

＊　＊　＊

惡戰仍在繼續，但已接近尾聲，從四面八方湧來的官兵、捕快，將現場圍得水洩不通，五龍會的徒衆死的死，傷的傷，降的降，大部份被生擒活捉，已所剩無幾。

只有山本刀之助、犬養幸三、前田惠良、佐佐木石太郎、井上十朋仍在作困獸之鬥。

石玉娘仍圖作最後掙扎，將希望寄托在老父身上，偎在石如山的懷裡，哭得像個淚人兒，看得石太師好不心疼，百般呵護，好言安慰。

燕子飛暫沒理會石家父女，對前田惠良道：「前田兄，很感謝你暗中相助，得以將令妹順利救出，更感激如意大義凛然，揭開全盤內幕秘辛，使案情急轉直下，眞相大白，如今五龍會大勢已去，犬養家覆亡在即，深盼將軍能知所進退，勿再作無益之爭。」

三虎正與大內高手相搏，前田惠良聞言慨然一歎，收回天龍斬，聲悲氣壯道：「燕大俠，只恨你我相逢太晚，偏又勢成水火，不然，也許會……請善待吾妹，照顧家母，本將軍生爲足見國人，死爲足見國鬼，你我今生無緣把臂論交，願來生再見！」

掄起天龍斬，朝自己頸項猛砍下去。

刷！柳青青的蛟皮鞭如得神助，快逾閃電，將前田的天龍斬掃落在地，道：「大丈夫生而何歡，死而何懼，但應有泰山鴻毛之別，爲了表示對一個暴君獨夫的愚忠而自戕，未免太不值得！」

燕子飛也苦口勸慰道：「請將軍勿作傻事，應以身家爲重，令堂、令妹正盼你平安歸來，我相信大明天子仁厚，會給你一個自新的機會的。」

前田惠良的鋼牙咬得格格作響，經過一陣痛苦的心靈交戰後，卒告伸出雙手，任由刑部捕快綁起來。

佐佐木、石太郎眼見事不可爲，回天乏力，也相繼棄械就逮，作了階下囚。

犬養幸三藉干將神劍之助，則仍氣燄萬丈，不可一世，余老夫人、大石頭皆奈何他不得，燕子飛劍眉一挑，趨前道：「請老夫人一旁掠陣，讓在下來領敎一下扶桑的聽風流劍法。」

余老夫人退向一側，石磊道：「燕子飛，這條老狗的干將劍扎手得很，千萬當心！」

燕子飛笑笑，還沒有來得及答話，犬養幸三已挺劍攻來，燕子飛

反擊一掌，橫飄三尺，當犬養第二劍攻到時，他已將背上的莫邪劍取在手中。

當空斜陽高照，映出萬道金光，莫邪、干將，璀璨奪目，光華四射，二人施展出渾身解數，忽刺、忽斬、忽挑！或黏！或貼！或吸！倏合乍分，攻守井然，完全是第一流的劍術名家架式。

余老夫人就是一個大行家，深感燕子飛的武學博大精深，涉獵甚廣，單就劍術一道而言，絕不在東劍余家之下。

犬養當然識貨，也忍不住讚道：「好劍法，閣下深藏不露，原來還是一位劍術名家。」

燕子飛淡淡一笑，道：「客氣，客氣，其實燕某的啓蒙功夫便是劍，只因寶劍鋒芒太銳，易於傷人，是以棄而不用。劍術一道，以氣爲先，王爺精力殆盡，劍氣將罄，奉勸你最好棄劍就擒，以免屍骨不全。」

刷！刷！刷！犬養連攻三劍，意氣風發，朗聲道：「只有戰死的劍士，沒有棄劍的犬養！接招！」

「好，本俠成全你！」

沉腰，跨步，挺劍，只見銀虹三閃，劍氣乍展，似閃電，如迅雷，燕子飛也回敬三劍。

扶桑聽風流劍法的特色主要是快，聽風辨向，隨風出招，黏着對手的劍乘隙蹈虛，故可佔盡機先主動。

如今，燕子飛出劍的速度太快，鋒刄已至，風聲始傳，犬養頓失憑依，敗象畢露，突聞慘叫聲起，血光湧現，犬養幸三握劍的右手被燕子飛齊腕削斷，干將劍跌落塵埃。

「狗賊！狗賊！狗賊！」

石磊的七節棒僅餘三節，恨得牙癢癢地，連罵三聲，連敲三棒，犬養幸三的頭上立刻冒出三個包，人也倒臥血泊中。

余東劍懷恨亦深，正欲揮劍結果幸三的性命，燕子飛橫身阻止道：「國有國法，家有家規，犬養固然死有餘辜，還是應交由朝廷處置爲宜。」

張鐵虎不待召喚，親手將犬養幸三綑住。

太陽業已偏西，地上出現兩個黑影，西刀徐遠與山本之戰，波瀾壯闊，高潮迭起，由地面打到空中，正凌空廝殺，精采！兇狠！又險惡！

猛可間，刀光閃爍，火星四濺，金鐵交鳴之聲大作，二人硬碰硬連拚三刀，徐遠老而彌堅，趁勢追殺，又攻出致勝的一刀。

一聲慘叫！一股血箭！

山本刀之助的右臂被齊肩斬斷，歪歪斜斜的摔下來。

「斃了他！」

「斃了他！」

余家祖孫「一鶴衝天」迎上去，杖劍交揮，吼聲如雷，鮮血、肉塊、骨屑、殘肢、斷臂、人頭，四散飄飛，山本屍骨不全，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

血仇已報，心願已了，就在山本屍骨一旁，徐遠向西，余老夫人祖孫朝東，一齊跪下，對死難的親人默禱了幾句告慰英靈的話語，揮揮手，三人隨即告辭下山而去。

眼見這一幕幕驚心動魄之事，石太師父子心裡直發毛，本有乘隙溜走的意圖，却受阻於官兵，因爲燕子飛早有密令傳下，不准放走石家的一個人。

柳青青拾起干將劍，從犬養身上取回劍鞘，朝四下一望，道：「咦，子飛，你有沒有發現漏掉一條魚？」

「誰呀？」

「井上十朋。」

「是啊，這個老小子躲到那裡去了？」

張鐵虎道：「燕兄與犬養幸三動手的時候，曾親眼見他逃進山洞去了，孫大人已隨後追去，定可手到擒來。」

他這兒一語甫畢，孫九峯、陳恭、柯友德已押着馬逵、江彪（山本一郎）、井上十朋走出洞來。

至此，扶桑五龍會、足見天霸府，除黃龍會外，或死或擒，俱已全部解決，燕子飛命人將犬養幸三、小洋芳子、前田惠良、佐佐木、石太郎等人全部集中在一起，小心看管，然後，大踏步的走向石家父女。

往石玉娘面前一站，燕子飛道：「石嫂，痲煩妳把這個婆娘綑起來，若是膽敢反抗，就狠狠的打，不必顧忌任何人！更勿須存憐香惜玉之心！」

神刀丁玲應了一聲好，上前三步，就要動手綁人。

石如山勃然大怒道：「燕子飛，我兒玉娘是被害人，你憑什麼要逮捕她？」

燕子飛報以一聲冷哼，道：「老太師之言差矣，事實上她並非被害人，而是元兇主犯。」

「你胡說，貴妃分明是被陳恭、柯友德綁架的。」

「恰恰相反，這一切全是她自導自演。」

「你怎麼知道？」

「如意已經全部說出來。」

「我兒沒有理由要這樣做。」

「有，她有絕對充足的理由。」

「燕子飛，本太師要你把話說清楚。」

「別忙，老太師，容區區先給各位介紹幾個人，也許會覺得很新鮮。」

燕子飛首先指着石貴妃道：「石玉娘，實際上是犬養王犬養幸助的二女兒，叫犬養久美，與犬養由美是孿生姐妹，所以，在扶桑的時候，我們大家都把犬養由美誤作石貴妃，原因在此。」

石如山不認帳，斷然否認道：「你撒謊，這不是事實。」

燕子飛沒理會他，指着小洋芳子，道：「這個妞兒多才多藝，名字也不少，鶯鶯、櫻櫻、小洋芳子一大堆，與犬養久美，亦即石貴妃，貌相又有幾分相似，實則俱爲化名，她眞正的身份是犬養王的長女，芳名犬養櫻美。」

「哼！」

「那一位死而復生的江彪兄，是山本的長子山本一郎，也是犬養久美貴妃娘娘的丈夫，太師乾女兒肚子裡的孩子，乃山本家的骨血，並非皇上龍種。」

「會有這種事？老夫不信！」

「這位馬逵兄則是山本的次子，山本二郎。」

故事說完了，情節詭異曲折，佈局撲朔迷離，石大勇雙眼發直，呆若木鷄，石如山不肯就範，設詞强辯道：「荒唐！荒唐！這是不可能的事，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做？」

燕子飛一字一句道：「倭奴覬覦我大明江山已久，但因國小民貧，無力與我朝抗爭，犬養、山本二家遂定下了這一條瞞天過海的毒計。」

「如何瞞天過海，你且說來聽聽？」

燕子飛振振有詞道：「老太師的乾女兒犬養久美自導自演這一齣醜劇，目的當然是想嫁禍孫皇后，進而除掉她，取而代之以皇上對她的寵愛，她有信心被扶正封后，只要肚皮爭氣，生個兒子，日後再被册封爲太子，乃意料中事。如果他們的陰謀詭計眞的實現了，試想，豈非不費一兵一卒便竊得我大明萬里江山？」

石如山的臉色變了，心頭直冒寒氣，傲氣霸色已不復見，代之而起的是驚駭、惶悚與恐懼！

孫九峯、張鐵虎、陳恭、柯友德、石磊、丁玲同樣聽得驚心動魄，目瞪口呆，如非親耳所聞，如非出自燕子飛之口，眞不敢相信天下竟有這麼大膽的惡毒計謀。

丁玲已撲上去，拿着條繩子要綑人，犬養久美（石貴妃）發掌抗拒，被丁玲打了一個耳光子，另一隻手又要施襲，立被柳青青扣住，叱道：「賤人，痛快點，此刻再逞强，妳就不是聰明人！」

神刀丁玲玉面一沉，道：「不錯，妳要是敢再動一動，老娘就先撕爛妳這一張臉。」

二女一齊動手，將犬養久美綑綁起來。

燕子飛從捕快的手中取過兩條繩子，道：「老太師，對不起，你們父子也被捕了。」

石如山氣得直跳脚，聲若雷鳴：「大膽，老夫乃元老重臣，你憑什麼逮捕本太師？」

「單憑犬養久美這一樁公案就足夠了。」

「不！玉娘確是老夫的親生骨肉。」

「你這是睜眼說瞎話，自欺欺人。」

「老夫要你拿出証據來。」

「金百萬就是穿針引線的人。」

「本太師與他素無往來。」

「好，高招，算你狠，死無對証，就翻臉不認帳。如意，尊駕不能說不認識吧？」

「如意已被你玩於股掌之上，她的話更不足採信。」

「劉嫂如何？她不會無中生有，造你的謠吧？」

石如山聽得一楞，滿面驚愕，冷厲的目光投向逍遙客、鐵大錘，道：「你們對老夫說人已死了，怎麼又跑出一個劉嫂來？」

逍遙客見風轉舵，冷笑連聲道：「你們爭權，爭寵，爭財，爭勢，小老兒我與老鐵可純粹是爲了掙幾兩銀子，無意幹那傷天害理之事，不說殺死劉嫂，那來賞金，豈不要白跑一趟昌平縣？」

石太師快要氣瘋了，燕子飛轉對逍遙客道：「好一個無意幹那傷天害理之事，就憑這一句話，本俠網開一面，與鐵大錘無罪開釋，兩位請自便吧！以後再兜攬生意，爲人跑腿賣命，可要擦亮眼睛，免得找錯主兒！」

今天這個場面，可謂驚濤駭浪，險惡萬分，能有幸全身而退，實出逍遙客、鐵大錘意料之外，聞言大喜，同聲致謝道：「燕大俠明鏡高懸，宅心仁厚，我們兄弟心領了，不殺之恩，天高地厚，他日必思圖報。告辭！」

雙雙一拱手，揚長而去。

這事給黃龍會長曲德莫大的鼓舞，硬着頭皮道：「燕大俠，曲某先走一步，再見！」

「站住！」

「燕大俠有何吩咐？」

「曲德，你，以及黃龍會所有的人，最好找根繩子，自動綁起來。」

「老夫也是爲了掙幾兩銀子，才投靠石家父子……」

「你們的情形不同，既非個人的賣身投效，亦非單純的生意買賣，是五龍會全盤計劃的一部份，必須全部收押，聽候發落。」

事到如今，自行綑綁可能是最聰明的作法，曲德略一遲疑，與手下之人串綁在一條長繩上，自動走到五龍會徒衆集中之處去了。

霎時間，樹倒猢猻散，石如山好不淒涼，但他生性強悍，不肯認輸，仍圖爲自己脫罪：「劉嫂婦人之言，作不得準。」

燕子飛探手入懷，取出一張紙來，遞給石如山，道：「這是太醫院的病歷資料，証明你在二十三年前就失去生育能力，將倭女犬養久美宣稱是太師親生，獻給皇上，顯然已犯了欺君之罪。」

薑，畢竟是老的辣，石如山的確是個狠角色，三把二把撕了個粉碎，橫眉豎目道：「空口無憑，這一份資料已經不存在。」

燕子飛又豈是簡單人物，早有萬全準備，又取出一份來，抖一抖，哈哈笑道：「跟老太師打交道，燕子飛可不敢掉以輕心，王德哉的親筆原件在這兒，鐵証如山，任你有生花妙舌也推翻不了。」

這一下，石如山可嚇呆了，張口結舌，無詞以對。

燕子飛臉一沉，下令道：「拿下！」

柳青青、石磊、丁玲一擁而上，將他綑起來。

石如山聲嘶力竭的辯道：「燕子飛，老夫壯年受創，只有大勇一子，因見玉娘伶俐乖巧，遂引爲螟蛉，承歡膝下，並無任何不良意圖，至於她與馬逵、江彪、小洋芳子等人的關係，以及謀奪我朝江山的事皆一概不知，你可不要任意誣攀、構陷，羅織入罪。」

燕子飛道：「你放心，本俠一向公事公辦，實話實說，從不添油加醋，亂扣帽子。據我所知，老太師只不過是貪圖金百萬的幾個臭錢，又看中犬養家女兒的美色，想獻給皇上，藉以爭權，爭勢，爭財。實則落入倭人轂中，爲犬養、山本、金百萬所利用，根本不知道倭賊的全盤計劃，只是人家的工具而已，可憐亦復可悲！」

「唉！」石如山長歎一聲，淚眼昏花，未再爭辯。

燕子飛轉過頭來，丟給石大勇一條繩子，道：「石兄是自己動手？還是要子飛帮忙？」

石大勇人都僵了，顫聲道：「我……我犯了什麼罪？」

燕子飛一五一十數說出他的罪狀，道：「在犬養、山本的整個陰謀中，你乾妹妹犬養久美自導自演的失踪案是主線，雙劍、寒蟬、玉駝鈴等的失竊是副線，旨在故佈疑陣，分散我們的注意，假如你不私心自用，貪心不足，開門揖盜，引狼入室，那麼，山本一郎、山本二郎兄弟，以及早先切腹的廖松，就不可能混入大內，也許這一切的一切就不會發生，你身爲禁軍總教頭，肩負大內安全重任，能說無罪？遠走扶桑，與倭人勾搭，容五龍會的人進出太師府，難道是別人欲加之罪？」

每一樁，每一件，都是千眞萬確的事實，石大勇欲辯無詞，啞口無言。

石磊粗聲大氣的喳呼道：「媽的，別跟他磨牙，綑起來好打道回京啦。」立將石大勇結結實實的綑起來。

該抓的全抓了，總數在百人以上，隨即浩浩蕩蕩的凱旋而歸。

在西直門外，與嚴元伯不期而遇，雙龍居徹底摧毀，被捕者亦有百人左右，還另外交一個劍鞘給燕子飛，燕子飛一楞，道：「這是什麼？」

「莫邪劍的劍鞘。」

「哦！」

忙還劍入鞘，至此，雙劍始告完璧歸趙。

進入城內，先將一干人犯分押刑部大牢及提督府，這時又傳來捷報，正陽樓已查封完畢，倭人在城裡城外所有的巢穴，俱已搜捕一空，各案就此全部了結。

十天後，人犯已迅速審理終結，金鑾殿上，文武百官齊集，大明神宗皇帝朱翊鈞更是龍心大悅，笑逐顏開，望望坐在一旁的皇后、太子，將一個摺子交給燕子飛，道：「燕卿，各案均已定讞，你就代朕宣讀一下吧。」

燕子飛雙手接過，打開聖諭，代爲宣佈如下：

石如山：欺君罔上，罪不在輕，姑念其年事已高，又是元老重臣，功在朝廷，免其一死，家產應即全部沒收，貶爲庶人，放逐隴西，永不得歸！

石大勇：貪瀆無能，引狼入室，尸位素餐，玩忽職守，處刑十年，永不錄用。

犬養幸三、犬養櫻美(小洋芳子)、犬養久美(石玉娘)、山本一郎(江彪)、山本二郎(馬逵)：俱屬元兇主犯，惡跡昭著，罪無可逭，處死刑。

前田惠艮：乃五虎之首，罪証明確，論律當斬，然其妹如意(前田惠枝)有功我朝，願以功抵罪，姑免其一死，處刑十二年。復經燕、柳二卿代爲陳情，謂其所作所爲皆因『愚忠』而起，並非十惡不赦之徒，特再減爲五年。

佐佐木、石太郎、井上十朋：各處刑十年，刑滿驅逐出境。

曲德：狐假虎威，欺壓善艮，雖非大惡，亦非善類，處刑三年，以示薄懲。

前田正浩(如意之父)：查無惡跡，無罪開釋。

其餘五龍會的徒衆，除少數罪証確鑿，握有實據者，處以不等刑期外，皇恩浩蕩，皆判無罪，着由刑部剋日遞解出境。

孫九峯：官復原職，加封護國大將軍。

方傑：無罪開釋，並賜白銀千兩，償其寃獄之災。

嚴元伯、張鐵虎、陳恭、柯友德、石磊、丁玲：破案有功，俱有賞賜。

陶濤：爲國捐軀，典範永式，追賜其家屬白銀三千兩，以爲彰念，並勵來者。

如意(前田惠枝)：迭次救燕子飛於危難，復主動揭發倭人奸計，實有大功於朝廷。然貴妃失踪一案，她身爲青龍會長，舉足輕重，又虛構證詞，誣陷無辜，罪亦非輕，再蒙特准減其兄長刑期，亦謂不薄，功過相抵，賞罰全免，以示大公於天下。

最後，輪到燕子飛、柳青青的部份時，神宗萬曆皇帝爲了鄭重起見，特命威遠侯孫震宇代爲宣詔曰：「燕、柳二卿，允文允武，國之棟樑，出生入死，功在邦國，朕本欲畀以重任，襄贊廟堂，惜二卿淡泊名利，志不在此。除辦案後全黃金一千兩已着由刑部撥付外，特再各賜黃金千兩，正陽樓賜予二卿共有，以爲日後來京居停之所，莫邪、干將分贈二卿，並曉諭滿朝文武百官，昭告天下，自此而後，莫邪、干將即爲『尚方寶劍』，雙劍所到之處，如朕親臨，有先斬後奏之權。今後燕、柳二卿將代朕巡狩天下，探求民瘼，並肅官箴，庶幾野無遺寃，朝有清官，奠我邦基於萬萬年！」

皇上恩寵，令燕、柳深受感動，雙雙跪倒在地，齊聲高呼：「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嚴元伯、孫九峯、如意、文武百官等，也一齊雙膝跪下，高呼萬歲，聲震金鑾殿，歷久不散。

在一片萬歲聲中，皇上含笑退朝。皇后、太子亦相繼離去。

燕子飛對石磊、丁玲道：「大石頭，石嫂，後金一千兩，一部份分送別有天跟隨我的朋友們，大部份送給急需錢用的窮苦百姓。正陽樓繼續經營，由賢伉儷全權掌管，凡是孤苦無依者，一律免費招待，若有餘裕，可移作濟貧救困之用，不必爲我們三個人留一文錢。另外，再留黃金一千兩，一半是正陽樓的營運基金，另一半請轉交前田夫人，作爲安家之用。」

石磊、丁玲一一應諾，同聲道：「你們三位要到那裡去？」

燕子飛的雙手，分別搭在柳青青、如意的肩上，道：「我們要親自護送陶濤的骨灰回家鄉去，同時帶如意到處散散心。再者，大牛這個孩子沒爹沒娘的，怪可憐的，就留在你們身邊，要好好的照顧他。」

跟嚴元伯、孫九峯、張鐵虎、石磊、丁玲依依告別後，燕子飛拉着柳青青、如意的手，三個人齊步走下金鑾殿，離開紫禁城。

（全文完）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七巧賭坊

上文提要・・哈大姐趁着三刀會的船要出海之際，率領古照今、丘大元師兄弟與手下二十多人出海，繞道荒島，避開倭寇包鐵船，拂曉摸上島，一場血戰，救了水道生的下屬十五人，且找到倭寇藏寶的山洞，結果發現了十多箱金銀珠寶，此戰大獲全勝，臨走炸了倭寇的兩個大山洞，連兩門火炮也毀掉了，一行人準備凱旋而歸……



賭坊空虛被敵乘　覬覦財寶提條件

杜老三的話甫落，附近已有人大叫：「一、二、三………」人數數到十二個，就再也數不下去了，顯然第十三個完蛋了。

兩條大船有四十六七人之多，數了兩遍才知道死了五個，傷的也有二十個。於是，大伙不論是死的活的全 都上了兩條大船上了。

哈大姐回到杜老三的大船上，她對大伙道：「咱們沒白來，咱們大伙都發了。」

「哈……」大伙全笑了，除了死的沒笑出來之外，便重傷的人也笑了，死的永遠也笑不出來了。

哈大姐又道：「算算時辰，咱們也該走了。」

她這是吩咐兩條船快走，水道生的人一共十五個，如今也由李長春帶著上了佟大川的「進寶號」上了。

哈大姐忽的見翠竹遠看佟大川的船，她再瞧瞧身邊的小雪，不由笑了。

她對翠竹與小雪二人道：「妳們二人的心事我知道，莫非是想古兄弟和丘兄弟二人了？」

翠竹道：「咱們回上海，不是去打仗呀！」

她的意見是想與古照今、丘大元同船回上海，這一路上就愉快了。

小雪也癡癡的道：「大姐，妳瞧，古兄弟在向咱們這兒招手了。」

哈大姐笑笑，道：「妳們二人怎不想想，咱們這條船有多大？船上的兄弟們比平日多了一倍，而且還有死的傷的，我們能在此刻男歡女愛的尋樂子嗎？」

她指指後艙，又道：「咱們住的後艙，艙門衝著掌舵的，難道我出來容妳們關上艙門找快活呀！」

她這是直截了當一針見血的話，聽得翠竹與小雪二人不由得笑了。

哈大姐也笑，她只是淡淡的一笑，又道：「妳們二人的工作令我滿意，也很能抓牢他們師兄弟二人的心，繼續幹下去，咱們女人嘛，一生之中能抓牢一個眞心對待自己的男人，也就不虛此生了。」

她帶著幾分幽怨的一聲苦笑。

小雪道：「大姐，妳爲了老太爺的這個基業，已經用上妳的青春了，有機會的話……」

哈大姐道：「別說了，我要進去歇歇了。」

她轉身拉開艙門進艙去了。

* * *

哈玉芳的兩條大海船揚帆了，杜老三愉快的站在掌舵的身邊幾乎要狂笑了。

「當頭，關爺與東方大爺二人的傷勢不輕，咱們帶來的藥物全用

上了。」

有個大漢走過來，他剛爲十幾個傷者包紮妥了走出來，滿頭大汗。

杜老三道：「小王，全力救治，你他娘的學過岐黃，你爹王老十又幹過郎中。」

小王點頭，道：「我會全力，不過……」

杜老三叱道：「去你的不過，他們二人之中如果有一個有三長兩短，你小心我把你塡海。」

小王一聽脖子一縮，立刻又奔回前面的大艙中了。

前面的大艙中躺了十三個傷者，其中有關山河與東方亮二人。

至於五具屍體是不宜搬入艙的，五具屍體平放在船中央，還用毛毯裹了，用木板固定拴牢，怕的是遇上大浪再被海水沖入海中。

* * *

哈玉芳的兩條大船「招財」與「進寶」號，漸漸的遠離了那座荒島，兩條船併行航進，不時傳來兩船上的歡呼聲。

別以爲這場搏鬥只傷了二十人，荒島上死的倭寇更多，少說也死了三十多名男女。

如今荒島上只有藝妓十一個了，那還是古照今要求大伙才手下留情的。

古照今怎麼也忘不了荒島上的花枝姑娘，花枝死在他的身上，替他挨了刀。

船上也死了五個人，但雙方眞刀眞槍的幹，生死在所難免，重要的是勝利。

這世上不少人爲求勝利而不計死傷，誰死誰倒楣。

* * *

兩條大船升帆，這一夜疾駛一百多浬遠，可以說已過了危險期而到了安全地帶，再過一天時間便可以到上海了，船上的人當然高興得拍手笑。

就在這天過午不久，忽見大海上出現一條雙帆快船直往大海上疾駛。

這條船並不大，但船上的人都看得叫人吃一驚，因爲船上有十幾個東洋人。

東洋人當然也沒什麼好奇怪的，這是在大海上，誰在海上也可通行，只不過快船的船頭上站了一個惹眼的人。

惹眼的人指揮著快船快迎上兩條來的大船。

於是雙方看清楚了，快船上船頭站的不是別人，乃小川是也。

那小船見了兩條船上醒目的天藍色風帆，只一瞧便知道是哈玉芳的兩條大海船。

* * *

小川也不知吼叫什麼，那雙帆快船已往佟大川的快船急靠過去。

佟大川也發現小川了，他咒罵：「操那娘的爛汚皮，是那東洋浪人呀。」

他這麼一吼，快船上的古照今與丘大元這師兄弟二人也走到船頭了。

古照今只一瞧見小川，不由咬牙切齒的，拳頭握得骨頭也響了。

船上還有李長春，李長春也怒目相視，咬牙切齒。

「咚」的一聲，快船貼上了大船，有兩個東洋人還用長鈎把船穩住。

這時候，田野早已站在快船中央怒目而視，佟大川嘿嘿冷笑了。

佟大川戳指小川，吼道：「狹路相逢呀！」

小川道：「你們去那兒了？」

佟大川大怒，叱道：「去那裡？去你媽的房裡了！」

小川大怒，叱道：「回答我的話！」

佟大川道：「去那裡你管得著嗎？」

田野冷冷道：「你不說是嗎？」

古照今說了，他重重的道：「去殺人了！」

「殺誰？」

「殺海盜與倭寇。」

小川臉色變了，那田野雙目在噴火。

另外七個東洋人就想拔刀了，小川沉聲道：「可惡啊，果然猜中了。」

古照今道：「猜中？猜中什麼？」

小川道：「你們找機會去大海上逞凶，你們殺了人，而且是我們同胞。」

佟大川嘿嘿一笑，道：「好哇，你他娘的老皮，終於承認與那些搶了我們船的人是一伙的了。」

大船上的李長春大怒，吼道：「他娘的，咱們水先生上了他們當了，咱們別放過他們。」

「宰了他們！」

田野見這光景，立刻狂吼道：「誰同海盜一夥？」

他不承認。

* * *

田野與小川二人是氣極了才會如此吼叱，但當他們發覺對方的大船上盡是人，自己這方面的人少船又小，立刻警覺不對勁。

田野大叫：「咱們不是和海盜一伙的。」

古照今冷笑道：「你又否認了。」

田野道：「小子啊，只因爲你們殺的是我的同胞呀，我們聽了憤怒也是自然反應呀！」

佟大川罵道：「你娘的老皮，你的嘴巴吃糖也吃屎呀，對與錯你

也不分清，狗東西，你們貼上來幹什麼？」

小川道：「姓佟的，你們殺了人，這個仇可就結大了，你們會睡不安枕食難下嚥的。」

佟大川怒道：「你想嚇唬老子？」

田野忽的仰天笑了，他的笑帶有殘忍的意味。

小川不笑，小川一聲吼：「咱們走！」

「刷」的一聲，快船與大船脫離開了，只見小船迅速移動得眞快，剎時間已是幾浬遠了。

到了這時候，杜老三的大船才移近過來。

在杜老三的大船上，哈大姐急問：「佟叔，剛才那一條是什麼船呀？」

佟大川回應：「小川與田野，眞不知他們怎麼也來了，而且……」

他指著遠去的快船，又道：「他們好像知道咱們去荒島上殺了人，很不高興的樣子。」

哈大姐一聽，立刻大叫：「怎不抓了他們呀？」

佟大川道：「本來是要下手抓他們，但他們又否認和海盜們一夥。」

哈大姐道：「這是大海上，機會難得，咱們捉了他們就在海上用大刑，不信他們不承認。」

她頓了一下，又道：「他們必是去荒島了，咱們失去機會了。」

佟大川道：「大姐，咱們追去。」

哈大姐道：「不可以，絕不可以，而且咱們還得加快速度往上海！」

佟大川道：「咱們船大人多，怕他什麼？追吧！」

哈大姐道：「佟叔，你也不想一想，他們的兩條怪船去了攔劫三刀會的船，萬一咱們沒追上小川與田野的快船，而碰上了那兩條怪船，這勝利成果又奉還人家了，你可曾想過？」

佟大川一掌打在自己的頭上，道：「對，還是大姐想得週到，咱們加速快回上海。」

於是，兩條大船除了滿帆之外，另外船舷也加了槳，八個大漢用力划，那大船飛一般的往上海駛去。

古照今一直站在船上回過頭看，他發現那條小川與田野二人的快船去得疾，如果回頭追，只怕很難追得上，他不知小川的船是怎麼駛得那麼快速。

他不知道的事情還多著呢！

＊　＊　＊

哈大姐的兩條大船進港了。

進了吳淞口便是黃埔江，沿江大船眞不少，岸上人也不少，人羣中有幾個人拚了命的跑，也拚了命的叫，大船上的人也看見了，可不正是七巧賭坊的人嘛！

那翠竹指著人羣中一個姑娘，道：「喲，那不是夏荷姐嗎？她怎麼知道咱們回來了？」

小雪也看到了：「大姐，是夏姐呀！」

哈大姐只一瞧，心中不悅了。

哈大姐不但看到夏荷，她也發覺了另外幾個男人，正是「七巧賭坊」的伙計。

「他們是怎麼來的，難道賭坊出事了？」

杜老三道：「賭坊會出什麼事？」

哈大姐道：「咱們走的時候，我只把賭坊的事交代春蘭她們四人，力量方面怕是單薄了些。」

杜老三道：「七巧賭坊在這黃埔灘上也非小鼻子小眼的字號，什麼樣的小癟三敢來咱們頭上撒野呀，娘那皮的不想混了。」

哈大姐不開口，她看著岸上跑的人直發楞。

然後，另一條大船上的人也發現了夏荷，那佟大川對古照今與丘大元師兄弟二人道：「怪，她是怎麼了？帶著賭坊伙計們奔來江岸，這是幹什麼事件？」

古照今道：「照說過午之後賭坊的客人就要上門了，他們不在賭坊中辦事，跑來這裡幹什麼？」

丘大元道：「怪事呀！」

什麼怪事？如果把事情的前後想一下，這世上又有那一樁事不是事出有因呀！

江湖上的事情無中生有的不少，但如果仔細想起來，便無中生有吧，也是至少有些因果的。

＊　＊　＊

小川與田野二人是怎麼會那麼巧的乘船往海上而去？他們去幹什麼？當然，如果不明就裡的人就會以為是巧合，天下巧合的事太多了。

但小川與田野二人可並非是巧合，只不過哈大姐在海上想不到而已。

哈大姐此刻似乎是想到了什麼，於是，她更後悔沒在大海上抓住他們。

哈大姐對岸上的人直發呆，她也暗中在咬牙。

大船終於靠岸，先是，水道生的人員一個個的跳上岸來，他們穿的是東洋服，但他們這樣做是逼於無奈的，只向哈大姐打了個招呼，說了一聲「謝謝」便走了。

李長春走得很辛苦，他特別對古照今小聲的道：「古家兄弟呀，水先生眞有眼光，只可惜他沒把你留下來，這眞是莫大的損失。」

一笑，古照今道：「代我問候水先生。」

李長春點點頭，他再看看丘大元，才率領他的十幾個人走了。

＊　＊　＊

兩條大船剛靠在一起，就見那夏荷率領著四個漢子奔上船來了。

小雪立刻迎過去，道：「夏荷姐，什麼也別說，快跟我回後艙中，大姐等妳。」

夏荷在落淚了。

四個大漢已被船上的大漢圍住了，他們的身上有刀傷。

杜老三一看驚怒交加，他咒罵道：「娘的老皮，這是什麼人幹的？」

此時，夏荷已進入後艙中，她被哈大姐一把拉住，反而令夏荷大哭起來。

哈大姐並不急於問夏荷，她讓夏荷哭個夠，等到她哭得差不多了，才淡淡的道：「說吧，怎麼一回事？」

夏荷道：「前夜天剛黑不久，賭坊中忽然闖來十幾個黑衣蒙面大漢，他們武功奇高，進來以後不由分說的見人就砍，便春蘭、秋菊、冬梅也傷得爬不起來。」

哈大姐急問：「二老呢？」

二老乃是賭精米太郎與賭殺方浩二人也。

夏荷道：「等他們二老趕到已經晚了，沒多久，閘北有司衙門來了人，賭客傷了一大堆，又死了人，他們便把賭坊的門封了，要捉拿大姐了。」

哈大姐一聽火大了。

「這是什麼玩意兒，我的賭坊死了人，他們不查兇手，反而要捉拿我呀，豈有此理！」

於是，杜老三進來了。

哈大姐道：「杜叔，咱們有麻煩了。」

杜老三道：「別慌，咱們也是靠麻煩過日子，怕他什麼麻煩。」

哈大姐道：「還好，咱們的人先一步找來，杜叔，派人把守這裡，不能有失誤。」

她指的當然是在荒島上弄到手的十幾箱寶物，杜老三道：「大姐，妳放心，我杜老三吃睡都在箱子上，誰也休想動箱子半分。」

哈大姐道：「我帶賭坊的兄弟們回去了，賭坊不能永遠關門。」

岸上，佟大川與古照今、丘大元等已等著了，哈大姐上了岸，小聲的吩咐佟大川，小心杜老三船上的東西，於是，佟大川就不同哈大姐一起走，他把人分派在杜老三的船上，他與杜老三擔負著看守寶物的責任。

船上死了的人，哈大姐已分派人去購買上好棺木，料理這五人的後事了。

＊　＊　＊

有幾個捕快負刀守在七巧賭坊門口那十一層台階上，眞的是威風凜凜好不厲害。

七巧賭坊中一下子死了那麼多人，這可是轟動這個開埠不久的黃埔灘的大事。

此刻，如果不是門口上邊的幾個捕頭，七巧賭坊眞的門可羅雀。

哈大姐率領她的人來了，立刻就見四名捕快奔下來，其中一人問：「是哈老板？」

「不錯！」

「那就好，我們進去報告一聲。」

那人說了之後，立刻往賭坊中奔去，不旋踵間，只見有司衙門的杜常樂走出來了。

杜常樂出來發現了哈玉芳，他這是在辦公事，臉上沒有一些表情的走下了台階。

哈大姐道：「是杜捕頭呀！」

杜常樂冷冷道：「咱們在此等候了妳兩天，妳去了那裡了？」

哈大姐道：「我去那裡不重要，重要的是什麼人在我這裡殺了人砸我的賭坊。」

杜捕頭似是六親不認的叱道：「我還等著問妳吶！」

「問我？」

「不錯，那批人必是你的仇家，這是四通八達的上海，不容得你們在這裡互相之間的仇殺呀！」

哈大姐道：「捕頭大人，你已知道是誰下的刀了嗎？否則你怎知是我哈玉芳的仇家？」

杜捕頭道：「如果不是妳的仇家，為什麼他們不去殺別人，卻偏去殺你們呀？」

哈大姐叱道：「如果是一羣强盜上門，他們也會是我的仇家嗎？」

她一頓，冷冷的又道：「杜大人，我們是苦主呀，你不但不為我們苦主說話，反而找碴呀！」

杜捕頭臉色一寒，道：「哈大當家的，事情已發生了，就隨我去打官司吧！」

哈大姐火大了。

「打官司？我同誰打官司？」

她忿怒的叱道：「你沒搞清楚吧，我是苦主呀！」

杜常樂道：「也得隨我去衙門走一趟。」

姓杜的心中想著一件事，那就是上一回他收了一張大銀票，那麼一大張銀票才只有一兩，這是要他，君子報仇十年不晚，這才不到一個月吧。

他忍不住的哈哈笑了。

哈大姐也冷笑道：「也罷，這兒事情發生的時候我不在，我的幾個姑娘在負責。」

她對身邊的夏荷道：「妳去一

趙衙門，把事情經過一五一十的向有司大人上稟，咱們實話實說。」

不料杜捕頭道：「妳是老板，理應由妳出面，哈老板，妳就辛苦一趟吧！」

一邊的古照今火了，他衝上前，冷冷的道：「你是捕頭，你怎麼反幫強盜呀，怎麼，看咱們老板是女人，你欺侮女人呀！」

杜捕頭一怔，但這是他的地頭上，怎容得這小子在撒野，「颯」的一巴掌直往古照今打去。

他在豹子面前比牙長了，古照今不吃他這一唬，他出手比杜常樂快得多了。

古照今可以在半空中用兩根指頭捏住飛蠅。

「咻」！古照今一把抓住打來的大巴掌，他暗中使力握，杜常樂幾次沒掙脫。

「你這小子想造反！」

古照今冷冷道：「有你這種貪官，老百姓都會造反。」

杜捕頭痛得額上冒出冷汗來，他沉叱：「小癟三呀，你狠吧，由你的老板擔待吧！」

古照今道：「我不是七巧賭坊的人，我是賭客。」

哈大姐對於古照今的反應十分激賞，可也走上前，道：「你這位小兄弟，看我的面子，鬆鬆手吧。」

古照今道：「路不平有人踩，這是個貪官。」

哈大姐道：「這兒也是有王法的地方，你鬆手。」

古照今鬆開手，痛得杜捕頭揉指頭，公堂上的老虎夾也沒這小子的巴掌握得緊。

古照今還眞會做作，他冷哼一聲走了，就好像他眞的是賭客。

古照今上那兒了？

古照今知道個地方，那便是方浩與米太郎二老住的那條後街上，他去找這二老去了。

* * *

哈大姐這才對杜捕頭道：「杜大人，咱們到台階上去說話。」

杜常樂沉聲道：「上那麼高幹什麼？」

哈大姐道：「我有兩句話向你說，去了只有你的好處，不去你會後悔。」

杜常樂一怔間，哈大姐已往台階上走去了。

四個捕役發了楞，因爲他們四個人還不知道剛才古照今折磨他們的捕頭上司的事。

原來杜捕頭外表不見痛苦，他拚上老命的忍受著，這是在大街口上，叫人看到他受制於人，往後他就免在這黃埔灘上混了。

如今見哈大姐登台階，杜捕頭又跟上來，四個人還眞不知道如何做才對。

哈大姐在台階上，她看看台階下，很細聲細氣的對杜捕頭道：「你既來我這兒吃酒，我備一千兩銀票你拿。」

她看著杜捕頭一哆嗦，就知道這一記中他要害了。

「你怎麼說？」

這聲音十分低，當然只有杜常樂聽得到。

杜常樂又是那句話：「哈老板，我通融一次，就叫妳身邊的侍女走一趟有司衙門，有道是身在官府好修行，妳剛回來也累了，何況還有這麼多傷的死的等妳主持料理，也眞難爲你了。」

哈大姐一笑，道：「那麼，我承你的情了，咱們有什麼話改天再說吧！」

杜捕頭一笑，道：「你們回來了，我撤人，再見了，哈老板。」

他對四個捕役手一揮，道：「回衙門了。」

哈大姐如今更不在乎那一千兩白銀了，她從荒島上弄來十多箱寶物，那是個天文數字。

她冷厲的看著杜捕頭與四個捕役帶著夏荷走去，稍一頓間便走入七巧賭坊中了。

跟著進來的尙有丘大元、翠竹、小雪，以及賭坊中出海的十多名兄弟。

哈大姐奔進賭坊先是怔住了，只見幾張大賭桌上放著屍體，每一具屍體覆著一張白色被單。

她一張一張的掀開來看一下，這其中還有那個挨過兩次刀扎的楊豆子。

楊豆子死了，他是在胸腹下挨了一刀，他的命眞苦，身犯刀兵，就得死於刀下。

哈大姐每一個屍體看一遍，忍不住的落下淚來，因爲這其中有五個還是她爹在世時候的老伙計。

就在這時候，丁管帳與米太郎、方浩二老來了，身後還有個古照今。

是因爲古照今去了方浩住處，他們才知道大姐自海上回來了。

哈大姐見了方浩與米太郎立刻又落下淚來。

丁管帳見到哈大姐，立刻對哈大姐報告，道：「老板，我逃得快免了一劫，可也保住了我們的藏金地方。」

哈大姐道：「馬上派幾個兄弟，挑選上等棺木運來，咱們也得請道士和尙爲兄弟們超渡。」

她看看四週的人們，又道：「咱們船上還有五位蒙難兄弟運回來，一齊把喪事辦妥當，他們可全是爲咱們活的人把命送出去的。」

人多好辦事，大家在丁管帳的分派下，分途出去了。

哈大姐與米太郎、方浩幾人一路自前院走向二道院，只見沒有一個地上不是沾滿了血漬的，桌椅板櫈到處亂七八糟，情況之淒慘令人怵目，不是驚心而是忿怒。

哈大姐道：「這會是什麼人幹的？哼，除了那批東洋倭寇之外……」

古照今道：「咱們在海上就差點可以抓住那些東洋倭寇，竟然看着他們在咱們的眼皮下溜走。」

丘大元道：「師兄，就是那快船上的倭寇們幹的？」

古照今道：「八九不離十。」

丘大元道：「師兄，他們在那裡，我去，咱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古照今道：「這也是我想做的，他娘的，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打我一拳我還你一腿。」

丘大元道：「對，這是師父常說的一句話。」

哈大姐咬咬牙，道：「不錯，你打我一拳，我還你一腿，我哈玉芳是不會叫人打了我右臉我再把左臉送上去任人打的。」

米太郎道：「大姐，這可是老爺子過世以後，咱們七巧賭坊最慘的一回了。」

方浩嘆道：「也眞是的，賭坊中出事的時候，我同妳米大叔去了江邊溜鳥未回，溜了鳥二人又去吃了幾杯，要不然，我們二老是不會袖手旁觀的。」

哈大姐也知道二老的武功高，但她並不苛責什麼，只淡淡的道：「再怎麼也不敢叫二老出手，一旦有什麼三長兩短，便是我拿命也難贖罪過了。」

她看看左右無外人，立刻又往後院中走去。

第三道院中也是如此，尤其是正中的大廳上，麻將牌幾乎洒滿一地而令人難以下足。

忽的，哈大姐率人直奔偏院中，只見也是被搗亂得亂七八糟，桌上的古董也難以倖免的碎了一地。

小雪拉著古照今，翠竹拉著丘大元，也分別奔進他們住的地方，同樣的被搗毀了一切。

這光景只差沒放一把火燒個精光了。

* * *

哈大姐親自主祭，十二具屍體並列在前面的大廳上，十二名道士先超渡，十二名和尙再誦經，哈大姐在上海灘上也是名女人，花圈輓聯自十一層台階下分兩邊一直掛到大門再轉到大廳上。

那種哀傷氣氛，令人看了還眞酸鼻。

這是什麼時候呀，偏偏杜捕頭也來了。

他來也是上香拜祭的，但哈大姐明白他爲什麼來了。

哈大姐對丁管帳交代兩句。

丁管帳忿怒的道：「這傢伙終於得逞的，他娘的扯爛污。」

罵雖罵，但還是小心的把一張千兩銀票塞入杜捕頭的口袋中了。

杜捕頭一笑，他立刻向哈大姐沉痛的致意，道：「他娘的，這是人命呀，我不會放過兇手的，哈老板，妳放心，我已派人去打探了，早晚抓他們到來。」

哈大姐道：「你多辛苦了。」

於是，哈大姐親送杜捕頭到門口，也算給足了杜捕頭面子。

就在杜捕頭走後一個時辰，那夏荷也回來了。

哈大姐心中明白，如果不是這一千兩銀子，夏荷就別想順利的回來。

* * *

公祭到了第二天中午結束，起靈的還沒有開始，忽見一人奔來了，不，應該是兩人。

這二人不是別人，七巧賭坊中人全認識，乃水道生與李長春二人是也。

李長春的東洋服也換了，他穿了一身緊身短紮外罩長外套，一副英雄人物打扮。

水道生見七巧賭坊死了這麼多人，心中也是黯然，他站在靈前上香下跪，一副十分悲痛的樣子，叩了三個頭。

哈大姐木然的看著，直到水道生站在她面前。

水道生道：「眞狠呀！」

哈大姐道：「你這話的意思……」

水道生道：「妳我心中明白，這是東洋倭寇幹的。」

他指著身邊的李長春，又道：「若非你們這次出海去那荒島救了他們，只怕這一輩子他們也回不來了。」

哈大姐道：「你總算知道那荒島上的倭寇了，你也由你的李當頭口中得知了一切，唉，這筆生意原本是他們的陰謀。」

水道生道：「是的，是他們的陰謀。」

他頓了一下，又道：「哈大姐，我有事找妳一談，但此刻不是談的時候，妳忙著爲死難者下葬，我等，一天半天之後，我再來。」

哈大姐道：「你有什麼話不能此刻說？」

水道生道：「不方便，很不方便。」

他說完，拉著李長春走了。

* * *

世上不論什麼事情，痛苦也好，快樂也罷，總是會因爲時間而被沖淡。

世上只有仇恨是不因時間而拋諸腦後的，相反的，卻因時間的過去而恨上加恨。

哈玉芳痛苦，但她也快樂。

當哈大姐忙過了喪事之後，她的精神又來了，因爲她吩咐她的貼身侍女小雪、翠竹，以及古照今、丘大元、杜老三與佟大川幾人負責把船上的十幾箱寶物押回賭坊來。

哈大姐選擇的時間是半夜三更。

當然，搬運的大車上四週也守滿了她的人，有了這些人的保護，她相信是萬無一失的。

是的，大車前面走的古照今與丘大元二人，就叫人不敢上前去爭奪。

＊　＊　＊

誰會去爭奪？當然是水道生了。

水道生這幾天一直在盤算，因爲他自李長春那些人的口中，得知這一回哈玉芳打劫了荒島，而且也搬運了島上的財寶到上海。

水道生的人是回來了，但他的大海船飛龍號卻被倭寇弄得不知去向了。

倭寇們吃過虧，逃了杜老三與佟大川的人與船，吃一次虧學一次乖，他們當然不會再留飛龍號在那荒島的海灣裡了。

水道生以爲，既然哈大姐弄了十多箱財寶，他的人也曾與哈大姐聯手在島上拚命，這財寶就應有他的一份，只不過當他見到哈大姐的時候，他改變主意了。

水道生的腦袋靈活，他相信財寶仍在船上，但哈大姐的兩條大船上人多，他無法下手。

於是，他打算中途截劫，劫一箱是一箱。

他命人蒙面緊守在岸上，就等機會出手了。

水道生甚至還把另外兩條船上的洪在山與張天發二人也調來了。

水道生說得有理，江湖上的規矩，見一面分一半，何況自己又失了船，更應該分了。

大伙一聽當然也同意了。

＊　＊　＊

七巧賭坊的大車就快到大門下了，水道生那批人就是不敢出現，無他，水道生怕的是古照今與丘大元二人也。

水道生心中明白，他的人馬中沒有人能打得過古照今的，便是聯手也休想討得便宜。

既然是討不到便宜，又何必自討沒趣？於是，水道生暗中直嘆氣，眼巴巴的看著十幾箱寶物被人抬進了七巧賭坊，他連大氣也不敢透。

水道生還是把帶來的人遣走了，他只帶著李長春，二人走進了七巧賭坊。

如在平時的三更天，是沒有人注意他們二人的，因爲那時候賭坊最熱鬧，然而此刻不同了。

七巧賭坊在整修內部，七巧賭坊未開張，當然就有人注意他們二人了。

丁管帳打着算盤回頭看，他先是一瞪眼，然後走上前，半笑不笑的道：「水先生，你這時候來找誰？」

水道生道：「當然是找哈老板呀！」

丁管帳道：「老板睡了，你明天再來吧。」

水道生一笑，道：「她是睡不著的，換是我也一樣的睡不著。」

楞了一下，丁管帳道：「我不懂你的意思。」

水道生道：「別逗了，丁管帳，從島上弄了十幾箱寶物，不打開來瞧瞧，會睡不着吧！」

丁管帳道：「甚麼寶物？」

水道生道：「見了你家老板就明白了。」

丁管事尚不知如何搪塞這水道生，附近傳來哈大姐的聲音，道：「水先生，你找我？」

水道生與李長春二人走過來了。

哈大姐向丁管帳擺擺手，便笑向水道生道：「找我有什麼事？」

水道生先是乾乾的嚥了一口唾沫，呵呵一笑，道：「哈大姐，咱們都是闖江湖的人呀，妳……」他看看李長春，又道：「我的飛龍號完了，而我的人也在島上與你們併肩作戰，如今也是拿命拚才能順利的把倭寇的藏寶弄到上海來，哈大姐，妳打算把這寶藏怎麼個了斷呀？」

哈大姐冷冷道：「了斷？什麼意思？」

水道生道：「別說是我兄弟們也出了力，便是只見上一面吧，江湖規矩也應分一半呀！」

「哈……」哈大姐笑了。

「嘻……」水道生不能不笑。

便是李長春也笑了，他站在一邊像個木頭人似的不稍一動，直翻他的大眼珠。

哈大姐突然不笑了，她沉聲道：「水先生，咱們丁是丁，卯是卯，我問你，你的人是不是我們救的呀？我救他們的時候，他們被囚在山洞裡還光着屁股吶，只這麼的救命之恩，你水先生要如何的報答我？」

一怔，水道生道：「哈大姐，救人一回事，併肩作戰又是一回事，你說是不是？」

哈大姐道：「你打算找我分一杯羹了？」

「哈大姐，獨食會脹死的呀！」

哈大姐道：「你在威脅我？」

水道生道：「不敢，哈大姐，我的損失大，除了一船的宜興泥壺之外，便大船一艘也完了，這個損失妳比我還清楚，所以我這裡伸手向妳討幾個貼補貼補我的損失，天理國法人情都是說得過去的。」

哈大姐臉無表情的道：「如果我不給你一點點呢？你會不會去向那些東洋倭寇處告我的密？」

水道生道：「哈大姐，你把水道生當成什麼人了，便是你眞的不分半點，那是妳的作風，姓水的也認了，我至多會在江湖朋友面前爭個公道，至於向倭寇告密，哼，打死我也不會的，銀子重要，傲氣更重要，這一點哈大姐盡放心。」

哈大姐哈的一聲笑了。

她笑著又道：「其實咱們血洗荒島，他們已知道是我哈玉芳下的手，我等他們找來。」

水道生道：「我做哈大姐的後盾。」

哈大姐一笑，道：「好，就憑這你這句話就值白銀一萬兩，你等著。」

水道生心中一動，心口一緊，這個女人眞大方，開口就給一萬兩銀子。

就聽哈大姐提高聲音，道：「丁管帳！」

丁管帳就在附近，聽了哈大姐的話，他便過來了。

「老板，妳三思……」

「不用三思了，去開票子，拿來一萬兩送給水先生，他說得對，江湖上最忌的是吃獨食，有飯大家吃江湖才太平，咱們至少應有表示，快去！」

丁管帳還是走了。

水道生眞想看看弄來的十幾箱寶物是些什麼，但早已被搬到後院不知什麼地方去了。

水道生此刻如果還想再打那些寶物的主意，他心中明白，說不定連這一萬兩銀子也沒有了。

水道生不開口了，他微微笑著看向哈大姐。

哈大姐也微微笑的看著他，兩個人誰也不開口，這時候還會有什麼好說的？

李長春也對哈大姐這種提得起又放得下的作風大爲折服，李長春這才明白，哈大姐能招攬這麼多江湖好漢，確實有她不簡單的一面。

於是，丁管帳來了，他把一萬兩票子交在哈大姐的手中了，心中是不甘的。

哈大姐把票子就在燈光下看了一眼，點點頭，道：「匯豐的即期銀票。」

水道生的雙目也亮了，他微微的笑，當然，他正打算把銀票接過來了。

哈大姐並不立刻把銀票交給水道生，她淡淡道：「水先生，我請問你，你要做我的後盾，是嗎？」

水道生道：「當然。」

哈大姐道：「你如何做我的後盾？」

一怔，水道生道：「如果那批倭寇找來，哈大姐只需傳個信，我水道生率領人馬立刻趕來支援。」

淡然一笑，哈大姐道：「水先生，我太明白一件事了，你知道是什麼嗎？」

水道生道：「哈大姐，妳請說！」

哈玉芳道：「咱們中國人呀，就是有個要不得的大毛病，也是個要命的毛病。」

「請指教。」

「不團結。」

水道生一怔，道：「不團結？」

哈玉芳道：「不團結就是自私。」

水道生道：「唔，人不爲己天誅地滅呀！」

哈大姐道：「有人說，生之不易才自私，只不過咱們心中都明白，如今洋人扣關，咱們門戶大開，洋人進來的除了洋貨便是大煙，水先生，你吸大煙嗎？」

水道生也坦白的道：「偶爾玩上兩鍋。」

哈大姐一笑，道：「那玩意兒洋人不吸，洋人叫咱們吸，不出幾年，咱們都慘了。」

水道生道：「有那麼嚴重？」

哈大姐道：「十分嚴重，水先生，如果咱們大團結，洋人送煙都不吸，他們有什麼辦法？」

水道生道：「這與團結有何關係？」

「當然有，而且有十分密切的關係。」

她冷冷的一哂，又道：「吸大煙是要花銀子的，爲了銀子，人們連什麼樣的男盜女娼的事全都幹得出來，什麼樣的狗屁倒灶事也想得出來，天下便不太平了。」

她雙目一厲，又道：「你瞧瞧，可曾聽說東洋鬼子吸大煙呀，他們就十分的團結，也是咱們的心腹大患。」

水道生道：「明末倭寇就不斷的在沿海掠奪咱們中國人了。」

哈大姐道：「三百年沿海無寧日，可曾見過咱們中國團結起來打倭寇的人物？」

她十分感慨的又道：「咱們就無人前往東洋打他們，只有他們來犯咱們，無他，也是咱們不成氣候。」

水道生道：「妳眞有眼光呀！」

哈大姐道：「所以我也不指望你會來助我。」

她說了半天，原來是這個意

思，令水道生一怔。

水道生急忙否認，道：「哈大姐，妳放心，老話一句，但有通知，水道生必火速趕來支援。」

哈大姐一笑，道：「不必，你還是快去打探更重要的事吧！」

水道生道：「什麼事比妳哈大姐的事更重要？」

哈大姐道：「有，當然有。」

她似乎得意的又是一聲笑，道：「三刀會被你拖下水，三刀會的船去了東洋日本國，你說這事重要不重要？」

水道生聽得吃一驚，道：「對呀，三刀會的船出海幾天了，消息應該傳來了。」

他回頭對李長春又道：「李當頭，你說說，你們出海第幾天才遇上海盜船？」

李長春道：「出海兩天就遇上了……操那娘的。」

他還忍不住的罵一句，那實在是火大了的表現。

李長春的飛龍號大海船完了，他們被抓到荒島上做苦工，如果不是哈大姐率船去偷襲得手，只怕至今他們還在島上活受罪。

李長春本想不罵也得罵上那麼一句粗話。

水道生道：「李當頭，你們把兄弟分派在天龍與蒼龍兩條船上等消息，我去三刀會打聽，咱們按兵不動，等候事情的發展。」

李長春道：「東家，你怎麼決定咱們就怎麼辦了。」

水道生這才對哈大姐道：「哈大姐，水道生貪財了，咱們再見了。」

哈大姐無反應，但水道生又道：「對了，請代爲向我那可愛可敬的古老弟打個招呼問個好，他雖不爲我用，但我們的交情仍在，而且更穩固。」

哈大姐仍沒表示什麼，誰都看得出來，哈大姐已有敬「鬼神」而遠之的意思。

當然，水道生更看出來了，他轉頭對李長春打個眼色，便匆匆的走出七巧賭巧來。

* * *

水道生站在黑漆漆的街角大喘一口氣，於是，黑暗中圍上十幾二十人來，全是暗藏刀的大漢。

這些人也正是水道生自他的三條船上帶來的人，他們仍然蒙着面。

水道生手一擺，道：「你們快回去吧，用不着動刀了，以後千萬別提這回事。」

大家都走了，李長春沒走，水道生把一千兩銀子交給李長春，道：「拿去，我收了哈玉芳的一萬兩銀子，必要設法再到高昌廟買一艘大海船，這一千兩銀子拿去分給大伙，也算除霉壓驚了。」

李長春接過銀子塞入懷中，道：「東家，我有一句話想問問。」

「什麼話？」

李長春道：「我以爲荒島上的倭寇與上海的東洋浪人有聯絡，他們是不會就此罷休的，早晚有一天會找上七巧賭巧來。」

他嘿嘿一笑，帶點冷酷的又道：「到了那時候，咱們是不是眞的前來支援哈玉芳？」

水道生也同樣的嘿嘿笑，道：「你以爲呢？」

李長春道：「我呀，我他娘的在一邊看熱鬧。」

水道生道：「不就是了？她出一萬兩銀子的目的是在封我水某人的嘴巴，我會不知道嗎？她怕我把消息傳揚江湖，引來各路英雄的覬覦，她的日子就不好過了。」

一頓之後，他還遙遙的看向遠處的七巧賭坊，水道生又道：「她如果大方的抬出一箱寶物送給咱們，那情況就不同了，咱們不但眞心的支援，而且更不會把此事張揚出去，可恨她把咱們看扁了。」

李長春道：「可不是嗎，一萬兩銀子她以爲就能把咱們打發了，娘的！」

水道生道：「我去打探三刀會，你派人釘上這七巧賭巧，記住，兄弟們還是要備戰。」

李長春一怔，道：「東家呀，備戰？備的什麼戰？」

水道生哈哈一笑道：「怎不多想想呀！」

李長春道：「備戰是打仗，咱們同誰打？」

水道生道：「你想嘛，咱們如果有機會把那些寶物弄上手，你幹不幹？」

一怔，李長春道：「東家這話怎麼說？」

水道生道：「哈玉芳手上有兩張王牌，古照今師兄弟二人是也，我惹不起他們，但東洋倭寇不怕他們師兄弟，那些東洋武士不怕死，因爲他們絕不會想到死的是他們，那麼，他們雙方早晚有得拚，咱們暗中隔山觀虎鬥，我料準他們會兩敗俱傷。」

他左右看看沒人，又道：「到時候咱們扮漁人，你知道『鷸蚌相爭』這句話嗎？」

「漁人得利，哈……」

這二人笑得張大了嘴巴無聲音，怕別人聽見嘛！

* * *

七巧賭坊中有條秘道通往地下十幾尺處，那是哈大姐她老爹在世時候就有的，知道這地下室的人也只有哈大姐一人，也只有她知道行走這秘道的正確方向。

哈玉芳在地下室中發楞了，因爲她從沒想到十五箱的箱子裡盡是金條和珠寶，瑪瑙翡翠貓兒眼，緬北綠玉有半箱，一副象牙刻的玉觀音，令她看得愛不擇手直叫好。

哈大姐無法算出這些東西眞正值上多少錢，她也相信，丁管帳用他那精號算盤也算不出來。

哈大姐再看看她本來存放在地下室中的金銀古董，比之自荒島弄來的，那眞是小巫見大巫了。

哈大姐心中想：「我眞的發了，變成財主了。」

算不出自己有多少財產的人，這個人才堪稱是財主。

* * *

七巧賭坊這幾天內的喪事很隆重，但喪事辦完賭坊仍未開門，因爲七巧賭坊辦完了喪事辦喜事，哈大姐眞的把小雪嫁給古照今，翠竹又嫁給丘大元。

過去的日子裡，他們住在一起不算數，因爲他們並未擧行婚禮。

現在哈大姐的心情好，決心要把這兩對新人的喜事辦得不但有聲有色，而且還得轟轟烈烈。

* * *

辦喜事當然人多好辦事，七巧賭坊中有的是人，這些人在丁管帳的指揮下動員起來了。

七巧賭坊張燈結彩，掛紅貼綠，只見人們忙進忙出的好不熱鬧。

這一天老天也幫忙，艷陽高照有徐徐涼風，賭坊中的三道大院中不但有鑼鼓笙笛吹奏着，嗨，還有一隊洋鼓洋號在大門口的台階上敲敲打打的，大半條街也聽得清看得到。

賭坊中有人傳話，辦喜事不收禮，只要帶着一張嘴來湊熱鬧就歡迎。

請人白吃還怕沒人來呀？還不到一個時辰，因爲午時才行大婚禮，七巧賭坊的那條叫「虹橋西街」的大半條街上已擠滿了人，算一算人頭就叫人吃一驚，因爲人頭鑽動算也算不清。

* * *

七巧賭坊中的三個大院中擺滿了桌櫈，但各屋中沒有擺桌櫈，一應七種賭具擺得十分整齊，爲什麼要如此擺設？

這是丁管帳的餿主意，他對哈大姐說得妙：「人嘛，酒醉飯飽之後便是餘興節目，那麼，有什麼比賭上幾把令人愉快？」

他說得得意，又道：「咱們開的是流水席，又不收他們禮金，那麼，在賭桌上收款吧！」

哈大姐同意了。

哈大姐也讚賞丁管帳有頭腦，於是，賭坊中的賭枱子上也備好了賭具。

七巧賭坊的酒席多，三個大院當然不夠坐，於是酒席一路擺到大街上，很快的擺滿了半條街，算一算少說也有三百桌那麼多。

那年頭白吃的人有的是，不少還是由附近鄉鎭前來找吃的人，就如同當初古照今在黃浦江邊以刀刺魚過日子是一樣的，也可以說張三李四王二麻子的人物，一傳十，十傳百的，聽到虹橋西街七巧賭坊開了流水席，嚄，且看誰的腿跑得快。

吃一餐也就算了，有的人從中午吃到二更天，他們的肚皮眞能裝，有的人更是邊吃邊往懷裡裝，只不過這事傳到丁管帳口中，他叫掌灶的十七個大師父，全雞羊腿別上桌，乾炸丸子醬牛肉，稀稀的湯大碗往桌上端，只能吃到二更天。

其實還不到二更天，七巧賭坊中各賭桌上已經擠滿了賭客……吃能吃多少呀，一個人頂多不過吃一兩銀子吧，那有賭過癮，手氣好的話，弄他娘的一百兩的多過癮。

這一天眞正快樂的有五個人，其中除了哈大姐之外，便是古照今與小雪，丘大元與翠竹四人了。

二更天一過，新人的房門關上了，房中傳來嚶嚀聲，也傳來吃吃笑，不時的一聲淺淺浪笑中還帶着輕聲的「哎唷」，偶爾一聲低笑，緊接着便是好一陣的啊啊呀，他們這是在幹什麼？沒看的人不知道。

只不過有一事可以知道，那是哈大姐房中來了個人，那是賭坊中的大把式。

大把式姓桂，他在哈大姐的門外低聲道：「老闆，老闆。」

「誰呀？」

「我，桂永在。」

哈大姐在房中道：「這兩天倒把你忘了，叫你去打探的事情怎麼樣了？」

桂永在於門口回應道：「這兩天沒見他們的人出入，裡面好像人不多。」

「官家的人也沒見嗎？」

「沒有，大姐。」

「知道了，你回去吧。」

桂永在走了，沒多久，哈大姐也出來了。

哈大姐走到七巧賭坊的另一偏院，賭坊的伙計們全都住在這個偏院裡。

如今才三更天，前面正賭得熱鬧，不時的傳出來一陣哄堂大叫，還有人拍手掌的。

哈大姐走到房門口，她先是乾的咳了一聲，這是叫裡面的人知道她來了。房門拉開了，拉門的人乃是關山河。

關山河與東方亮受了傷，在荒島上也挨了刀，這幾天哈大姐按兵不動，一半原因是爲了他們二人的傷。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武林中暗殺行動層次昇高，「九翅狻猊」被殺，梁人傑與小郭看傷口知是被二人聯手所殺，武功較已死的葛、花二人高。小郭等人又被三個蒙面人圍攻，危急關頭蕭露蒙面救下小郭……小郭無意中發現毛老爹竟然武功頗高，追問哈巴狗與毛小珠。梁人傑與二蒙面人惡鬥，一女人驅犬玩弄蒙面人與梁捕頭，哈巴狗與毛小珠設計懲治她……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浪俠

促狹作弄聖母 開棺驗證猜測

「狗的身上經常會有跳蚤，即使沒有，也容易傳染皮膚病。」

「李大俠能治？」

「大概能，但要看看。」

「好吧！小蘭，請李大俠進來。」

丫頭撩起珠簾，李澍的身子投入了幽香四溢，到處引人注視的閨房內間中，翁玉琴半臥在牀上。

自帳外望進去，可隱約看到翁玉琴半裸的上身和繡花肚兜的上半部，以及伸在被外的雪臂。

至於她身上的淡金色長毛，在燈光之下，更和奇白透紅的肌膚相映成趣。

她的一臂伸出帳外，李澍走近托着她這一臂，仔細查看，甚至還嗅了一下，道：「奇怪，夫人中的是輕微的毒。」

「什麼毒？」

「一種名叫『七天之癢』的毒粉，中毒後，七天內奇癢難當，會抓破皮膚，到第七天才會慢慢好轉。」

「奇怪，這毒是怎麼下的？」

「請夫人說說今日外出的遭遇如何？」

翁玉琴說了一切，李澍道：「夫人，問題大概是出在狗的身上。」

「李大俠是說……」

李澍道：「毒是施在狗身上的，夫人抱狗，也就弄到身上來了，不信可以看看那兩隻狗，連狗也中了毒。」

翁玉琴立刻叫丫頭把狗喚來，丫頭回報道：「啓稟聖母，大花和二花隨地打滾，渾身猛抓，抓落一地的毛。」

翁玉琴駭然，吶吶地道：「當今武林中，除了李大俠善使百毒外，還有什麼人也擅長此道？」

李澍道：「大約有三五人之多，但稍有名氣的，只聽到金駝子一人。」

翁玉琴狠聲道：「我和他們素無過節，為什麼要害我？」

李澍道：「夫人說過，在路上曾遇上兩個蒙面人和一個捕頭動手的事，捕頭諒必是梁人傑，他不會使毒，那兩個蒙面人就不敢說了！」

翁玉琴道：「李大俠，這不難治吧？」

「一劑藥就會好！」李澍貪戀地摸了玉臂一下，而且一雙色迷迷的眼向帳內直棱溜，翁玉琴道：「多謝！」

「為夫人效勞，我十分榮寵。」

翁玉琴道：「小蘭，請客人到前廳去。」

送走客人，服下藥不到盞茶工夫，翁玉琴感嘆地道：「真不愧為一代使毒及療毒專家也。」

原來身上的癢已經完全消失了。

「夫人是不是全好了？」

「小蘭，他的藥真靈，大花、二花呢？」

「李大俠也給了藥，已經為他們餵下了，似乎也不抓了。」

「阿黃呢？」

「關在後院籠子裡。」

「放出來。」

「夫人，妳身上剛剛不癢了！是否適合摟狗睡覺？」

翁玉琴道：「不妨，李澍說這是一種叫做『七天之癢』的輕微毒物，很容易治好的，這不是好了？」

「夫人，奴才以為，還是過幾天再……」

「少囉嗦！快去把阿黃弄來，妳明知我不摟着狗就睡不着。」

「是，夫人！」

阿黃只是一頭很大的狗，就連吠聲也很宏亮。

翁玉琴有名狗十餘頭，最寵愛的卻只有三頭。

當阿黃到了翁玉琴的院子時，廂房中忽然傳來了喚狗聲，那當然就是哈巴狗的聲音了。他和小郭混了進來。

原來那馬車停在山莊護城河外橋的另一端，那一帶有些矮樹，兩小伕身奔近鑽入車下，無人發現。

他們就是攀住車底混進山莊的。

小郭是點子大王，哈巴狗是紕漏專家，也是個小搗亂。

他們二人聯手合作要整人的話，那人非倒楣不可。

他們對「金毛聖母」已有了某些瞭解，當然就有了某些準備，這工夫阿黃緩緩地進入廂房中。

儘管牠看到的是個陌生人，但這叫聲卻像是同類發出的。

哈巴狗一邊輕微地弄出馴狗的怪聲，後面的小郭却已經下了煞手，阿黃倒地而亡，哈巴狗藏起狗屍。

翁玉琴在正屋道：「阿黃……阿黃……」

「汪……汪汪……汪汪汪……」

哈巴狗立刻就能正確地模仿阿黃的吠聲了，翁玉琴絕對聽不出來。

「阿黃……死東西，在幹什麼還不來。」

小郭叫哈巴狗去，哈巴狗叫小郭去。

他的理由也很特別，第一，小郭的武功高、智慧高，一旦事敗，有能力脫險，其次，這是個舉世罕見的尤物，這麼多的武林高人都想一親芳澤，可見她的確是奇貨可居，他哈巴狗不夠資格。

小郭以為這是歪理，況且，他要是和另一些女人親近，就對不起蕭露。

雖然他還有小玲和小珠，但她們比蕭露早些相識。

只要一想起蕭露，他就不敢和別的女人胡來。

所以此刻他一直不肯去，要哈巴狗披上那件狐皮筒子。

所謂皮筒子，就是還沒有衣服面的純毛皮。

也就是剛自獸類身上剝下處理過的毛皮。

有的這種皮筒子頭和四肢還都完全存在。

「阿　黃……　阿　黃……　死　東西……看我宰了你。」

哈巴狗要小郭去，把偷自翁玉琴皮貨櫃中的一件狐皮筒子往小郭身上一蒙，然後把他推出睡房。

好在小蘭已退出院外。

夜晚翁玉琴不要人侍候，當然，也許只有一個原因。

也許是偶爾會有神秘的客人來訪之故。

像「毒郎君」李澍、「素手飛刀」朱四姐以及「拳掌指三絕」古浩等客人，他們可能是本莊中最低級的客人了。

翁玉琴能接待他們，他們都已知足，自不敢奢求。

正屋的燈已熄，小郭身上披着狐皮筒子，哈巴狗在他後面「汪汪」叫着，進入正屋她的臥室內。

「死東西終於來了。」

在床下，小郭把皮筒子拉緊，哈巴狗已到了床下底，還「汪汪」叫了幾聲，翁玉琴撩起錦被，小郭鑽入被窩中。

被窩中還「汪汪」叫了兩聲。

其實哈巴狗在床底下叫的，聽起來像在被窩中叫的一樣。

翁玉琴的身上沒有穿多少衣服。

她最大的嗜好是摟狗和貓睡覺，有所謂男不摟貓，女不摟狗，意思是男人摟貓睡，萬一下部勃起，貓把它當作了老鼠一口咬下，那還得了？

至於女不摟狗，是指狗的嗅覺最靈，到處亂嗅了之後就會行動，所以女人最好不要摟狗睡。

當然，摟母狗睡就不在此限了。

不過翁玉琴摟狗睡純粹是自幼養成的習慣，是一種和小動物建立的情感，並沒有別的意思。

小郭在被窩內不停地動，因為他必須像隻狗，只不過他也不能不設法欣賞這個尤物的胴體。

她的胴體健美，像個有血有肉的大葫蘆。

她的身上並沒有蕭露那種幽香，而是有另一種體味，這種味道通常就是內分泌的氣味。

大多數的動物都是以這種味道

分別雌雄的。

他在裡面動，被子當然偶爾也會掀開少許，他也就可以借着微光看清她的奇特胴體了。

那金黃色細柔的毛，摸起來另有一種快感。

難怪全武林中的男人，沒有一個不想和她睡。

小郭在被窩內不停地動，甚至有時扒在她的身上。

哈巴狗偶爾在床下叫兩聲，以便配合。

其實哈巴狗很羨慕小郭在被窩內得其所哉，不過哈巴狗這人很自卑，他以為小郭是世家子弟，又唸過不少的書，天生就高人一等的。

哈巴狗本身只是金駝子的小厮，以後傳了他一些武功，所以不論是在毛小珠身邊或小郭身邊他都很謙虛。

就連這種事，他都以為自己不夠資格而要讓給小郭了。

小郭可以說是盡情地折騰，除了沒有作男女之事以外，甚麼撫摸的動作都有過了，眞是妙絕。

就在這時，窗外傳來丫頭小蘭的口音道：「貴客到了。」

翁玉琴道：「這麼晚了……」聽口氣這位貴客是絕對不普通，而且不論何時何地都會接待似的。

「阿黃，你滾吧！不要你了。」錦被一撩，「汪汪」兩聲，阿黃鑽出被窩，竄了出去。

哈巴狗也趁機溜出床下，竄出外間。

一盞茶工夫之後，翁玉琴已略為化粧已畢，倚在床上，這個主兒來此，還不就是那麼回事？總該是一夜纏綿盡興而去。

只不過她沒有怨言，心甘情願。

可能原因有二，第一是他的身份太高，年紀雖不少，但總能使她滿足。

這就是她永遠也不攷慮別人的原因了。

沒有任何的聲息之下，來人已站在臥室內。

他中等身材，臉上蓋着黑紗，是用髮簪綰在髮髻上的。

他每次來都是如此，很少說話。

也許也只有不出聲才能品嚐這種幽會的樂趣吧！

她笑笑道：「我知道你快要來了！」

他沒有說甚麼，走到床邊，托起她的下巴端詳了一會，然後坐在床沿上，把手伸入被中。

每次都是如此，只有她知道他為甚麼如此。

「洗過澡嗎？」

「當然，摟過狗之後，如你要來，總會洗澡。」

沒有再說甚麼，她為他脫了衣服……

小郭和哈巴狗在窗外窺看，大氣也不敢喘，因為他們都相信，這個人必是武林中的頂尖人物。

非但是頂尖人物，也必是個厲害角色。

當然，此人也可能是個經常可以見到的大人物。

如果不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到情婦這兒來幽會，絕對不會還要蒙着黑紗，那是因為他怕別人看到他的面孔。

即使是小蘭看到他的面孔都不可以。

床上的風暴一直持續了三個時辰才停。

小郭和哈巴狗大為折服，二人悄悄退出。

他們在莊院的高牆上(頗似城牆)隱伏着等機會。

因為還有一道護城河寬七丈餘，他們無法躍過。

二人大約等了一個時辰，忽見蒙面人自牆上一鶴衝天，然後以平沙落雁之勢斜落而下。

這一掠大約落在十丈左右，他早在護城河對岸了。

由於蒙面人吸引了守城者的注意力，二人自城門上躍下，自橋上逃了出去，城上大叫「有奸細」，但兩小已經逃遠了。

小郭和哈巴狗奔出二十里外緩了下來。

小郭道：「這女人眞是尤物。」

哈巴狗道：「郭少俠，回去別提此事。」

小郭道：「不錯，要一字不漏，說出來必然打翻了醋罎子。」

哈巴狗道：「這個混血女人的身體有甚麼特別？」

小郭道：「要說有甚麼基本上的不同，那當然沒有，因為女人的構造是一樣的，但在外型上却有些不同。」

「有甚麼不同？」

「比如說膚色哩、體毛哩！尺寸哩等等……」小郭道：「哈兄，你有沒有感覺，那個特級嫖客有點似曾相識？」

哈巴狗想了一下，道：「我沒有這種感覺。」

小郭道：「我有這種感覺，只是想不起在何處見過。」

哈巴狗道：「這當然是很可能的，要不他為甚麼和情人幽會還要蒙面？倒不是怕情人看到他的臉，而是除了情人之外，不想被任何人看到。」

小郭道：「對，他就是有這種心態。」

哈巴狗道：「他會是甚麼人？」

「以『金毛聖母』翁玉琴的身份來說，那個人能有效地駕御她，已

可証明他絕非泛泛之輩……」

這工夫忽見梁人傑自道旁亂石中走了出來，道：「二位說的是甚麼人哪？在下可以與聞嗎？」

小郭道：「當然，別人不成，你成。」他向哈巴狗點點頭。

哈巴狗一字不漏地說了一切。

梁人傑大笑，但也豎起了大拇指，道：「好！」

小郭道：「你不罵我們荒唐，反而叫好？」

梁人傑道：「以這手法對付別人當然是荒唐，對付『金毛聖母』這個女人，却是匠心獨運的傑作……」

「捕頭認識這個女人？」

「可以說認識，武功高強，嗜愛各種名貓名犬，由於具有一種特殊的韻緻，武林高手趨之若鶩。」

「是的，她正是如此。」

「那個蒙面人的確是個頂尖人物，而且咱們必都見過。」

小郭道：「捕頭也猜不出來？」

梁人傑道：「現在不能，不久的將來也許能！」

小郭道：「捕頭要去何處？」

梁人傑道：「我又想找你去印証一件事。」

「甚麼事？」

「你有沒有想到那兩個人可能沒有死？」

「你是說葛四海和花帶雨？」

梁人傑搖搖頭。

小郭道：「我是指他們的上一代。」

梁人傑道：「對！就是他們。」

小郭道：「我也有同感，自『九翅狻猊』單于高被殺，身上只有一道奇特的刀劍創之後，我就想到了！」

梁人傑道：「小郭，你以為他們已到了那種境界？」

小郭道：「經過這些年來的苦練，甚有可能。」

梁人傑道：「咱們就試試看如何？」

小郭點點頭，四下張望，不久發現了一隻獐子，三人兜捕，不久捉住，小郭道：「哈兄你來拿着這活靶。」

哈巴狗自然弄不清他們要幹甚麼了。

小郭道：「捕頭，你出個主意，如何試驗？」

梁人傑道：「被殺者死前無中毒現象，想必是死在兩人聯手的一招詭奇絕學之下，對不對？」

「大致如此。」

「既沒中毒，單于高又是高手，當時自然不會停着不動讓對方殺死，一定在動對不對？」

「對！」

梁人傑道：「就請哈兄弟把這隻活獐丟上高空，在落到適當高度時，我們先後出劍。」

小郭道：「你先我後，還是你後我先。」

梁人傑道：「毫無疑問，先出劍的人，像吟詩作對先出上聯較容易的道理一樣，下一劍要划中第一劍的劍痕上就難了。」

小郭道：「正是。」

梁人傑道：「所以應該是我先你後。」

「不，應是我先你後。」

「小郭，你不必客氣，我知道你比我高明。」

「捕頭，你這是駡人。」小郭道：「你要不是深藏不露，只怕早就被人家掛了點(殺死)哩！」

「小郭，你也許比我更會藏拙，還是你後我先吧！」

小郭道：「捕頭不要再讓了，你後我先，哈兄準備，我先出手，你就把獐子丟上高空。」

梁人傑沒有再推讓，小郭喊了「出手！」

活獐被拋上空中，牠自然會大力掙扎。

一個活蹦亂跳的獐子，被拋上空中後下落，兩個人先後出劍掃中牠的身體某部，這並不困難。

只不過後面一劍要和前一劍的創痕合一，這就太難了。

「刷刷」兩聲之後，獐屍「蓬」然落地。

獐子的腰腹間有一道巨創，郭、梁二人蹲下查看。

這也是一道創痕，在不同的時間內，由兩人先後出劍而能掃中同一道劍痕，這是絕技。

不能否認，這不是一般高手所能做到的。

但是，在梁人傑和小郭看來，他們並不滿意。

因為這一道劍痕，目的是使人看不出是兩件兵刄划中的。

要使人相信只是一刀或一劍，就必須要划得奇準和天衣無縫。

只不過這獐子身上的一道劍痕却有些不規則的分岔。

在肉上划出不太規則的痕跡，不是專家是看不出分岔的。

「小郭，你看，我的功力還差一截，這次你來。」

小郭道：「捕頭，我更不成。」

「不管成不成，試試看吧！」

小郭道：「那要活獐才成。」

他們又捕了一隻獐子，仍由哈巴狗負責拋上空中。

這次是梁先郭後，劍芒電閃，獐屍「蓬」然落地。

獐屍身上也留下了一道巨創。

這一道巨創上也有細微的分岔。

當然，不是內行是看不出來的。

這顯示小郭和梁人傑的劍法在

伯仲之間。

梁人傑道：「小郭，我總以為你比我高明。」

「這一劍不已証明了一切嗎？」

「我總以為你可能藏了拙！」

「我為什麼要藏拙？」

「好了！」梁人傑道：「第二步，咱們要作另一種証明。」

小郭作了個手勢，梁人傑點點頭。

這一切，哈巴狗都似懂非懂，說不懂卻也多少懂一點。

＊　＊　＊

小郭和梁人傑已經証實了一件事，就是關山月和崔心蓮可能沒有死，因為他們的棺材內是空的。

即使是衣冠塚也該有他們的衣冠吧！

哈巴狗沒有隨行，他要回去通知二女，小郭暫時不能回去。

梁人傑長長地吁了口氣道：「小郭，我們終於弄清了一件事。」

小郭道：「真不容易！」

梁人傑拍拍他的肩胛，道：「如無你小郭的協助，我不會這麼快就能弄清。」

「別為我戴高帽成不成？」

「真的，每次有所發現，都有你小郭寶貴的意見，正因為如此，才能使我堅定信心追查下去！」

小郭道：「他們由兩道刀劍痕變為一道，是智還是不智？」

梁人傑道：「當然是很聰明的主意。」

小郭道：「只可惜他們遇上了一豆腐裡挑刺的角色。」

梁人傑道：「我們先把墓穴恢復原狀再說。」

墓穴又恢復舊觀，小郭道：「下一個會被狙殺的目標是誰？你能不能作個預估？」

梁人傑搖搖頭。

小郭道：「這要去找他們就太難了……」

這句話忽然中斷，因為驀地左邊奔來二人。

會不會是他們要找的二人？不久就知道了。

來人全是女的，一高一矮。

當然，兩人都蒙了面，二人的兵刃全是劍。

小郭和梁人傑互視了一眼，至少到目前為止，這二人不大可能是未死的關山月和崔心蓮，因為他們的兵刃應該是一刀一劍的。

更重要的是，這兩個人全是女的。

小郭道：「兩位別誤會，我們不是偷墳盜墓之輩。」

「……」二蒙面人不吭聲。

梁人傑道：「也許二位不是找咱們的，而是來拜祭的。」

小郭和梁人傑往墓外走去，兩個蒙面人擋住了去路。

一看二人挪移的步法，就知道今夜很凶險。

小郭和梁人傑同時拔劍，嚴陣以待。

假如這兩個女人中的一個是崔心蓮，另一個是誰？

兩個女人迄未撤劍，却緩緩移步繞着二人遊走。

這種局面就是雷霆一擊的前夕。

在雷霆一擊之前，必須選擇最有利的角度和時間。

小郭和梁人傑全神貫注，一點也不敢大意。

因為一流殺手的身上有一種無形的煞氣，令人不寒而慄。

忽然，其中較高的女人一捏手指，發出「叭」地一聲脆響。

這是個暗號，二蒙面人同時撤劍。

他們撤劍的速度一點也不快，但却十分劃一。

就像是一個模子出來一樣。

接着就是攻擊，一種搭配嚴密，天衣無縫的閃電攻擊。

小郭和梁人傑在接下第三招時，就看出這第四招和前三招截然不同，變化不同，運勁不同，風格也不同。

完全不同的招式，在閃電中改變，幾乎沒有人能接下來。

小郭和梁人傑都有一個意念，那就是捨命配合。

也就是說，就算自身有生命之憂，也要全力配合。

這種不約而同的信念救了他們兩條命。

「嗆」地一聲，二人的身上至少各有兩道劍痕。

閃電攻擊，也閃電收招，一切都如電光一般迅捷。

要不是身上衣破血出，幾乎無法証明那電光就是劍光。

二人又遊走起來，小郭和梁人傑驚魂未定，他們也知道，大概是捨死一拚，密切配合對方才救了自己的命。

的確，正所謂：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他們交換了一個凜然警惕的眼色，這工夫，閃電攻擊的第二招又爆發開來，這勢道也只有「爆發」二字可以形容。

死亡的呼喚在耳際迴應，瞬間的失招，就會立斃當場。

劍焰如疾電破空，是視力所不能及的。

這二人的第一招連手合擊術大約有五式以上，第三式時，郭、梁二人身上又各增加了三道以上的劍創。

他們幾乎都相信，第五式施出時，至少會有一個人濺血當場，因為任何一式都令人無法捉摸其路

子，也就是上式和下式，都看不出脈絡一貫的影子。

這樣的合擊，沒有人能迎接下來。

就在這生死一線的時刻，另一道劍光一閃，「嗆郎郎」聲中，合擊的二人突然退了五七步，劍已入鞘。

他們的劍入了鞘，小郭和梁人傑都沒看清。

他們之間站了一個人，雖然也戴了面罩，小郭和梁人傑都能看出，這是個年輕的女人，甚至小郭可以猜出她是誰。

兩個蒙面女人冷冷地看了後來的少女一眼，一言不發地離去。

小郭正要招呼，這少女微微一抬手，道：「路過此處，不期而遇，不必放在心上，就此別過。」

梁人傑抱拳道：「雖是不期而遇，若非姑娘適時援手，在下二人必難倖免，不知姑娘能否……」

因為這蒙面少女已經走遠了，所以梁人傑沒有說下去。

小郭當然知道她就是蕭露，她那靈活的大眼中散發出款款深情，他知道那代表千言萬語。

只不過她出言示意，不要在人前揭穿他們的關係。

是此女怕梁人傑猜出她的身世，抑是不願招搖？

「小郭，這位姑娘很年輕，幾乎未超過二十。」

「也許……」

「我好像能感覺出來，她看你的目光脈脈含情。」

「好厲害！」小郭不能不這麼想，道：「捕頭是不是以為我又要走桃花運了？人家是我們的恩人哪！」

「當然，我只是有此感覺。甚麼的門下有此功力？」

「這是很難猜的。」

「那兩個蒙面女人到底是誰？」

「我以為至少有一個是崔心蓮。」小郭道：「甚至我以為，兩個女人之中有一個是男的。」

梁人傑道：「我也有同感，我以為那個身材稍高的一個像男人。如果確是男人，此人應該用刀才對！」

「如果他是男人，就是葛四海之師關山月。」

「正是，另一個是花帶雨之師崔心蓮。」

小郭喟然道：「曠世絕學，千古的搭配，今夜咱們終於開了眼界。捕頭，這二人繼續殺人，誰能阻止？」

「剛才那位姑娘恩人就能！」

小郭道：「我有一個看法，剛才的少女雖能破他們的聯手一擊，但也只是那一兩招而已，你有沒有發現，他們二人的聯手二招和以前葛、花二人施展的不一樣？」

梁人傑道：「當然，這些年來他們會再加精研。」

小郭道：「捕頭，我們又要分手了！」

「當然，希望我們各自更小心。」

「捕頭，你對上任會主的事知道多少？」

「你是說『殘月刀』曹伯年？」

「對，就是他。」

「不多，據說他也是被人殺死，一刀畢命的。」

「是刀還是劍？」

「迄今仍沒弄清是一刀還是一劍。」

小郭道：「如果把曹會主的死和關山月及崔心蓮二人產生聯想，捕頭以為如何？有無可能？」

「有。」

「你以為二人聯手一擊，足以殺死一位會主？」

「能！」

小郭道：「像關山月和崔心蓮這等頂尖人物，假如說他們上面還有扯線的人，那人物會是甚麼人？」

梁人傑道：「當然是頂尖中的頂尖，但這人也必是武林中人常能見到，耳熟能詳的大人物。」

這樣的大人物，他們一時却想不出來。

二人為對方身上敷藥療傷，然後離開了墓地。

＊　＊　＊

小郭和哈巴狗二人有點默契。他在外面的事，凡是和女人能扯上關係的，哈巴狗都會為他隱瞞。

他回去時，小玲正在和小珠吵鬧。

她們不能相容，因為她們的利益相衝突。

毛小珠道：「妳這個小潑婦好討厭，看妳一眼我就覺不順眼。」

林小玲道：「我可不一樣，看到你一天都順和。」

毛小珠似乎不懂她的意思，她林小玲怎會說自己的好話？

「妳……」毛小珠不信她見了自己就通體舒泰。

小玲道：「看到妳，就不由想起門上的對聯，如『抬頭見喜』，『和氣生財』或者門上貼的『福』字等等！」

毛小珠陡然一震，這當然是拐彎子罵人了。

因為小玲前些日子在她下面貼了膏藥時，小玲曾謔為和門上貼「福」字差不多，此刻重提此事，小珠自然怒極出手了。

哈巴狗和小郭差點忍不住大笑。

林小玲那一手的確太過份了些，還好，沒有在兩邊貼上「一筆

直通西天路，敞開兩扇大千門」的對聯。

毛小珠追打小玲，小玲邊接招邊閃避。

哈巴狗道：「郭少俠交代過，他身邊的人不准自相傾軋，要不，他會請那人走，妳們快點住手！」

毛小珠道：「走就走，怎麼？跟在他的身邊就能多長出一塊肉來不成，你就會爲他虛張聲勢。」

「多長出一塊肉是不可能的，只不過有時眞會有塊肉進進出出，測量深淺……」

二女似沒聽出這弦外之音。

這時二女忽然發現小郭就站在門外。

二女立刻停止打鬧，小郭道：「這又是爲甚麼？」

毛小珠道：「她罵人！」

小郭道：「她罵妳甚麼？」

林小玲道：「笑話！我連說話的自由都沒有了！怎麼？我就不能說『對聯』和『膏藥』這幾個字？」

哈巴狗忍不住把臉轉到另一邊去偸笑。

小郭忍住不笑，道：「自己人別弄得難堪！」

毛小珠道：「這個小潑婦不說人話，出口成髒！」

林小玲道：「我看只好用膏藥把口封起來了！」

似乎鬥嘴毛小珠不是林小玲的敵手，氣得又要動手。小郭道：「誰再動手打人就請自便！」

毛小珠忍無可忍，她以爲小郭偏袒林小玲，大聲道：「走就走！誰稀罕？你以爲你是甚麼？」

本以爲她只是說一句氣話，當時也沒注意，那知談了一會話就不見毛小珠，找了一會不見她的影子。

哈巴狗道：「八成是一怒而出走了！」

小郭道：「這一手眞不高明，現在大家已夠忙的了！」

哈巴狗道：「我想她不會走得太遠，我去找她。」

林小玲道：「我看不找她也會回來的。」

小郭大聲道：「都是妳，多嘴多舌的！」

林小玲道：「怎麼？是不是有了甚麼新戶頭，看我不順眼了？」

哈巴狗道：「林姑娘，少說一句就算了！」

爲了安全，他們要及早找到毛小珠，三人分兩撥去找。

哈巴狗和小玲一撥，且規定了互相支援之法。

小郭自己負責北方及東方。

哈巴狗和小玲先往西，由西往南。

他們沒有找到毛小珠，却遇上兩個蒙面人。

這兩個蒙面人正是那三個蒙面人之二，其中一個老是他發言講話的，大概因爲受了傷還沒有好，所以沒來吧！

兩小不由大驚，他們二人就是應付一個也不成。

哈巴狗急忙長嘯三聲，這是和小郭約定的暗號。

哈巴狗道：「我們的援兵馬上就到！」

林小玲道：「你們知道我們的援兵是誰嗎？」

兩個蒙面人當然是不出聲的。

哈巴狗道：「我只能告訴二位一點點，她是一位很年輕的姑娘，她經常能一招退敵……」

兩個蒙面人不出聲，却向他們移動。

哈巴狗道：「慢着，你們二人認識『金毛聖母』嗎？」

兩人似乎微微一怔，誰敢對「金毛聖母」這樣稱呼？

哈巴狗道：「『金毛聖母』翁玉琴翁大姐送給我們一面小錦旗，說是遇上大敵，可以拿出來……」

他伸手入懷，故作取旗狀。

掏了一會又故作驚奇狀，道：「噢！對了！那面小錦旗是在郭少俠身上，翁大姐和郭少俠還是忘年之交呢！」

兩個蒙面人似乎輕哂了一聲，表示不信。

本來嘛，「金毛聖母」在武林中是何等身份？

只不過哈巴狗說的一些事，也有他們不能不信的。如她身上有小錦旗就是眞的！當然，哈巴狗也知道唬不住他們。

能唬住自然好，唬不住也好拖延時間，以待救援。

哈巴狗道：「翁玉琴養了十八隻名犬，有阿黃、大花、二花、小白、老黑等……」這些名稱當然也有眞有假。

因爲和翁玉琴熟悉的人自會知道這些。

哈巴狗道：「當時在那兒作客的還有『拳掌指三絕』古浩，『素手飛刀』朱四姐以及『毒郎君』李澍等。」

二蒙面人還眞被他唬得一楞一楞地。

至少他們知道，「金毛聖母」和這三人有來往。

當然也知道翁玉琴的名犬中有阿黃、大花和二花。

至於她身上有一面小錦旗，自然也知道了。

二人互視了一眼，顯示信了一部份。

哈巴狗見二人很留神地聽他的話，知道吊上了二人的胃口，清了一下嗓子道：「翁玉琴的貼心丫頭小蘭，長得挺養眼，左頰上靠近耳邊那顆痣並不減少她的美麗。」

二蒙面人又互視了一眼，顯示他們見過小蘭。

要是哈巴狗胡說，不可能連貼身丫頭是什麼樣子也能說出來。

兩個蒙面人忽然聯袂離去。

林小玲道：「哈大哥，你眞有一套。」

哈巴狗道：「小玲妹子，我要是不胡扯，咱們這光景只怕已經完了。」

「哈大哥怎知『金毛聖母』的事？」

「還不是聽別人說的。」

「聽別人說的有那麼清楚，何況你叫她翁大姐。」

「這還不是一表三千里故意套近乎麼？」

「可是聽哈大哥的口氣，似乎你和小郭眞的見過翁玉琴。」

哈巴狗心頭一跳，女人眞是敏感，說話可要小心點。

「要是說得不逼眞，怎麼能把兩個蒙面人唬走？」

林小玲道：「哈大哥，你眞了不起。」

那知蒙面人去而復返，兩小大駭，這一次說什麼也不成了。

哈巴狗向小玲使個眼色，林小玲知道他的意思。

二蒙面人緩緩移動包夾，似想速戰速決。

哈巴狗移到上風頭，正要施毒，二蒙面人已看出他們移動的方向是上風頭，自然猜出他們的用心。

所以，二人閉氣出手，沒出兩招，小玲中了一掌，哈巴狗中了一脚。這麼一來，蒙面人反而在上風頭了。

兩人發出慍怒的低笑，自是恨哈巴狗騙他們。

再次撲上，沒出三招，兩小竟被擊倒在地。

哈巴狗大叫：「不要殺她，把我宰掉算了！」

兩個蒙面人當然不會那麼善心，其中一個一脚踢向小玲的後腦，這一脚絕對不會留她的活口。

衣袂破空，人影一閃而至，這個蒙面人立感不妙。

當他的脚閃避時，左肩上仍被掃了一掌。

這一掌沒掃實，但已衣衫破裂，皮開肉綻。

幾乎同時，來人也把攻擊哈巴狗的那個蒙面人逼退。

來人是個相當年輕的蒙面人。

兩個蒙面人凝視了後來的年輕蒙面人很久之後，二人互視一眼，突然左右包夾撲向年輕蒙面人。

這是一次硬碰硬的陣仗。

年輕蒙面人再厲害，一人獨接二人，只怕也不成吧！

哈巴狗和小玲二人還趴在地上，正要起來相助，電光石火的一擊却已經發勁了，而且結束得也快。

雙方似乎並沒接實，可能只是內勁或罡勁的接觸，兩個蒙面人衣衫飛揚，連退兩大步，年輕人只退了半步。

這是個相當驚人的差距。

兩個蒙面人再次不聲不響地離開了現場。

哈巴狗和小玲二人大爲折服，哈巴狗請問這位少俠高姓大名，也好報答救命之恩。

年輕蒙面人負手而去，不疾不徐，但一掠也有七八丈。

都是年輕人，爲什麼差距這麼大？

「哈大哥，這是什麼人？」

「誰知道，看看人家，咱們簡直是白活了。」

「兩個蒙面人似乎吃了點暗虧。」

「不錯，要不，他們怎肯罷休？」

小玲道：「哈大哥，不知小郭會不會遇上這兩個蒙面人？」

「應該不會，因爲他去的方向距此甚遠。」

「要是他也遇上了，雖然他的身手高些，還是不成。」

「當然，但郭少俠有隨機應變的智慧。」

小玲道：「我們還是立刻去找他。」

小郭當然並沒聽到兩小的呼救嘯聲，此刻他也向兩小的方向走來，他很不放心兩小。這時，自村中走出二人。

小郭的記憶力十分驚人，他見過的人的任何一個小動作，永遠也忘不了，這兩個蒙面人在關、崔的墓地上見過。

本來當時二人都是女裝，當時曾以爲高的是個男的。

現在看來正是如此。

如今這個較高的男蒙面人，正是那個穿了女裝較高的人。

小郭知道，這是生死關頭，但怕是凶多吉少。

「一個是關山月，一個是崔心蓮。」小郭道：「你們曾以武林情聖自居，也曾受到同道的羨慕與讚揚，但是，現在看來，你們走的不是正路。」

二人發出一串冷笑。

小郭道：「你們二人的輩份極高，却不敢亮出本來面目，說來也是可憐，說不定還要受人控制。」

男的道：「郭羣，葛四海和花帶雨是誰殺的？」

「是會主座前的左右二護法。」

「但有人說是你和梁人傑殺的。」

小郭道：「如果是我和梁捕頭殺的，也絕不會推諉責任，因為能殺死那兩個兩手血腥的賊是一份榮譽。」

二人發出低沉陰冷的笑，同時撤出刀劍。

刀劍的吞口上都有一隻鴛鴦，刀是名刀，劍是名劍。

這二人正是關山月和崔心蓮，如假包換。

「你們二人繼續作案殺人，卻把刀劍兩痕合而為一，無非又想掩人耳目，使人以為只是一刀或一劍殺死的。」

這些似乎都已經不重要了。

女的道：「你知道為什麼要殺你嗎？」

小郭道：「因為我和梁捕頭最早發現一刀一劍或兩刀一痕的秘密。」

女的道：「這只是其中一個不大重要的因素，主要的原因是，所有唱反調的人物中，你最年輕卻最可怕！」

小郭道：「似乎我應該多謝你們讚我才對。」

男的道：「你還有機會自衞。」

小郭道：「當然，你們任何一位都可以殺了我。」

他想激對方不要聯手，但對方似乎非聯手不可。

兩人刀劍在手，開了個門戶。

他們似乎真的把小郭當作了極有份量的對手。

小郭真應該高興才對，但他的心情十分沉重。

他也開了個門戶。

雙方都覺得對方開的門戶很怪，至少，對方二人以為，沒有看輕小郭是對的，這小子莫測高深。

這應該是閃電的一擊，也可以說是壯烈的一擊。

男的揮刀時，女的劍出動。

閃電實在不足以形容這瞬間的勢道。

這是空前絕後的聯手一擊，小郭相信，這必是他們前所沒用過的一招，當然，小郭在死亡的隙縫中完成了七劍的攻守。

也許對方也無法看清他這七劍是如何完成的。

每一劍都是那麼險峻，每一劍都自死亡邊沿劃過。

在雙方收刀收劍時，小郭的身上中了三刀二劍。

衣衫崩裂，皮破血出，儘管都不是致命要害。

只不過，對方也沒有全勝，他們的衣領及肩衣各有兩道劍創，似乎他們現在才知道，輕估敵人是多麼危險。

「果然沒看錯！」男的道：「你這小子是個深藏不露的人物，不過今夜，只怕你難以逃出生天。」

小郭道：「八成如此。」

「你是何人門下？」

「這有什麼關係？我說出門派後你們會改變主意不殺我？」

的確不能，因為對方志在必得，非殺他不可。

兩人發出一串厲笑，道：「你應該有自知之明。」

小郭道：「我仍有一言相勸！」

對方不出聲，他們很在乎小郭，只是表面上不願顯示出來。

小郭道：「明明是會主座前二護法殺了你們的門下，卻有人說是我和梁捕頭殺的，你們不以為有人居心叵測？」

二人互視一眼，似乎有點信了。

小郭道：「我們相信，武林中暗潮洶湧，一個集團似在圖謀不軌，背後由一個頂尖人物操縱，但不管他的計劃有多周密，實力有多雄厚，由於走的是邪路，最後必然覆亡。」

兩人已開了個怪異的門戶。

小郭心頭駭然，看來他們可能還有新創的聯手絕技。

在兩人的低嘯聲中，攻擊又開始了。

小郭立刻陷入了光網之中，一刀一劍像兩條銀芒燦燦的巨蠶，縱橫交錯地吐織着寒絲，一道道地糾纏着他。

這空前絕後的聯手絕招一共有七式。

這也可能是一招之中最多的式子了。

小郭在旋轉，人在轉，劍也在轉，每一轉似乎都能自冷刃的光縫中瀉過，逃過一次死神的召喚。

寒焰乍收，各自退後，夜風在小郭身上造成「颯颯」之聲，因為他的衣衫上幾乎沒有一寸完整之處。

那一套衣衫破洞累累，像披了一襲以樹葉補綴成的衣衫。

對方二人的衣衫自腰上橫撕下來，只有少許相連。

在夜風中，那衣衫好像旗桿上的兩面大旗般飄展着。

血自他們的大腿根處「嗒嗒」滴在地上及鞋襪上。

兩人四道目光如利錐般地在小郭的身上刺戳着，然後轉身離去，顯然行動已經很不便了。

小郭移動脚步，也打了個踉蹌，那是驚天動地的一擊。

老一輩的武林頂尖高手，有幾個人能接下來？

走出不遠，小郭又遇上了梁人傑，梁人傑不由一驚，道：「小郭，你怎麼哩？」

「有點麻煩！」

「甚麼麻煩？」

（未完・七）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峨嵋葯廠榮譽出品　　各大葯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